
武俠世界
不死劍客
（新派俠情詭異傳奇故事）
東方白・文
$4.00
第27年
2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不死劍客」，是一部詭異神秘、撲朔迷離的俠情巨著，內容情節不但曲折離奇，而且每一環節，在在出人意表。敍述三個少年之父，不約而同皆爲「血海雙劍」林海及藍星海所殺，事後三小被一高手收容且授以絕技，但當三小技成手刃林海之後，再殺幪面客藍星海，揭開其面罩時竟然發現了一個大秘密，原來那幪面人竟是……？欲知詳情，請看內文。

＊＊　　＊＊　　＊＊

第5期起，西門丁在結束雙鷹神捕故事後傳「宮廷風雲」後又撰寫一部奇幻小說「經的秘密」，本篇是他繼「魔曲」之後又一力作，內容情節推理懸疑，大胆想像，匪夷所思，屆時又將會知道鍾楚雄在故事中遇到一個什麼奇人？發生一連串什麼怪事？敬希留意本故事刊出日期。

＊＊　　＊＊　　＊＊

大江南北，武林高手輩出不窮，奇人異士不可勝數。龍乘風下期的一部巨型故事「江南少帥」將會介紹一個江湖奇人的事蹟，少帥足跡遍及大江南北、東西異域，所發生的事駭人聽聞！下期告訴你！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侠世界

第27年
第2期
（總號134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新派俠情詭異　傳奇故事

東方白·文
可　飛·圖

不死劍客

所謂對決，不外乎一對一單挑，一對二或一對三等等，但「自我對決」可能很多人未見過，甚而也未聽說過吧？

這是噱頭嗎？當然不。因爲當今武林中常常露面的人物，除了一人之外，幾乎全部被他擊敗，而那唯一未被他擊敗的人物，卻又不易找到。

因而，在目前，他所能擊敗的高手，也只有他自己了。

現在，他又站在亂岩中的小湖邊。

絢爛的夕陽，在西天上塗抹着耀眼的巨幕，準備迎接夜神的來臨。

一切都是那麼亮麗美好，但是，對於這個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來說，卻並非如此。

勤練劍招　悉心授徒

他佇立在湖邊，湖水上閃耀着金芒，卻平靜如鏡。映照着他那不俗的儀表，和那宇眉間隱然殘存的暴虐之氣，他撤出了長劍。

湖中人向他刺來凌厲的一劍，勢如奔雷閃電。

這一劍之沉猛、疾速，舉世無儔，有如死神之幡，「獵獵」作响。

每次湖中人向他攻擊，他必然心目兼用，如何用新招破解，甚至瞬息間變守爲攻。

如他無法破解，就必須回去閉關三五天，直到想出新招而能破解爲止。

如仍想不出來，就視爲自己被殺死一次。

迄今，他已被殺死二十七次，雖然，殺死他的只是他自己而已。

他把自己分解爲三個影子，也就是三個個體，余、我和自己，練劍時余攻向湖心的自己，自己的影子反擊余，而我則在一邊作評判。

有時三人也會爭執打架，也就是所謂天人交戰，喋喋不休，但最後理屈的一方總會服貼。

今天他們對拆了三十多招，最後一招又未能化解。

他怒吼一聲，一劍刺入湖心。

湖水被劍罡炸開，湖水帶着湖底泥沙射上四丈的高空，蔚爲壯觀。

因爲九年之約如失敗，一切計劃都將變爲泡影。

計劃失敗，他也將陷入痛苦的深淵之中。

「自我對決」是研究招式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即使是兩個人對拆，至少在對方攻你時，你自己看不清自己的動作和姿勢的是否正確。

此刻，湖面漣漪一圈圈地向外推展，但除了他自己的影子，還有個赤足老僧，不知何時出現。一邊打鼾一邊放歌而來。

他見過老僧很多次了，破衲，赤足而污面，甚而在下風頭還有陣陣臭味。

老僧放歌道：「上下四方一張網，網裏網外都是網，一張網來算得網，算得網來無不網。」

每句非詩非偈的歌詞之間必然打鼾一兩次。

每次老僧都唱這首歌，調子也很怪，世上沒有這種調子，很不好聽，正因爲不好聽才會令人不得不聽。

今天朱鏡宇的心情沮喪，二十八歲的他，九年前一向率性而爲，如今卻在進行授藝計劃。

他忽然大聲道：「大師何人，法號如何稱呼？」

怪僧如同未聞，重複唱那歌詞而去，並不回答。

朱鏡宇厲聲道：「問而不答，以後請不要再來煩人了。」

怪僧已去遠，而他的歌詞又變，「龍歸之海，陽潛于陰，人曰蟄龍，我却蟄心，默藏其用，息之深深，白雲高臥，世無知音……」

又是怪調，聽來十分刺耳，但字字入耳。

他當然知道這赤足怪僧絕非泛泛之輩，因爲怪僧已遠去二三里，影子已無，歌聲還是如此清晰，分明是比「獅子吼」、「天龍禪唱」更高明的「輪迴三界唱」。

這工夫他忽然靈機一動，大呼道：「這位可是「蟄龍」歸元大師？」

此言一出，歌聲立止。

他悵立甚久，順着小溪邊走向歸途。

今天的激動忿怒，是否顯示暴虐本性的不克雌伏？

這時，一個時刻進入　的意識中的倩影出現面前。

九年了，她還是那樣子，艷麗、大胆，但又不濫。事實上越是嘻嘻哈哈的女人，越是不易得手。

是胡麗，絕非幻覺。

一個當面倍受奉承阿諛，而背後却又受人誹謗，謔稱「狐狸」而不名的[illegible]人女人。

聳胸翹臀，小腰一握，一點都沒變，就是她。

在這瞬間，雙方都儘可能撇開一切不悅的事，且都陷入激情的漩渦中，他張開雙臂，牢牢地摟緊凌空擲入他懷中那軟綿綿的胴體。

胡麗顫聲道：「相好的，我以爲今生再也看不到你了。」

「我却以爲仍有重逢的機會。」他要吻她，但她輕輕地推開他的下巴。

她永遠讓人無法捉摸，所以她予人的感受也永遠是新鮮的。

「你在說這話的同時，一定在詛咒安排這次重逢的造物者吧？」

她在他的懷中，「格格」嬌笑，蠕蠕

而動着。

「妳還是那樣，九年前那樣。」

「我老了，你看不出來？」

「在我的心目中妳永遠不老。」

「至少在你摟抱的感受上，我的胴體已不如九年前那麼膩滑綿軟，對不？」

「妳要相信我，不管到何種地步，妳在我的心中永遠是完美的。」

「你說謊！」她大叫着。

「胡麗，妳聽我說……」

「我不要！」她厲嘶着：「這些年來，我找遍中原大城，甚至偏僻的小村，我曾發誓要找到你。」

「你不是找到了？」

「可是去年在洛陽，大前年在濟南，明明看到你，可是連喊數聲，你却越去越遠，你是什麼意思？」

「胡麗，妳一定是認錯了人！」

「你胡說，我連你都會認錯，那才笑話，小子，你說吧，想甩掉我是不是？」

「胡麗……」

「說實話，要不，咱們就同歸於盡！」她的中、食二指按在他的背後「至陽穴」上，以胡麗的身手，稍一吐勁，他的心脈就會被震散。

「至陽穴」就在「靈台穴」下端，這一手很厲害。

「說，怎麼不說？」

「妳要我說什麼？」

「告訴我，那女人窩在什麼地方？」

「什麼女人？」

「九年間你會找不到一個女人？」

「妳似乎根本不瞭解我！」

「你說不說？」指上已稍稍用力，他走得就不大靈活了。

「我沒有女人，因爲我心中早已有了個女人。」

「誰？」

「狐狸！」

「你騙人，你如果愛我，爲什麼老是躲着我？」

「胡麗，如果妳連這件事都不能信任我，這九年妳等於白混了。」

「怎麼說？」

「我一直不以爲還有另外一個女人比妳好的。」

「你這小子眞會花言巧語，那麼爲什麼九年不見我。」

「我也找不到妳，我本以爲妳已經嫁了人，因爲女人的青春短暫。」

「你放屁！」胡麗道：「帶我去見見那個女人，如果她眞的比我好，我二話不說，馬上走人！」

「沒有另外一個女人，」他喟然道：「妳這人一點信心都沒有。」

「我對自己有信心，對你却一點信心都沒有。」

「胡麗，這些年來，妳除了找我，還作了些什麼？」

「放心，我不會和別的男人胡來，你呢？有幾個孩子了？」

「妳眞是，我這輩巳不可能了。」

「我直服了你。」

「妳服我什麼？」

「我服了你絕情和使人上當的本領，不過常使人上當，就會成爲習慣，可能有一天由於習慣已成自然，使自己也變成上當的人——上自己當的人！」

朱鏡宇忽然大笑，他的笑聲很怪，連他自己都能體會到。

他的手指在她的「氣衝穴」上一按，同時抖手：「卜通」一聲，胡麗被丟入路邊小溪之中。

此溪寬才七八丈，水流湍急，但在有東西落水時才更能看得出來。

她會泳術，但也急速地向下游流去。

她嘶呼着：「你這個負心賊，你是不是眞有一個女人？」

「是的……」他大聲呼應道：「對，我是有個女人，而且從未眞正的愛過你，只不過是沒有女人才勉强湊合而已……」

他蹣跚而行，好像在這瞬間已經老邁，在這溪邊頗爲平坦而筆直的小徑上，竟未能走成一條直綫。

×　×　×

黃昏。

殘照餘暉下的野村茅屋院中，十六歲的紀不忘和十七歲的孫鏤骨練劍已畢。

他們已練了近九年，以他們目前的身手來說，武林中的名家，也未必是他們的對手。

紀不忘道：「師父到湖邊去練劍，怎麼還不回來？」

孫鏤骨道：「平常這工夫也該回來了，會不會遇上了朋友，或者有招式沒法破解，就擱了時間？」

紀不忘幼稚而不俗的面貌上儘是關切之色道：「鏤骨哥，眞怪！這三五天來，我的兩眼眼皮一直在跳。」

孫鏤骨說道：「啊！這眞是怪事，我也是啊！」

這情況對兩個小孩子來說，自然無法揣摩。

兩小這工夫向門外望去，一個紅衣人，在夕陽下有如全身浴血，已快步走了進來。

不知爲什麼，兩小立刻被這紅衣蒙面人的一雙冷電似的目光所震懾，同時戒備着。

紀不忘問道：「你是什麼人，來此找誰？」

紅衣人已走近，拔出了長劍，孫鏤骨抱拳道：「不知道這位貴客有何貴幹？」

紅衣人不出聲，挺劍刺來。

孫鏤骨一閃，大叫一聲「不忘弟拔劍！」二人撤劍還擊，劍芒銀白，人影血紅，以一敵二，兩小深深體會到對方劍上充滿了霸氣和煞氣。

在廚房中做飯的張銘心聞聲趕來，三對一，勉强平手。

三小身負血海深仇，朱鏡宇收容了他們。

他對三小極嚴，他要求做到的，他們必須做到，因爲，他們不去找仇人，仇人也會來找他們。

三人勤練劍法，不敢偷懶，且輪流做飯，十五六歲的孩子，已深深體會到憂患的人生了。

朱鏡宇每悟出新招，立刻就傳給他們，半招也不留，所以三小聯手，威力非同小可。

然而，來人劍術高超，經驗老到，速

度快，變招詭奇無比。

三小從未見過這麼凌厲的劍術。但多多少少，對這精奇的劍術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在三十多招時，三小的衣衫已被挑破一兩個洞，紀不忘大腿上還有皮肉之傷。只是三小的攻擊仍如驟雨狂風。

他們深深體會到朱叔叔耳提面命，不斷地教誨，是煞費苦心的，卽使如此，成績也不過如此。

本來他們以爲，三人的劍法已是天下去得，少有敵手，沒想到第一次遇上大敵就如此狼狽。

因此，三小的自滿之心，立刻收斂，且暗暗自責自勉，這才知道朱叔叔的一番苦心孤詣了。

也許此人知道短時間內無法得手，或者知道朱叔叔的厲害而不敢久留。

他們三人雖不知朱叔叔在武林中的地位和名望，却能猜想到，必是赫赫有名的高手。

這紅衣人緊攻三劍，未見他挫身，已射出牆外，一掠四五丈，令人咋舌。

此人的輕功，也是一等一的，幾乎不遜朱叔叔。

紀不忘要追，却被孫、張兩小阻止，二人畢竟比他長一歲，懂得多些。張銘心道：「別追了，這個人並非不敵，諒是知道朱叔叔快回來了才自動離去的。」

紀不忘道：「這是什麼人，劍術這麼高？」

孫鏤骨道：「反正，敢來此惹事的人物，必非泛泛之輩，我看此人一身煞氣，必是來尋仇的。」

張銘心道：「奇怪，他的劍術好像和我們學的相似，不忘，你腿上的傷不要緊吧。」

「小災難！」紀不忘還是孩子脾氣，來了一式「鐵牛鋤地」道：「皮肉之傷，不礙事的，不信你看……」

這一式「鐵牛鋤地」還眞帶架，三人雖非親兄弟，情感却不次於手足骨肉。

他們的父親都被「血海雙劍」林海和藍星海殺死，孤苦無依。

「這有怎麼回事？」朱鏡宇不知何時已站在三小身後。

三小一齊施禮，且叫了聲「師父」，說了剛才的事。

小紀道：「師父，這會是什麼人，怎麼會有這麼高的劍法？」

朱鏡宇檢視小紀大腿上這一劍，叫張銘心取來藥箱，爲他上藥。

也許由於小紀少一歲，大人總是疼較小的孩子。或者小紀還很幼稚，需要較多的照顧吧！

朱鏡宇一邊爲他上藥邊道：「必是『血海雙劍』之一，記住！今後你們三人任何時地都不可分開，而且要努力學習。」

「是，師父！」

「還有一點，我曾說過很多次，我今生絕不收徒，我教你們，只不過是一份同情，所以不要再叫我師父！」

「朱叔叔，」紀不忘道：「爲什麼呢？你教我們武功，也教我們讀書寫字，告訴我們做人的道理。爲什麼不許我們叫您師父呢？」

朱鏡宇頓了一下道：「你們想想看，叫我叔叔是不是更親切些？」

的確如此，但三小却以爲這並不是唯一的理由。

朱鏡宇也爲張銘心和孫鏤骨二人上了點藥，他們的傷更輕些。只劃破了點皮。

三小本來另有名字，自跟朱鏡宇學藝，他就爲三小改成這三個名字吧，就是永遠不忘血仇，隨時警告提示自己之意，可謂用心良苦。

朱鏡宇一直往後走，三間茅屋後面還有一間小茅屋。

屋中除了一張特製的鐵床，只有角落處一個蒲團了。

這是一張奇特的床，床面是以釘尖向上的鋼釘佈成的。

由於某種原因，他每天必須在這釘床上躺一兩盞茶工夫，而又不是爲了修習橫練工夫。

這原因只讓他自己知道。

黃昏殘照，最後一抹金芒消失，把他那被拉長而彎曲的身影投射在牆壁上，他冷漠地瞪了自己的影子一眼。

是有意抑是無意的？

他最近常常如此，甚至有意無意地向自己投射於地上的影子吐痰。

當然，三小從未去注意這些小動作。

現在，他的身子突然拔起，在空中放手，以「臥看女牛」之式落在釘床上。

一陣「截金斷鐵」的「錚錚」聲中，釘尖全部斷落地上，但他身上毫髮未傷。

也許是心情惡劣而改變初衷了吧？這張床他用了將近九年，爲什麼今天要把釘尖全部震斷？

又如湖邊失招怒震湖水，以及胡麗的突然出現，在在都使他心情惡劣吧？

把釘床震斷，是否代表時巳不多了。

他的計劃絕對不能失敗，九年漫長的歲月，他爲三個孩子付出了心血，失敗就是毁滅。

或者是那殘存的暴戾之氣擊潰了剛建立人性另一個面貌的脆弱基礎。

他怔立了很久很久。忽然長嘆一聲，喃喃地道：「人曰蟄龍……我却蟄心……我眞該蟄心了……」

黃昏眞的來臨，小屋中已逐漸暗了下來。

就在這時，人影一閃，屋中站定一個小和尚。

朱鏡宇道：「小師傅是……」

「不必問我是什麼來歷，趕快把三個孩子送回家去，逍遙自在去吧！」

「小師傅不許問你的來歷，却又要管別人的閑事，不是太霸道了嗎？」

「這是爲你好！」

「盛情心領。」

「這麼說，施主要一意孤行了？」

「小師傅有沒有弄清楚？這一意孤行怎可隨便加在別人身上？」

「我當然弄清楚了！你有個復仇的大計劃，似乎想一夕成名，變成武林中的大善人或頂尖人物。」

「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朱鏡宇道：「小師傅可知道三個孩子的父親是怎麼死的？」

「武林中人死於刀劍之下，這是必然

的結局，施主何必强自出頭？」

朱鏡宇道：「並非强自出頭，而是必須去做些自己應該做而尚未做的事。」

「施主大可不必。」

朱鏡宇道：「小師傅不說出來歷，就以爲能阻止在下進行自己的計劃？」

「不一定能，只想試試看。」

「在下不想傷人。」

「施主也不一定能傷得了我吧？」

「的確，然而，萬一能傷得了而想收手時，也許巳經來不及了！」

「果眞如此，出家人也不會抱怨施主的。」

小和尚看來不過十六七歲，至多比三小大一兩歲，言詞却十分犀利，出家人最低的要求都未能做到。

朱鏡宇仍然搖搖頭，道：「小師傅，請三思！在下不想和你動手。」

「你是說根本不想攷慮？」

「正是，不要說小師傅你，就算神仙中人的『蟄龍』之歸元大師來此，在下也不會輕易改變初衷的。」

小和尚道：「那就要得罪了！如我勝你一招半式呢？」

「勝了我還是不成，除非是你能殺了我——」

小和尚突然出手，眨眼在朱鏡宇四周轉了一匝。

朱鏡宇心頭一驚，果然是來者不善。光看這份身法步法，必然來自名宿門下，他道：「小師父可否見告師承？」

「我說出來，你是否馬上放棄你的計劃？」

「不能！」

小和尚又疾轉一匝，剛伸手欲拍，那知朱鏡宇巳在等他這一掌，這次輪到小和尚吃驚了。

他疾退一步道：「原來眞有一套。」

朱鏡宇道：「那倒未必，但若無適當的準備，豈非藐視天下英雄？」

小和尚看了他一會，道：「後會有期。」扭頭就出屋而去。

「小師傅……小師傅……你聽我說——」追出門外，小和尚巳不見，却見紀不忘走來道：「請叔叔用膳。」

朱鏡宇摸摸小紀的頭，如果和胡麗一認識就結婚，孩子也幾乎有這麼大了吧？

小紀在朱叔叔每次摸他的頭時，幾乎都能感受到這巨大的手掌上的溫暖所顯示的關愛。

小紀是個聰明的孩子，有時也能多少看出朱叔叔在背後注視他們三人的目光中複雜而奇特的色彩。

只不過，小紀再聰明也無法解釋朱叔叔目光中的秘密。

朱鏡宇向前走去，神色肅煞。

小紀探頭往小屋中望去，目光忽然觸及床下滿地的釘尖，他愣了一陣，似乎打了個冷顫。

「當這鐵床上的釘尖全部斷落時，也該是仇人來找我們或者我們去找仇人的時候了……」小紀永遠不會忘記朱叔叔這幾句話。

他們常常期盼這一天及早來臨，快意恩仇，九年三千多個日子的血汗，爲的就是這一天。

只不過有時也會有一絲寒意湧上心頭。朱叔叔說過，「血海雙劍」任何一個，在武林中巳少有敵手。

× × ×

深夜，朱鏡宇叫醒了三小，在院中等候。

約盞茶工夫，不見一個出來。

每夜子午之交，他必須叫醒他們起床練劍一個時辰，風雨不誤，他以爲九年還是太短了些。

他進入屋中再叫一次，三小又醒來坐在床上。

朱鏡宇再次到院中等候，夜空陰沉欲雨，和他的心情近似。又等了兩盞茶工夫，入屋一看，三小又巳睡熟！

不是懶惰，小孩子就是這樣好睡。但朱鏡宇上前每人兩個大耳光，把三小紮醒都蹦了起來。

「朱叔叔，眞抱歉……」雖說抱歉，却仍是呵欠連連，倦意未消，連眼皮還未全部睜開。

朱鏡宇教了他們一招，連教十一、二遍，還是不能正確使用。

忍無可忍，每人又是兩個大耳光，終於把他們的睡意全部打光，這才打起精神練習。

朱鏡宇一字字地道：「你們還記不記得自己的名字代表什麼意思？」

三小摸着火辣辣的面頰道：「知道，朱叔叔！」

「知道又有什麼用？不用心練，只有死路一條，『血海雙劍』是武林頂尖劍術名家，你們就是下工夫苦練，完全領悟我所教的，三人聯手，也只有五成勝算，你們如此怠惰，會有什麼後果？」

「朱叔叔，我們知道錯了……」三小跪在地上。

「練，繼續練！直到練得正確爲止。」臨去時摸摸三小的頭，尤其在摸小紀的頭時，視野有點模糊，邊走邊打量剛打過人的這隻手。

這隻手一直受到偏愛，幼時老師打手板總是打左手，說是右手要寫字也要練劍，不能打，長大之後，這隻手又連敗無數高手，更是尊貴無比。

左手也就黯然無光了。

「善戰者服上刑」，若以這句話來衡量左右手，其功過又如何？

× × ×

彩霞滿天，又是夕陽無限好的時刻。

朱鏡宇輕輕地撤出了長劍，打量水中的影子。

天天在水中看這個傢伙，簡直有點膩了，他閃電向水中刺出一劍，他能體會到，近來又有進境。

但是，二十七八招之後，他忽然承受了一招前所未有的奇招的無儔壓力。

他攻向水中那一招，水中的影子自然也以那一招攻向他，絕對不能變樣，充其量是他攻向影子是正面，影子攻向他是反面。

正因爲這樣，由於心目兼用，在影子攻向他時，他心中就思籌新招破解。

他以新招攻之，影子自然更新，因爲影子是自左邊攻來，就像一個第一次和左右持兵刃的高手拚命一樣，感到驚異或手足無措。

他忽然疾退三步，似在閃避這一劍。

那知這時身後有人道：「如果湖中的影子能躍出湖面的話，施主未必能接下這一劍吧？」

朱鏡宇轉過身子，五步外站着一個和他年紀相彷的和尚！

他不知爲什麼，近來很不喜歡和尚。這可能是由於他過去一直把出家人看得太清高，幾乎都是些完人。

事實上如果出家人都能堅守戒律，的確接近完人的境界，而實際又如何？古人不是說過：和尚是釋伽的叛徒，秀才是孔子的罪人？

因爲和尚秀才也是人，把他們抬得太高也是不公平的。

「師傅何人？有何貴幹？」

「小僧是向施主化緣而來的。」

朱鏡宇道：「師傅化什麼？出門倉促，未帶銀兩。」

「這個不妨，小僧只化施主的千金一諾！」

「什麼？」

「世上什麼都可以化，施主也不必吃驚。」

朱鏡宇幾乎猜出了這和尚的來意，道：「出家人以予人方便爲懷，師傅打擾在下練功，不以爲這行爲不太方便嗎？」

和尚道：「小僧爲了平息一場殺孽，有何不方便之處？」

朱鏡宇道：「師傅還是把話挑明了說吧！」

「施主既是爲了一份善心，何不罷手？三小畢竟修爲有限，萬一仍是不敵，而造成張、孫、紀三家的香烟斷絕，施主將悔恨終生，永無寧日。」

「師父是奉何人之命來此。師傅和『血海雙劍』的林海有什麼淵源？」

和尚道：「這一點無關宏旨，請施主深思熟慮，退一步着想。」

朱鏡宇道：「師傅說的後果，早在意料之中，攷慮很多遍了。」

「果眞有那一天，施主將何以堪？」

朱鏡宇厲聲道：「不必轉彎抹角，你是受何人之託來此的？告訴我們，九年巳屆，沒有人能改變我們的計劃。」

和尚道：「你自己將何以自處？施主可曾攷慮過？」

朱鏡宇道：「那是我個人的事。」

「那麼，唯一的辦法，只有訴諸這個了——」撩衣撤出一柄軟劍，輕輕一抖，發出一陣龍吟之聲。

「好！這就對了，本就不該浪費唇舌的。」

和尚道：「你教他們武功，他們會感激你一輩子，就此解散，留個好印象該多好！」

朱鏡宇冷冷地道：「和尚，依我看，你作調人，份量還不大夠——」

和尚一劍刺來，朱鏡宇的長劍往對方軟劍上一貼。這個年輕和尚顯然和那小和尚是同門的，功力比小和尚可就高明多了，軟劍一抖，有如一條銀色毒蛇，劍尖巳到了朱鏡宇腕脈處。

朱鏡宇根本不收手，只是振腕出劍，面前像湖水，對手如影子，心目兼用，以新招破解。

這就是一種習慣，那和尚急忙撤劍趨避。

朱鏡宇怒刺一劍，就像刺入湖心，湖水及泥塵炸開一樣，威力至大。和尚全力接下，低頭看他的軟劍，竟有小指甲那麼大的一個缺口。

五招而有此發現，和尚似乎不大服氣，道：「施主果然名不虛傳。」

朱鏡宇說道：「虛名累人，不提他也罷！」

「施主再接我十招——」全力猛攻五招，第六招尚未攻出，先機巳被朱鏡宇搶到，再攻一招半，「嗆」地一聲，和尚的衣袖被挑破半尺長的一道口子。

和尚不信也不成了。道：「我們師兄弟都非敵手，證明施主的計劃有成功的可能。就此預先向施主致賀。」

「多謝！師傅，可否見告令師的法號呢？」

和尚扭身就走道：「施主應該想到小僧等人是何人門下……」

朱鏡宇無暇去想這些，他在想剛才擊敗和尚這一招。想不到有這麼大的威力。

這和尚的身手可算是佼佼者了。但朱鏡宇以爲，和尚和林海比，還差一截子。

他忽然想到，這兩個年輕和尚可能和「蟄龍」歸元大師有點關係。莫非歸元大師是一份善意，故意派門下來試測他的功力？

× × ×

九年之約越來越近了。

這天午後，正是午飯後休息的時刻。

三小在院中修剪花木，天還下着牛毛細雨。

一位二十六七歲的美婦帶着一個六七歲的小童進入大門。

小紀迎上前去，問道：「這位大嬸找誰？」

美婦還撐着油紙雨傘，打量三小，道：「你們的師父在不在家？」

小紀道：「是不是朱叔叔？」

美婦茫然道：「朱叔叔？」

小紀道：「就是朱鏡宇朱叔叔呀！原來妳不認識我們的朱叔叔。」

「他不是你們的師傅嗎？」

「本來應該是我們的師父。」小紀道：「可是朱叔叔說，他今生絕不收徒，不許我們叫他師父。」

孫鏤骨扯了他一下，示意他不要對陌生人說太多的話。

「噢……噢噢……」美婦有點恍然，深深地看了三小一眼，這眼色是很奇特的。道：「朱鏡宇……我當然認識……看我，只記住他的名字，居然把他的號也給忘了……」

少婦帶着小童往裏走，小紀搶先在正屋門外道：「朱叔叔，有位大嬸找您！」

朱鏡宇還未迎出，少婦脚步加快，巳登堂入室走了進去。

朱鏡宇自內間走出，打量少婦。二十六七，端麗大方，衣着樸素，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腰身不夠窈窕。

她牽着小童，也在打量朱鏡宇。

「女士請坐。」朱鏡宇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大概在這美

婦未婚之前。他道：「女士貴姓?以前似乎見過。」

美婦已坐下來，却對小童道：「小寶，給叔叔磕頭。」

小童很乖巧，叫了聲「叔叔」，跪下磕了三個頭。

朱鏡宇有點手足無措，道：「這……這怎麼敢當?快起來，女士，妳……妳到底是……?」

美婦神色一肅道：「小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又何必?」

「女士這話是什麼意思?」

「小弟，你何必明知故問?」

「女士不說明身份，在下怎知女士的來意?」

美婦說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小弟，我以爲你是一個聰明人，應知我的來意了!」

朱鏡宇攤了攤手，說道：「這眞是一道難題。女士可能是走錯了門，也認錯了人吧?」

「但願我是走錯了門。」美婦喟然道：「或者根本我沒有來此，也無必要來此。可是畢竟我來了!而且非來不可。」

朱鏡宇叫來小紀爲美婦端上茶，道：「女士就乾脆說明來意和身份吧!」

美婦指指小寶，道：「小弟，你仔細看看這孩子，不就知道我的身份了?」

朱鏡宇仔細打量小寶，靜靜的心弦，突然間似被扯緊，吶吶道：「原來……原來妳是大嫂……」朱鏡宇深深一禮。

美婦欠欠身，道：「不敢當，大嫂是待罪之身，怎麼敢當?」

朱鏡宇自然知道美婦的來意，但他能說什麼呢?

「小弟，往者已矣!你一定要爲大嫂作主。」

「大嫂明明知道，我身不由己。」

「小弟，身不由己是什麼意思?」

「大嫂，人家家破人亡要報仇，我有什麼辦法?」

「至少你不要在此主持什麼計劃。」

朱鏡宇正色道：「大嫂，別人如何，那是別人的事，我以爲我該爲自己過去的行爲負責，這就是我的決定。」

「小弟，我只求你救救大嫂。」

朱鏡宇茫然說道：「大嫂這豈不是『不問蒼生問鬼神』了嗎?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美婦道：「春雨如恩詔，夏雨如赦書，秋雨如輓歌。這秋雨眞愁煞人也!」

朱鏡宇比她還愁，只有在一邊嘆氣搓手。

美婦道：「小寶才六歲，還有一個六個月以後就要出世，小弟你說，我守寡也認了!孩子能沒有父親嗎?」

看看美婦的腰身，原來不夠窈窕是有孕之故。

的確，孩子不能沒有父親，大嫂也不能沒有丈夫。但是，他管得了這麼多的事嗎?

朱鏡宇搓着手，移目院中。

雨還在下，不大也不小。三小站在院低聲交談，偶爾會向屋中瞄上一眼。如果他們知道美婦的身份又會如何?

他們當然摸不清美婦的身份。

朱鏡宇指指院中嘆口氣道：「大嫂請看，那三個孩子也沒有父親。」美婦道：「自己的難題已夠煩心的了!」

「大嫂當然不管。妳如果能管，也就不會來找小弟了。但是總要有人管，對不對?」

「小弟，咱們不談題外話成不成?」

「什麼叫題外話?他們的父親被人殺死時，也只有小寶這麼大，他們的母親其中二人自縊殉節，另一位因而瘋狂。人家並不要大嫂來管。大嫂聽了這話作何感想呢?」

美婦十分不安。

那三個孩子的不幸，行將是小寶的遭遇。

美婦似乎很不願再看院中的三個大孩子，却又忍不住又看了一眼。急忙收回目光，打量着小寶。

她忽然把小寶摟得緊緊的。

屋內屋外都很靜，到此，話已說盡。

美婦忽然拉着小寶一齊跪下，悲聲道：「小弟，只有你能拯救我們母子，小弟，你不能見死不救吧?」

朱鏡宇想拉起她，但她不起來，說道：「小弟不答應，我們母子就永遠跪在這裏!」

朱鏡宇也對面跪下，道：「妳求錯了人，姑不論不是我們要去殺人，而是別人要來殺我們。」

「可是三個孩子一定要……」

「就算他們有復仇的決心，勝算又有多少?」

美婦說道：「那天，我在湖邊附近，偷偷看到小弟一劍刺向湖心，劍罡潛力驚人——」

「大嫂，是他們三個孩子要復仇，不是我。」

「是的，但你每悟出新招，總是不留半招，傾囊相授。所以這一戰的大勢是三與七之比，至少也是四與六之比!」

朱鏡宇道：「大嫂把我們高估了。但有一點我敢保證。我們四人不會聯手。」

「小弟，求求你，不要這樣……」

「大嫂，事已至此，小弟絕對不再作任何承諾了!」

美婦冷冷地說道：「小弟，你太絕了吧!」

「我以爲是別人太絕。」

美婦霍然站起來，道：「我本想作花中萱草，竟爲鳥中之杜鵑。小弟，後會有期!」

拉着小寶就往外走。

朱鏡宇知道說甚麼也沒有用了，默默地送到大門外，道：「大嫂還請三思，孩子的事，我不便作梗。但如有不測，大嫂和小寶的生活，小弟可負全責。」

「謝了!你說的生活，並非人生的全部。」

「大嫂何苦如此執着?」

「人不爲己，天誅地滅……」說着已匆匆離去。

朱鏡宇仰天悲嘆，說道：「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胸中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也。」

這幾句話又何嘗不是三小目前內心的

寫照?

到底誰對誰錯?三小錯了?抑是美婦錯了?

耳際傳來了歌謠：上下四方一張網，網裏網外都是網，一張網來沒得網，算得網來無不網。

「蟄龍」歸元大師並未出現，只是回憶在朱鏡宇腦中迴響而已。

美婦是「金蜻蜓」花露水，和胡麗二人是昔年武林中兩朵帶刺的玫瑰。

想摘玫瑰的人固多，敢折的人却很少，結果被他們二人得到，羨煞了多少武林中的少年俠士。

但紅顏薄命，似可預卜註脚。

血海雙劍　生死決鬥

夜已深，風很大。

在夜風中去辨別風聲或衣袂聲是很難的。

風中夾雜着輕如靈貓的腳步聲。要不，怎會有「金蜻蜓」的綽號?

朱鏡宇大胆假設，來者是她。

她不可能甩手不管，所以他估計，不出三五天，她必會來此。朱鏡宇在後院中迎上了她。

他希望仍能說服她，只要還有機會。

更希望三小不知道花露水的身份。

今夜她的金色衣裝已換掉，乃是黑色夜行衣靠，十分俐落。

「大嫂似乎絕不放過我。」

「小弟你這是倒打耙!」

「大嫂曾暗示要來，但是妳不來的話多好?」

「我明知不該來，來也未必能得手，可是我畢竟來了!」

「如大嫂能成全小弟，立刻回頭，小弟將感戴終生。」

「如小弟能體諒我們母子的處境，把三小散去，豈不兩全?」

「這不過是對大嫂有利的『一全』而已。如此一心爲己，眞正是：蠅集人面，蚊嘬人膚，不知人爲何物?」

由此可知朱鏡宇的忿怒。她似乎只記得：「人不爲己，天誅地滅」這兩句話。

花露水撤刀、滑步、出招、變招，狠辣而俐落。

「來了也未必管用」這句話倒是客氣了。

但朱鏡宇長期自我對決，進步神速，不出招則已，出招就一定有用。

她見過他的劍罡，那是一種劍術進窺堂奧的極高境界，如今她親身經歷，深慶沒有低估對方。

但她又不能爲自己的命運悲傷。

由於朱鏡宇的劍勢凌厲無匹，以輕靈見長的花露水，此刻要比輕靈也有所不及了。

已把劍道和人道熔於一爐的朱鏡宇，氣勢銳不可當，才不過三十招左右，花露水已是強弩之末了。

況且她懷孕在身，隨時都有流產的危險。

今夜不成，下次再來?她緊攻三劍，倒縱上牆，一言不發，沒於牆外。

這時三朱才聞聲趕來，年輕人睡眠總是不夠驚醒，紀不忘道：「朱叔叔，剛才那女人是誰?」

「是……」朱鏡宇道：「一個莫名其妙的女人。也許是找錯了人。」

張銘心道：「朱叔叔，這女人的輕功很高明。」

「嗯……」朱鏡宇道：「你們練功吧!時間不多了!」

除了日夜調教，朱鏡宇還帶他們到小湖邊去。

他以爲那種「自我對決」最有用。他在這種自我訓練上獲得了成就，自然也要三小步他的後塵。

× ×

拂曉時分。正是人們最好睡的時刻。

風又不大，但朱鏡宇一點也不敢馬虎，稍一大意，如三小出點岔子，他將前功盡棄，痛苦終生。

似有似無的聲音，已經近在三兩丈之內。

朱鏡宇一躍而起，抓起劍穿出後窗。

果然，在三小的窗外，有人正在窺伺。

殺了三小，一切都已解決，還是那句話：人不爲己，天誅地滅。花露水正要推窗而入，朱鏡宇冷冷地道：「殺氣寒薄，和氣致福。大嫂，是不是也該爲別人想一想?」

花露水也不願出此下策，但人在自私的驅策之下，也就管不了這麼多了。

她迴身冷冷地道：「我已經走投無路了!」

「但我却以爲妳沒有留一步路給別人走!」

花露水一字字地道：「你欺人太甚!今夜不是我就是你——」一劍猛刺，朱鏡宇根本未撤劍。

花露水連攻七劍，都被朱鏡宇閃過。但她形同瘋狂，只攻不守。在這情況下，他只好撤劍了。

在朱鏡宇劍下走了十八九招，她早已盡了全力。用力過劇，忽然腹中如同撕裂，奇痛難忍，全身有如脫節。

人未倒下，劍已脫手，雙腿上血下如注。

「大嫂——妳並未受傷……妳怎麼哩?」朱鏡宇竟忘了她有身孕，急忙扶住了她。

「我大概是流產了……小弟……流了也好……也少留個孽種在世上……」人已昏了過去。

這時小寶在另一角落黑暗處悲呼着奔來，而三小也被驚醒，奔了出來。

紀不忘道：「朱叔叔，這位大嬸怎麼哩?」

朱鏡宇托起花露水的身子，道：「快去多燒點開水，準備藥箱……」

他非但武功高强，還是一位漢醫，只是醫道是上一代傳下來，而非學自師門。

孩子們燒水的燒水，煎藥的煎藥，却不知道這位大嬸爲何流了這多的血?而身上却沒有傷。

如果他們知道她的身份，非但不會燒水，恐怕還會採取行動吧?

朱鏡宇雖是漢醫，還沒有親自下手治這種病，眞是一頭大汗，總算把人自死亡邊緣上救了過來。

× × ×

「小弟……」花露水微弱地道：「讓我死了有多好？」

這是她流產昏迷，醒過來後的第一句話。

「大嫂，希望由于這次的事件，我們之間能有所諒解。」

「唉！小弟……我這種人活着眞是多餘……」

這工夫小紀探進頭來，天眞而關切地道：「大嬸，妳終于醒過來了！我們都急死哩！」

花露水一窒，立刻淚光流轉，道：「謝謝你。孩子……」

小紀道：「朱叔叔，大嬸是什麼病，流了那麼多的血！」

朱、花互視一眼，朱鏡宇說道：「流產！」

小紀不敢問「流產」是甚麼病？但他很佩服朱叔叔，流了那麼多血的人，他居然也能救治。

兩人的目光都投注在小紀的臉上，只是內涵不同，一個是極深的歉疚，另一個是孺慕之情。

小紀縮回頭去，又伸進頭來，說道：「大嬸，妳想吃點什麼，自管告訴我們好了。」

「謝謝你們，孩子，我欠你們的太多了！」

「大嬸不必和晚輩客氣，我們眞的會做飯，也會做幾道菜，大嬸可別見外，就把這兒當作妳的家好哩！」

「好，好……孩子……我的確把這兒當作了我的家……」小紀退出！花露水感動得流淚滿面。

「小弟，請告訴我。」花露水道：「我該怎麼辦？」

朱鏡宇喟然道：「孔子勉人生時用功，釋民敎人死後作主，大嫂是聰明人，不會太執着的。」

花露水泫然道：「小弟，你眞是個大豪傑，大英雄，使我汗顏。」

「豪傑易于聖賢，文人多于才子，但豪傑不能爲聖賢，聖賢未有不豪傑，文人才子亦然。大嫂能想得開，才是人中豪傑，所以小弟也就放心了！」

花露水未必能體他對三小的至情吧？世上至情就是血淚，而血淚之所凝，無不至情。

「小弟，受你的感召，我已經知道應該何以自處了！」她眞的徹底覺悟了。

「大嫂，小弟一直相信，您是女中丈夫，人中麟鳳……」

孩子和花露水相處得很好，朱鏡宇在背後暗暗嘆息，不知這結局會是個什麼樣子？

這天晚飯後，花露水看看三小不在附近，忽然嘆口氣道：「小弟，我有句話要對你說。」

「大嫂請說。」

「小弟，這話本來我以爲會帶到棺材中去，今生是永遠不會告訴別人的。」

「這就足見大嫂不把小弟當作外人看待。」

「小弟，如果他還有個影子，兩個死一個是不是可以了？」

「什麼？他還有個影子？」

「是的，本來我和他結婚七八年，一直不知道這個秘密，直到半年前一個深夜，本來已經睡了，小寶要尿尿，我陪他去廁所，忽見一條人影越牆而入，逕撲他的後窗，我當時以爲是仇人，立刻撲上而且大聲告警，但是，他出屋一看，揮揮手叫我不要大驚小怪。」

「那人是什麼樣子？」

「如非和他一模一樣，我怎麼會說是他的影子呢？」

朱鏡宇一愣，問道：「會是他的什麼人？」

「他一直不許我問。」

「會不會是孿生兄弟？」

「有此可能。」

「嗨！昔年我和他如此之近，他居然沒有告訴我。」

「這正是我攷慮再三一定要告訴你此事的原因，他能瞞你，也極可能利用那影子向你報復。」

「妳爲什麼要告訴我此事？可能還有原因。」

「是的，他是個沒有人性的人，一旦發現我在這兒，可能不會放過我，我死無所謂，却不忍再帮他作孽，依我猜想，他那影子一定也沒有人性，這就是我必須揭開此秘密的原因。」

朱鏡宇道：「謝謝大嫂！如妳不說出此事，我們的努力就等于零了。想想十分可怕。」

花露水道：「小弟，你說怎麼可怕？是不是他會以另一個影子爲他復仇？」

「那是必然的，但是，還有一件往事，我忽然想起，和他有影子有替身似有關連。」

「噢！是什麼事？」

「不知妳還記不記得？」朱鏡宇道：「大約是六年前，徐州發生一件殺人刦財案，一家鏢行主人夫婦被殺，被刦走三千餘両黃金。」

「不錯，的確有這回事，」花露水道：「那鏢師名叫金天英，綽號『大力神』，善使一柄六十多斤重的三尖兩刃刀。」

「對對，就是他。」朱鏡宇道：「當時那鏢行有一位趟子手和一個伙計都曾看到作案的人就是他。但是，他後來當衆提出那夜他不在徐州而在陝西省華陰縣城內興隆客棧內的證明。」

「什……什麼證明？」

「包括客棧掌櫃，帳房、伙計，以及五六位武林中黑、白兩道人物，那天都看到過他，有的還和他交談過，還包括他們抓到一個偷他銀両的小偷，當衆懲罰。却打了兩個耳光就算了。」朱鏡宇道：「以他的手段，抓到小偷只打兩個耳光就放了，簡直不可能。」

「小弟是說，他捉放小偷只不過是作樣子，要很多人都看到他，認清他就是某某人，以便將來證明他不在徐州殺人的現場？」

「正是，我忽然想到，他們的安排是有深意的。」

「不知那殺人刦財的是他還是他的影子？」

「這有什麼分別？」

「也不能說沒有分別，犯罪也有主犯和從犯之分是不是？」

「大嫂，事到如今，妳似乎仍想爲他辯護？」

花露水嘆口氣，道：「小弟，他死有餘辜，我是眞的不會再袒護他了。」

「大嫂，小弟相信妳，他一生所做的血腥事，絕對在五十件以上，得不到報應，那才沒有天理哩！」

× × ×

夜半，風起，一陣「桀桀」獰笑來自後院中。

這笑聲在朱鏡宇來說，眞是太熟悉了。他一瀉出窗，來到後院中。

他雖然苦練了九年，競競業業，日以繼夜，可以說盡了最大努力，來淬練自己，來調敎三小，爲的只是等待這一天，但他以爲仍然不夠。

現在，他不能說不緊張。

因爲「血海雙劍」之一的林海實在太强了。

昔年林海向「蟄龍」歸元大師挑戰，苦戰一百五十招，打成平手，有人說是歸元大師讓他，林海自然不信這說法。

林海才四十一歲，長髮披肩，粉面朱唇，五官端正，任何一個陌生人看到他都會產生好感，把他當作好人。

好人和壞人的分別，往往都要以某些人的幸運或痛苦作代價。很少有事先就覺察而能防範的。

經驗一定要自痛苦中得到，這也是十分公平的。只有極少數的智者，可以利用別人的經驗來改正自己的錯誤。

林海開口道：「九年來聽說你大有進境！」

朱鏡宇道：「有限得很，和你比，恐怕仍然差得很遠。」

「你學得謙虛了！」

「事實如此。」

「那賤人來求過你？」

「不是求，只是想息事寧人，避免一塲浩刦！」

「她的人呢？」

「由于和我動手而流產，剛脫離了危險期。」

「不談她，還是談談你吧！你估計能接下我多少招？」

「大約是兩百到兩百五十招。」

「你從未想過可以勝我？」

「想過。」

「你以爲多少招可能勝我？」

「三百招以上，不過那必是奇蹟。」

朱鏡宇說道：「小寶長得很可愛，也很懂事。」

「小寶？他怎麼樣了？」父子連心，他忽然想起了小寶。

「小寶很好，如果能給他一個安全的環境，好好敎養，將來必然比你我更有出息。」

「小寶……小寶……爹好想你……」

「爹……爹……」小寶在屋中呼叫着，但花露水含淚抱住他搖搖頭，不讓他出屋。

「賤人，妳不讓他出來見我？」

「放下你的劍，就可以進來看他。」

「賤人，妳敢吃裏扒外？」

「這不是吃裏扒外，你林海目前還不懂這個道理。」

「好好，賤人，此地事了我要把小寶帶走。」

「也許，如果辦不到，每年在你的忌辰之日，我會帶小寶到你的墓上去。」

「嘿嘿……」林海獰笑道：「賤人，我死不了的！」

「當然，俗話說好人不長命，活害一千年！」

「嗆」地一聲，劍已出鞘，但長劍在手，暴戾之氣立收。

看得朱鏡宇心頭一凜，就憑這一點，林海果然名不虛傳。

這九年來，他也沒有虛擲光陰。

這工夫三小趕到，紀不忘道：「朱叔叔，這是不是我們的殺父仇人？」

「是。他就是林海。」

張銘心道：「朱叔叔說過，我們可以手刃殺父仇人的。」

「不錯，但這個太厲害，還是由我來對付他。」朱鏡宇道：「『血海雙劍』還有個藍星海，留給你們。你們一定要多注意我如何攻守，尤其是剛敎你們那兩招『誅心劍』——」

林海厲聲道：「你說什麼？你不就是……」這工夫朱鏡宇已攻出一劍。

林海似乎突然暗吃一驚，本要狂笑幾聲，他發現連笑也會影响他的守備了，對手劍勢之强，遠遠超出他的意料。

九年前，二人相差懸殊。

二人所以能齊名，不過是臭味相投，並非武功相若。

現在，他雖然不信花露水的話——每年在你的忌辰之日，我會帶小寶到你的墓上去。但不能否認，對方將是他的勁敵。武林中被他視爲勁敵的人已經不是三個人了。

過去，他從不以爲朱鏡宇能追上他，遑論超越他了。

他們由一百招到兩百招而三百招，信心十足的林海，忽然體會到一件事，那就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

三小看得心驚肉跳，眼花繚亂，有幾次他們以爲如換了自己將無法破解林海的某一招。

也有幾次，他們以爲朱叔叔攻出的凌厲招式對方必然接不下來。

窻內還有一雙焦灼的目光自窻孔中射出來。她希望誰勝？是十分矛盾的。

三百五十招時，林海中了兩劍，而朱鏡宇却中了五劍，只是都非重創。

現在三小才相信朱叔叔的話，這血魔果然非同小可。

這時林海劍勢有如雷霆，劍焰在朱鏡宇四周有如炸開，「嗤嗤」聲中，朱鏡宇的左脅和左肩又中了兩劍。

衣衫裂開，皮肉翻起。

三小驚呼聲中，林海狂笑起來。

但他才笑了兩聲，表情忽然又凝重起來。

剛才他施出三絕招之一，也僅僅輕傷了朱鏡宇的左脅和左肩，但再施一招，居然被朱鏡宇避過。

也許他不屑被那賤人一言中的。於是他施出了最後一招，也就是他認爲最最厲

害的一招。

這一招為他恢復了不少信心，因為朱鏡宇的衣衫裂開，血水透衣而出。

這時林海突然想到了「忌辰」二字，因為三絕招用完，對方居然並未倒下，當年他用這三絕的第一絕對付歸元大師，尚且打成了平手。

「他是怎麼練的？」林海不能不這麼想。

朱鏡宇突然大喝一聲，劍勢突變，林海昔年既有逼和歸元大師的紀錄，居然迴避三次都未能避開朱鏡宇的劍。

劍身貼劍身剜了個花，林海完全被動，他的劍像被粘住。

如不退，這隻右臂可能不保。

林海一退，朱鏡宇的另一劍已乘虛而入。

在林海的視野中，四面八方都是森寒的劍影，有生以來第一次他想到了死。

死的過程有快有慢；有時死神的蝸步令人不耐，但這次死神却太快了，本想抉擇如何封架，已是一劍穿心。

三小歡呼，夾雜着窗內傳來的驚嘶，花露水暈倒在地。

無論如何，林海是她一生中唯一的戀人和丈夫，儘管她知道他必有此下場。

朱鏡宇未拔出穿膛而過的長劍之前，林海還笑了半聲，道：「你……你永遠殺不死我——」

朱鏡宇愕了一下，立刻就體會到他的意思了，抽出長劍，林海已倒地死亡。

三小上前去扶他，紀不忘激動地淌着淚，道：「朱叔叔，您這一劍太玄太妙了！朱叔叔，讓我為你上藥去……」

「不必……我自己會來。你們先把他的屍體抬到小屋中去。」他走向前屋，又道：「記住！你們必須善用剛學會的那兩招……」

他說這話的語音有點瘖啞，也許是太累了吧？

小紀和張銘心一人抓頭髮，一人扯一腿，把林海的屍體弄入小屋中。

二人不約而同地，「蓬」地一聲，把屍體丟在斷了釘尖的釘床上，可以聽出皮開肉綻的聲音。

孫鏤骨道：「毫無疑問，這血魔的功力非同小可，除了朱叔叔，無人能敵。」

張銘心道：「此賊太狂了！一劍穿心，他居然還說朱叔叔永遠殺不死他。」

小紀道：「七斤的豬頭八斤的嘴！還不是吹牛？」

孫鏤骨雖比他們大一歲，却比較成熟得多，搖頭道：「恐怕不是這意思吧？」

張銘心道：「你說是什麼意思？」

孫鏤骨跪下來，口中喃喃地道：「爹、娘，仇人已死其一，孩兒相信另一個不久也會步此賊的後塵，以慰父母親在天之靈……」

張、紀二人也跪下來禱告。

就在這時，門外有個淡淡的影子倒映入小屋中。三小霍然回頭，一個紫衣蒙面人已站在門外。

小紀大呼道：「『血海雙劍』另一個藍星海也到了。」

這紫衣人打量三小，目光十分奇特。二少一齊拔劍撲上。

九年三千多個日子，已凝聚了堅不可摧的復仇決心。

由于此人來過一次，並非不敵而退，所以三小今夜要復仇，必須用最有信心的招式。也就是朱鏡宇剛才所說出的兩招才成。

蒙面人也已經撤出了長劍，接了三小一劍之後，孫鏤骨忽然說出一聲道：「『誅心』……」

雖然只有兩個字，却因它代表血仇能否湔雪甚至生命是否存續，他的聲音在夜風中抖動迴盪。

「誅心劍法」只有兩招，是朱鏡宇最近研成的。他說過，這是他今生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

只是他曾再三勉勵三小，練武和作學問以及其他事務一樣，絕對不可自滿。而「自我對決」就是絕不自滿的證明。自我突破立竿見影，永無止境。

記得有一次小紀提出了一個有趣、也可以說極有深度的問題；如果一個人挑着兩個筐子，把他的雙足各放入前後筐中，他能否把自己挑起來？

朱鏡宇當時無法回答，稍後他告訴小紀，那是不可能的。

小紀曾經再提一個問題：如果不能把自己挑起，是否表示「自我突破」也有其極限？

朱鏡宇竟被小紀問倒，儘管他知道這不可混為一談。

「誅心劍法」第一招施出，這蒙面人似乎有點吃力，第二招施出，三小才知道它的威力。

就像湍急的流水，也只有物體流在水面上時才知道它到底有多麼湍急？

就在這時，小紀的目光忽然停在這血魔的大手上。

這不就是那隻極為熟悉的大手嗎？小紀在這瞬間，再看看血魔的身材、鞋子和他手中那柄長劍。

劍並無特別不同之處，但九年來天天都能看到這柄劍。自然可以辨認，小紀心身俱顫，他忽然撤劍大呼：「不要……」且同時去格張銘心刺向血魔的一劍。

但是，孫鏤骨的一劍最快也最凌厲，已刺到血魔身前不到半寸之處。力已用盡，要收回是絕對辦不到了。

其實小紀大叫「不要」，且格開了張銘心的劍，已使孫鏤骨一驚，他也看到了血魔的手、劍和那雙經常穿用的「二踢腳沙鞋」（即鞋前有兩道皮樑，鞋面上用小針縫得密密麻麻像沙小一樣），練武者多穿此種鞋。

孫鏤骨心頭一寒，急切中劍尖盡一切可能稍往下偏，「卜嗤」一聲，避過了心窩，仍然刺入心窩以下偏左邊的腹腔之中，而且穿膛而過。

剎那間小紀又狂嘶一聲。

而本來暈倒在窗內剛剛醒來正好看到這一幕的花露水，又尖嘶着幾乎再次又暈倒。

孫鏤骨似知發生了何事，尚未拔劍，已以左手扯下了血魔的面罩。

三小驚嘶，而血魔居然就是嘔心瀝血，不分晝夜調教他們的朱鏡宇朱叔叔。

朱鏡宇噙着一絲苦笑，道：「很好……

…這正是我所期望的結局……」

小紀跪下悲聲道：「朱叔叔，你為什麼要冒充血魔藍星海？為什麼要我們作忘恩負義的罪人？」

「你們不是罪人！你們做得對……做得很好……因為我正是『血海雙劍』的藍星海……昔年我雖未親手……殺死你們的父親……却奉林海之命……把你們的父親引出來……」

三小悲號着，這件事到底如何處理呢？不要說三個孩子，就是大人也不知該怎麼辦？

小紀悲聲道：「朱叔叔，林海那血魔為什麼要殺我們的父親？」

「有些人作事是……沒有什麼特殊動機的……這些年來我每天要在釘床上躺一下思過自譴……而且不許你們叫我師父……這就是原因了……」

他的口鼻中冒出大量鮮血，已不支倒下，小紀和張銘心接住他的身子，張銘心大聲道：「鏤骨哥，你還不拔下劍來？」

就在這時，附近傳來了歌聲：「上下四方一張網，網裏網外都是網；一張網來沒得網，沒得網時無不網……」

三小聽了一下，孫鏤骨正要拔出劍來，忽然有人在牆上大聲道：「別拔！」

三小回頭望去，正是那個赤足和尚，飄下牆頭，說道：「讓我看看他還能活多久？」

三小站起，赤脚和尚走近打量，「嘖嘖」連聲地道：「完了……完了！這一劍捅得正是地方。」

三小一聽「完了」，不由大哭。

和尚說道：「捅得好！這一劍是誰捅的？」

孫鏤骨道：「是我……」

「好小子，你真會捅！」赤足和尚道：「有空時教教我和尚捅人的技巧！真難為你了……」

孫鏤骨正在極度悲傷之際，聽了這種戲謔的話，不由惱火，道：「老前輩，這是什麼時候您還開玩笑？」

赤足和尚說道：「什麼時候不能開玩笑？」

孫鏤骨道：「我不知他是朱叔叔，如今殺了他，心中萬分難過，你怎麼還開玩笑？你有沒有同情心？」

赤足和尚道：「和尚要是沒有同情心，來此作什？」

這工夫花露水含淚奔出，道：「這位可是歸元大師老前輩？」

赤足和尚道：「是又如何？」

花露水跪下道：「希望老前輩救救星海弟，他實在是個好人。」

「好人會被稱為『血海雙劍』？」

「老前輩，星海昔年和林海在一起，只有一年，並未濫殺無辜，他和林海絕對不同。」

「所以他也許有救。」

三小一聽有救，立刻又跪了下去，道：「請老前輩趕快救人。」

赤足和尚道：「快把他抬進屋中。千萬不要拔劍。」

此刻藍星海面色慘白，人事不省。

小紀已取來藥箱。就在此刻，忽然院中有個女人厲聲道：「藍星海你這個偷心賊，你給我滾出來。」

赤足和尚道：「藍星海就在屋中翹着二郎腿喝酒，是哪一位？請進來吧！」

只聞有人揮刀亂砍門板及外間的桌椅，一路砍着還咒罵着：「死藍星海……我要殺你一百八十刀……」

到了內間，只見很多人站在床前，床上仰臥一人，渾身是血。一個赤足和尚伸手一讓，道：「你要殺他一百八十刀是不是？請！」

來人正是胡麗，她正要發火，忽見床上的人正是她既恨又想的人，走近一看，厲聲道：「這是誰幹的？」

「是我！」孫鏤骨挺身而出。

胡麗一刀捅去，孫鏤骨一閃而過，現在胡麗的身手已經沒有三小高明了。

赤足和尚道：「用刀劍捅人，妳沒有這小子高明。」

胡麗厲聲道：「死和尚，你少說風涼話，我十九歲認識他，他誤我青春十年。我發誓要手刃他！」

赤足和尚道：「那就快請，本來我和尚就沒有把握救活這個人！」

胡麗含淚道：「死和尚，你是說他還能活？」

「要不，我怎麼會說這小子這一劍捅得好呢？」

此言一出，所有的人都茫然不解。胡麗一把揪住和尚的胸衣，道：「死和尚，你不說明白我就捅你一刀。」

「妳這丫頭只會窮咋唬，用刀捅人妳要跟他學，要不是這一劍捅得正是地方，就是把華陀和扁鵲請來也是乾瞪眼！」

胡麗鬆了手，道：「前輩，他真的還有救？」

「妳不是叫我死和尚嗎？怎麼又變成老前輩了呢？」

胡麗道：「我一時焦急，口沒遮攔。您多担待。」

赤足和尚說道：「妳聽說過金針過膛嗎？」

「這……」胡麗吶吶道：「莫非這小子學過針炙，他會過膛針？」

「他當然沒學過，只不過他這一劍歪打正着，正戮在適當的地位，心臟下方，胃的上方，沒有傷到內臟這且不說，這一劍正戮在陽明胃經上，正好保住了這小子一命！」

此言一出，三小喜極而歡呼起來，這工夫，站在另一邊的花露水這才和她打招呼……。

× × ×

「蟄龍」歸元大師挽救了藍星海的一命。

而歸元大師却說是那一劍戮得妙。這也正是藍星海命不該絕之故。

事後胡麗翻藍星海的臥室，在枕下找到一張名家畫像，她本想撕掉，仔細一看竟是她自己的畫像，不由一怔。

畫是名丹青家苗一舫的手筆。她拿着這張畫像，手有點抖。

因為畫像上端有八個字：負卿今世，補報來生。

正因為花露水對她說了一切，再看這八個字，她才體會到藍星海的情操，她慶幸能找到這樣一個男人。

朝聞道，夕死可矣。藍星海作到了這種境界。

「麗妹……」花露水進屋，看到了畫像，也感動得淚光流轉，說道：「妳很幸福！」

胡麗道：「露水姐，我也是這麼想，上天讓我認識這個男人，也算是對我不薄了。」

花露水道：「星海是個好人，只要看看他對這三個孩子的態度，就知道他的爲人了！」

「是的，麗姐，我不知道該對孩子們說些甚麼？」

「星海弟醒來後也說過這句話……」這工夫孫鏤骨、張銘心和紀不忘三個孩子走進來，道：「兩位阿姨，我們只感朱叔叔的栽培之恩，不再記仇了！請轉告朱叔叔，我們永不忘他的恩德。」

胡麗含淚道：「太好了！星海總算沒有白疼你們。你們要走？」

原來三小都提着簡單的行李。

張銘心說道：「我們也知道朱叔叔好了之後，看到我們三人，必會有所感觸，爲免使朱叔叔難過，我們決定趁機回家祭祖，也同時回去探視我那得了失心瘋的母親。一年之後，我們再趕回來和朱叔叔一起。」

胡麗看看花露水，不知該不該留住他們？花露水道：「很好！難得三位小弟想得這麼周到，星海內疚極深，看到你們，就會不安，要不是他還有一件艱巨任務要去完成，就算那一劍捅得妙，也救不了他。一個人如果萬念俱灰，不想活了，誰也救不了他的。主要是他還想活活下去完成一件更重要的心願！」

胡麗道：「好吧！你們一年後一定要回來。那時我們一定仍在此處，但在武林中找到我們並不是一件難事。」

紀不忘道：「胡阿姨，不知朱叔叔還要去完成一件什麼任務？」

「此事不久便知。」

紀不忘道：「如需我們三人帮忙，我們暫時就不必回去。」

「不需要，你們還是照原計劃回家祭祖，好在不久即可重晤的。」

三小拜別二人依依離去，二女送到大門以外。

二女見三小走遠了，花露水才道：「麗妹，這三個孩子好可憐，也很可愛！」

「是的。」胡麗知道花露水的感受，三小無父，皆花露水的丈夫一手所賜。她道：「露水姐，如妳過意不去，何不收他們爲義子？今後多多照料他們，也好作爲補報？」

「麗妹妳何不早說？」

「露水姐，來日方長，下次重逢，這件事在我的撮合下，必然水到渠成。」花露水的表情十分奇特。

此刻歸元大師在另一屋中正在和藍星海交談。藍星海道：「以前那小和尚和那青年和尚可是大師門下？」

歸元道：「正是，可惜他們沒有你用功，所以根本不是你的敵手。」

「大師客氣！請問大師，以前林海和大師印證過？」

「不錯。」

「平手之局？」

「正是。」

「大師爲什麼要讓他？那不是更使他狂妄而不可一世？」

歸元大師微微搖頭道：「那時即使不讓，我也不能在五十招以內勝他。所以約定三十招見勝負，眞的是平手之局。」

藍星海道：「大師可知他另有一個影子？」

「你以爲我不知道？」

「大師還知道什麼？」

「我知道的比你還多。」

「這……」藍星海道：「大師還知道什麼？」

「至少，我還知道死的那個是不是林海。」

藍星海道：「死的是哪一個？林海或者他的影子？」

「不必問這些，試問，如果林海已死，你會不會放過那影子？如果死的是影子，你會不會放過林海？」

「都不會放過。」

「這就是了！」歸元大師道：「這孽障罪大惡極，死有餘辜，我這出家人也希望他死。」

「這麼說，他的影子不怕前輩了？」

「的確，但他怕另外兩個人。」

「誰？」

「南『雷』北『雨』……」兩人計議很久，歸元大師離去。胡麗進屋道：「星海，大師走了？」

「嗯！」

「你好多了！」

「是嗎？」

「大約半月後可以練功了！」四隻手緊握在一起。大難不死，兩人的熱勁就更夠瞧的了。所以花露水不進屋，讓他們說些體己話兒。

× × ×

洞庭湖畔有位武林大豪江南雨。以釣魚謀生。倒也不是潦倒如此，家中良田也有數十畝，只是喜歡這種生活而已。

湘陰是濱湖十縣中的一縣，眞正是魚米之鄉。當地百姓富庶。所以縣城熱鬧繁華，一片昇平氣象。

華燈初上。街上更加熱鬧起來。濱湖酒樓，是這城內最大的一家飯莊，包辦酒席，應時小賣。南北大菜，應有盡有。

它的出名也就在這一點上，如果客人叫個北京烤鴨，也能給你端上來。

江南雨江大俠以魚竿挑着魚簍漫步而來。漁翁陶然之樂，江大俠能够深深體會到。

難得一個「閑」字。清閑就是福。但却不是游手好閑那種「閑」。

他來到濱湖樓，掌櫃的接過魚竿，道：「江爺，今天如何？」

「錦鯉兩尾，各重約斤餘……」

「那很不錯哩！本樓認購哩！」

掌櫃手提着兩條尚活的錦鯉，大聲笑着，道：「阿元，拿去秤秤！」

伙計正要去接魚，這工夫外面忽然撲進一個蓬首垢面的漢子，一把搶過魚及魚簍。

掌櫃的一愣，道：「這位客官，你這

是幹什麼？」

「你姐！你說幹什麼？大爺最愛吃錦鯉了！」把魚丟入簍中，交給伙計，道：「送到厨房去，一條紅燒，一條煮湯，和上次一樣……」

伙計吶吶道：「客官……您沒來過……哪有什麼上次……」

「你姐！爺們常來，是老顧客，還不快去！」

說話間捏着鼻子一醒，然後順手一甩，一掛鼻涕帶着嘯聲划了個半彎飛向江南雨。

此刻江南雨剛剛把魚竿放在桌邊，正要坐下，他冷冷一笑，大袖輕拂，那一掛鼻涕又飛了回來。

這個蓬頭垢面，衣衫骯髒，却揹了長劍的年輕人怪笑一聲，低頭閃過。

那一掛鼻涕自他頭上飛過，「叭」地一聲，黏在掌櫃的嘴上。

本來掌櫃的還沒注意這二人較勁，鼻涕飛來飛去。由于這鼻涕力道極大，竟把他震退了一步，差點把門牙打掉。

掌櫃的一嚷嚷，這怪人竟「嘻嘻」怪笑起來。道：「掌櫃的，濱湖十縣什麼都有，魚蝦蚌蟹樣樣不缺，可沒見過海蠣子吧？」

掌櫃的忿然以袖抹去嘴上的鼻涕，生意人講究和氣生財，吃了虧也不想得罪顧客。

他扭身往後走，想去好好洗乾淨，却看了江南雨兩眼。

意思是：此人顯然是衝着大俠你來的，你怎麼裝糊塗不動聲色？這份涵養未免好得過火了吧。

這工夫伙計對江南雨道：「江老爺子，這兩條魚……」

江南雨道：「小二，既然這位朋友愛吃洞庭錦鯉，就照他的意思去做吧！難得遇上這一位豪爽的同好……」

那知小二正要往後走，那狂人，也許是瘋子，一把揪住他，道：「你姐！把魚交給江南雨。」

小二道：「是，是。這魚本就是江大爺的，自然交還給人家。」

小二把魚簍往江南雨桌上一放，道：「江大爺，這魚……」

瘋子大聲道：「老江，你把這兩條魚拿到厨房去剖好洗淨，一條紅燒一條清燉。我喜歡吃你親手做的……」

江南雨一愣，小二可就忍不住了，道：「你這人八成得了失心瘋吧？江大爺是什麼人？豈能爲你做這等事，眞是不知天高地厚！」

江南雨冷冷地道：「小二，沒有你的事，你到一邊去。」

「是，江大爺。」

江南雨道：「這位朋友高姓大名？」

這瘋子穿了一雙破鞋的脚交疊在桌子上，吡着牙道：「你是問我的名字？」

「正是。」

「藍星海，聽說過沒有？」

「『血海雙劍』之一，藍星海？」

「嘻……」瘋子傻笑一陣，道：「老江，你知道我叫藍星海，那你能爲我去做這兩條魚了？」

江南雨凝神觀察此人，說他有失心瘋吧！說話除了狂妄無禮之外，並未顚三倒四，語無倫次。

要說他是正常的吧？顯然未必。

至少，「血海雙劍」應不會蓬首垢面，衣衫襤褸而又骯髒。他最近不是親手殺了他的同伴林海嗎？

能殺死林海的人，當今武林已找不出幾個來。

江南雨道：「聽說你殺了林海。」

「林海。我當然要殺他！」藍星海目蘊兇芒。

「爲什麼要殺他？你們過去不是很好嗎？」

「你給我住口！怡你姐！你聽到了沒有？你給我住口！」

江南雨怫然道：「你也是武林中頂尖人物，爲何口出不遜？殺了他難道還怕人說不成？」

「住口！」藍星海忽然渾身發抖，厲聲道：「你再說，我就殺了你！」

江南雨冷冷地道：「江某不是已經說了嗎？我又豈是怕事之人？大丈夫敢作敢爲，爲什麼殺了人又怕人說？」

「你不知道……你永遠不知道……林海霸佔了我的女友胡麗……人人都這麼說的，你沒有聽說過？」

「沒有。」

「怡你姐！你怎麼連這一件事都不知道？」

江南雨沉聲道：「再口吐髒字我就對你不客氣！我却聽人說過，他的老婆在你身邊，你們這筆爛帳誰能弄清楚。」

「他的老婆在我身邊，對，是在我的身邊，可是我沒有怎麼樣，他怎麼可以霸佔我的女友？怎麼可以……」說着又哭了起來。

「原來眞的得了失心瘋！」江南雨向四周的人苦笑一下，原來這工夫樓上樓下的客人以及街上的行人都來看來熱鬧。其中不乏武林知名人物。

因爲藍星海是武林中赫赫有名人物，自他殺了林海之後，更是聲名大噪。

有些武林末學以爲，能看到他已是難得的事了。

衆人紛紛議論，却說他得了失心瘋。

有人猜想是由于女友被霸佔而得了失心瘋的。

也有人以爲是由于他殺了臭味相投的好友，事後良心發現而失常的。

當然，衆說紛紜，沒有一個說得中肯的。

江南雨以爲，在此久留實在不便，站起就要走。

藍星海收回雙脚，道：「姓江的，你想走。」

江南雨道：「江某愛來就來，愛走就走，而且天天來也天天走，誰能使老夫不來也不走？」

「怡你姐，我就能！」藍星海又醒了一下鼻子，隨手一甩，又繞了個半弧，向江南雨飛去。

衆人紛紛閃避，却十分注意看着江南雨能否閃過這一掛鼻涕？江南雨這次沒有拂袖，一閃而過。

只聞「噗」地一聲，酒架上一罎紹興酒竟被鼻涕擊破，酒潑了下來。

「可惡！」江南雨道：「江某看在你神情異常份上，不爲已甚，你居然以爲老夫怕你！眞是太過份了！」

藍星海拍桌大聲道：「江南雨，我很不喜歡你，知道原因嗎？」

「不知道。」

藍星海道：「我討厭『南雨北雷』這種封號！」

江南雨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不喜歡又如何？」

藍星海道：「從此取銷這綽號，不准再用！」

江南雨「哈哈」大笑一陣，道：「藍星海，你太狂了，你以爲你是什麼？武林盟主？」

藍星海一愕，道：「對，我是武林盟主。」他向四周的人大聲道：「你們聽到了沒有，江南雨推擧我作武林盟主，誰敢不從就站出來！」

「血海雙劍」兇名久著，在這場面上實在不易招搖，勝了固然大出風頭，可以揚名立萬，如果敗了却也十分丢人。

這當然也要看出頭者的身份如何？如果不是什麼响噹噹的人物，也可能造成雖敗猶榮的事實。

此言一出，衆人觀望了一會，忽然門外擠進一人道：「在下想會會武林豪客藍大俠！」

衆人望去，此人身材五短，甚瘦，龍虎雙環本是套在肩上，一進門就取下放在一張八仙桌上才走向藍星海。

原來是頗有點名氣的「怒山雙環」丘大成。

此人相當聰明，把兵刃放在一邊，對方就不會用兵刃對付他。

「血海雙劍」是以用劍成名，不用劍自然遜色些。

丘大成自己以爲徒手相搏，頗有幾分把握。

人們多犯有高估自己的毛病，總以爲自己下的工夫比別人多，自己比別人機伶，自己的悟性也比別人高一等。

藍星海還坐在那裏。

他的臉上居然有淚痕。沒有人知道他爲何會流淚，而且是在向江南雨大俠挑戰之後。

有人竊竊自語，以爲他是眞的有失心瘋毛病。

也有人以爲他的大話說出，又有點怯戰，所以流淚。

「怒山雙環」丘大成見他流淚，不由微愕，也不免有這想法——看來我丘大成的名頭，還眞不小……

丘大成抱拳道：「藍大俠爲何流淚？如果不願動手，在下也不會勉强。」

他的如意算盤打得很好，如果藍星海眞的不動手了，他就可以宣傳一下，說是「血海雙劍」之一的藍星海不敢和他動手了。

藍星海道：「你是說可以不打了？」

丘大成道：「如藍大俠要取銷，在下並不堅持……」

藍星海道：「不打是最好……」

丘大成心中一樂，這簡直是爲他製造了一次揚名立萬的大好機會，抱拳道：「既然如此，在下也就算了……」

他轉過身，睥睨羣雄，大有不可一世之概，胸脯也挺起來哩。他丘大成可從未出這麼大的鋒頭。

那知道這時藍星海道：「請問你是何人？」

「在下『怒山雙環』丘大成。」

「丘大成？似乎沒有聽說過。我以爲還是動手比較好些。」

丘大成心頭一驚，道：「爲什麼？」

藍星海忽然又「嘻嘻」笑道：「我總以爲你看起來不大順眼。」

有人忽然笑出聲來，丘大成要發脾氣也不敢發，道：「藍大俠居然是抱着這種態度在江湖中走動的？」

「正是。我看江南雨也不大順眼。」

他忽然向四周圍觀的人望去，有些人心頭吃驚，就怕也被視爲看着不順眼的人。

甚至有些人低下頭或扭過頭去迴避他的目光。

藍星海收回目光，道：「丘大成，你估計一下，你比江南雨如何？」

「應該是不相上下的……」

又有人笑了起來，藍星海「嘻嘻」笑了一陣，笑得丘大成臉上紅一陣白一陣。

而江南雨還沒有走。

丘大成想抓起桌上的雙環找個機會離去。

但他忽然叫了起來，道：「誰把我的兵刃偷走了？是誰？眞他媽的不是東西……」說着就要擠出去追人。

藍星海大聲道：「你要幹什麼？」

丘大成道：「藍大俠，如果你是在下又如何？」

藍星海想了一下，道：「要是我是你，就別管那對雙環，破銅爛鐵，又能值幾個錢？不如咱們玩兩手！」

丘大成道：「不成，那兵刃是家師傳下來的，雖不是什麼名器，却也丢不得……」說完又要走。

藍星海一掠而至，一手抓住他的衣領一扯，丘大成却向前一掙，「唰」地一聲，衣領被撕了下來。

衆人又是一陣大笑，甚至笑彎了腰。

藍星海拿着手中的衣領，嘻嘻笑着，道：「丘大成，你去吧！」

丘大成丢了人，而藍星海却又虎頭蛇尾地叫他走，他立刻又會錯了意，以爲藍星海眞的怕他，他冷笑道：「姓藍的，我是可憐你，才不願和你動手。」

藍星海茫然道：「你眞的可憐我？」

「當然是眞的。」

「那你快走吧！」

「我現在又不走了！我決定殺殺你的銳氣，我可沒有江大俠那麼好說話。」

藍星海傻笑道：「這個……我也看得出來……」

「除非你向我賠禮，求我饒你！」

藍星海搔搔頭皮，想了一下，道：「好好！只要你不動手，我向你賠禮也無所謂的。」他抱拳長揖到地。

丘大成大聲道：「各位，我今天要不是要去追人，一定讓各位大開眼界，亮一手給各位看看，因爲在下的雙環正好是他的劍術的尅星……」

他回頭向外猛擠。

他希望在他擠出門外以前藍星海還沒

沒有表示什麼意見，那麼今天他就出盡了鋒頭。這眞是走了鴻運，才會遇上這等現成的出名的機會，雖然衣領已被撕去。

那知心中這麼想着，一隻手又抓住了他衣領以下部份大聲道：「怎麼？你眞的要走？」

丘大成一掙，紋風不動，動力氣也和人家差得很遠。心想，我本以爲今天要走運，說不定要倒血楣！

心神一分，竟被人家一甩就向後飛了出去。

丘大成很後悔，他一直以爲自己是個人物，至少是二流頭一流尾的人物。

他以爲「南雨北雷」是一流人物，「血海雙劍」正和他一流的人物。所以他以爲，他和「血海雙劍」在伯仲之間。

現在他的身子往後飛去，人羣紛紛閃避，因爲飛速極快。

但飛速如此之快，却居然有人來接。

此人肩上揹着一雙巨環，正是偷走丘大成雙環的人。身胚結實而矮小，生了一副猴相。

這麼多的人都不敢去接，一是因爲和丘大成沒交情，同時也因力量大，飛速快，人身百餘斤，在高速飛出時，至少在五七百斤以上。

但這人居然硬橋硬馬地伸手去接。

僅是這份勇氣，已足令人敬佩折服，當然，此人也許和丘大成有特殊關係。

可是這人一接，只聞「吭」地一聲，馬步再也站立不住，兩個人的身子同時又向後飛去。

「克嚓」一聲，竟把櫃枱的木板砸裂，這矮個子身着木板，丘大成撞在他的身上。

又是一陣大笑，這矮子暈頭腦脹地蹦起來，吼着道：「媽的！你們笑什麼呀？你們自己上去試試看！」

丘大成站起來厲聲道：「你爲什麼偷我的雙環，爲什麼？」

矮子笑笑道：「丘爺，我只是仰慕您的大名，一時好奇，並非偷竊，如我要偷，怎麼會留在現場上看熱鬧？」

丘大成怒極，道：「還說不是偷，爲什麼我大叫『誰拿了我的雙環』時你不回應？正因爲雙環失去，我四下打量不免分神，才會吃這次虧！」

矮子道：「丘爺，你在現場上有那麼多的武林同道，大家有目共睹，您並非技不如人，只是一時分神失招……」

兩人一唱一和，煞有介事，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兩人必是一伙的。

這矮子可能是丘大成的忠僕，見丘大成騎虎難下，急中生智，立刻摸走他的兵刃。

丘大成自然看到他偷他的兵刃，當時却不揭穿，待對方逼他動手時再嚷嚷。

一般來說，兵刃是不可離身的，如有下人爲他拿着又當別論。

不過，原則上還是揹在自己的身上爲妙。

事實上這是一主一僕，只是一齣戲而已，丘大成一進門把雙環放在桌上，再上前說話，就等于爲自己留了後路。

但他們都未想到，留了後路也未逃過丢人現眼的命運。

那知正在衆人大笑之際，藍星海却道：「你們笑什麼？這個叫丘大成的手底下並不賴，剛才也許眞的分了神……」

丘大成心道：這個藍星海功力非凡，我是絕非敵手，看來他眞的不正常了。

經藍星海這麼一捧，丘大成主僕又挺起了胸膛。趁機想要撈回點面子。

世上總有這種不上路的人。

原因是他相信藍星海是一個不正常的人。

他上前道：「藍星海，剛才我要是不分神，你以爲能接下我幾招？」

藍星海搔搔頭皮，說道：「我也不知道……」

丘大成睥睨四周道：「各位，哪一位願意和在下玩兩手？」

那麼多的武林人物，沒有一個人出頭，這是因爲如敗給他，人就丢大了。就算勝了他也未必光采，至少他曾敗在藍星海手下。

這工夫丘大成正在耀武揚威，江南雨離座就要出門。

「江南雨……」

「何人叫在下？」

「藍星海……」藍星海突然撤出長劍道：「我剛才說過，我很不喜歡『南雨北雷』這種自抬身價的作風！」

「不喜歡又如何？又不是我自己取的，是同道叫出來的。」

「除非你擁護我，不然我就先拿你開刀。」

江南雨何等人物？在當今武林中，能和「血海雙劍」齊名的人物，也只有「蟄龍」歸元大師和「南雨北雷」。而歸元大師又不願動殺孽。

因此很多人以爲歸元大師也怕「血海雙劍」，這是不正確的。

江南雨冷笑一陣，道：「藍星海，以前江某聽說，『血海雙劍』之一的藍星海，要比林海正派多多。所以對于一些傳聞中的兇殺案，相信只是林海幹的。但現在看來……」

人叢中有人大聲道：「六年前徐州那件洗刧殺人案，有人看到林海在陝西華陰縣城內，但兇案現場却在徐州，試問在場各位，爲何有人在徐州兇殺現場看到林海呢？」

江南雨道：「這件事尚在調查中，未有確實證據之前，誰也不便置詞。」

那人又道：「聽說林海巳死，試問人死了調查還有什麼用？」

江南雨道：「人死了調查較困難，但在另一角度來說，也許調查更爲有效。」

那人道：「江大俠此言如何解釋？」

江南雨道：「不久便知。或者請問問藍星海，他也許知道。」

藍星海道：「什麼事又推到我的身上來了？」

江南雨道：「江湖上風傳，林海巳死于你的劍下，可有此事？」

藍星海偏頭苦思，且一邊猛搔頭皮，道：「好像有這麼一件事，但是又……又好像沒有這件事……」

有人道：「藍大俠有沒有殺林海，這麼大的事會不記得？」

藍星海嘻嘻的笑道：「我只記得殺了

一個高手，只是……只是好像是很遙遠的事。」

衆人都相信，藍星海的確是得了失心瘋了。

因爲林海被殺是最近的事，藍星海居然以爲是十分遙遠的事。

江南雨冷笑一聲道：「此事都會忘記，你還記得什麼事？」說着巳向人叢中走去。

藍星海大喝一聲道：「江南雨，我作盟主，你到底是讚不讚助？」

江南雨道：「江某不以爲你是武林盟主的適當人選。」

「好！」藍星海對丘大成道：「丘大俠以爲如何？」

丘大成吃過虧，且知他的失心瘋有時正常，有時不正常，萬一說不擁護他而惹怒了他，又要挨揍。他道：「在下的意見和在場其他各位一樣……」

「其他各位」也就是除了江南雨以外的人。

藍星海向其餘諸人道：「各位意下如何？」

那些人大多是牆頭草，見丘大成把個熱山芋放在他們手中，他們也會推，有人說道：「我們自然是和丘大成的意見相同的。」

藍星海茫然道：「丘大俠和各位的想法一樣，而各位又和丘大俠的意見相同，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丘大成道：「就是那個意思……」

藍星海一掠而至，一把揪住他的胸衣，道：「我很想知道你的意思。」

丘大成道：「我的意思不就是讚助藍大俠當武林盟主嗎？」

「原來你是這意思。怎不早說！」一鬆手，丘大成倒退三大步。

藍星海對江南雨道：「我是衆望所歸，你爲什麼不讚助？」

江南雨道：「因爲讚助你的人只是怕你而不是眞正地尊重你。」

藍星海又偏頭想了一會，道：「他們只是怕我，而不是尊重我……」陡然想通了這點，大聲問道：「你們是不是這個意思？」

丘大成道：「不是。」其餘的人也附和着。

藍星海撤劍在手，道：「不讚助我，就要死！」

江南雨也只好撤劍，道：「藍星海，不可過份！」

藍星海道：「反對我的人只有死路一條。」話落，一劍刺去，江南雨閃開，反而攻上。

江南雨和歸元大師二人齊名，豈是等閒？

至于說這些成名人物到底誰高誰低，由于相互間沒有比過，誰也不知道哪個最高。

江南雨劍路樸實，藍星雨的劍術精奧，變化詭奇。

這當然是「自我對決」的成果。但人若失常，劍法是否能順利施展出來？

現在就是答案。

江南雨在第五十招上就步步進逼，以實實在在的劍路一路壓過去，不論對方的招式有多精奧，看來他似乎略佔上風。

人羣退後了五七步。還有人把場中的桌椅搬走。

因爲能看到二人格鬥，是前生修來的眼福。

掌櫃的在一邊直搓手，似乎由于江南雨是他的朋友，也不好說什麼。

百招過去，江南雨似乎仍無頹勢，但藍星海的威力巳逐漸發揮。

有個人坐在二樓梯口處座位上，正好踞高臨下，凝神觀戰，他有時皺眉，有時點頭。

這顯然是對藍星海或江南雨二人的打鬥有不以爲是之處。

這個人濃眉大眼，一臉于腮。稍一仔細看他，就知道他易過容。

只不過在這情況下是不會有人注意他的。

兩百招近一個時辰，但圍觀的人都不累，對他們來說，似乎就是站一夜也不會叫累的。

兩百五十招左右時，藍星海的衣衫本巳骯髒破舊，却又添了四五道劍痕，衣破血出。

沒有人會賭藍星海是贏家。因爲他有時似乎忘了招術，有點手忙脚亂。

奇的是一過兩百五十招，情勢突然大變，江南雨節節敗退，藍星海步步進逼。

只能說藍星海的劍路驟變，凌厲而玄奧，而江南雨也稍現疲態。

一個在五十左右，一個還不到三十，歲月不饒人，一點不假。

就在丘大成喃喃自語：「我就知道藍大俠必能贏得此戰」時，藍星海忽然劍尖劃了兩個圈圈，然後挺劍一刺一劃……

江南雨在悶哼聲中，觀衆也傳來了驚呼。

藍星海先刺中江南雨的左肩，又劃中了江南雨的咽喉。

就在這一刻，江南雨只退了一步，搖搖欲倒時，有人悲呼一聲「叔叔」，一掠而至，扶住了江南雨的身子。

「叔叔……這是怎麼回事？」來人二十六七歲，猿臂蜂腰，一看就知是內外兼修模樣。

江南雨肩上和頸上血流如注，道：「算了！孩子……寃家宜解不宜結……我死之後，不必爲我報仇……」

「不，叔叔，此仇豈可不報！」

江南雨道：「你若不聽叔叔的話，就不必管我。」

「叔叔，我們江家豈是好欺負的。」

「他是失手，絕非有意挑衅？況他巳患了失心瘋。極不正常……」

江南雨忽然頭部一偏，無力地搭拉下來。

本來有些人以爲他傷得雖重，却還不至於死亡，却不知傷在脖子上，也許傷在最重要之處。或者是劍太鋒利，巳划得太深。

衆人大嘩，紛紛議論。

藍星海「嘻嘻」笑道：「你們看到沒有，江南雨臨死之前還交待，這不是有意的，可見他十分讚助我作武林盟主。」

一些武林中人見他殺了江南雨，誰高誰低，一目瞭然，那還有人反對或出言譏諷。

有的已經溜了，有的隨聲附和。

只有丘大成主僕未走，而且丘大成大聲在歌功頌德，表示擁戴到底。

正是所謂：君子而善詐，無異小人之肆惡。君子而改節，不及小人之自新。

像丘大成這種人，自是小人之流，令人齒冷了。

大多數人都走了，藍星海也走了出來。因爲此刻那年輕人江楓巳托起江南雨的遺體走出大門外，含淚道：「姓藍的，儘管家叔臨終叮囑不必報仇，我還是嚥不下這口氣……」

藍星海道：「怎麼？你是說你並不讚助我作武林盟主？」

「你這種兩手血腥的人也能作盟主？眞是作夢。君子報仇三年不晚，我會去找你的。」

藍星海大笑而去。

他走出鎭外，忽然發現丘大成主僕還跟着他，他的長劍「嗆」地一聲，出鞘一半，道：「我在鎭內酒樓上不大好意思殺人，這一會……」

丘大成大驚，連連作揖，道：「藍大俠，在下主僕二人，願永爲大俠拾鞭隨蹬，聽候遣差！」

「好！好！你們把烏龜頭伸出來，讓大爺砍下來過過癮，大爺一天不殺人就不舒服！」

他一邊傻笑，一邊走向丘大成主僕那邊。

二人一看不妙，走慢了這六陽魁首眞會不保，立刻掉頭鼠竄而去。

原野上四面八方都迴蕩着藍星海的傻笑聲。

但現在曾在濱湖樓上觀戰，濃眉大眼，一臉于思的漢子，却遠遠地跟在後面。

藍星海知不知道？大概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他邊走邊唱，來到松林中，因爲這條山路穿林而過。

「唰」地一聲，一個窈窕身影飄落下來，擋住去路。

來人是個二十七八或三十左右的美好女郎，雙手叉腰，道：「藍星海，你眞不是東西！」

藍星海愕然道：「妳在罵我？」

「不罵你罵王八旦？」

「妳爲甚麼罵我？」

「你渾帳！又不認識我哩！」

「我本來就不認識妳嘛！妳是誰？不過，雖然我不認識你，却好像在哪裏見過妳……」

這女郎正是胡麗，道：「你眞的得了失心瘋嗎？我才不信！」

「甚麼失心瘋？」

「藍星海，你仔細看着我，你眞的不認識我嗎？」

「讓我想想看……」藍星海用指節敲着前額苦思。此刻巳是三更過後，四更未到時刻。由於天上有了弦月，不甚黑暗。

雙方相距五七步，應可看清對方的面貌。

這時藍星海忽然「嘻嘻」笑道：「對了！我想起來哩！」

「你終於想起來了！可眞難得！」胡麗冷冷地笑道：「居然想了半天才能想起來！」

藍星海笑道：「妳不就是徐州迎春樓勾欄中的小翠花嗎？」

胡麗剎那間氣得身子直抖，眼珠子發了藍。

藍星海色迷迷地道：「小翠花，妳是專程來找我還是在這兒遇上的？看來妳對我這個嫖客還挺有意思的……」

胡麗切齒道：「藍星海，你這個偷心的賊，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吧？睽別八九年，第一次遇上你，佯作親暱抱着我，却抽冷子把我丟在湍急的溪流中逃走，這次相見，又把我當作勾欄中賣笑的女人，你……你是不是人？」

藍星海茫然，道：「莫非妳不是小翠花？」

「瞎了你的狗眼了。你再仔細地看一看。」

藍星海走近兩步，瞇着眼在她臉上及身上梭溜，道：「妳到底是誰？會不會是洛陽城內一品樓勾欄院的紅姑娘小樂？」

「樂你娘的頭！你這個下流賊原來到處留情。」

「那妳不是小樂，我再想一想看妳是誰……」

胡麗氣極，「嗆」地一聲撤出劍來。

藍星海道：「慢來，慢來！也許我能猜出妳是誰了！」

「賊！就是能猜出來有什麼稀罕。」

「妳是小鳳……絕對錯不了的。」藍星海道：「妳的大腿處有一顆大痣，對不對？」

「嗖」地一聲，胡麗攻來一劍，似乎一點也不留情。

藍星海以帶鞘的劍一格，道：「難道妳不是小鳳？那妳是誰？」

胡麗一劍緊似一劍，招招辛辣，但藍星海一直不曾拔劍，這使胡麗更加惱火，罵道：「賊，原來你是一個朝秦暮楚的色狼。」

藍星海道：「玩玩嘛！反正是兩廂情願。」

胡麗邊罵邊攻。似乎非殺死他不可。

藍星海道：「莫非妳是胡麗？」

「虧你還能想起來！」

「哦……對了！我是在鄭州迎春院勾欄中認識妳的，那時妳是該院中的紅窰姐兒——」

胡麗怒叱一聲，狠攻七劍，藏星海怒道：「不管妳是誰？反正我們是嫖客與窰姐的關係，在街上遇上都不打招呼的——」凌厲的一劍把胡麗震退了三步，坐在地上。

待胡麗躍起，藍星海巳經不見了。

一個鬼魅似的人物，暗暗地跟踪藍星海。

他們一路往北，這天來到杭州，藍星海剛落了店，忽見門外停下七八輛鏢車。

爲首的鏢頭四十五六歲，高大而威嚴，神光湛湛，一看便知道是內外兼修的高手。

這人指揮若定，分派人手守護鏢車，輪流用膳，似要連夜趕路。

匆匆用過膳之後，一隊人車立刻出城。藍星海也跟了出來。

北行十餘里，已近夜半。藍星海迎面擋住去路。

通常這情況就表示要刦鏢。

只不過一般刦鏢的大盜都是三五成羣，沒有唱獨脚戲的。因爲刦了鏢一個人也弄不走。

所以藍星海的來意和動機很難捉摸。那爲首之人揚揚手，人車立停，而且馬上集中。把隊形縮小，一些鏢師和趟子手把鏢車關了起來。

爲首之人這才策馬接近，停在七八步外抱拳道：「濟南府永勝鏢局總鏢頭雷震天在此，不知朋友有何見教。」

藍星海道：「你可是『南雨北雷』的雷大俠？」

「承朋友抬愛，雷某愧不敢當！」

「甚麼愧不敢當。只要你讚助藍某作武林盟主，此後走鏢，根本不必趟子手喊鏢，更不用總鏢頭出馬，派個鏢師就能把鏢車安全送到地頭！」

這口氣太大了。雷震天微愕道：「尊駕何人？」

藍星海道：「甚麼人夠資格當盟主？你這不是多此一問嗎？」

雷震天皺皺眉頭，他隱隱猜到是誰了。却因此人的態度太狂妄，就故作不識道：「恕在下孤陋寡聞，有眼不識泰山。」

藍星海「嘻嘻」笑道：「你眞的是有眼不識金寶，連我都不認識。」

雷震天說道：「如果尊駕眞的名動武林，在下不識，說來也是你我的恥辱和不幸。」

藍星海沉聲道：「我就是藍星海。」

「『血海雙劍』之一。」

「不錯，你說說，你是不是有眼不識泰山。」

雷震天淡然道：「只怕不是泰山，是一個小土坵而已……」

藍星海又傻笑道：「雷震天，只要你讚助我當盟主，我眞能使你名震九天，譽滿武林。」

雷震天道：「雷某並不想要虛名。有所謂：名利總墮庸俗，意氣終歸剩技。走鏢乃是糊口而已。」

「說了半天，你到底擁不擁護我當武林盟主？」

雷震天冷冷地道：「雷某一介鏢師，不要說對藍大俠的爲人素行不甚欣賞，就算對你知之甚稔，以雷某一人之力，也不能使你坐上盟主大位……」

藍星海道：「不然，如今武林沒有幾個出色人物，你如讚助，等而下之的貨色不敢不從。」

雷震天道：「正氣路廣，欲情道狹。以霸道服人，絕不能長久——」

藍星海突然撤劍在手道：「雷震天，你讚不讚助？只要一句話。」

雷震天道：「雷某已回答了藍大俠，應該聽懂在下的話才對。」

「這麼說，你是不讚助了？」

「正是。」

「那你就要死！」

雷震天道：「雷某如被殺死，自是學藝不精，怨不得人。不過雷某到此地步，仍有一言相勸，爲人在世，操履不可少變，鋒芒不可太露……」

「去你的！你可知道江南雨已死在我手？」

「在下還沒有聽到。」

「你現在聽到了！有何感想？」

「不但十分吃驚，也爲藍大俠和江大俠悲哀！」

「你爲我悲哀甚麼？」

「古人云：位盛危至，德高謗興。藍大俠少年得志，不可過份，凡事應退一步作想。」

「你爲甚麼不退一步作想？不讚助我就是死。你不怕死？」

「爲正義而死，死有何懼？」

「嘻……」藍星海傻笑一陣道：「你是不是有點不大正常？」

這工夫一位年輕鏢師馳馬接近雷震天低聲道：「師父，此人說話狂妄，喜怒無常，笑得怪異，弟子以爲，他可能患了失心瘋……」

雷震天道：「爲師也有同感。」

年輕人問道：「此人眞的殺了江南雨前輩？」

「不敢斷定，也不是沒有可能。」

這時藍星海厲聲道：「你們合計談好了沒有？這樣死了是划不來的。」

年輕人說道：「師父讓弟子和他試幾招。」

雷震天道：「小心了！」

年輕人道：「藍大俠，如果你不放過家師，在下徐登天願接你幾招試試看。」

藍星海「嘻嘻」笑道：「小子，你幾歲了？」

「在下二十二歲。」

「你快回家去吧！現在死了，也要二十二年才能長到你這麼大。」

徐登天大喝一聲，飄身下馬時已撤劍在手，刎了個劍花攻了上去。

藍星海不撤劍，帶鞘劍往上一貼一絞，立把對方的劍壓了下去。

徐登天的臉一紅，年輕氣盛，本想露兩手，沒想到一出手就吃了虧。撤劍猛攻，劍身又被貼住。

一連三次，但第四次藍星海運罡氣於劍鞘上一推，徐登天的長劍立刻被震開。

還差點傷了自己的前胸，不由爲之氣結。

徐登天本來還想再試，雷震天道：「登天，你不是人家對手，若是人家認眞，你已傷在人家劍下了！」

藍星海忽然悲聲道：「雷震天，如果你能像提醒你徒兒一樣及早提醒我，我就不會殺死我的好友林海了……」

他居然淌下淚來。

雷震天心道：可見他不是眞的爲了正義而殺林海的，此人和林海就沒有太大的分別了。

雷震天下了馬，交給徒兒，已撤劍在手。

一代名家，撤劍都不帶一點聲音。那知藍星海抹着淚道：「雷震天，我剛才提起林海大俠，你爲何無動於衷？」

「雷某應該如何？」

「不該悲傷落淚嗎？」

「爲什麼？」

「林海爲當代豪俠，武功蓋世……」

雷震天冷笑道：「武功蓋世，勉强說

得過去，『當代豪俠』四字就不可以亂用了！」

「怎麼？你不尊敬他？」

雷震天怒聲道：「林海兩手血腥，聲名狼藉，難道你不知道？」

藍星海搔搔頭皮道：「你說他兩手血腥？我怎麼不知道？」

「那是因爲你和他臭味相投，一丘之貉！」

藍星海劍帶嘯聲刺到，雷震天閃過，「烏龍擺尾」，回敬三劍。

藍星海去貼他的劍，却未貼成。

顯然，他和他的徒弟是截然不同的，藍星海以爲，以「南雨」比「北雷」，似乎「北雷」稍高「南雨」一點。

不是爲了刦鏢，而要人讚助他登上武林盟主之位，眞是有點可笑了。

因而，徐登天和鏢師們都以爲藍星海是有點毛病，可能患了失心瘋。

要不，就算他和林海臭味相投，也不會說林海是當代豪俠吧？

百招過去，藍星海有點氣喘，又戰了五十來招，藍星海大喝一聲「暫停」。

雷震天立刻收劍道：「什麼事？」

藍星海喘着氣道：「我要休息一會，反正你也是一樣，也可以趁機休息一下，兩不吃虧。」

雷震天一愣，徐登天幾乎笑了出來，武林高手居然這麼無賴。

雷震天心道：「此人那像是武林名家『血海雙劍』之一的藍星海？眞是聞名不如見面了，莫非是假的？」

但若論此人的劍法，雷震天就不這麼想了吧？

鏢師們在竊笑。他們不知危機逼在眉睫。

大約兩盞茶工夫，藍星海自大石邊站起來道：「雷震天，你休息好了沒有？」

雷震天不悅地道：「是你要求休息，又不是我要休息。」

「難道你沒有休息？」

這話有點强詞奪理，但也不能否認，雷震天也休息過。

藍星海道：「你休息了這麼久，想通了沒有？」

雷震天道：「想什麼？」

「讚助我作武林盟主呀！」

「沒有這種可能！」

藍星海大聲道：「你們聽清了！我殺雷震天是因爲他對未來武林盟主不敬，而且對『血海雙劍』老大林海不敬所致！」



藍海星與雷震天一言不合，鬥在一起。

徐登天道：「你和林海稱兄道弟，臭味相投，你爲甚麼殺了他？」

藍星海搔搔頭皮道：「我……我也不知道……」一劍刺向雷震天。

雷震天盛怒，剛才這一劍多少有點取巧。

但是這次再戰，雷震天全力施爲，招招殺着。他的「搜魂摧心法」，在畢生中未全力施出過。

這是因爲他體會到死亡的氣息。

他也開始相信，藍星海殺了林海，他應該有這種能力。

像他們這等造詣的劍術名家，可以舉一反三，作某種程度的體驗。

一百五十招過去，藍星海腿上被划了一劍。

徐登天開始有了信心，鏢師們相信，兩百招左右可以直敗藍星海。

甚至還有一個鏢師對徐登天道：「小鏢頭，如總鏢頭獲勝，可以宰了他。」

「這……這不大好吧！甚麼理由？」

「就說他意圖刦鏢就是了！」

徐登天道：「這理由很好，只怕總鏢頭不會這麼做的……」

兩百招過去，藍星海又被掃中了三劍，但雷震天也挨了一劍。却比較重些。

鏢師們要上，徐登天道：「不必！總鏢頭可以應付，即使不成，他也不會以多爲勝的。」

「萬一總鏢頭危急了怎麼辦？」

徐登天沒說什麼。這工夫雷震天又被刺中一劍，那是在左肩上。

徐登天開始覺得不妙，這工夫藍星海

道：「雷震天，要不要休息一下？」

雷震天道：「問你自己。」

藍星海道：「我是爲你着想。我要殺你，總要你死得舒舒坦坦。」

「雷某不以爲你能辦得到。」

「如果你現在改變主意，擁護我作盟主，我決定不殺你。」

雷震天並不出聲，像他這種地位的人，聽到這種話，自然心情激忿，甚至悲哀了。

近三百招時，藍星海厲聲道：「雷震天，你怎麼樣？」

雷震天道：「人生本無常，勝衰何可恃？如果雷某濺血於此，也是命中註定，豈能與邪惡妥協？」

藍星海劍勢凌厲無匹，三聲交擊大震之後，雷震天的劍突然緩緩垂下，柱在地上，身子搖搖。徐登天立刻上前扶住，道：「師父您……」

雷震天艱難地道：「『血海雙劍』果然……名不虛傳……登天……我們雷派的人，寧死也不……不和血魔妥協……謹記……謹……」

原來他的心窩處衣衫破裂，鮮血透衣而出。

然後頭又搭拉下來。

徐登天嘶聲悲呼，鏢師們躍躍欲上，但被徐登天所阻。

藍星海「嘻嘻」一笑道：「雷震天這人實在太死心眼，這能怪誰？你們讚助也好，不讚助也好，反正藍某總是要作盟主的……」

說完，長劍一閃，人巳到了徐登天身邊。

此刻徐登天還扶着雷震天，只見劍光一閃，三個鏢師也在身邊，一齊揮動兵刃格架。

但是，藍星海的血劍已擱在徐登天的右肩上，道：「徐登天，這是給你們一個警告。要報仇必須酌量點！」

把劍上的血擦在徐登天的肩上。徐登天瑟索顫抖不巳，衆鏢師也傻了眼。

此刻他知道，旣不能戰，也不敢戰，要是一齊上，仍無把握，萬一敗了，失了鏢紕漏可就更大了。

正因爲如此，不論如何悲怒，也要忍下。

「嗆」地一聲，藍星海的長劍又在三位鏢師衣上擦了幾下才入了鞘，怪笑着消失在山野的夜霧之中。

瘋癲劍客　想作盟主

「上下四方一張網，網裏網外都是網，一張網來沒得網，沒得網來無不網。」

這首似詩非詩，似偈非偈的歌謠，歸元大師唱起來並不難聽。但藍星海唱出來，就像是獨輪車發出的聲音一樣。

開封是個人文薈萃的大地方，尤其是廟會之日。直到日落西山還是人潮洶湧。

藍星海由濱湖十縣一路北上，一直未換過衣衫，自然也未洗過澡梳過頭。

他的身上有陣陣臭味，在人叢中邊喝邊走，人們紛紛讓開，有人指指點點，有人掩鼻。

他掏出五兩銀子，丟在路邊攤子上，拿起一塊大餅嘴嚼着。

那小販見他不正常，根本沒有招呼他找還銀子的意思，有便宜沾豈可後人？

進入天齊廟中，也不燒香磕頭，却走到案前一把抓起一個小箱子。

這箱上貼着紅紙，名爲「隨喜箱」，是善男信女捐獻香油錢的。

箱中巳有不少的銀両。

藍星海一掌輕拍，這硬木箱子四分五裂，廟中的僧侶大驚，紛紛奔出阻止。

香客們也大爲驚怒，有些香客會兩下子，紛紛上前揍人。

但這些人連一招也接不下，又紛紛摔了出去，弄得鼻青臉腫。這工夫藍星海「嘻嘻」笑着道：「神仙老兄……你每年有好幾次進帳，早巳發了大財，這一次就讓我收收銀子如何？」

邊說邊把一些碎銀子往衣袋內裝。

銀子巳裝滿了衣袋，再裝就要掉了出來。

藍星海抓起碎銀子往人羣中丟去，「嚷嚷」道：「各位，這是神仙老兄請客，他說過去接受你們的孝敬太多，這一次他要回饋你們……」

銀子在空中還未落下，人們都仰着頭跳起來去接。落下以後，沒有接住，又同時到地上去檢，似忘了這是孝敬神明的銀子。

於是擠作一團，因而發生打架的事。

就在這時候，忽然傳來一聲大喝「住手」！

似乎這些人對這喝聲很熟，立刻停止了搶奪，直起身子。

只見大門內站定二人，中等身材，都很瘦，但目光炯炯，顯然不是庸手。最惹人注意的是這二人面貌相似，却紅得像煮熟的海蟹。

「你姐！」二紅臉漢之一對藍星海道：「你是哪來的野種，敢瀆褻神明！」

藍星海「嘻嘻」笑道：「我這野種是南方來的，你們這兩個野種是自什麼地方鑽出來的？」

這紅臉兄弟二人盛怒，原來他們是本地地頭蛇，不但富有，且武功極高，又好結交，府中經常有三五十個食客，也都是黑道上有頭有臉的人物。

正是所謂魚靠水，水帮魚，就這麼一抬，「雙赤鍊」牛氏兄弟就聲名大噪了。

牛氏兄弟長了這麼大，還沒遇上一個吃生米的人敢罵他們野種的，二人互視一眼，揮揮手，身後撲出十一、二個彪形大漢。一個個虎背熊腰，像一羣餓獸撲向藍星海。

藍星海大聲道：「怎麼？要羣毆啊……」說着巳就勢舉起一個大漢，雙手握其小腿處掄起來當兵刃。

其餘十個要閃避巳是不及，被這掄起的巨大身子砸得東倒西歪。

但主人在一邊觀戰，不能氣餒，於是前仆後繼，倒了再爬起來，直到爬不起來爲止。

被藍星海當兵刃的大漢最初還會慘叫，從來就沒有聲音了。

「蓬」地一聲，藍星海丟下大漢，發現人巳經死了，香客們大嘩，紛紛走避。

牛勳和牛儉正要動手，巳有人請來了牛府的食客七人。

這些人都是黑道上响噹噹的貨色。有「風雷扇」焦玉、「三手潘安」賈堃、「秦嶺雙狼」温氏兄弟、「神偷」百里清、「鴛鴦腿」劉昌，和「一盞燈」獨孤亮等。

牛老大抱拳說道：「七位怎知此處有事？」

「三手潘安」賈堃道：「是貴府梁總管回去說的。」

牛老大瞪了梁士君一眼，道：「誰要你多嘴多舌，驚動幾位貴客的？」

「神偷」百里清道：「牛兄這是什麼話，我等承賢昆仲瞧得起，經常在此騷擾，這點小事算得了什麼？」

牛勳抱拳一拱道：「這都是下面的人多事。」

這工夫百里清打量藍星海一陣，道：「小子是丐帮中人？」

藍星海道：「現在不是，也許將來有可能……」

「這話是甚麼意思？」

「只要丐帮擁護我當武林盟主，我可能兼任該帮帮主！」

七人同時狂笑起來。「鴛鴦腿」劉昌道：「聽到沒有？這小子要不是得了失心瘋，必是個會吹的傢伙！」

「風雷扇」焦玉問道：「小子何人門下？」

藍星海道：「我是何人門下？我也記不清了。你們不妨帮我想想，我會是誰的門下？」

又是一陣大笑，牛老二牛儉道：「這是一個傻蛋，犯不着和他瞎纏，把他轟出去算了！」

「神偷」百里清道：「牛二爺別小看他，此人雖然記憶不清，却絕非庸手。你府上幾個大漢，一般人物不可能在盞茶工夫全部撂倒。」

「對！」「三手潘安」賈堃道：「先盤盤他的底，小子，你叫什麼名字？」

「藍星海！」

「藍星海……」賈堃一愣，面色微變，道：「莫非你就是『血海雙劍』之一的藍星海？」

藍星海搔搔頭皮笑道：「怎麼？你也知道我的名字？」

「藍星海之名當然聽說過。」

「我好像就是藍星海吧……」

牛儉在牛勳耳邊低聲道：「大哥，此人分明神智不清，胡攪蠻纏，藍星海乃是武林頂尖人物，怎會是這副德性？」

牛勳道：「二弟不可輕估此人，高人奇士在外型看來，未必都是一表堂堂，衣履鮮明的。」

牛儉似乎不信這一套。百里清道：「小子，你是『血海雙劍』之一嗎？」

「我不是說過好像是嗎？」

「那麼你殺了林海了？」

「好像是的……」他忽然悲聲道：「誰再提這件事，我就殺誰！」

「爲什麼？」

「因爲我們畢竟是好朋友……」

衆人莫名其妙地搖搖頭，表示摸不透他。

牛勳道：「藍星海，聽說你殺了江南雨。」

藍星海又大爲興奮，道：「是啊，我是殺了他，虧你的消息這麼靈通。」

牛勳道：「你爲什麼要殺他？」

「那是因爲他至死不讚助我當武林盟主！」

衆人又笑了起來，本來嘛！在他們的心目中，這種人怎麼能當盟主？豈非痴人說夢？

藍星海又道：「我不但殺了江南雨，也殺了雷震天，你們信不信？」

江南雨被藍星海殺死，消息不脛而走，此處道上的人巳經風聞，但雷震天之死，現場上只有鏢局中的鏢師及趟子手，所以消息傳播得較慢。

這裏的人自然還沒有聽到這消息。

衆人互相觀望，都是疑信參半。

他們很難相信眼前這個叫化子似的年輕人能殺死「南雨北雷」。

這工夫百里清對衆人道：「各位信不信？」

大多數人都回應「不信」。

那知適時忽然人叢中有人大聲道：「這人雖然瘋瘋癲癲，他的話却是眞的。」

衆人望去，牛勳立刻抱拳道：「這位可是錢山兄嗎？」

那人道：「在下正是錢山。」

原來此人是長白派的高手，和牛家兄弟相識，但無深交，因此來到開封並未投奔牛府作客。

牛勳道：「莫非錢兄見過他殺死『南雨北雷』？」

錢山道：「錢某親眼看到此人在湘陰縣城濱湖酒樓上殺了江南雨，當時『怒山雙環』本想出鋒頭，結果也碰了一鼻子灰，後來在下北上，又遇上一位鏢行的好友，正好他在永勝鏢局當鏢師，他說藍星海在雷震天親自押鏢途中殺了雷震天。」

衆人不禁色變，能殺死這二人的人，是十分難纏的。

但是，正因爲錢山和牛氏兄弟及這七個人沒有交情，也可以說錢山比較正派些，和這些人就搭不上綫。

所以錢山的話，這些人不便採信，但也不是完全不信。

只是牛儉爲人粗魯暴躁，他就不信這一套，道：「錢大俠你看看，這樣一個人能殺死『南雨北雷』嗎？」

錢山笑笑道：「牛二爺不信，錢某就不便勉强了！」

「我當然不信！」牛儉冷笑道：「只不過錢大俠突然冒出來證明這件事，難免令人想到不無爲人吹噓之嫌……」

錢山的涵養很不錯，道：「牛二爺，這話雖然說得重了些，但錢某不計較這個，好在事實可以證明。」

牛老二道：「如何證明？」

錢山道：「這不是和尚頭上的虱子——明擺着嗎？此人打死了府上一名大漢，重傷了好幾個，相信牛二爺絕不會甘善罷休的。」

「那是當然！誰叫他在老虎頭上拍蒼蠅！」牛老二的目光移向藍星海，怎麼看也不像個能殺死「南雨北雷」的人。

「秦嶺雙狼」溫國恩和溫家慶兄弟深知牛老二的意思，立刻走了出來。

「下雨先爛出頭椽」一點也不錯，好出鋒頭的人，永遠如此。

溫家慶先撤出雁翅刀一指藍星海道：「小子，你能接下我的兄弟十招，就證明你是眞的藍星海。」

藍星海道：「恐怕接不下十招。」

溫家慶和溫國恩一交眼色，左右一邊一個攻了上去。

藍星海沒有提防，往後疾退，溫氏兄弟既要出鋒頭，那會放鬆？在後面掄刀猛砍。

藍星海圍繞着這個人牆圍起的場地跑着。

等於是他跑二人在追他，引起了牛氏兄弟及其餘五人的大笑。

尤其是牛老二，斜眼望着錢山，似在罵他說謊，媽的！這種膿包能殺死「南雨北雷」？

錢山也十分迷惘，藍星海是怎麼回事？這溫氏兄弟兩人聯手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呀！

甚至這二人任何一個都不如在濱湖樓丟人現眼的「怒山雙環」丘大成厲害。

此刻藍星海仍在轉圈奔跑，溫氏兄弟洋洋自得地窮追。

牛老二心想，現成出鋒頭的機會爲什麼要被溫氏兄弟搶去？藍星海能殺死「南雨北雷」，如我能殺死藍星海，豈是一夕成名，成爲武林祭酒了。

牛老二拿定主意，突然向前一滑，正好截住了疾奔的藍星海。而藍星海似未想到前面會有人攔他，單手本能地一推，牛老二居然未能格開這掌。

「啪」地一聲，被按在左胸上，「蹬蹬蹬」連退五步，還停下來大聲咳嗆。

這一咳嗆，口角已滲出了血絲，兩旁觀者明明看到藍星海那一推只是情急的動作，根本不及運勁。

也正因爲如此，能夠把牛老二震出五步，而受內傷，這小子可眞是眞人不露相啊！

就在這工夫，藍星海又跑了一圈，到了牛老二身後，道：「好狗不擋道——」

牛老大大聲道：「老二快閃——」

這當然遲了一步，牛老二的身子被藍星海一撥，向橫裏栽出五六步，正好被牛老大抓住。

這意外的演變，衆人不由更是暗暗納悶。

如說藍星海身手了得，爲何在這衆目睽睽之下被追得亂跑？牛老二的身手雖無溫氏兄弟二人聯手高，却也相差不多。

此刻，溫氏兄弟自然也看到了藍星海推、撥，使牛老二出醜的事，不由心頭駭然。

追吧！恐怕要現眼，不追自然也會被人恥笑。

那知藍星海突然一停，二人想着心事分了神，已衝到藍星海身邊。

藍星海忽然左腿後踩，「叭叭」兩聲，溫氏兄弟二人每人面頰上中了一脚，前衝之力抵銷，反而倒退了兩大步。

像兩隻無頭蒼蠅一樣，暈忽忽地原地轉了兩周。

幾乎在此同時，在牛老大的一個眼色之下，所有的人，包括牛氏兄弟二人，齊猛撲而上。

藍星海似乎大驚，道：「怎麼？全上哩。」一掉頭又跑。

又係剛才一樣，他在前面繞着圈子跑，後面九個人疾追。

四周仍有不少的善男信女圍觀。

藍星海邊跑邊「嚷嚷」道：「你們來評評理，九個人欺負一個外鄉人，這算什麼？」

九人欲罷不能，反正人已經丟了，非宰了藍星海不可。

牛勳道：「你這小子的行爲引起公憤，瀆褻神明，罪無可逭……」

藍星海道：「牛老大，你們擁不擁護我作盟主？」

牛儉道：「你他媽的要亮一手讓我們開開眼界才行！」

藍星海道：「我不要跑了，相信你們不會在光天化日之下殺了我吧——」

這工夫首先追上的正是牛儉，一拳搗來，正中藍星海的胸膛。

藍星海「吭」地一聲退了半步，牛儉却痛得把拳頭放在口邊呵氣不已。

接着到達的是「風雷扇」焦玉和「鴛鴦腿」劉昌，焦玉一扇戮來，劉昌踹來一脚。

藍星海好像閃避不及，「卜卜」兩聲，腹上中了一扇一脚。

這次他連半步也沒退，二人却差點扭斷了手腕。

後到的還有「三手潘安」賈堃，「神偷」百里清及牛勳，都因看到前面的人吃了啞叭虧而未出手。

「秦嶺雙狼」剛才受了點傷跑在最後，自然更不敢出手了。

這時藍星海道：「牛老大，你讚不讚助？」

牛勳是此行的主人，他如何能屈服？

藍星海道：「你讚助，他們都會讚助，你不讚助，別人想讚助也不敢表示，好好！大爺今天就在神仙老兄面前斬鷄頭，來一次殺鷄鎮猴——」

牛勳心頭一驚，藍星海已走向他。

牛儉不能夠看着大哥出醜，因爲他嘗過那滋味，大吼一聲道：「各位，一齊上。」

他這麼一叫，別人怎好意思不上，於是另外七人又撲了上來。

這一次不一樣了，藍星海雖未拔劍，却以帶鞘劍招呼，這九人全用兵刃并上，但遇上武林兩大名劍之一，那是敵手？

首先是「雙狼」被砸了出去，他們本已受傷，此刻正好在一邊裝熊，不敢再上了。

其次是劉昌和百里清，每人的額上被砸得突出兩個大包，好像長了角。

焦玉和賈堃可沒有那麼幸運，焦玉的上下門牙被打落五六個，滿口鮮血，賈堃左小腿迎面骨被砸碎，已蹲在地上。

這是因爲他的人品不錯，糟塌的良家婦女不少。

牛家兄弟在一邊「嚷嚷」可沒敢接近，這時藍星海「嘻嘻」笑道：「你們是不是準備擁護我？」

牛勳道：「在下兄弟最初所以不讚助，是因爲不大相信尊駕就是藍大俠。」

「現在信了？」

「當然，眼看當今武林，誰有如此的功力？」

藍星海道：「這麼說你們是擁護我作武林盟主了？」

牛勳對衆人道：「各位意下如何？」

這責任要大家來負，丟人大家一起丟，要窩囊大家一起窩囊，一定要全部拖下水才行。

其餘諸人誰敢不從，齊聲附和。

藍星海「哈哈」大笑道：「我藍星海終於有希望坐上盟主的寶座了……」

他的目光掃過了錢山，突然大聲道：「你剛才說你叫什麼來？」

「在下錢山。」

牛儉道：「藍大俠，他就是長白派掌門人的師弟『雪鵬』錢山。」

「錢山？」藍星海道：「你們長白派讚不讚助我作盟主？」

錢山肅然道：「在下不敢作主，茲事體大，要回山稟過本派掌門人才能作一決定。」

牛儉道：「怡你姐！這麼多的人都擁護藍大俠，你爲什麼推三阻四的？分明是瞧不起藍大俠。」

他們丟了人，自然也不希望錢山全身而退。

那知藍星海一瞪眼，道：「誰說他瞧不起我？」

牛儉吶吶道：「公開反對支持，這不是瞧不起是什麼？」

「你他娘的什麼都知道，他說要回去商量一下，怎說是反對？」

「這……這……」牛儉正是狼心兔胆這類人，欺軟怕硬，無恥之極。

「你胡說八道，自摑五個耳光！」

牛老大眼都紅了，但「神偷」百里清連忙使眼色阻止他。牛老二還眞不敢不摑，就這樣當衆自摑五個耳光。

藍星海「嘻嘻」笑道：「太有意思了！錢山，你過來。」

錢山道：「藍大俠有何見教？」

藍星海道：「你說說看，你以爲我這個人如何？」

錢山面色一肅，道：「你要我說眞話還是想聽阿諛之詞？」

藍星海道：「你是君子還是小人？」

錢山道：「在下絕對不是小人，既然如此，在下就告訴你，你是一個不仁不義的人！」

衆人一聽不由色變，但也暗暗高興，罵藍星海不仁不義，腦袋瓜子不搬家才怪呢。

藍星海道：「我不仁不義？」

錢山道：「不錯你殺了老友『血海雙劍』之一的林海是爲不義，你殺了『南雨北雷』，是爲不仁。」

藍星海偏頭想了一下，忽然悲聲道：「我殺林海，如今想來，的確是不義，可是『南雨北雷』不讚助我，我當然要殺他們。」

錢山道：「你要我說的，我都說了！至於你說永不承認自己不仁不義，在下不願置喙！」

藍星海又想了一下道：「我殺林海是不義，但殺『南雨北雷』沒有錯，所以我們二人都有錯，應各自摑兩個耳光。」

錢山道：「你應該自摑耳光，但在下沒有必要。」

藍星海道：「你要是不摑，我就殺了你。」

錢山道：「你要殺我很容易，但你果眞殺了我，你就是個善惡不分的人！」

藍星海茫然道：「牛老大，我殺了你算不算善惡不分的人？」

牛勳道：「藍大俠，錢山公開侮辱你不仁不義，善惡不分，自是該殺，你當然不是善惡不分的人，要不，怎麼會手刃林海呢？」

「怎麼，殺林海是一件好事？」

「是啊！林海殺人無算，兩手血腥，死有餘辜，你殺了他，武林無不額手稱慶，怎麼能說是善惡不分？」

「那麼我殺『南雨北雷』呢？」

「這……」牛勳道：「『南雨北雷』沽名釣譽，隱惡揚善，不擁護藍大俠，就顯示他們自己有野心想當武林盟主。」秦之趙高指鹿爲馬，牛勳居然不遜古人。

「對對，我就是因爲這樣才殺了他們，不過，我總以爲殺死林海是不對的。」

牛氏兄弟及另外七人道：「盟主不必自責，林海的口碑如何？自有公論，現在請處置錢山吧！」

藍星海「嘻嘻」笑道：「依你們之見，我該如何發落他？」

牛儉道：「盟主就職之前，應殺反對份子豎立威信！」

藍星海對錢山道：「錢山，你的運氣不大好。」

錢山道：「藍大俠乃是武林名宿，一代劍客，怎可聽信他們的挑撥之言，而使親痛仇快？」

藍星海道：「錢山，我看你不大順眼，就要你死！」

錢山冷冷地道：「藍大俠雖然名噪武林，氣燄萬丈，錢某自知不敵，也要全力自衛。」

藍星海「嘻嘻」笑道：「那好極了！你出招吧！」

「好！既然藍大俠要殺在下，就請出招。」

藍星海劍不出鞘，一掠而至，刺出一劍。

錢山用的是筆，一撥一架，劍竟失踪，錢山急忙後退，差點被帶鞘劍掃中。

由此可見，錢山身手不弱，和長白派掌門人「雪鷹」錢海相差極微，原來二人是堂兄弟。

藍星海連攻五劍，雖然錢山有點手忙脚亂，却仍未失招，眼見已經過了十五六招。

牛氏兄弟等人不由暗暗點頭，如果換了他們，任何一人接不下十五招。

「如果你們擁護我作盟主，長白派掌門人錢海可作副盟主。」

錢山冷冷地道：「哼！道不同不相爲謀……」

在第二十三招上，藍星海帶鞘劍一抖，「嗆」地一聲，竟然出鞘，劍鞘飛了出去。

飛出的劍鞘走勢如雷。

也許是錢山的大部份注意力全在出鞘

的劍身上而不是在劍鞘上。

相信換了別人可能也會如此。

「奪」地一聲，劍鞘正中錢山的胸腹之間，竟借這一彈之力又被彈回，「嗆」地一聲，劍又入了鞘。

而被擊中的錢山，竟被震退了一大步，嘔出一道血箭，搖搖倒下。

一個人箭步飛掠而至，接住了倒下的錢山。

就憑這飛鞘傷人，回鞘自動入劍這一手，在場各人就不禁嘆爲觀止。

這個接住錢山身子的人一試錢山的心脈，含淚厲聲道：「藍星海，血債血還，你等着瞧吧！」

這時巳托起錢山的身子，藍星海「嘻嘻」笑道：「回去問問錢海，願不願作副盟主。」

那人一言不發，淌着淚，抱着錢山的屍體穿出人羣，出廟而去。

× × ×

藍星海被接回牛家莊，以上賓接待。

晚宴甫畢，藍星海被引回上賓館休息。送他的人正是牛老二，他道：「藍大俠，不久的將來您就是號令武林的盟主了，有什麼需要，千萬不要客氣。」

藍星海倚在床上，已有七八分酒意，道：「牛老二，你是說不要客氣嗎？」

「這是當然，準盟主在此，本莊蓬蓽生輝，準盟主肯賞光，敝莊感到無限光榮的。」

藍星海道：「那就好，剛才在席上坐了一會的姑娘是令妹？」

牛老二微愕，道：「不，是在下的小姑姑。」

藍星海道：「那好極了，太好了⋯⋯」

牛老二故作不知，藍星海道：「我說好極了，你不懂我的意思？」

牛老二道：「大下的確不大懂⋯⋯」

藍星海道：「我感覺寂寞，能不能找她來陪我聊聊？」

牛老二心道：「怡你姐！要我小姑姑陪你，牛家莊不是變成賣的了。」

藍星海說道：「怎麼？是你小姑不願意。」

牛老二陪笑道：「這⋯⋯這麼會？我這就去看看她在不在家？」

牛老二找到了牛老大，忿然道：「大哥，我看咱們是引鬼上門了！」

「什麼事？」

「姓藍的根本沒有把咱們當作一號人物。」

「老二，老實說，咱們算不算一號人物呢？」

「怎麼？大哥忽然變了？」

「不是變了，而且看清了自己。」

「看清了什麼？」

「錢山可以接下藍星海二十餘招，你我又如何？」

「這⋯⋯」牛老二道：「大哥，小姑爲什麼要在席間現身拋頭露面？」

「怎麼？小姑不是常常如此？武林兒女，和世俗女子不同，她久慕藍星海的大名，看看他也沒有什麼不對吧？」

牛老二道：「大哥，藍星海要小姑去陪他聊聊。」

牛老大一愕道：「他親口說的？」

「當然。」

「是不是喝醉了？」

「不像，事實上他醉不醉都是一樣，有時說話瘋瘋癲癲的。」

牛老大猛咬下唇，要是把這話轉告小姑，她也許會高興得睡不着。可是府上有這麼多的食客，一旦傳出去，說是牛家的人以色誘惑藍星海，這個人就丟大了。

「大哥，我看這件事可以搪一搪！」

「怎麼搪？」

「叫小姑到大嫂娘家去避一段時間，藍星海走了再回來。」

「你以爲她會去？」

「依大哥之意⋯⋯」

「二弟，你要知道，藍星海如今幾乎是武林第一把手，咱們付出去的，總能找回來。」

「大哥是說忍下這口氣？」

牛老大點點頭，牛老二跺跺脚扭頭就走，來到小姑的院落中低聲道：「小姑⋯⋯小姑⋯⋯」

「什麼事，老二。」

「小姑可想見見藍大俠？」

「我不是已經見過他了？」

「是⋯⋯是的⋯⋯可是他似乎很敬慕小姑⋯⋯」

「噢？是不是你們兄弟想以姑姑爲進身之階？」

「小姑，不是這樣的，是他主動要和小姑聊聊⋯⋯」牛老二說這話臉上不免痳酥酥地又道：「大哥的意思是，武林兒女，也不必多所忌諱！」

「這麼說，你們兄弟二人不在乎外人的流言了。」

「這⋯⋯」牛老二道：「小姑自己決定吧！」

「好吧，我去看看⋯⋯」

牛玉照鏡補補粧，來到上賓館中。

那知藍星海倚在床上巳經睡了，牛玉不由殺機陡起，心道：「殺了藍星海，一點紕漏也沒有，而牛家就會一夕成名。」

她輕輕走近床邊，緩緩提掌貫勁，但她忽然覺得這小子粗獷中有一股靈氣，是大多數男人所不具備的。

剛才在席間匆匆一瞥，自然不能這麼仔細地打量，她的掌上突然散了勁。

能嫁藍星海，不枉此生。

她一直有這份雄心，不嫁則巳，嫁則必須是武林一位頂尖人物，而年紀也要和她差不多才行。

牛玉二十三歲，長得豐腴、美好，過去「三手潘安」賈堃曾數次示愛，她連眼皮子也不撩一下。

她坐在床邊，等他醒來。

大約等了半個時辰，藍星海還未醒來，但門口人影一閃，月色下倒映着一個人影。

「什麼人？」

「是我！」竟是胡麗站在門口，道：「胡麗這名字聽說過？」

「原來是妳！」牛玉的語氣軟下來，因爲胡麗成名很早，和花露水齊名，很不好纏。

「不錯，妳很不歡迎我這個人物對不對？」

「這話是什麼意思？」

「問妳自己，如我不來，待他醒後，你們會發生什麼事？」

牛玉冷笑着道：「不論發生什麼事，那也是牛府的家務事，別人又何必多管閑事。」

胡麗一字字地道：「家務事？妳說得倒是輕鬆。」

「怎麼？妳敢在牛府撒野？」

胡麗道：「牛家莊算什麼？不信問妳的長輩，當年我一個人闖過天下第一莊龍家堡和幽靈山莊，牛家莊能比嗎？」

牛玉自然聽說過龍家堡和幽靈山莊這兩個地方，都是龍潭虎穴，對於「狐狸」這個帶刺玫瑰，自然也久慕其名。

牛玉道：「胡姑娘深夜來此，有何見教？」

胡麗道：「這個男人和我有十餘年的交情。不希望有人拾人的牙慧。」

牛玉厲聲道：「妳敢罵人？」

「怎麼？妳拾人的牙慧了？」

牛玉一掌劈出，胡麗隨便一擦就化於無形，牛玉暗吃一驚！又擊出三掌，胡麗連消帶打，把牛玉逼出門外，卻不追她。

胡麗掠到床邊，正要去揪藍星海的耳朶，那知人一滾就到了床的另一邊，道：「哎呀，我的媽⋯⋯」立即穿窗而出。

胡麗立刻追出，她在後面大聲道：「藍星海，我本以爲你巳改邪歸正，竟又殺了『南雨北雷』和長白派的錢山，想作盟主，你簡直是不可救藥了。」

藍星海在前面道：「妳就作個現成的盟主夫人不也很好？」

「作夢！我不會再上你的當了。」

一跑一追，不久胡麗又把人追丟了，不由連連跺脚咒罵不巳。

這工夫月光甚暗的路邊林中有兩個神秘人物在交談，道：「老大，你看我們可否現身？」

老大道：「老三，你爲什麼老是急於現身？」

老三說道：「雖然沒有人能够揭開我們的面具和身份，也絕對無人會想到我們有⋯⋯」

老大示意，小心隔牆有耳。

老三又道：「我們的易容之術天下無兩，加之無人會知道這個秘密，我們何必躲躲藏藏？」

老大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話，爲何急着現身？」

老三道：「老大，你是知道，一個大活人老是易容變成一個自己不認識的人，或者晝伏夜出，像鬼魅似的，老是不敢見陽光，我受不了！」

「快了！老三。」

「什麼快了？」

「我們會很快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出現了。」

老三道：「老大，要公開露面就馬上露面，還要等到何時，老二早就死了，任何人也不知道我們的秘密。」

老大道：「老三，我們還要觀察藍星海一陣子，看看他的行爲如何？」

「他巳得了失心瘋，而且他也巳不仇視⋯⋯」

「不，先不要把這件事看得太單純，我們走——」

兩條人影有如兩縷輕烟，消失在夜色中。

× × ×

「龍歸之海，陽潛於陰，人曰蟄龍，我却蟄心，默藏其用，息息深深，白雲高臥，世無知音。」

一個赤足和尚在乾元寺外放歌而來，然後在門外停下來，舒指向們環上連點三下，「噹噹噹」也就連响了三下，寺內立即傳來了犬吠聲。

這顯然是隔山打牛的玄功。

不一會，寺門開放，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和尚道：「師父找誰？」

「化緣。」

和尚道：「你化什麼？主持到鎭上去主持法事去了，改天再來。」

歸元大師道：「改天再來怎麼成？肚皮等不及呀！」

和尚道：「你化什麼？」

「就化那隻狗吧。」

和尚一楞，立現怒色，道：「那隻藏獒是主持的寵物，哼，你眞是不知天高地厚。」

「匡」地一聲，寺門又閉上了。

歸元大師道：「反正是死狗一條，就佈施給老衲也是功德一件。」

和尚懶得理他，正要人內，又道：「你化這隻狗作什？」

歸元大師道：「老衲偏嗜香肉⋯⋯」

「好一個破戒的惡僧，要是師父在家！不宰了你才怪⋯⋯」也許自知此話不當，立刻打住。

歸元大師道：「那個出家人沒破過戒，沒上西天之前都是凡人，凡人不犯錯的，就以令師來說，不是常常偷吃肉腩喝老酒，而且還⋯⋯」

門內的和尚大吃一驚，本要發作，却又覺得這和尚有點怪，還是忍下爲妙，一旦「嚷嚷」開來，總是對師父不利。

原來這乾元寺的主持法空，是歸元大師的師姪，身手本極不惡，可惜當了主持之後，經常離寺去作法事，整天忙於應酬，荒廢了工夫，自也背棄了佛祖，非但破了葷戒、酒戒，甚至還破了色戒。

小和尚想入內不理他，忽見那隻藏獒有點異樣，似乎有病。而且極重。

他想不通怎麼這麼巧？這和尚來化這隻狗，這狗就有病了呢？八成是這瘋僧動了手脚。

他開了門怒聲道：「你爲什麼弄死了家師的愛犬？」

歸元大師道：「老衲根本未進寺門，怎能弄死你們的狗？既然這隻狗要死了，就佈施給老衲吧！」

小和尚道：「我就是埋掉了也不送給你。」

就在這時，山下來了一個中年和尚，步履蹣跚，似乎喝了酒。

這和尚到了乾元寺大門前附近，才注意這個赤足和尚，不由一驚，立刻就要迴避。

那知歸元大師背着身子道：「法空，你何不還俗回家，娶妻生子？」

「師叔，弟子沒有⋯⋯」立即跪了下去。

「你沒有犯清規是不是？」

法空自知賴不掉，道：「師叔，弟子知罪，以後必定痛悟前非。」

「你有幾次痛悟前非了？」

小和尚這才知道是師祖叔，連忙也跪在門外。

「師叔請再給弟子一次機會。」

「我來化緣，目標是這隻狗，因爲牠已病入膏肓，反正是死定了。同時也來化你……」

「師叔來渡化弟子。」

「不錯，魚爛而亡，反正你和那隻狗一樣，已不可救藥了！」

「師叔，弟子這回一定改正自己的錯誤——」

「飽後思味，則濃淡之境全消；色後思淫，則男女之見盡絕。事後之悔悟，何能破臨事之痴迷？」

「師叔饒命！」

「法空，自行了斷了吧！免得再殆羞師門，污染佛門淨地！」

「請師叔念在上天好生之德，再給弟子最後一次自新的機會！」

「法空，太晚了……」法空在歸元大師身後，他突然動了犯上的惡念，頭前身後，撞向歸元大師的後身。

這自是絕對意外的出襲。小和尚雖知這行爲極不當，但他私心還是希望師父能得手成功。

法空外出應酬，這小和尚向了塵沒人管束，也十分自由，經常獵些野味來佐餐。

他眼見師父的雙掌實實地按在歸元大師的背上，差點興奮過度而歡呼出口。

但是，事情並不如他們師徒想得那麼如意，歸元突然大叫一聲「孽障——」

這又是「輪廻三界唱」玄門奇功，所以法空慘嗥一聲，一股不可抗拒的大力量反震回來，「克嚓」一聲，雙腕齊斷。內腑重創而離位，人也飛了出去。

法空摔出七八步外，蠕動了一會就寂然不動了。

歸元大師望着了塵，道：「了塵，你呢？」

了塵連連磕頭道：「師祖叔，晚輩也常去獵野物佐餐，早已犯了清規，就一併領罪。」

歸元道：「沒有犯色戒和酒戒？」

「沒有。」

「還好，從此回頭，不要步你師父的後塵！」

「是……」

這時候，人影一閃，藍星海已在十步以內，道：「上下四方一張網，網裏網外都是網，一張網來沒得網，沒得網來無不網……」

歸元大師道：「藍星海，光會唸這偈語沒有用，你可知其含意？」

藍星海不答反問道：「歸元大師，藍某不久就要坐上武林盟主寶座，你讚不讚助？」

歸元大師道：「你不必問老衲讚不讚助，殺了老衲，像殺死『南雨北雷』一樣，豈不是順理成章，爲所欲爲？」

藍星海道：「歸元，我問你可是對你另眼看待，將來你是當然的副會主。」

「老衲不見得比『南雨北雷』高明，副會主之位會攷慮老衲？」

「如果我攷慮你呢？」

「老衲還不想屈居人下呢！」

「嘻嘻」一笑，藍星海道：「怎麼？你也想當盟主？」

「寧爲鷄首，不爲牛後。」

「嗆」地一聲，藍星海突然撤出了劍來。

歸元大師道：「藍星海你這孽障，當初你和林海玩命，甘願受三小一劍，就算那一劍穿膛而過，戮得不能再好，若無老衲相救，你那有今日？凡事要留餘地，五分便無殃悔——」

那知藍星海已攻了上去。

對付藍星海，歸元大師也不敢托大空手相搏。

閃避中，自衣內取出短劍一柄，將劍鞘丟給了塵。

極暗處有二人在嚴密監視，這二人的一戰，對他們太重要了。

歸元大師乃一代宗匠，劍術自然高超，但藍星海的「自我對決」是前所未有的淬煉方式，自有其無可比擬的成果。

如他未患失心瘋，會不會忘恩負義？

暗中的二人老三道：「老大，我們要不要在必要時出手。」

「爲什麼要出手？」

「因爲他活着對我們不是負數。」

老大道：「如果任其自生自滅又如何呢？」

老三道：「我懂了！老大是想看個究竟，到底誰高誰低？誰死誰活？」

老大沒說話，大概正是這意思，這二人幾乎可代表正邪二途的頂尖人物，到底哪個能勝？這太重要了。

藍星海在七十多招時居然把歸元大師的衣袖挑裂，但八十多招時，藍星海的髮髻也被歸元大師挑散。

暗中兩人目不轉睛，到現在他們還看不出，到底誰會擊敗誰？

此刻的了塵呢？他當然心向歸元大師。希望他勝。但在夕陽啣山時動手，一直打到初更天，將近四百招，還沒有顯著之勝負。

那兩個人十分慶幸能看到這場惡鬥，這對他們今後復出大有關係，至少知道這世界上是否還有人高過他們。

雖然打鬥的二人已折騰了近五百招，但他們以爲沒有什麼稀奇玄奧的招式，他們之所以能拚那麼久，是因爲他們的實力相伯仲。

五百招出頭時，歸元大師也許力有未逮，總是七十歲的人了，變招稍慢那麼一點點，藍星海的劍有如黑暗蒼穹中的閃電，已突破了歸元大師的劍網。

「卜嗤」一聲，刺入心窩附近體內。

暗中二人大爲震驚。了塵失聲驚叫。

一掠而至，扶住了歸元大師。

歸元大師口鼻中冒着血泡道：「論武功……他有資格……當盟主……論心地……他有資格下……下地獄……」

頭一垂下，人已斷氣。了塵大聲悲呼：「師祖叔……師祖叔……」

藍星海把劍上的血擦在了塵的肩衣上，了塵道：「藍星海，你把我殺了吧！」

「我不殺你……」藍星海「嘻嘻」一笑道：「因爲我不殺你你也永遠無法報仇！」

嘻……」

還劍入鞘，藍星海又道：「從此以後，武林中將不會有我的敵人了！武林盟主我已經坐定了……」

狂笑聲在夜空中廻盪不已。

暗中的人立即跟上，老三道：「老大，要不要除去他？」

老大道：「爲什麼？」

「他總是我們的潛在敵人，他的武功，幾乎可以和我們相頡頏了！」

「『幾乎』並非『絕對』的！」

「可是他總是我們的心腹大患。」

老大道：「我以爲留着他固是我們的潛在敵人，有其危險性。但有弊也有利，他之存在，却也爲我們清除不少的異己，爲我們獨霸武林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

引蛇出洞　合殲頑敵

藍星海殺了歸元大師的事，武林沸騰，舉世皆驚，很快就傳遍了每個角落。

由於武林中已沒有任何一個門派或一個人敢公開登高一呼，共同除此公敵，正義人士只有避之或隱遯。

而無恥小人就不同了。奉承阿諛，唯恐後人，「形意門」掌門岳念祖的姪子由南方兼程趕回，說了藍星海的事。

岳念祖大爲驚奇，立刻派出多人注意藍星海的行踪，今天申時左右，在黃河北岸遇上，立刻恭請回莊。

形意門在河南延津縣城。

據說形意拳爲岳飛所創，而岳念祖這名字也因是岳飛的後人而起。然而，這一代掌門人却沒有出息而趨炎附勢。

藍星海反正也無地方可去，就來到岳家。

岳念祖親自接待，立刻請他去沐浴更衣。藍星海既不沐浴也不更衣，却「嚷嚷」着餓了。

不久上好的翅席已經擺上，岳念祖不甘寂寞，想振作一下，光大形意派，可惜走了偏鋒。

岳念祖舉杯道：「岳某敬藍大俠一杯，聊表敬意。」

藍星海連杯子也沒端，正在低頭據案大嚼道：「岳念祖，你擁護大爺作武林盟主嗎？」

岳念祖不以爲忤，道：「武林盟主，捨藍大俠其誰？」

藍星海道：「他娘的，別跩文！讚助就是讚助，不讚助我就給你一劍！」

岳念祖面色微變，他的兩位左右手裴天成和柳如風，都是中原有點名氣的人物，實在看不順眼，似想發作。他們以爲，形意門有好手三四十人，藍星海再厲害有什麼用？有所謂：好漢架不住人多。

但虎入羊羣，羊再多又有何用？

岳念祖急忙輕輕撞了他們一下，示意不可，二人想想，也自責孟浪，「南雨北雷」是何等人物？而歸元大師幾被視爲神仙中人，結果又如何？豈能以多爲勝？

藍星海道：「岳大俠，你們擁護藍某作盟主，就以此處作爲盟主的駐蹕之地如何？」

岳念祖雖然熱中名利，但在形意派的基業上擁立兩手血腥的藍星海作盟主，總是有點不對勁。三人立刻觀望起來。

藍星海眼一瞪，道：「他娘的！原來你們不是眞心擁護我。」

「不，不。」岳念祖道：「藍大俠，是這樣的，盟主的府邸應該宏大壯麗，蝸居這點小地方怎可作爲盟主府呢？」

藍星海道：「這話也有道理，是不是岳掌門人要斥資爲我建一座盟主府？」

岳念祖一窒，正感無言以對，這時忽然外院一陣大亂。

岳念祖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裴天成正要到外面去看看，這工夫忽見三個十分年輕的人衝進內院來。

岳家大宅共五進，他們在第三進中飲酒，有人能闖進第三進，不是護院們馬馬虎虎，那就是這三個人非比等閑了。

岳念祖一看是三個乳臭未退的孩子，自然十分注意，但藍星海却突然站起來，道：「你們三個來幹什麼？」

「藍叔叔，我們本以爲您是眞的痛悟前非，改邪歸正了！但我們發現你殺了林海之後，並未走上正途，甚至更加荒腔走板。」說話的三小之一是孫鏤骨。

藍星海道：「我有什麼不對？我不作盟主，總會有人來作的。」

張銘心道：「藍叔叔，不是爲了這件事，要是叔叔眞的改頭換面，凡事以仁義爲先，我們自然歡迎叔叔作武林盟主。」

「怎麼？你們反對我作盟主？」

孫鏤骨沉聲道：「武林中碩果僅存的幾位大好人，正派俠士，如『南雨北雷』和歸元大師等，都死在你的手中。」

紀不忘悲聲道：「藍叔叔，你的暴戾行爲，使武林白道蒙羞，也使武林中唯一的正義支柱傾倒，行將魑魅橫行……」

張銘心道：「尤其是歸元大師，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怎麼可以殺他？」

藍星海「嘻嘻」笑道：「你們的來意到底是什麼？」

孫鏤骨含淚道：「我們發現你已喪心病狂，爲了不使武林正道精英淪喪殆盡，只好……只好來……」

藍星海大聲道：「你們要來殺我？」

紀不忘悲呼道：「藍叔叔，請不要怪我們……我們實在是萬不得已……」

藍星海狂笑不已。岳念祖等人却是大皺眉頭，他們自然聽說過他教了三個年輕人，但他教的人怎能殺死他？

他們却不知道，藍星海是如何教的？只有在暗中覬覦的兩個人知道，這三個大孩子可能有此本能，至少並不以爲三小是以卵擊石。

紀不忘忽然跪下道：「藍叔叔，我們眞的不願這麼作，但當今武林中，具有制服你的力量之人，可能已經沒有了，所以爲了正義，以及花、胡二位阿姨的囑咐，我們只好忍痛來此……」

小紀和他的朱叔叔（即藍叔叔）情感最深，別人不知，暗中覬覦的人却十分清楚。

他們也相信，除了他們二人和三小，普天之下，能除去藍星海的人是絕對不多了。

任何人都認爲「蟄龍」歸元大師是武林中第一高手，甚至是神仙中人。

連他都不敵藍星海，所以前後不到一

個月的時間，藍星海已變成整個武林談論的焦點，也變成武林中敬畏的煞星了。

如果他所追求的只是這種善惡不分，人人怕他而非敬他的虛名，他的最高目的已經達了。

藍星海冷峻地道：「既然你們是來殺我的，我就成全你們！」

他走出來，站在院中。

岳念祖等也不勸阻，他們正希望看看藍星海的奇門武功，以及這三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子是怎麼個死法？

這三小的武功再高，能高過「南雨北雷」和歸元大師嗎？

藍星海「嗆」地一聲撤出了長劍，這一手頗使岳念祖等人惶惑，如果三小不具備殺死藍星海的實力，藍對付他自己敎出來的人，何須亮劍？

三小也都亮了劍，鼎足而三站立，抱元守一，凝神靜氣。

就看看這一點，這三個大孩子還眞具有劍術名家的風範。

孫鏤骨先攻，張銘心次之，紀不忘攻擊時道：「藍叔叔，得罪了……」

四柄劍在暮色四合中，閃爍繚繞，一會飛躍，一會騰跳，一會滾翻，疾如鷹隼，猛如虎豹。

有時快得連人影都混淆不清，分不出誰是誰了。

藍星海研出的武功，應該比三小高明，但三小在嚴格的要求之下，必須達到某一境界才行。

因此，他們之間的差距太少。三人合爲一人，差距就沒有了。

至少暗中窺伺的二人明白這點，而他們也相信三小有可能代他們完成他們所希望的事。

一百五十招過去之後，三小每人身上都有數處傷痕，雙方似乎都沒有留情。

藍星海沒有因殺死自己調敎出來的人而不忍下手，三小似乎也下了極大的决心，爲了除去武林公敵，不得不忍痛揮劍。

兩百五十招時，已是初更，岳念祖下令多點些燈籠來，眞正是挑燈夜戰。

此刻藍星海的左手背上以及右臂上，也各挨了一劍，皮開血出，當然，在比例上三小挨的比他多。

岳念祖等人此刻才相信，這三個小祖宗眞不是窮咋唬的，個個劍法精奧，反應奇速。

岳念祖忽然暗暗地嘆了口氣，心道，眞正是有志不在年少，自己活了四十多歲，就劍術而言，作三小的徒弟恐怕都不夠資格呢。

並非說形意門的武功不行，而是缺乏銳意創新的精神，藍星海的劍法精奇，是血汗的累積，絕非倖致。

就在這時候，孫鏤骨沉聲喝道：「誅心——」

誅心是幹甚麼？岳念祖等人自是茫然不知，暗中覬覦的人却知道是兩招劍法。

第一招施出，藍星海的步法有點紊亂，顯然受到無儔的壓力。

這是任何人都不明白的事，招術是他研究出來的，爲何有招架乏力之勢？

如果自己都不知破解之法，又如何知道這兩招劍法的玄奧而命名「誅心劍」法呢？

其實他自然也知道破解之法，都因只有三小會這三招，不再有別人會，他就不去再深研或熟練它。這比之三小的不斷地苦練是不同的。

第一招勉强應付過去，第二招有如閃電驚雷，駭浪狂濤，他閃過紀不忘和張銘心的兩劍，但孫鏤骨的一劍有如一條電蛇，在幻虛的蠕動閃耀光霧中，不偏不倚，正中藍星海的心窩。

血柱自藍星海的心窩中標起，他搖晃着道：「……好……你……不愧爲藍……藍星海的傳人——」

紀不忘上前扶住將倒下的屍體，三人悲慟出聲。

這工夫岳念祖等人像是作了一個短暫的噩夢，不可能的事已變成了可能。

三小能殺死藍星海，自然更能殺死「南雨北雷」和歸元大師了。

孫鏤骨拿着這柄染有藍星海鮮血的長劍仰天悲呼道：「上天爲什麼要這麼安排？爲什麼要使我們親手殺死養我們敎我們的人——」

他的另一手忽然揑住長劍劍尖，在膝上一砸，「克嚓」一聲，長劍一折兩斷，丟在地上。

他不能把殺死藍叔叔的劍帶在身邊。

紀不忘指着岳念祖道：「你就是形意門的負責人？」

岳念祖還眞在乎這三隻小老虎，哈着腰陪笑着：「不敢！區區正是岳念祖，小俠有何指敎？」

紀不忘泫然道：「你身爲正大門派掌門人，不思發奮圖强，以正當方式光大門楣，居然想取巧擁立行爲暴戾之人作爲蔭庇，實在不配，你們跪在藍叔叔遺體前懺悔。」

岳念祖看了兩個心腹一眼，他們內心雖是一百個不願，却不敢反抗，只好靦覥跪下，喃喃懺悔。

門外有十餘護院在圍觀，見此情景，一個個低下頭去，形意派的尊嚴已蕩然無存。

三小跪下向藍星海的遺體拜了三拜，由孫鏤骨托起藍星海的遺體向外院走去。

紀不忘拾起藍星海的劍跟在最後面。

他們一直來到大街上一家壽貨舖中，選了一口上好的棺木及壽衣，當場裝殮起來。

然後再叫壽貨舖子的伙計到騾馬店中叫了一輛篷車，要把棺木運到直隸去。

這麼一折騰，已過了半夜，三小入店歇了一夜。

兩個神秘人物也落在同一家客棧中，老三道：「老大，現在大敵全都除去，只剩下三個小孩子了！」

「這三個小孩子並不好處理。」

「大哥，雖然他們殺了藍星海，我發現也沒有什麼新奇的招術。」

老大默然，他也感到不解，以剛才雙方的招術來說，的確並不是很精奇的。但林海却死于藍星海的劍下，最厲害的也不過兩招「誅心劍法」。

爲什麼會發生這種事？他們一直相信林海仍比藍星海高一籌。

在藍星海搏殺的當時，老三曾在現場

附近窺伺。但那是事實，林海死于藍星海的劍下。

如果當時老大也在現場附近，老三會趁機出手殺了藍星海。

只不過在事前老大交待過，只許看不許現身出手，老三一直想不通爲什麼老大不許他動手。

他以爲在當時他如出手，尤其在藍星海力盡之後，十之八九可以得手，現在他有點懂了，以藍的劍，代他們除去一些障礙。

老大說還有三小在旁，沒有那麼大的勝算。

老三道：「現在不殺三小，一旦成了氣候……」

「他們已經成了氣候了。」

「大哥的意思是……」

「他們能殺死藍星海，而藍星海又能殺死『南雨北雷』及歸元大師，我們再殺了三小，是不是已經收到了最大的宣傳效果！」

老三道：「正是如此，大哥還等什麼呢？」

老大道：「我們不是要公開露面嗎？由于林海的風評極惡之故，你我受累，十分不利，但如儘量渲染，三小的欺師犯上罪狀，我們就可以除害的姿態，冠冕堂皇地殺了三小，甚至當上武林盟主。」

老三吶吶地說道：「但三小也可以力辯說，由于藍殺了武林中的正義之士，罪無可赦！」

老大道：「我們當然要爲『南雨北雷』和歸元大師製造些犯罪紀錄，反正人死了又不能從棺材中鑽出來辯論。」

「老大，還是你行，只不知老大爲他們製造些什麼犯罪的臭事？能不能取信于武林？」

老大道：「如果不能，我會如此篤定？不早了！睡吧！」

第二天辰時末，老大先醒來，發現三小已經走了，反正他們運靈柩北上，不會走得太快，也不急于一時。

他叫醒了老三，道：「起來吧！三個小子已經走了！」

「走了！我們要快追呀！」

「緊張什麼？他們飛不了的，就算人會飛，棺材可不會飛。」

「是的，老大，吃點早點咱們也該走了！」

就在這時，店伙探頭進來，道：「客官，有位年輕的堂客，帶了個小童，要見見二位。」

老大一愣，吶吶道：「堂客？」

店伙道：「正是，大約三十以下，長得不賴，打扮却很樸實。揹了一柄窄窄的刀。」

老大想了一下，道：「有沒有說，她叫什麼名字？」

「沒有。」

「好，你再去問問她的芳名，說不定他找錯了人。」

「不，客官，她看過旅客登記簿，就是找兩位賈先生的。」二人登記的名字是賈林和賈森。

老大又看了老三一眼，道：「不管怎麼樣，你還是要去問問她的芳名，和堂客打交道總要謹愼點！」

「是，是……客官！小的這就去問她……」

店伙走後，老大道：「老三，你以爲會是誰？」

「會不會是她？」

兩人交一眼色，就印證了兩人共同的想法，所以老大說道：「八成是她，就會如果她一定要見你，你要迴避一下，而且要——」

那知二人聽到院中有輕靈的步履聲，向外望去，一位美婦已牽着一個五六歲的小童走進來道：「怎麼？事到如今還不想見我們母子？」

老三已自後窗穿了出去。

老大想易容，怎麼快也來不及了，現在的他是本來面目。

見不見呢？顯然她是有所爲而來的，不見也不是辦法，但是——

這工夫少婦已進入明間，道：「我們母子眞是可憐，本以爲你已經死了。小寶喪父，我花露水喪夫，爲你營葬雖不甚隆重，却也儘了人事，本想回原籍務農去，半途忽然風聞你沒有死，你說這消息有多麼怪？儘管我不信，因爲我親眼看到你被藍星海殺死，我也視乎把你裝棺埋葬的，這怎麼可能？但我還是來了！」

老大在內間聽着，他有很多疑問，但又不便問。

花露水又道：「反正這件事總要印證一下，於是我們母子就來到延津，也就看到了你和另一個人，雖然你易了容，但從你的身材，面型，走路姿態以及說話的口音等等觀察，果然是林海，天哪！我當時差點大叫！」

老大茫然，她是怎麼找到這兒來的？因爲他們二人一直是易容化粧的，有時連夜裏都不復原。

昨夜來此，由于長途跋涉，一身風塵，不得不洗澡洗臉，也就洗去了臉上的油彩。

現在不見是不成了，他走了出來。

美婦花露水似乎並不是很激動的，本來丈夫死了，萬念俱灰，而又突然發現丈夫未死，是應該十分激動的。

小寶愣愣地望着老大。

老大也十分注意花露水母子二人，花露水道：「小寶，給你爹磕頭。」

小寶的表情是怪怪地，跪下磕了三個頭。

老大道：「不用磕了！這些日子也眞苦了你們母子——」他實在沒有適當的話說。

花露水道：「林海，你既然沒有死，爲什麼不偷偷地通知我們母子？也好讓我們放心！」

「嗨！妳不懂……」他也只好裝下去了。

「我是不懂，明明死了的人，怎麼又活了呢？」

「過去的事了！還談它則甚？」

「我就不明白，這件事到底是……」

「不必再談這件事，你們母子回原籍去等我。」

花露水似乎非弄清不可道：「我想起來了！當藍星海一劍穿膛而過時，記得你

會說過一句話：你殺不死我——」

老大沒說什麼。

花露水又道：「那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老大當然知道是什麼意思，但他不能說。

「你是什麼意思？」花露水大聲道：「是不是想遺棄我們母子，無家一身輕，可以到處逍遙自在？」

「妳不要問，我不會那樣，現在我有急事待辦，妳必須帶着小寶快走，在原籍等我，至遲三個月，我必定回去團聚。」

他取出三個十兩重的金元寶放在桌上，道：「這個先拿回去作安家之用。」

花露水道：「你有什麼急事不能告訴我？」

「妳不要囉嗦！別在這兒煩人！」

「你很懊惱被我們母子找到了！是不是？如果未被我們找到，你可以換個新的女人，或者不停地更換新的女人——」

「不要胡說！我現在要辦的事不能對妳說，不久妳就會知道的。」

「我現在就要知道，我不信作妻子的不能共聞丈夫的事。」

「妳是走不走？」

「好不容易找到了你，我們母子爲什麼要走？」

「妳不走我可要走了！」

「林海，你是死過一次的人，應該知道生命的可貴，爲什麼還不改邪歸正？」

「妳怎知我沒有改邪歸正？」

「如果你改邪歸正了，就沒有瞞着我的必要。」

「我是想事先保密，怕走漏風聲。」

「不然，你我是夫妻，如你要作的是正事，我怎會洩漏消息？你到底是不是林海，或者只是他的影子？」

花露水又喟然道：「貞士無心邀福，天即就無心處酬其衷；憸人着意避禍，天即就着意中奪其魄，可見天之機權最神，人之智巧何益？」

「噢」一聲，老大已自後窗穿出。

花露水大聲道：「林海，你這個賊，要想甩掉我們母子，門兒也沒有……」

小寶大聲叫着：「爹……爹……」

花露水和小寶追出來，老大早已不知去向，花露水連連頓足不已，但並未急欲去追。

老大和老三出了縣城往北，他們知道：三小要把藍星海的靈柩運回直隸，這段路不近，也不會急趕。

所以他們不怕追不上，但是，他們往北追出十餘里，竟未見篷車的影子。

他們這才想起，一路追趕下來，沒有聽到「轆轆」車聲，深夜行車，聲音可在數里外聽到。

「老三，咱們可能被那三個小崽子耍了！」

「老大，你是說他們沒有往北走？」

「當然。」

「咱們往東還是往西？」老三道：「他們不直接往北，必是迂迴而行，却絕不會往南吧？」

那知老大道：「老三，回頭往南。」

老大回頭就走，老三站着不動。

「快走呀！」老大急搶了而去。老三實在不信三小會向南，就算三小怕有人追踪，可能會往東或往西，往南是越走越遠，絕對無此可能。

只是他仍然急急追上道：「老大，你這個決定，我可不敢領教。」

「怎麼說？」

「三小即使怕人追踪找麻煩，也不會背道而馳的。」

「錯了！背道而馳才能擺脫追踪。」

「是的！但何年何月能回到藍星海的原籍呢？」

「往南走比直接往北走更快。」

「老大，別打啞謎成不成？」

「由此往南約數十里，有黃河橫阻對不？」

「是啊！棺材渡河是很麻煩的。」

「對，正因爲麻煩，所以我們還來得及。」

「老大是說他們眞要渡河南下。」

「渡河是渡河，但是不會南下而是北上。」

「這……」老三突然靈機一動，道：「老大，你轉了個很大的灣子。」

「懂了吧？黃河由蘭封以北之處一個大轉灣由往東而往北，他們走水路比旱路快，而且遭跋涉之苦，還免去不少的麻煩，何樂而不爲。」

「老大，在心機方面，我和老二都不如你。」

「咱們快點走吧！可不要躭誤了這艘船……。」

× × ×

老大和老三又易了容，而且正好趕上了這船，棺材還沒抬上，他們已先上了船，而且找了個隱秘的小艙房。

這船不太大，一口棺材已佔去了前甲板大半的地方。

開船後，往北駛出七八里，就進入山東境界。

這工夫已是午牌時分，船上供應簡單的飯菜，二人邊吃邊談，老大道：「老三，這三個小子上了船之後再也沒露面，是怎麼回事？」

老三道：「老大，放心吧！棺材在船上，他們飛不出這條船的。」

「本來如此。」老大道：「何況三小雖殺了藍星海，却因他們是藍星海扶養長大的，對他還是尊敬如常，必然會把他的靈柩送回原籍，不過……」

「不過什麼？老大，我看你的疑心也太……」

「老三，不是我的疑心大，而是覺得三個小崽子也不簡單，你去看看。」

「老大，看什麼？」

「看看他們在不在船上？」

「老大，你剛才說過，他們是藍星海一手養大，且授予絕技的，既然爲他收了屍，就必定送回原籍的。」

「老三，我總以爲一連串的事都不尋常。」

「什麼事不尋常？」

「比喻說：藍星海得了失心瘋殺了『南雨北雷』、錢山及歸元大師，這些事沒有一件是尋常的。」

「這……」老三道：「老大，我以爲你太多心了！正因爲他得了失心瘋才會如

此呀！」

「如果失心瘋是假的呢？」

「假……假的？動機何在？」

「老三，你先去看看再說。現在尚言之過早。」

「老大，這些事我以爲是多慮，有件事我却有點想不通。」

「什麼事？」

「花露水眞的分不出你和她的丈夫沒有什麼不同？」

老大想了一下，點點頭道：「老三，這一點你總算有頭腦，這的確是可疑的，夫妻之間，彼此的瞭解太夠了。六七年的夫妻，絕對可以認出我是不是林海來？」

老三道：「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如果那麼好認，過去那麼多年，三人輪流作案，爲什麼就沒有一個人認出來？」

「好，你快去看看。」

老三去了不一會就匆匆趕回道：「老大，我服了你，三小似乎不在船上。」

「那怎麼會呢，他們能不顧這口棺材嗎？」

「我找遍了幾個客艙，一共才十二個客人，沒有三小在內。」

「你再去問問船主。交運棺材的三小爲何不右在船上？」

老三不久就回來了道：「老大，三小眞的不在船上。」

「不在船上在哪裏？」

「船主說，他們交船主負責運到山東省濟南府以北的濟陽縣，此縣城就在黃河邊上，上岸後，一直往北，入了直隸境不遠就是鹽山縣。」

「目的地是鹽山？」

「是的，船家負責運到濟南，運費三百兩銀子，因爲過了山東濟南府南方的壽張、船上的客人就下光了，前途還有無乘客就說不定，也許只運那口棺材北上，算是包了這艘船。」

老大久久不出聲，老三道：「老大，到了濟陽，他們會在河邊迎接棺木，還怕找不到他們？」

老大微微搖頭，道：「老三，我總以爲這件事有點怪怪地！」

老三道：「我也以爲多少有點不對勁。好在到了濟陽就眞相大白了。」

老大連連搖頭，道：「老三，你信不信？連花露水到客棧去找我們，都有點邪門。」

「這個你就未免多疑了。」

「老三，如果她眞的把我當作林海，見了面不會那麼斯文。」

「應該怎麼樣？」

「雖不會一哭二鬧三上吊，總之，她會十分火爆的。」

「你是說她明知你不是林海？」

「大概是的。」

「那麼她去找我們是目的呢？」

「絆住我們，使三小離開。」

「可是我們畢竟還是追上了。」

「至少這已達到了他們的目的。」

「什麼目的？」

「不在延津動手的目的。」

「這個我還不懂，到了別處動手他們就不怕了？」

「老三，我總以爲三小背後必然有高人指揮。」

「那會是誰？」

「苦的是我一直苦思，却總是想不出來。」

「老大，武林中能指揮三小的德高望重的人物，已經沒有了。」

× ×

一直刮了四天的南風和西南風，正好把往東北方向行駛的帆船較早兩三天送到了濟陽。

濟陽是個水陸碼頭，相當繁榮。

船攏岸是酉時正，船主下船到碼頭上去找了八名苦力，先把棺材搬下船。這才和伕子議價，抬往十二里外的城隍廟要多少銀子？

伕子八人才抬得動那麼好的棺木，因爲棺材太好，貨眞價實。索價每人五兩，船主也沒有還價。

但他聲明道：「苦主要求，要小心搬運，不能摔碰。萬一摔碰了人家要尅扣工資。」

伕子道：「船主不去？」

「不去了，但是路上人家會派人照料的。」

那年頭的五兩銀子很當錢用，伕子仍然答應。這二人在暗中當然看清了。他們本以爲到了濟陽會看到三小或其他相關的人。

如今才知道還要再走十二里，要到一座城隍廟才能看到三小，抬到城隍廟幹什麼呢？

老三道：「老大，這是怎麼回事？」

「我也弄不清。」

「會不會到了城隍廟中仍然看不到人呢？」

「應該不會。」

「也許是先把棺木寄放在該廟中，過些日子再運回直隸。」

「如果眞是那樣，就可能遇不上三小了，只要他們交待廟中僧侶，預先打點安置就成了，那我們就會白跑一趟。」

老三道：「十之八九會如此，老大，我們何不在半途弄開棺木看看？如有人攔阻，正合我們的意思，能把三小引出來更好。」

「老三，我們都已經到了這兒，又何差十來里路？」

「老大，我是怕眞的被人家耍了。」

「老三，誰也要不了我們的。老實說，當今武林中足以與我們抗衡的人物已死，那就是藍星海、『南雨北雷』和歸元大師等人，我們還怕什麼？」

「可是，正如老大所說的，此事透着有點邪門。」

「老三，既來之則安之，還是那句話，當今武林，沒有人是咱們的敵手，就算三小再加上一兩個能手，也是白搭，所以篤定得很。」

老三也以爲，這不算過份自負，就算是僅存的長白派、形意派、少林、武當等掌門人聯手，他們二人也有六成以上的勝算。

這種不可輕侮的巨大潛力，使他們爲所欲爲，也使他們在八九年中幹下了近五十件巨案。造成了他們跋扈自負的心態。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對方要反擊，根

據他們所自負的實力，不動則巳，如果要動，自然非同小可，必須一擊成功了。

老大也體會到這一點，只不過他想不出對方雷霆一擊的方式和具有那種身份的人物來。

因爲像形意派及武當派的掌門，一向都怕樹葉掉下打破了頭。他們根本就不具有危險性。

八個人抬一口棺材，由于路並不太好走，直到午夜才到達山坡下的城隍廟。

此處距離村鎭都很遠，孤零零地，三小怎麼會知道這兒有座城隍廟？

反正巳經來了，二人冷眼旁觀，眼見一個伕子上前敲門，敲了很久，才有人在門內問道：「天這麼晚了，是什麼人在叫門？」

伕子答道：「有一位孫鏤骨孫少爺說，巳經和此廟的主持說好了，把一口棺木暫時寄放在這裏，我們是出苦力抬棺木的人。」

隱在暗處的二人一聽，不由互視一眼，聽口氣八成是白跑了一趟，果眞是被人要了。

如果這三個小子眞的不在此廟之中，顯然這是個耍人的詭計。甚至自殺了藍星海開始，就知道他們二人在暗中覬覦。於是一步一步地誘他們二人上當。甚至更早些。

二人有點惱怒，尤其是老三，就要發作。

「老三，先沉住氣。也許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

「老大，這很明顯，咱們被耍了個大頭。」

「老三，我以爲這件事另有花樣。」

「什麼花樣？」

「如果藍星海死了，三小絕對不會通知胡麗來見他們最後一面。況且自林海死後，花露水和胡麗巳建交，情同姊妹，花露水現過身，胡麗爲何迄未出現過？」

老三一愣道：「老大莫非暗示藍星海沒有死？」

「有此懷疑。」

「這可是咱們親眼所見的呀！」

「老三，我總以爲三小殺死藍星海這件事十分不合理。」

「這話怎麼說？」

「第一，藍星海之所以能把三小扶養長大授以絕技，主要想贖他的罪孽，但最後爲歸元和尙所救，怎麼會得失心瘋？因爲三小巳諒解了他，胡麗也諒解他了！任何人在那巨變之後，都會珍惜這刦後餘生的。」

老三道：「也許是傷得太重的後遺症而使他得了失心瘋。」

「也許根本沒有得失心瘋。」

「那是爲什麼？」

「這件事說來也很可怕，如果他眞的得失心瘋，怎麼會殺死『南雨北雷』和歸元大師這等白道武林翹楚，說破了嘴也沒有人相信哪！所以得失心瘋只是掩護他的行爲。」

「這……」老三一驚，道：「照老大的意思，似乎『南雨北雷』和歸元大師等人也沒有死？」

老大苦笑道：「果眞如此，你可知他們的最終目的何在？」

「這……」老三想了一下道：「是不是想把我們二人誘出來，因爲我們過去化身萬千，行踪不定，他們要找我們實在太難。」

「對了！還有呢？」

「他們也許知道，我們二人聯手之下，武林中能與我們一搏的人物只有這幾人，才讓藍星海表演失心瘋，當衆殺『南雨』、『北雷』，錢山以及歸元大師。正是由於我們還不想出頭，於是他們想到，我們還忌諱藍星海本人，於是讓三小殺了藍星海。」

「既然藍星海也死了，只剩下三小，在我們二人來說，要收拾他們，有如反掌折枝，爲什麼到此地步，幕後指使人還不出現？」

「也許快出現了！當然，也許是我猜錯了！」

「每個高手被殺，我們都在現場附近觀看，那如何能掩人耳目？」

「所謂在現場附近，畢竟不是在搏者的身邊，一個人要裝死並不難。」

「老大，怎麼能一劍穿膛而過？如何能標起血箭？」

「這很簡單，」老大道：「劍身爲伸縮性的，死者背後衣內有短短的小劍配合適時透衣而出，衣內有一小囊，內裝鷄血。而且劍根本未穿膛而過，只有孫鏤骨最初戮中藍星海那一劍例外。」

老三茫然道：「眞能拿捏得這麼恰到好處？須知有的是正中心臟。」

老大道：「一個劍術名家，絕對能刺中香頭及一隻飛行的蒼蠅，心臟和飛行的蒼蠅比較孰大孰小？」

老三道：「老大，這有點玄了吧？」

老大道：「反正一切都揭開了！絕對不會超過今夜。」

「老大，要是除了這個人之外，廟內根本沒有別人呢？」

「也能揭開這個啞謎，至少也能印證我們的猜測是否正確。」

這工夫廟門才開，根本不是和尙，只是一個看廟的百姓，伕子愕然道：「你不是和尙？」

這中年人道：「怎麼？你一定要找和尙才能辦事嗎？那好！你自己去找吧！」

這人正要關門，伕子一脚插進道：「老兄，俺只是以爲廟裏一定有和尙，那知廟太小連和尙都沒有，你只是會首？」

「不錯，要不要抬進來？」

「要……要……」伕子向後面揮了揮手，立刻回去一齊抬棺入廟，安置在廂房中。

伕子們交了差，馬上離去，小廟的門閉上，不久燈火熄滅，似乎那看廟的人又睡了。

老大道：「老三，你該行動了！」

老三道：「老大，此廟中無人，行動什麼？」

老大道：「去印證一下，棺中有無屍體。」

「什麼？沒有屍體？」

「你去看看不就結了？」

老三半信半疑，一掠入廟，先找到那看廟的人，發現巳經睡了，他找到停放棺材的廂房中。

他望着漆得發亮的棺材，不信棺中是空的，如果是空的，又何必用這麼好的棺材？

他首先蹲下摸摸棺底，輕彈了兩下，聽聲音好像是空的，但因棺材質料好，而且棺板厚，要確定棺內是否有人，相當困難。

他繞棺一周，發現棺蓋巳釘死。當然，以他的功力要弄開棺蓋是不難的。

他只是想先試試自己的判斷力。

現在他繞到前面，伸手摸去，通常棺木前面都鏤有花紋，而且不是「福」字即爲「壽」字，且把這個巨大篆字雕成圓形的。

但是，他的手指忽然感覺這個大圓字不是浮雕，而是鏤空的，但由於縫隙極小，加上油漆得極厚，不是有心人是不易發現的。

棺材透氣，棺中應該有人才對，那是不是爲了棺中人需要呼吸吧？

老三對老大的未卜先知更加折服。

此刻他巳無暇去研究，單掌往棺頭鏤花處一貼，運功以「吸」字訣一提，一聲輕响，那個直徑約一尺的大「壽」字巳應手而落被他接住。

向內望去，棺內雖暗，以他的目力仍可以看出棺中無人。

棺中無人，爲何要鏤空？這不是非常明顯了？

他立刻趕回道：「老大，廟內除了那個看廟的，再沒有別人，棺中果然沒有屍體。」

「還有什麼發現？」

「棺首不是有個大『壽』字嗎？那是個鏤空的篆字。」

「你可知道人是何時出棺的？」

「裏面眞有人？」

「如果無人，鏤空那『壽』字又是爲了什麼？」

「對對！莫非就是花露水絆住我們約一個時辰光景出棺的？」

「對，由此可見，人也許還未死。」

「老大，你要不要出去看看？」

老大道：「我想問問那個看廟的，我總以爲，咱們的對頭就在左近。」

老三道：「老大，對方是如何知道我們的秘密？」

老大道：「你如果心細，回憶一下林海死時的一切情況，不難發覺對方何以猜到我們的秘密。」

老三想了好久，還是沒有想到，並非他的腦子不夠靈活，而是很少有人會在那種場面上注意這些小節。

老大道：「林海嚥氣之前曾說過一句話：永遠殺不死我……」

老大入廟，老三想了一下，道：「果然是這句話洩了密……」他也跟入廟中。

老大看過空棺，再去叫醒看廟的：「你是這兒的會首？」

「是的，你是什麼人？」

「不要管我是什麼人，你要說實話，是誰要你收留這口棺材的？」

「這和你有什麼關係——」

「啪」地一聲，一個耳光，把這人打出兩步，似未看到三步外的人動一下，知道不好惹，道：「是三位年輕人，他們說要運柩北上，只在這裏停放三天，給了我紋銀三十両。」

老大道：「還有什麼人來過？」

「沒有了！只是那三位年輕人，不過昨天未時，小的看到一個年輕堂客在廟後張望。」

「是什麼樣子？」

「長得很美，似乎是位婦人，遠處還站了一個五六歲的小童……」

老大看看身後的老三，又道：「以後呢？」

那人道：「那女人不久就走了！」

老大和老三交換了一個眼色，老三道：「沒有再看到其他人在廟外張望？」

「沒有看到，只不過前天傍晚小的在做飯，聽到廟側林中有人放歌而來。」

「有沒有看到是什麼人？」

「小的由於那歌聲很怪，還在廟牆上向外看了一下，並未看到人，但大約記得一兩句歌詞。」

「是不是上下四方一張網，網裏網外都是網，一張網來算得網，算得網來無不網？」

這人茫然在搖頭道：「好像不是。」

老大道：「是不是『龍歸』之海，陽潛於陰，人曰蟄龍，我却蟄心——」

「對對，就是這一首，小的本來只記得最後兩句，人曰蟄龍，我却蟄心。」

老大和老三交換了一個凜然的眼色，老大道：「老三，人家八成在此等我們很久了——」

「不錯。」聲音來自院中，只見小院中併肩站定二人，正是巳經死去的「南雨北雷」。

老三對老大簡直佩服極了。

一切都在人家的計算與監視之中，本來他們二人以爲己方是絕對主動操縱大局，也可以左右大局的人。

二人來到院中，老大「嘿嘿」冷笑道：「你們和藍星海串通好了！由你們力戰不敵裝死？」

「可以這麼說。」

「爲什麼？」

「我們以爲你相當忌憚我們二人。」

「哈……」二人狂笑一陣，老三道：「老大，聽到沒有？他們二人居然以爲我們怕他們，所以不敢露面。」

雷震天道：「正因爲我們深知你們二人的功力深厚，當今武林巳少有敵手，尤其你們二人聯手，連歸元大師都無把握，這才想了一個辦法，先把你們誘出來。」

「誘出來又如何？」

江南雨道：「我們在暗中不斷地觀察你們二人的動態和武功。事實上我們這幾個人如不佯作死亡，你們還不會露面。」

老大道：「這麼說你們這些人一個也沒死？」

「當然。」

「要上就一起上吧！」

「還不至于要我們一起上才能收拾你們。但你們的秘密，却是由林海臨死前一句話洩漏的。」

老三道：「是不是『你殺不了我』那句話？」

「當然。」雷震天道：「試想，他當

時只剩下一口氣，爲何還敢說此大話？顯然他還有替身。」

「這個我們也早已猜到，却未想到你們旨在設計引我們出來。」

江南雨道：「當年林海在西北方華陰縣城內客棧中露面，見過他的人不少，但因一天在徐州南方發生刦殺案，有人看到是他，那可能是你們二人任何一人當時未曾易容，也可能是故意造成懸疑，使那些懷疑林海的人改變想法，而逃避刑責。」

老大道：「怎見得是這樣的？」

江南雨說道：「由林海臨死的一句話，加上那件刦殺案現場上有人見過他，就啓發了一些有心人的靈感，認爲有兩個林海。」

雷震天道：「這件事經過很久的時間，還是沒有頭緒，直到林海死後才有了眉目……」

江南雨道：「我們猜到林海必有替身，于是大家一齊去找證據，自然要弄清林海是何方人氏？原籍那裏？」

「後來終于打聽到，他是河南新野人，其母一胎生了三男，但父死改嫁林家，其母却只帶林海過門作爲拖油瓶，老大和老三仍留在老家，這種事後來的丈夫自然不知道，直到長大，林海才知道還有個哥哥和弟弟。」

雷震天道：「『青風鬼叟』收林海爲徒，林海念手足之情，又把兄、弟轉介紹給『青風鬼叟』，三人同門學藝，據說三人之中，林海並非最用功的一個，獲益最多的却是老大黃舞陽。這是因爲其母的娘家是舞陽縣，因而取名舞陽，老三生于新野，取名黃新野。」

黃氏兄弟知道今夜有一場血戰，一齊撤劍，「南雨北雷」也丟了劍鞘，嚴陣以待。

雷震天的「搜魂摧心劍法」和江南雨的「大羅劍法」，昔年和歸元大師的「蟄龍劍法」齊名，雙方都不敢大意，儘管黃氏兄弟對自己的實力深具信心。

他們若無信心，白道耆宿們也不會大費周章，合力對付他們了。

惡鬥開始，江、雷二人聯手，威力相乘增加，但黃氏兄弟的合作，更使所有練劍的人開了眼界，如不是親眼所見，不知劍術實已涵蓋了十八般兵刃的一切妙用。

也許有人以爲劍畢竟不可當流星用。

事實上，劍爲百兵之王，配上高超無匹的劍術，作流星用也不例外。

因爲劍氣劍罡到了相當的火候，就像能伸縮自如，可以及遠的流星一樣。

四人三種劍術，動起手來却像只有兩個人。也唯有如此，黃氏兄弟才把江、雷二人列爲有數對頭，他們的合擊凌厲無匹。這是因爲他們雖非同門，却是結義手足，有空就合研聯手合擊絕招，被藍殺死時藏了拙。

只不過黃氏兄弟雖重視他們，却並不視爲最大的威脅，反之，早已把他們各個除去了。

「青風鬼叟」是宇內第一奇人，比歸元大師還高出半輩。已死了兩年，如他還活在世上，而又和門下同流合污的話，那就太可怕了。

一百餘招時，黃舞陽低喝一聲「殺──」兩人交換一個方位，劍勢陡變。

這正是他們的殺着。也正是「青風鬼叟」的五絕十三式。

江、雷二人自然能感覺到陡變的暗勁和無儔的壓力，二人也各「嘿」了一聲。這當然也是他們合擊招式中的救命絕學。

雙方的絕招對救命招式，也就等於殺着對殺着。到了黃氏的五絕第三絕時，雷震天衣領裂開，後頸上出現一道血槽。

脖子上受創，可見險到什麼程度了。

劍芒在夜空中飛瀉，就像魚身上的鱗一樣，一層接着一層，一片覆着一片，無半寸脫節，也無半點孔隙。

每個眨眼的瞬間，任何一次疏忽，都可能在一兩寸之處連續挨上兩三劍。

「嗤」地一聲，江南雨的腹上衣衫綳開，肚上皮肉裂開八寸多長，血水溢出。但江南雨一點也不含乎，一式反手劍也挑破了黃新野的褲管。

一百五十招過後，「南雨北雷」已顯著落後。

這還是絕招盡出，他們對付藍星海時，都隱藏了絕招未出。

也只有這樣，才能使二黃輕估他們，而不急於去殺藍星海。因爲藍星海既已得了失心瘋，而「南雨北雷」雖喪於他手，却也證明藍星海並不具有威脅性。

林海說得極有信心，「你殺不死我」。林海深信，沒有人知道他有兄弟三人，而且面貌身材相似，沒有可能被人識破。

他更知道黃舞陽的劍術比他還高，又是在暗中活動，怎麼可能敗亡？

當然，他漏掉了另一高手，那就是冥冥中的主宰制衡者──造物之神。

如果沒有查出他們共有兄弟三人，白道這邊的命運是極爲悲絕的。

這工夫，二黃的五絕施展到三絕最後一式時，江、雷二人在對方的劍華耀目下踉蹌後退中，江南雨的左臂應劍飛出，雷振天稍高些，大腿上被砍中一劍，深入腿骨。

這景象十分慘烈，襯托着黃氏兄弟的得意狂笑，令人絕望。看廟的人在大殿中抖成一團。

黃新野挺劍就要先結果江南雨，忽聞一聲「孽障」！有如出雲怒龍，歸元大師凌空撲下。

「嗆」地一聲，他的短劍撩開了黃新野的長劍，已站在塲中。

黃氏兄弟本極自負，此刻更打出了信心，黃舞陽哂然道：「老禿，你來也是白搭。今夜就讓你涅槃，送你到西天淨土納福去。」

歸元大師道：「以你們二人合擊的威力，確有可能，不過，落葉蘊育萌芽，生機藏於肅殺。這道理不是你們所能够領悟的。」

這工夫江、雷二人已退入廂房中，廟太小，並無偏殿，只有三間廂房，又稱廊房。

兩廂房中立刻亮起了燈光，顯然裏面還有人。

黃新野嘶吼着撲上，黃舞陽却在歸元大師頭上下擊。

這都是頂尖對頂尖，絕活對絕活的陣仗。

這種對手力搏，也許武林中數百年才能看到一次，也未必有這麼多的塲次。

歸元大師一代宗匠，劍術已窺堂奧，劍的長短，實在不足爲慮，但他却也知道，他的實力，也僅僅和江、雷的聯手相伯仲。

那麼，爲什麼他們三人要分開動手而不齊上？

雖云除惡務盡，也不必講什麼單挑獨鬥，只不過以他們的身份還要三五人合擊的話，總是忌諱這一點。

二黃也不敢久戰。知道久戰是對他們不利的。二人低吼一聲，施出了第四絕招的第一、二式。

歸元大師連吼數聲，這自然是「輪迴三界唱」，旨在加强自己的功力，也能干擾對方的心神。

但是，「青風鬼叟」也像藍星海一樣，已傾囊相授於黃老大，二人聯手，威力無限，說得明確點，二人加起來，就等於「青風鬼叟」親自出手。

在九十七八招上，黃舞陽好像在空中平旋，他的劍芒隱然像疾旋中的傘骨。形成光霧漩渦。

「唰」地一聲，歸元背衣裂開一尺，已劃破了皮。

這可以說是歸元大師一生中最慘的一次失招。

但他把生命看得更淡，短劍突然由疾而緩，奇妙地平射而出，「嗆」地一聲，和黃新野的劍交擊一下，黃新野左頰上添了一道寸餘長的口子。

黃老三總是差些。在合擊的縫隙中，他是較弱的一環，但二人立刻警惕，改正了自己的錯誤。

歸元大師落地正要回頭再戰，廂房中踱出一人，竟是此行的眞正主謀人，也可以說是主角──藍星海。

他當然並沒有得失心瘋。

當初定此計劃時，他極爲反對佯作殺死「南雨北雷」和歸元大師。當然，三小也哭着反對佯裝殺死藍叔叔。

但歸元大師開導他們，這麼作都是爲了整個武林，個人的聲譽微不足道。況且，事後眞相大白，於聲譽無損。

而江、雷二人也十分願意佯作藍星海的劍下之鬼。

眞正沽名釣譽的人是不會作這種犧牲的。

歸元大師道：「小藍，這二獠就交給你啦！」說畢進入廂房中，自有人爲他療傷。

黃新野道：「藍星海，你以這等鬼蜮技倆賺人，勝了又如何？」

藍星海道：「昔年你們兄弟三人以鬼蜮技倆賺人，作過多少次刦財傷命案子？對付你們這種人還講什麼方式和手段？」

黃舞陽道：「藍星海，就算以車輪戰法，我兄弟也不在乎。」

藍星海道：「你們兩個血賊聯手，非同小可，這也正是白道幾位前輩不得不小心從事，詳加調查、研究，然後商量對策的原因。但是，藍某爲了武林被殘害的枉死者以及三小的血債，我絕對會使你們死得心服口服。」

黃新野冷笑道：「你已經沾了我們的便宜，因爲我們已和三個人苦戰了四五百招。」

「所以從現在開始，我要給你們一個時辰的時間恢復體力。如果你們願意，可以休息一個半時辰或兩個時辰。」

二黃互視一眼，立即就地坐下調息，居然信任藍星海。

這當然冒了很大的險。因爲他們的仇人太多，藍星海固不會施襲，歸元大師甚至「南雨北雷」也不會，但誰敢保證別人也會守信？二黃又怎知廂房中是否還有其他門派中人？

但他們太信任藍星海，深知他的爲人。只要有他在，就不會被襲。

也正因爲藍星海大方地要他們調息恢復體力，他們體會到，他似乎有十成十的把握。

也許三小會和他聯手，這在人數上雖然比他們多了二人，但在輩份上來說，三小矮一輩，却又不算佔他們二人的便宜。

他們二人儘管自負，却以爲此刻不能托大涉險。

二人坐下調息，藍星海退回廂房中。

此刻廂房中有十人之多，那是已負傷的「南雨北雷」、歸元大師、錢山、花露水、胡麗、三小和藍星海等。

三小跟藍星海學了不少的醫術，正由歸元大師指揮，爲「南雨北雷」療傷，二女助之。

時間在療傷中渡過，二黃已調息了一個多時辰，在高手來說，這已經足以恢復眞元了。

花露水今夜似乎有點緊張，別人並未注意，藍星海却看出來了，只是他也說不出原因。

他以爲也許是因爲黃氏兄弟和林海本是同母異父兄弟，且三人面貌酷似，見到這二人，難免想起她的丈夫林海來。

丈夫就是丈夫，同床共枕七八年的情感，不能被「大義滅親」四字抵銷。

她一直牢記林海臨死那句話：「你殺不死我。」

這句話會使她矛盾、猶豫或自譴。但是，總是抵不過「我可以沒有丈夫，小寶可不能沒有爹。」這話重要。

自私就是自私，不須再具備其他理由了。此刻她內心很亂，一方面想着不久將達到的幸福，却又不能不想背棄正義的汚點。

不管怎麼樣，她仍然預作了必要的措施──沒有把小寶帶來。

也不須其他理由，小寶的生命遠比三小的重要多多！

當二黃調息了一個半時辰，天色已近四更，二人同時躍起，道：「藍星海，我們雖然勢不兩立，但我們兄弟仍視你爲君子。」

藍星海說道：「你們如果早有這種想法，也就不會有今日的局面了！你們自衛吧！」

三小聯袂走出廂房，劍已出鞘。

他們三人身負爲武林除害的重任，所以這數月來，更加苦練鑽研。他們非但苦研藍星海的絕學，也學歸元大師和「南雨北雷」的武功。

而且，藍星海和幾位高人傳他們絕學

，其他人不得觀看，十分保密，這當然也是為了慎重。

花露水見三小走出，說不出內心的感受，她希望他們勝，至少也是兩敗俱傷，然後另一場決戰決定一切，包括她的終生的幸福在內。

四人已開始了生死搏鬥，這眞是劍術的極致，體能的頂點和人類意志的高度發揮。

二黃雖知三小非弱者，却總以為他們的經驗和訓練尚淺，不足與他們抗衡，但二十招以後，二黃終於不得不相信，全靠經驗也不可靠。

他們以為人類的智慧有時可以取代經驗。經驗固然也可以比美智慧，三小的博雜，配合之緊湊，他們立刻不約而同地，收慴輕敵的意念，全力以赴。

藍星海在一邊暗暗點頭，三小實已吸取了他的武學精髓，加上歸元大師和「南雨北雷」的精粹，二黃往往會遇上險招。

歸元大師傷得不重，在室內觀戰，只有「南雷北雷」和錢山還在床上養傷。

花露水不斷地張望，胡麗也不知道她在張望什麼？

作人作事有目標，必然能產生至大的力量，正和三小在此搏殺是為了湔雪父仇一樣，有所為有目的厮殺，較之二黃的拚命就截然不同。

兩百招時，天已濛濛亮，三小都已負傷，二黃也差不多，但沒有人敢斷定雙方誰有勝算把握。

二黃老大額上被掃了一道口子，老三的胸前有兩道劍傷，三小身上各有兩道創傷。

三小的鬥志很旺，似乎再戰五百招也不會累，二黃就缺乏這種明顯的優勢了。

三小力戰二黃，也是三小力爭而爭到的結果，本來藍星海要獨戰二黃的。

天都快亮了，已拚了近三百招。

就在這時，幾乎雙方都下決心作決定性的一擊，三小施出誅心劍法，二黃自然也是用最有信心的招式。

三小只感覺身子尤其是頸子及頭部四周劍氣逼人，有幾次險些距他們的頭臉不及兩寸。而二黃也體會到，生命延續存亡，往往在任何一次眨眼之間就可決定，三小的劍芒像連續不斷炸開的鞭炮，在他們的一些要害處閃爍。

三小這時同時來了一聲獅子吼，施出了「誅心劍法」第三招。這是藍星海近來研成的，過去只有兩招。

幾乎同時，二黃也以最後的絕招卯上了。

一陣金鐵亘震，五個人影在斷劍的碎屑飛射中作最後的一搏，「吭吭」數聲，二黃像狂風中的敗葉，踉蹌後退，噴出的鮮血被三小的掌罡逼回，變成血人。

三小也在對方的與敵偕亡掌法各被擊中兩三掌不等。孫鏤骨退出一丈，噴出一道血箭，張銘心和紀不忘滾出七八尺，昏死過去。

藍星海熱淚盈眶，三小雖負重傷，却終于夙願得償——手刃了二魔，因為二黃的傷勢並不比三小輕些。

就算讓他們離開，他們也走不出幾十步就會倒下。

所以藍星海正要上前探視三小的傷勢，一條人影自廂房屋脊後射下，竟然向藍星海施襲。

這眞是非常險惡而絕望的時刻，因為屋中的人，除了花露水之外，其餘諸人都癱瘓在床上或地上。這原因不難想像，包括胡麗及歸元大師在內。

而藍星海此刻的注意力全在三小身上，加之二黃已重傷自顧不暇。這施襲的人居然能使衣袂幾乎聽不到聲音。

然而重傷退了一丈時的孫鏤骨雖然狂噴鮮血，却看到了這一幕，他積殘餘內力大聲道：「藍叔叔背後有人施襲——」

藍星海的反應是一流的，但畢竟是被動的，他的身子一弓，向斜裏一竄，背上仍被掃了一下，衣衫破裂，皮開肉綻。

來人竟是已死去的林海，這一奇襲未成功，林海已知不妙，一言不發攻上。

藍星海忽然想起花露水這兩天窮緊張，而且神不守舍的原因，以及林海臨死時說的「你殺不死我」的另一種詮釋了。

藍星海居然忘了林海涉獵過瑜伽術，這種玄門功夫是可以詐死的。

可是花露水自那時就有私心，而與胡麗及三小虛與委蛇。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兩句話太可怕了。此刻胡麗無聲，歸元大師也無動靜，分明已着了花露水的道兒。

林海一下子就施出了十成十的功力和精絕的招式，藍星海乾脆就是「誅心劍」末一招——「其心可誅」。

這是決定性的，兩人的劍也斷成數截，然後以血肉之掌撲上。

掌上的工夫，二人半斤八兩，「吭」地一聲，二人的身子各自飛出。不同的是，林海打了個「寒鷄步」沒有站穩，坐在地上，藍星海連退八九步勉強站住了。

血自他們口角滲出，藍星海切齒道：「本來我殺不了你，而你可能把我殺死，可是現在情勢改觀了！」

林海一言不發，他想站起來，却又倒了下去。原來他上次雖未死，受傷極重，而且他又不太懂醫術，復原困難，他自嘲地說了一句「不死劍客——」

剛才藍星海這一掌至渾至猛，已震碎了林海的內腑，即使華、扁在此，也回天乏術。

此刻花露水奔出，抱着林海的屍體痛哭了一陣，突然仰頭對藍星海道：「星海，我對不起你，更對不起三個孩子，為了自己和孩子的幸福，我自然忘了『德在人先，利居人後』的作人道理，一直和林海在一起，瞞着你們使他復原，只希望他的兩個兄弟能除去你們，沒想到天不從人願，結果連施襲都不成，天道不虧，理應如此，我死之後，如你能照料在三里外小鎮上長興客棧中的小寶，在九泉之下，也會感戴大德——」

「大嫂——」但此刻花露水已把一柄匕首送入她自己的心窩之中。這時三小已顫巍巍地走了過來，紀不忘入屋，果然胡麗和歸元大師等能動的人，都被花露水用迷藥迷倒。

正是：月盈則虧，履滿者戒；人生重結果，種田看收成。豈不可愼……

（全文完）

武俠短篇故事／陳劍飛・文
可飛・圖

寶劍緣（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仁道與丁俊昭原來是遠房表親，他投靠丁家，丁家將他收留，還授以資本經營生意，王仁道見利忘義鯨吞蠶食，丁家亦不計較，只申斥叫他離去，王仁道懷恨在心，丁俊昭並不知道祖父和王仁道有這段不愉快的事情，父親死後，王仁道便不斷侵蝕了丁家，母親還被他買兇暗殺，現在又將自己兄妹欲置死地，幸林家村林大明的義子楊德生見危相救，逃出生天，王仁道派人想將楊德生殺害，反被他將殺手殺死，怕王仁道向林家報復，傳授武功給義弟虎子和林家村的人，以防不測，未死的殺手駱天照帶同師弟妹來尋仇，找楊德生相鬥……

雙劍合璧　共誅仇人

楊德生心知此行是十分危險，但有什麼辦法？三年前自己放過駱天照的時候，駱天照已經聲言要報仇的了，自己當時一念之仁，不忍趕盡殺絕，所以才有今日之約，但事已成實，也毋須後悔了。他相信自己這幾年功力大進，如果一個對一個，未必就會輸給對方，怕的是人家三個對一個，那可就不易應付了。他想着，已到了朱雀山脚。

月亮已經升得相當高，因為流雲的關係，時明時暗，所以山上的景物也時隱時現。楊德生來到山脚，向上望，自然看不到人影。但到了山頂，却看到了，不多不少，正如信中所說，兩男一女。

「駱兄，這兩位想必是令師弟師妹了，幸會，幸會！」楊德生向對方行禮，駱天照不屑地哼一聲道：「姓林的，你少跟我來這一套！你本來姓楊，今晚可要歸陰了，今後，你陰陽相隔，永遠也不能回陽了，有什麼未了心事，你說吧，我會替你好好辦妥的。」

「謝謝你，駱兄，你今晚約我到這裏，有什麼指教？請說吧！」

「你如果不善忘，當還記得三年前我說過的話，你不殺我，將要後悔，現在就是你後悔的時刻！我已說得十分清楚，你應該明白啦！」

「你是要找我報仇，我明白了！」楊德生說：「諒必駱兄也記得我當時說過的話，我與你無冤無仇，我只是不值王仁道所為，不能放過他！至於你報仇與否，我但求心之所安，絕不後悔，今天之約，我早已料到，所以不覺得詫異，也並不後悔，駱兄想怎樣，說出辦法好了，我一定奉陪！」

「一定奉陪？好大的口氣。」女的冷冷插上一句。

「姑娘言重了，我這只是門面話，休得見笑！試問我已來了，還由得我說半個不字嗎？倒不如說得體面一點，也好叫自己有點光彩。」

「這倒是眞話！」女的同意楊德生的

解釋。

「姓楊的，你沒什麼交代了？」

「我上無父母，下無妻兒，中鮮兄弟，光棍一條，幸得恩師撫養成人，至有今天，我根本無所牽掛，亦無所交代，駱兄，你請吧！能化干戈爲玉帛，當然最好，否則，我無話可說了！」

「你眞沒有半點牽掛？」

「就是有，你也無法代我辦到。」

「好，你說吧！」

「我唯一感遺憾的是未能殺掉王仁道爲大衆除害，而你，當然不可能代我完成這心願！」

「這個當然不可能，你明知故問，不是多餘。」

「我早說過了，你偏是要我說，不也是多餘。」

「師兄，你怎麼啦？天都快亮了，還說天談地，不覺得無聊？你不動手，我可要動手！」路長安這時開口了。他話鋒咄咄迫人，身爲師兄的駱天照也陪上笑臉。

「我本來還想再氣他一下，洩洩心頭積恨，師弟既然不耐煩，就便宜他吧！姓楊的，你亮劍吧！」

「師妹，你……」

「三師兄，我暫時不想出手！到了該出手的時候，我自然會出手的，你不必等我！」

「那好吧，我想，不用師妹出手，我們也能獲勝！」

「這就最好不過了！只怕我出了手，你們反而不能獲勝！」梅菁菁針鋒相對，似乎半點也不肯相讓。駱天照知道他們早有心病，怕吵起來影響合作，所以急急排解。

梅菁菁不出聲，靜靜的站在一旁。她這時內心很亂，儘想着師叔的話。她聽了師叔的勸告，比師兄早幾天到了這裏，却不到王家去，瞞過王家，在這附近一帶偵查，了解實情，覺得和大師兄所說完全兩樣，和師叔所說倒是一樣。

梅菁菁的武功，雖然由師父開蒙，大師兄代師傳授過一些，但眞正的絕技與內功，都是得自師叔，所以兩位師兄說師父偏心師妹，把不傳之秘傳給師妹，其實是冤枉了師父的。由於這麼關係，所以師叔的話，梅菁菁更能相信與遵從。

師父的爲人梅菁菁是知道的，他兩位師兄年來所作所爲，梅菁菁盡知，並且曾加以勸諫，可惜全無收效，反而在某些場合，基於同門關係，却帮了師兄的忙。她常爲此愧悔不安。此刻，她就想着楊德生和她兩位師兄的仇恨與可能有的後果，所以，心神不定。

路長安早巳把鋼刀握在手中，見師兄說不動師妹，有心一顯自己本領，便朝楊德生喝道：「小心接招！」話才出口，身形巳動，刀鋒朝向楊德生肩頭斜斜劈下，看他出手似不很快，怎料實在快得出奇，一眨眼工夫，刀鋒巳經貼近楊德生衣服了，楊德生肩頭一晃，路長安只覺刀鋒一滑，失了準頭，虎口感到一陣痛痲，似乎連鋼刀也無力握得穩了。

「師弟小心！這厮的功夫實在不弱，要不是，我也不會在三年前吃過他的虧了！隔了三年，他的武功當然比三年前更進步了！」

「大師兄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你怕他，我不怕！你且看看我取他人頭吧！」

「二師弟，我這不是長他人志氣，我說的是事實，你千萬別誤會！」

「我知道！」路長安不經意地說了一句；旋即轉向楊德生再次進攻。

駱天照見師弟一臉驕色，心中暗暗嘆息，他想：幾年不見，依然是老脾氣！他倒爲師弟的安危担心了。他看了幾招，見師弟未能得手，便加上去夾攻，實行以多取勝了。

駱天照經過三年苦練，不但舊傷全好，內力比三年前更見深厚，因此，他一出手，刀風便有聲，奪人心魄。他配合師弟的攻勢，雙刀相滙，更增威力，楊德生夾在兩者之間，見招拆招，逢式破式，置身於兩個高手之間，不但守得極穩，還能伺機反擊，迫使對方退避，可見並未落敗。

但是，駱、路兩個早年同師共研，不僅對師門功夫十分了解，更因常常在一起練功，共同練了幾套自創的劍招，一攻一守，一進一退，相互之間配合得非常緊密，因而比個別發招的攻勢，威力大了何止兩倍三倍？配合上了之後，刀光如電，互相輔助，把楊德生困在刀光之下，僅可自保了。

楊德生的處境看來十分危急，他又無法避開駱、路兩個夾攻，只好硬着頭皮，盡力自保，先渡難關，再作打算。駱天照似乎看出他的心意，喝叫師弟盡全力搶攻，他自己的攻勢就更凌厲了。

楊德生在兩個強敵夾擊之下，似有難以應付之勢。冷眼旁觀的梅菁菁看得暗暗皺眉。她想，師父把他說得如何厲害，連師叔也把他大誇大讚，師叔是很少如此稱讚人的，難道看錯了眼？還是……她突然心頭一跳，感到臉熱了。她本能地向周圍看了一眼。自然，除了他們幾個人之外，不再發現其他人。

駱天照與路長安兩個奮全力一展雙刀，攻勢如狂濤駭浪，一次又一次的刀浪湧向楊德生。楊德生的劍光本來很大，不斷向左右前後飛射的，此時巳經被壓縮成一小團，只保在他自己身邊了。

駱天照眼前勝算在握，驕態又現了。他對師弟說道：「我們要活的，慢慢折磨他！」

「好，我們也把他的武功毀去，叫他嘗嘗失去武功的滋味！」

「我要挑斷他的脚筋，叫他無法再練武功，永世也不能練！」

他們似乎巳經勝定了，不再把楊德生放在心上了。事實上却是如此，楊德生似乎巳連招架也感困難了。

梅菁菁看得又緊張又失望，同時也覺得奇怪，何以楊德生竟如此不濟！說眞的，她是希望楊德生大展神威，擊退兩位師兄，怎料他連招架也感到困難，更那有能力擊退對方。

雙方的攻守也是極不平均，攻的一直都是他的師兄，守的又都是楊德生，攻的越來越勇猛，守的越來越呈不穩，勝負之局，看來巳成定局了。梅菁菁心頭又急又亂，煩死了。

原來她此次明是應師兄之邀前來助陣，暗中却是受師叔慫恿，專誠來踹查楊德生的平日言行和他的武功的，經過踹查，她對他平日的言行巳經十分欣賞，深深欽佩了，沒料到他的武功却如此稀鬆，芳心不覺煩亂了。

再看下去，楊德生簡直身軀晃動，搖擺不定，步履也輕浮不穩，充分顯露出敗象，看情形，不用多久，他就會敗下陣來了。

「怎辦呢？」梅菁菁正考慮着，耳邊聽得大師兄一聲暴喝：「師弟，『風雷交擊』！着！」師兄倆雙方一開即合，雙雙斬向楊德生上盤，刀光把他罩住了。梅菁菁大吃一驚，巳無從考慮，一聲「且慢！」身形暴起，如御劍飛行，快到極點，疾射在兩位師兄刀光之內，硬接師兄的夾攻！這一個變化，使得他兩位師兄大驚，但又用招巳老，無法撤手，急得驚叫起來。

梅菁菁突如其來的一招，把兩個師兄嚇得大叫，四柄兵器同時碰上，傳出一陣金鐵交擊之聲，震耳欲聾，四個人也同時分開，相互遠離一二丈外。

駱天照定了定神，勃然大怒道：「三師妹，你這是什麼意思？你不帮也還罷了，怎麼帮起別人？」

梅菁菁給師兄如此一問，再想到自己早先的情急，不禁臉熱了。不過，她仍能保持鎭靜地說：「他是我的什麼人，你們不必理會，但你們却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剛才要不是我出手及時，你們只怕都血染當塲了！」

「什麼？你剛才是帮我？你以爲我會相信？」

「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我總算盡了責任，帮了你們，如果不服，你們可以再來，不管怎樣，我都決不出手就是！」

「這是說，你不跟他動手？」

「當然不跟他動手！我怕一出手，你們又說我洩漏本門秘密呢！」

「好！你不出手，我們一樣可以獲勝！師兄，女生外向，我們還是靠自己力量吧！」

「好！我就不信沒有她不行！」

師兄弟倆因師妹剛才那一招替楊德生解了圍，便對師妹不滿，說出一些負氣話。同時乘怒再向楊德生先進攻。

「謝謝你！姑娘！」楊德生不知出自眞心，還是出自挑撥地向梅菁菁道謝。梅菁菁佯作含羞地冷冷回答一句：「你想挑撥離間，做夢！」

楊德生別有用意的看她一眼，似乎還想再說句什麼，駱天照的攻勢巳到，迫使他集中精神對付駱天照。他用出一招「漫天風雪」，劍光如扇，把自己與對方完全隔離，駱天照那一招便被化解，起不得作用了。

但是，他攻不進楊德生的防綫，路長安却從他背後攻到了。他似乎發覺得遲，處境十分危險，急得梅菁菁幾乎要驚叫了。可是十分奇怪，也不見楊德生怎麼蓄勢閃避，竟然在最後一刹間，他的身子離開了斜側兩步，一縷劍光飛射路長安腰眼，嚇得他「哎呀」大叫急退。

這時候，駱天照巳經發出配合的招式疾攻楊德生前胸，不料發招之後，路長安巳退走，楊德生巳無後顧之憂，於是全力對付駱天照的攻勢，長劍一伸，貼着駱天照的刀鋒反削過去，用招又巧又險，大出駱天照意外，被迫撤招後退。

楊德生自從得梅菁菁之助脫險之後，精神大振，和早先有守無攻，甚至連守也不穩的情形是完全不同，判若兩人了。駱、路兩個也不明白是怎樣回事，却把一腔怒氣遷向梅菁菁，認爲她鼓舞了楊德生，他才會有此現象。梅菁菁也不明白原委，內心却暗暗高興，並且接受師兄的責備，暗自居功，認爲楊德生能夠勇猛起來，與自己剛才的帮忙有相當關係！

路、駱兩個激怒攻心，急於求勝，配合巳不如先前，更助長了楊德生的氣焰，加以他們發覺，早先自己的攻勢，楊德生多是難以招架的，這時剛相反，他們的攻勢巳難不倒他，反之，他更常常能洞悉先機，予以擊破，更向他們反擊，迫使他們各自爲戰，失去聯手機會。因此，他們巳失去上風，僅得平手而巳。

梅菁菁到底是個旁觀者，看得比較清楚，也較爲冷靜，因此，她第一個明白過來，早先楊德生所以如此，並不眞個不濟，祇是佯敗，智賺了對方，及至看清楚對方招數，便有拆解方法，她見未及此，竟替他担心，甚至出手相助，此刻想來，實在有點羞赧，同時，她又感到一陣欣慰，因師叔並沒有騙她，也沒有看走眼，他實在是一個難得的人選，首先是他平日的言行值得大家欽敬，再加上他的武功又如此高明，居然是可以應付她兩位師兄的聯手，她越看越感到高興了。

她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事不關己，關心則亂，不能冷靜了。早先若非她關心楊德生的安危，又怎會看不出他的佯敗？怎會受騙出手？過去，她一直自負精明，此刻看來，倒不是她過去精明過人，只是未碰上令她關心的人而巳，否則，在關心則亂的情形下，她就沒有那麼精明與冷靜了！

梅菁菁此刻毋須再替楊德生担心，便有心思去回憶師叔與她所說的那番話了。她記得十分清楚，師叔以十分愼重的口吻對她說：「菁菁，你今年年紀不少了。過去，未遇上滿意的人，這關係你一生的事，我也不便催你，可是現在，我看到有一個人，他不論在品德、武藝都是上上之選，我以爲和你是最合適的了！你要好好考慮這個問題，機會是不多的，錯過了機會，後悔是一輩子的事呢！你自己去考慮吧！」他把楊德生的姓名、特徵等告訴了她，叫她自己去了解。

梅菁菁雖說與駱天照、路長安是師兄妹，但她的武功却大半是師叔傳授的。因此，駱、路兩個有許多都不會，這就是她爲什麼武藝高出兩位師兄許多的原因。她與師叔相處的日子不短，了解師叔的性子，知道師叔平日雖然不羈，碰上正經事，却是十分嚴肅的，師叔疼她，她也知道，但師叔不掛口邊，只在細微的動作中表現出來，比如天冷天熱，要增衣減衣，甚至午夜變冷，他更會提醒她加衣蓋被，這都是愛的表現，比之掛在唇邊，說出口來的聲音，是勝得多了。

但是，對於武功，他却是要求得非常

嚴格的。不管是大毛病小毛病，只要是毛病，他都看得十分嚴重，非要她糾正不可！那怕一個小動作，也要練上十次百次，練到正確，練到他滿意爲止。因此，在婚姻大事上，他決不會貿貿然隨口而出的，因爲心理上先有了這個主見，所以早先她才會一開始就關心着楊德生，把他看成了自己的親人，不惜冒險救他。雖然後來知道自己受了騙，心中仍然是羞喜交集，縱有一點怨恨，也是屬於出自關懷那一種，並非仇恨！

梅菁菁思憶往事，不過片刻工夫，鬥場形勢已變，楊德生穩居上風，駱、路兩個不論如何進攻，都只能迫近他兩三尺外，便被他用劍光築起的牆壁擋了回去，再也無法攻得進去。這自然是只有挨打，絕對打不到人的。因此駱、路兩個已經失去鬥志，無復先前那麼勇猛了。

一方是鬥志低沉，另一方是勇猛有加，互相比較，後果如何，可以想見，毋須多加考慮的。梅菁菁當然看出這一點，芳心又亂了。她對兩位師兄的爲人，一直不滿，但他們却是她的師兄，有同門之誼，敎她難於處理。特別是此刻，她該怎辦？帮呢？還是不帮？帮則與楊德生爲敵，這是她所不願意的，她寧可與任何人爲敵，也不願與楊德生交惡，可是，若果自己不出手，兩位師兄眼看就要血濺當塲了，她又怎麼忍心？爲此，她一時心亂如蔴，拿不定主意，主意未定，戰況又變，駱、路兩個已如江河日下，一瀉千里，再無翻身之望了。梅菁菁越看越急，終於無法忍心，也如先前一樣，見兩位師兄危急，便一躍而去，疾撲鬥塲，挺劍疾喝：「休得傷我師兄！」

楊德生一劍刺，本來可以刺傷路長安的，沒想到却被梅菁菁及時趕到，用劍擋住，心頭一顫手腕也一顫，本能地把劍勢凝住，注目梅菁菁，看得她俏臉頓紅，現出羞態。他不明白，她怎會如此害羞？這樣容易臉紅？他不明白，便愈想明白，看得愈緊，他看得愈緊，她更心如鹿撞，少女的秘密似被看穿，羞態更紅。於是，不但是楊德生不明白，連她兩位師兄也感到驚異了。他們從來未見過她在陌生人面前如此害羞過。路長安道：「師妹，這廝無禮，我們不能放過他！」

「我知道！我會的！」

「師妹，你……」

「師兄，我們總不能這樣丟人，三個對人家一個吧？」

「師妹，對付這樣的人，何必跟他講什麼江湖規矩？」

「師兄，你們可以不講，我可不能不講？我想單獨對他打一塲，也好叫他知道我們這一派不是他可想像的那麼稀鬆，我要叫他敗得心服口服！」

梅菁菁這話雖未指名道姓，却也說得十分露骨，等於直說兩位師兄稀鬆，丟了師門的臉了，因此，路、駱兩個都臉色難看。路長安又說：「好吧，我們不配，你自己應付好了！」

「師兄，這不是配不配，做人要有做人的道義，我們總不能以多欺少，你兩位請站到一邊替我掠陣，不管我是勝是敗，兩位師兄都請千萬不要出手相助！我有言在先，若果有誰不聽勸告，陷我於不義，那時候，可別怪我認理不認親，反面無情了！」

「話說得可眞漂亮，我先謝過了！姑娘，承蒙你瞧得起，請吧！」楊德生似讚美，又似挖苦地說。梅菁菁心中感到不快，暗道：「眞是狗咬呂洞賓！要不是爲了你，我又何必多費唇舌，交惡師兄！早知你不領情，我又何必說！」

梅菁菁心是這麼想，口却沒說出來。因爲，她已把楊德生看作自己人，看得比兩位師兄更親更重了，自然處處會替他着想，原諒他。所以，儘管她心中不快，還是不會馬上露出來的。她只是以無限幽怨的目光瞪他一眼。她這目光十分有感染力，楊德生給看得陡然一震，心情爲之一漾。他遇見過不少高手，從未遇見過這樣的目光，稍有相似的，祇有丁姑娘臨別那最後一瞬，轉眼便過，他並未有特殊的感覺，和這次被看得發震不同。

他想：她這目光，似乎並無惡意，這是爲了什麼？他想着，便回憶起早先她含羞發窘，想起她曾飛身冒險相救，他又是心頭一漾，不自禁的朝她注目，並點一點頭，口氣也改變了，較爲客氣地說：「姑娘請！」

這一聲「姑娘請！」聽得梅菁菁耳中，眞甜到心坎，也不自覺的說：「你的氣力恢復了？要不要多歇一會？」

「不用了，姑娘，請吧！」

「那麼，你小心了，這一戰，有關我師門榮辱，我是不會客氣的！」

「謝謝你！姑娘也請小心！」

「好，請吧！」梅菁菁「錚」一聲拔出了劍，一縷寒光入目，楊德生不自禁的「咦」了一聲，隨上讚道：「好劍！」

「怎麼？我這柄劍？」

「沒什麼，姑娘請！」

「請！」梅菁菁一掄劍勢展開，立即爭取先機！一連進手式，把楊德生迫退了幾步。但他退得甚有分寸，一步步的退，絲毫不亂，而且每退一步就消去對方一分勁道，實在並未吃虧。

梅菁菁的劍勢開展之後，以劍之力，居然使出了她兩位師兄雙刀聯手的招式，所以她雖然是一個人，實在和兩個人聯手無異。楊德生想不到她如此厲害，怪不得她如此自恃，聲明要單打獨鬥，不須師兄帮手。但楊德生早先已經和駱、路打過一仗，有了一點經驗，所以梅菁菁雖然比他們高明，他也可以應付得來，而且甚爲輕鬆。祇因他對梅菁菁已心存好感，才不曾出言諷刺。

雙方出手都快，轉瞬已過五十招，勝負仍然未分，駱、路兩個見她一個人便使出他們二人聯手的招式，心中也自駭然，同時也產生妒忌，暗恨師父偏心。

雙方快打到百招了，梅菁菁揚聲說：「姓楊的，你小心了！」

「謝謝你，來吧！」

「好！看招！」一掐劍訣，展劍勢，一招「空谷廻音」，身形疾繞，一縷劍光驀然飛翔，繞着楊德生轉了三匝，快得只見銀光，不見人影，使楊德生也看不清，摸不着對方心意，所以只是抱劍以待，並未出手接招，更無從還擊。

「師兄，怪不得這丫頭口氣如此大，原來眞有點功夫！剛才她這一招不是『空谷廻音』？怎麼她使來威力似乎大了許多？」路長安看得心頭震動，不覺向師兄請敎。

「我也不知道，大約這丫頭的輕功內力都比我們好吧？」

「我就是奇怪這一點！她年紀比我們輕，又是女的，怎會功力比我們都勝？你想想，會不會師父眞有偏心？」

「這可難說，特別在我們離開師門那幾年，說不定把什麼都傳了給她？」

「我看必然是這樣！而且，我懷疑經常都來探師父的，那個怪漢，也許和她的武功大有關係！」

「眞的？你看出其中有文章？」

「那還用說，你記不起了？這丫頭常和那個怪人泡在一起，有時還泡到黑夜呢，孤男寡女的，誰知會發生什麼事？」

「師弟！你想到那裏去了？師妹今年才不過二十四歲，那怪人，怕不有五十？做她爹爹是差不多，怎會有什麼關係？」

「這有什麼不可以？你沒聽說一樹梨花壓海棠這故事？」

「唔，你說來也有點道理！」

「我就不相信他們不會沒有關係！」

「這麼說來，師妹她……」

駱天照沒有說下去。因爲鬥場上得出「噹」的一聲響，男女各自跳出圈外，細看自己的武器，還用手指輕輕撫摸，不曾發現損缺，這才滿意地現出笑容，本能地瞧着己方和對方的劍！

「你的劍，沒事吧？」楊德生關切地問。

「謝謝你，沒事！」梅菁菁先謝過對方，轉口再問：「你的劍也沒事吧？」

「還好！謝謝你！」楊德生說。

他們根本不似仇人，只似同門練習，互相關懷，互相慰問。但何以會如此，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因此，當他們慰問過了，清醒之後，又揚劍再鬥了。

這是他們交手以來的第三度動手了。這一次，梅菁菁盡展自己所學，身形步法，盡見之劍勢，不但看得駱、路兩個又妒又恨，又驚又羡，就是和她對手的楊德生也頓感壓力大增，每招每式都似有千鈞重力，不易招架，勉强硬接，只感到虎口刺痛，腕、臂均覺痠痲，似有一股壓力由長劍中透過掌心，直迫臂膊。這是他出道以來遇到過的强手，比之早先力戰駱、路聯手，還要吃重得多。開始時，他見對方是女子，又有禮貌，還守江湖道義，處處顯得與她的兩個師兄不同，所以對她極有好感，存心手下留情，不使她太過難堪的，沒料到她竟如此厲害，他倒有點心悸了。

不過，他又有點奇怪，他明明在內力上不如她，何以她並不乘勝追擊？却有意的自減壓力？她是存心戲弄，還是另有用心？他頗難明白。可是一想到她早先的神態，那脈脈含情的目光與嬌人羞態，他恍然有所悟，决心冒險一試，在雙方快攻疾鬥中，突然出現破綻，一個失步，予對方可乘之機，看她是否痛下毒手。結果，她不但不乘危進招，更把原來的招式微微撤開，劍光斜出數寸，似乎怕他自己碰了上去。這一個試驗他獲得證明，她不是存心戲弄，也非有意加害！

但是，梅菁菁的劍光微斜，却瞞不過兩位師兄的目光，他們似乎也看出了她的心意，不約而同的叫出：「師妹，你怎麼啦？」聲出招發，各自將三枚暗器一齊射向楊德生，楊德生因爲試出了對方的眞心意，心中高興，竟忘了照顧自己，可謂忘形。梅菁菁見他似失了三魂，缺了七魄的呆看自己，不覺又好氣又好笑，但暗器已經射到，即使提醒他也來不及了，因此，她一急之下，已無暇考慮，一伸手把他的手臂抓住向身後一帶，自己擋在前面，劍鋒一顫，噹噹叮叮如繁弦急响，六枚暗器已給她全擊跌在地，旋即向兩位師兄道：「你們怎麼攪的，我叫你們不要插手，你們偏要插手！」

「師妹，我正要問你，你爲什麼處處帮着這廝？你算是什麼？」路長安冷然發問。

「師妹，你實說吧，你爲什麼要帮這廝？」駱天照也忿然發問。

「這不關你們的事，最好是少管！」

「什麼？你叫我們少管？」

「不錯，我要你們少管！還要你們馬上離開這裏，你們該明白啦！」

「梅菁菁，你作反了？」

「我尊重你們是師兄，才會叫你們走，你們若是不識相，莫怪我反臉無情。」

「梅丫頭，你眞要作反了！你……」

「我勸你們還是離開的好，你想想，你們會打得過我們？你們有這個本事？」

梅菁菁不但要兩位師兄走，還把楊德生拉上關係，說他們兩個是一條綫上的朋友，用來威脅兩位師兄，這一來，駱、路兩個無論如何也不敢再留，不敢冒這個險了。

他們氣極了，一邊走，一邊氣咒梅菁菁，說她陣前變心，愛上仇敵。路長安本來暗戀着師妹的，他早先說師妹跟那個怪人的壞話，就是基於妒嫉，但那還是猜疑，並非目睹事實，而此時都親見親聞，千眞萬確，不會有錯了，因此，他更恨！

楊德生的心情和路長安恰巧相反，他見駱、路兩個被梅菁菁趕跑，想到她剛才出手相救，想到她對師兄說的話，他實在是太高興了，這是出乎他意外，想不到，也不敢想的事，他簡直難以相信，疑在夢中，但又却是事實，眞眞正正的事實。

「梅姑娘，你對我太好了！謝謝你！」楊德生訥訥地向梅菁菁致謝。

「謝什麼呢，你不怪我逐走兩位師兄吧？」

「不會！不會！怎麼會呢！」

「不會就好，我眞怕你怪我逐走他們，因爲，這樣你就不能找他們報仇！」

「我本來就沒打算找他們報仇！要是我要殺他，前一次我也不會讓他離開！」

「你眞大量！你不覺得我剛才說的話太唐突吧？」

「怎會呢？我其實第一眼看到你，就覺得對我關懷，絕不會加害我！」

「你眞這樣想？你會後悔的！」

「不，我不會後悔，倒是你應該小心你那兩位師兄！不是我背後說他們壞話，實在是他們有欠光明正大，你非小心提防

不可！」

「這個，你放心！我會的！」

「梅姑娘，因爲我，使得你們師兄妹失和，我眞不好意思！」

「不同道，不相爲謀！古人有說，一母生九子，各有不相同！同母所生尚且有別，何况師兄弟；他們的所作所爲，我早勸過他們了，可惜他們不聽，終於有今日，不過，這只是遲早的問題罷了！就算不是爲了你，我遲早也總要跟他們鬧翻的，不過是提前一些罷了！你可不要介意。這是我們師兄弟的事，與你無關，你不必放在心上！」

「梅姑娘，眞對不起！我知道你說的是眞話，但是，這件事總是因我而起，因我加速了你們……」

「別說了，聽來叫人心煩，師門不幸，才出了這樣兩個師兄，武功强弱，由於天賦，那沒得說，行爲品德都是由自己學來，所以，便不值得原諒！我巳勸過他們許多，還是不改，今後如果再見到他們做傷天害理的事，我也顧不得師兄妹之情，只好把他們毁了，替師門清理門戶。」

「梅姑娘，你……」

「別叫我梅姑娘了，叫我的名字吧，我叫菁菁！你就叫我菁菁好了！」

「是！是！梅，梅菁菁姑娘……」

梅菁菁「噗哧」一笑，截斷他的話道：「你又來了！你就叫我梅菁菁，或者菁菁不就成了！何必還要加上姑娘兩個字？多贅！」

「怕什麼？」

「是！是！我怕……」

「我怕那麼叫，太不尊敬！」

「這還好！我以爲自己生得太醜怪，嚇怕了你呢！」

「怎會呢！你，長得很美！」

「眞的？」

「眞的！眞的！」

「那麼，你就不用怕了！是我要你這樣叫的，即使不敬，也是我自己要你這樣做，與你無干！」梅菁菁帶着笑說，忽地凝看着他，問道：「你家中有些什麼人？父母！兄弟……」

「沒有！我是孤兒？甚麼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姐妹也沒有？」

「沒有！」楊德生神色黯然，語音也比先前低沉許多，有點沙啞。

「對不起，我不該問你這些！」

「不要緊，這不關你的事，你即使不問，我自己也常常會想起，每當我看到別人歡敘天倫，我就會想起了！」

「楊大哥，你比我年長，我就叫你大哥吧，你不討厭有我這個妹妹？」

「怎會討厭，我正是求之不得呢！梅妹！妹妹！」

楊德生終於衝破了禮敎的束縛，叫了一個陌生的女子一聲妹妹了。

在稱呼上他們親近得多了，梅菁菁眞會把握機會，她在對方叫出一聲妹妹的時候，便挺前兩步，握住楊德生的手輕輕地撫捏着說道：「我有了你這樣一位好哥哥，再也不怕受人欺凌，再也不會覺得孤單了！」

楊德生自懂事以來，長大之後，還是第一次如此接近一個女子，因此，他感到受寵若驚，又是興奮，又是侷促，不知該怎樣應對才好！

不過，他想到了一件事情，低聲地問：「妹妹，借你柄劍給我看看成嗎？」

「當然成！你看好了！」

楊德生拿着梅菁菁柄劍，不自禁的「咦」了一聲，似乎無限驚奇！

「大哥，什麼事？」梅菁菁這一聲大哥叫得十分自然，但聽到楊德生耳中，却甜到心裏，心神爲之一漾。隨口說：「菁妹，你看！」他把兩柄劍都遞到她手中，一柄是梅菁菁的，一柄則是他自己的。梅菁菁轉過去看，也驚異地「咦」叫：「這就奇了！怎會是一樣！」

「早先在交手時，我就覺得奇怪了！但因爲看不清楚，所以還沒什麼，現在看清楚，就更覺得怪了。」

「這眞是怪！莫非這是緣份？眞這麼巧？」

「你說什麼緣份？甚麼巧！」

「記得恩師早年授劍給我的時候曾經說過，我這柄劍是有一對的，我的是一柄雄劍，另外一柄就是雌劍。我是個女的，理應用雌劍，因較雄劍畧輕；恩師還說，如果我將來遇上使用雌劍的人，就是與那人有緣，若是女的，只要年紀相近，便可結爲姐妹，若是男的，年紀相若，便可結爲，結爲……」她咀唇蠕動着，但楊德生却聽不到聲音，無法知道她說什麼，不過，由她的神情，他却是可以意會的，如此，他心漾得更加厲害，不自禁的抓着她玉臂急聲問：「眞的？我們可以結爲……」

「你笑人，我不依你！」她巳伏在他胸膛，用事實作證明了。

楊德生雖無此經驗，但男女愛慕乃天性，出自本能，此時此刻，他當然懂得怎樣做了。

過了好一會，梅菁菁緩緩離開楊德生，說：「你試試看，那一柄是你的！那一柄是我的！」

「你說吧，我看不出來！」

「那麼，那一柄輕重？」

「這個，倒可以試得出來！」他接過劍，用手拋起來，掂了一下，說：「這柄較輕！」他把劍遞給她。

她說：「我試試你準不準！」

「你怎麼試？」

「我自有辦法！」她折來一根樹枝，放在一塊石上，使它平衡，然後把兩柄劍分放兩端，下沉者爲重，再交換位置放一次，依然下沉者，便肯定它是雄劍！辦法雖十分簡單，楊德生就想不出來。不過，他沒有說錯，他確實把重的一柄與輕的分辨清楚了。

他們把劍交換了，作爲訂情信物！

由仇家變兄妹，再由兄妹變未婚夫妻，感情自是不同，而變化之速，確是驚人！楊德生廿八歲了，一直未正正式式想過成家立室，偶然想及，也只是一瞥而過，不留痕迹的，想不到一下子會有個未婚妻，來得如此之意外，如此突然，而且，又是一個如此聰明漂亮的女子，還有她的一身武功，這一切，他確是前所未敢想望的，假如有人在天黑之前對他說，說他有這樣的奇遇，他決不會相信。可是此刻，一切全是現實，他却不能不信了！

「你想什麼！」

「沒有什麼！我只是想，這是不是眞的？會不會是做夢！」

「你不喜歡？」

「我是太喜歡了！我……我怕這是做夢……」

「你看你，怎麼一下子變得這麼笨，好端端的怎會是夢？你不信，可以咬一下手指試試疼不疼！」

「哎呀，好疼啊！」他眞個把手指放到咀裏去咬，以證眞假。

「你看你，誰要你咬得這麼大力！」她替他摩挲，又用咀去吹，然後問：「現在怎樣？好點了？」

「好，好多了！」他凝看她，她也是，於是，又情不自禁的互相擁抱在一起。

「大哥，你還是叫我妹妹好了，這樣，在路上我們會方便一些！」

「嗯！你說得對，我聽你的！」

「聽你的，聽你的，你的咀很甜，就怕心裏的不一樣！」

「怎會呢！我說話，從來心口如一，對你更是始終如一！」

「所以我說你咀甜，會說話！」

「我覺得你咀很甜才眞！」他笑笑舐舐唇邊，她頓有所悟，頓足撒嬌，握拳手勢，他挺起胸膛讓她打，她自然捨不得大力打，他趁勢捉住她雙手，把她一扯，再作第三度擁抱。自然，各自都感到對方咀甜舌滑了。

兩個人都墜進愛河中，走着路，也要牽看手，靠着肩，還不時看一眼對方，那份親熱，他們過去連做夢也不會有過。

兩個都無特別事要辦，走得很慢，直走至天亮仍然娓娓細語，說個不了。

「天亮了我們去那裏？」梅菁菁問。

楊德生想也不想就說：「你說吧，去那兒都行！」

「我們離開這兒，找個地方舒舒服服的玩幾天好不好？」

「好！好！怎會不好！好極了！」楊德生一連數聲說好，逗得梅菁菁也忍不住笑了。

他問：「你笑什麼？」

「我笑你只會說個好字！就像個應聲虫！」

「你別想得太好，遇到我不同意時，我自會說不的！」

「我倒希望你說個不字！」

「爲什麼？」楊德生大奇。

「因爲你是男人！做個大男人，必須有自己的主意，凡事都要想想，這樣才能判斷對不對，如果自己不動腦筋，全無主意，那怎麼成？」

「你眞好，明白事理！」

「你笑人，我不依呀！不過，說眞的，我理想中的男人，要有男子氣，我不希望他是應聲虫！我寧願受他的氣，也不想受朋友非議！」

「菁菁，我不同意你這想法！」楊德生正容說：「我以爲朋友也好，夫妻也好！都應該互相尊重！互相關懷，誰都應該以理服人，不能蠻橫無理！這樣才是眞正的朋友，才會是一對好夫妻！」

「對呀！你這話，我十分同意，你還有什麼意見，儘說好！說出來，比鼈在肚子裏舒服得多！」

「你剛才說我們找個地方舒舒服服過日子，我十分讚成，但還得過一些時間才可以！」

「爲什麼？你有事？」

「嗯！我還要辦一件事！殺一人！」

楊德生說得十分嚴肅，嚇了梅菁菁一跳。但她很快就想到一個人，問他：「你要殺王仁道？」

「不錯，我要殺王仁道！他罪有應得，我不能放過他！」

「就祇殺他一個？」

「是殺他一個。」

「他的兒孫呢？」

「除非他們也爲非作歹，否則我不會殺他。」

「你眞大量！」

「我認爲應該這樣！大丈夫，一人作事一人當，王仁道該死，但不該禍及他的下一代。」

「你什麼時候去找他！」

「馬上就去，我們先找個地方住下，你等我回來，我很快就會……」

「你這就什麼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現在你與我都不是外人！德生哥，你想，就算我們並不相識，也該同仇敵愾，共殲此獠，何况我們還是『兄妹』，你以爲我能安心的等着你回來？我們正好借此機會一試雌雄雙劍合璧的威力！」

「你既然肯同行，那就更好了。」

「你以爲我會不肯？你這樣想，就該罰了！」

兩個人笑着鬧着，不知不覺巳到了市鎭，吃過東西，找個地方歇了半天，便直向王家而去！

人在高興與悲愁的時候都會疏忽四周的環境，楊、梅兩個在愉快中，對身邊事物巳疏忽了。他們並未留意被一位非常秀氣的青年跟踪與監視着。

這一位青年相當年輕，大約只有十八九歲，眉清目秀，唇紅齒白，很是好看。人稱濁世佳公子，大約也不過如是而巳。

他忽前忽後的在楊、梅身邊出現，巳經好幾天了，假如在平時，不論是楊德生或梅菁菁，他們都會早巳發覺了的，可是此刻他倆沉浸在情愛中，無異撤除了藩籬，任憑外人入侵。

這位青年人十分古怪，他對楊、梅兩個的一舉一動，都十分注意，幾日來一直注意着，並未稍懈，直至到達距王家不遠的地方，那青年才突然失了踪影。

有這位青年追踪的時候，楊、梅兩個視而不見，他失踪之後，他們都若有所失，頓時發覺了，楊菁菁到底比較細心，她說：「你猜，他不會是王家的人吧？」

「誰？」

「就是那個清清秀秀的小子！」

「我看不會！嗯，對了，這裏離我義父的家不遠了，我們去看看，好不好？」

「去你義父處？他會歡迎我？」

「當然歡迎！」楊德生說：「你不知我義父待我多好！他們一家人都待我很好！知道你是我妹妹，一定十分歡迎！」

「眞的？你這麼想？」

「我是這麼想！我也這麼相信！」

「那好吧，我們走！」

「眞的？」

「怎麼？你不相信？」

「相信！相信！菁菁，你眞好！」他情不自禁的擁着她親了她一下。

「你好大胆，有人來了！」

「眞的？」他馬上放開，她吃吃地笑了。

× × ×

小虎子已經是大虎子，他看到楊德生同一個少女有說有笑的走來，高興地叫了一聲「德生哥」，立即迎上去，快口快舌地說：「你吃過飯了？我們快吃飯了，今天有鷄湯，蒸魚，都是你喜歡吃的！」一口氣的說，聽得梅菁菁忍不住笑。她是高興的笑，因爲她一下子就喜歡了這麼快口快舌的年青人，對他的爽快甚有好感。同時，也證實了楊德生說的話，他在林家確是一個受歡迎的人。他是爲此而高興，爲自己有這樣一個未婚夫而驕傲！

「虎子，你說完沒有？讓我給你引見這位梅……」

「怎麼，她不是嫂子嗎？我以爲她是嫂子呢！」

梅菁菁給說得臉紅了，也心甜着，不自禁的瞟了楊德生一眼。

楊德生却說：「你這份冒失，到底要什麼時候才改得？」

「我見你們這樣親密，有說有笑的……德生哥，她眞不是嫂子？」

「你問梅姑娘好了！問她肯不肯？」

「梅姐姐，你別罵我，你不知道，德生哥是個好人，你肯不肯做我的嫂子？」

「虎子，你看我配嗎？你別再胡說八道，看我會不會撕裂你這張咀！」梅菁菁似笑非笑的說。

「那麼，我叫你梅姐姐好不好？」

「好呀，有你這樣一位弟弟本來不錯，就怕你給我招惹麻煩！」

「不會的，不信你可以問德生哥！我最聽他的話！」

「那是說，你是不聽我的話了，是不是？」

「這個，不是的……」

「虎子！虎子，你去了那裏？還不回來！」一個女人的聲音遠遠傳來，虎子的話中斷了一剎，立卽回答道：「娘，我在這裏！你看誰來了？德生哥回來啦！還有梅姐姐！」

「你別這樣逗我歡喜，小心我打你咀巴！」

「眞的，德生哥回來啦！」虎子興奮地說，又向楊德生道：「德生哥，你怎不出聲，你說話呀！」

梅菁菁看他急的那個樣子，忍不住笑了起來，她心想：怎麼還像個小孩子，想到自己這個時候和他的天眞，眞有天壤之別。

梅菁菁給介紹和林大娘相識了，林大娘可眞高興呢，就把她當成了閨女一樣，那份慈祥，疼愛，梅菁菁一下就感到了。她像回到自己的老家，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溫暖。

梅菁菁早年雖有師父、師叔關懷，但那是爹爹一樣的關懷，林大娘的疼愛却是母親式，與男女之間的愛是有分別的，特別在梅菁菁成長之後，師父與師叔都因男女有別，不能如過去那樣親近了，比如投懷擁抱，如此刻跟林大娘這樣就沒有了。

母愛的偉大，有時是不能用語言或筆墨形容的，只可以感覺到，感受到。

林大娘撫拍着梅菁菁的手背，突有所悟地對楊德生說：「德生，你坐坐，我介紹一位朋友和你見面，令你意想不到！」

楊德生不解地問。

「誰呀？我會不想到？」

「你先別問，等一會就明白了！」

「那好吧，娘，你快去請來相見！」

林大娘去了，但很快便回來，一臉詫然之色說：「跑了！你看，這是她留下的，看她說些什麼！」

林大娘把手中那紙遞給楊德生，楊德生接過，看了一眼，道：「她說有事，先走了，叫你不用找她，事完之後，再回來見你！」

「唉，這孩子，也眞是！」林大娘嘆息。

「娘，她是誰呀？」

「丁姑娘！」

「丁姑娘？那一個丁姑娘？」

「你忘記啦？三年前，你不是去找過她，找了一天一夜沒找到，後來我們救了她！」

「啊，丁昭俊的妹妹？她一個人來？她哥哥呢？」

「我不知道！」

「沒問她？」

「她說哥哥和她分手了，已經三年不通音信，她也不知道哥哥在那裏？」

「這就奇了，他來這裏幹什麼？」楊德生沉思着。

「我知道她是來找一個人！」

「找一個人？找什麼人？她說了？」

楊德生心頭突然跳得極速，本能地偷看梅菁菁一眼，梅菁菁恰巧也看他，目光中似有不豫。

楊德生心頭一凜，感到不安，却又不知如何說話。

「德生哥，我知道，她是找你！」

「找我？找我幹什麼？」

「你帮了她的大忙，又有一身武功，她是要向你道謝，再找你帮忙呀！」

楊德生道：「再找我帮忙？她又發生什麼事了？」

「我也不知道，我見她匆匆而來，一到就問你在那裏，所以，我知道她有事找你！」

「奇怪！她有什麼事呢？既然找我，怎麼不等我就走了？」

「德生，我可記起來了，她帶有一柄劍……」

「什麼，她帶有一柄劍！」

「不錯，她帶有一柄劍！看來她是練了一身武功的！我……」

「娘，我很快就會回來！菁菁，我們走。」

「你這就走？剛回來，又走？」

「丁姑娘十分危險，我非去救她不可！我和菁菁去，一定會救得了她！菁菁，我們走吧！」

楊德生扯着梅菁菁向外走，梅菁菁回頭對林大娘他們說：「伯母，虎子，我們很快就回來了！」

「你們眞的很快就回來？」

「當然眞！你不信？到時，可能會和丁姑娘一起回來呢！」

「好，我等你們！我給你抓幾條魚回來！這裏的魚又肥又香，特別好吃！」

「好，你準備吧，我回來就嘗嘗你又香又肥的魚！」

梅菁菁跟着楊德生匆匆離開林家時，還說得很輕鬆，若無其事，但是，出了外邊她就忍不住問了：「那位丁姑娘到底是什麼人？你知道她去了那裏？」

「你忘了我說過要殺王仁道的？王仁道就是害死了丁姑娘爹娘那個惡霸，他殺害了人，少說也有二三十個了，三年前，丁姑娘跟她哥哥都不會武藝的，可能丁姑娘爲了要報爹娘大仇，轉學武藝，三年藝滿，這次是特地回來報仇吧？我如果所料無誤，在王家我們就能找到她！」

「你眞這麼有把握？」

「我是這麼推想，對或不對，現在無法肯定的！」

「好吧，我們快一點！」

兩個走得甚快，耳邊風聲呼呼，眼看景物迅速後移。兩個的輕功都快，似在暗中較量，大家都在不聲不响的加勁，所以跑得越來越快，幾十里路程，不一會就跑完了。

「前面最高大好看的便是王家了！」

楊德生向前一指，梅菁菁循着他指向的地方望着，果然看到幾間比較高大的房子，頗有氣派，便點點頭說：「塘中無魚，蝦亦稱王！在這地方有此房子，當眞是值得傲視同羣！」

「他這房子，都是用別人的血汗建成的，你如果細心看，會看出有血有淚，細心去嗅，會嗅到血腥的！」

「別說這些了，你說，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進去？還是等丁姑娘出現了再決定？」

「不用等了，我們先入屋去，抓住王仁道再說！你看怎樣？」

「好！我們一起去！」兩個人直朝王家走去。

王家門高狗大，守門人比狗更兇更惡。他們看到兩個青年男女走過來。男的長得修長健碩，女的容貌嬌媚，都帶了武器。守門人挺前大喝道：「什麼人，來幹什麼的？」

「打擾了，請代通報一聲王老爺，說梅嶺雙劍梅菁菁和楊德生有事求見！」

「你們跟我家老爺是親戚？」

「不是！」楊德生說：「我們是路經貴地，特地拜見王老爺的，聊盡一點心意，如果王老爺無空，我們便告辭了！」

「我們老爺不見生客！你要是缺少盤川，我們老爺倒可以周濟……」

「胡說，我們不過慕名求見，你不代通報也還罷了，竟敢侮辱我！讓開，你不代爲通報，我自己入去！」楊德生向梅菁菁點點頭，兩個人便向門口走去。

「站住！你，哎呀……」

「滾！狗眼看人低！你敢侮辱我！」

楊德生巳經到了門口，陡然聽到屋內傳出一陣狂笑，道：「我以爲什麼人有此胆量，敢來王家撒野，原來是姓楊的，還有他的夫人！失迎！失迎！」

聲完人現，竟是路長安。跟着，又傳來另一個聲音道：「楊德生，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這是你自己送上門來，可不能怨別人呀！祇可惜你連累了尊夫人年紀輕輕也跟你陪葬，實在寃枉！」

「菁菁，你知道，我一直都愛你，現在還未變，只要你覺悟，離開那個姓楊的，雖然已是破瓶舊鞋，我也一樣不厭！若果你……」

「住口！若果你想死得舒服，最好就別再胡說八道！須知我梅菁菁眼睛認得人，我的寶劍可認不得人！」

「菁菁，夜長夢多，少說吧，我們衝進去找姓王的老賊！」

「站住，休得無禮！」路長安疾撲楊德生，根本不理會江湖規矩，一出手就使出刀裏夾鏢的絕招，似乎要制楊德生於死地。

但楊德生早有提防，他一招「摟膝拗步」，繞到路長安背後，寂然無聲，長劍一展，攻敵所必救，指着路長安的後心，劍光貼衣，寒風直透五內，嚇得路長安撤招不迭，向前急撲迴避。

第一招，楊德生就反守爲攻，佔盡上風，不但避過了劍，避過了鏢，還把對方迫退，這一招，給予路長安一個極大的威脅，他呆住了，怔怔地看楊德生。

「大伙們上！」不知說話的是什麼人，祇聽得一聲喝叫，立即由門內湧出一大羣人，各人都手握刀，劍，鞭，鐧等各式各樣的武器，不守規矩，不理別人，一擠爭着撲向楊德生，把他圍在中央，外邊還有好些人無法衝得進去，無法向楊德生進攻呢！

「大家注意，你們看，還有一個女人，也不能把她放過！誰去把她擒下來！」

「對，還有一個女的，千萬不能放過她！」

「對，不要放走她！」

「花王，你也來湊熱鬧！」

「怎麼，我也來湊熱鬧，不好嗎？我倒想看看這兩位俠士佳人的高招呢！」

「好，花王，你看吧，我們把他擺平了，你便看得清楚了！」

「好呀！你們誰去把她擺平下來？嗯，駱總管，你怎麼不動手，她是你的朋友嗎？」

「大總管，她，她是我的師妹！」

「她是你師妹？就是你們常常誇讚的令師妹？」

「不錯，正是她！」

「那好極啦，你快告訴她呀，我們正等人用，她如果肯替老爺効力，報酬決不會少！」

「大總管，只怕這丫頭沒這福氣！她，她是個賤骨頭！」

「哎呀！」

「啊！」

幾聲慘叫先後傳出，震動了所有的人，連本來十分鎮定悠閒的花王也變了色，忽然道：「駱總管，你還不叫她停手？想不要這師妹了！」

「是！是！是！我試試！」駱天照怯怯地叫：「師妹，你是瘋啦，還不快點停手！」

「着！」梅菁菁不正面回答，却問接回答。她一聲斷喝，劍光一展，把一個敵人刺穿了咽喉，當堂慘死！

「梅丫頭，你不要命了！快快停手，向……」

「着！」梅菁菁又刺傷了另一個。同時，她聽得楊德生道：「菁妹！你小心提防姓原那傢伙，他名爲花王，實在是王家的大總管，比駱天照還高出許多呢！」

「德生哥，你放心，我會留意他的。」她回答楊德生的話回得很快，而且，一個叫哥哥，一個叫妹妹，親熱得很，任誰都會知道他們的關係不平凡！

「駱總管，恭喜你，今後，你有了這樣一個好妹夫，哈哈！」

「千萬不要如此說，大總管，我去教訓這丫頭！」駱天照果然掄刀進攻師妹。

花王看得冷冷發笑。

突然，後院也傳出一連串慘叫聲，淒厲無比，懾人心魄，花王心頭一凜，揚聲喝叫：「路長安，你和鄺華守在前門，不許任何人進門，我到後邊去看看，聽到了沒有！」

「知道了，大總管放心好了。」

「請放心，我會和路長安守護這裏的。」鄺華說。

花王說完話，匆匆向後院走去，後院是王仁道居住的地方，他担心王仁道有危險，所以趕去看望。使他感到安心的是他見到王仁道正臉色如土的瑟縮在書房一角，未曾受害！

花王知道書房有一道秘密門戶，只要開了門馬上就可藏身其中，不易爲外人所發現了，看情形，他正在走向暗門，不過已嚇到脚軟，無法開門，所以躲不進去。

王仁道看到花王，氣急敗壞地說：「原槐，你快來，救我！」

「老爺放心，我會帮助你的。祇是，老爺不把珠寶帶在身邊，不怕給刺客搶了去？」

「我早巳放好了！他找不到的！」

「那麼，奶奶，少爺他們呢？」

「不要理他們了！我們快躲起來！」

「老爺，你不理他們，他們……」

「我們自己要緊，快開了暗門，我們躲進去！快點開門呀！」

「好，你說，我怎麼開門呀？」

「你聽着，照我的話去做就行了！」

王仁道說出了開門秘密，花王照做，果然開了暗門。

王仁道向門內一指說：「珠寶都在裏面了，你快去對付刺客，等一會再來通知我！快去！快……」

「哈哈，你以爲我還會去對付刺客讓你享福？你連妻子都可以不理，我還理你幹嗎？滾！」他把王仁道一推，王仁道如何抵受得起，他被推得跌倒在地，眼睜睜的望着原槐走進入暗門，心頭一陣痛攣，暈了過去。但是，原槐也被金銀珠寶迷了眼睛，高興得意忘形之際，突然眼前一片黑，原來門巳關上了。

王仁道只教了他開門，還沒告訴他在暗室內如何開門呢，因此，他大爲着急，不斷找尋開門的方法，可惜無法找到，只好大力打門，高聲呼叫，結果仍是徒勞，他惱恨極了。他知道，來人武功高强，遲早總會打入院來的，自己若果不能及早離去，給他們碰上，想逃走也不容易呢！他越想越慌，越慌就越想開門逃走，心慌意亂，如何還能找到？他空着急而巳！他唯一的希望是王仁道醒過來，這樣，他便有機會逃出暗室了。因爲他估計，王仁道醒後，必然會開暗門看看的。

原槐可說是熟知王仁道的性格，可惜王仁道醒過來的時候，那個刺客巳經來到，王家的武師也有兩個入趕到，刺客與武師惡戰未休，王仁道巳經急於逃走，來不及開暗門了。

刺客武功極高，足以應付兩個武師，但王家武師甚衆，雖然不少到了前面，但仍有不少留在後院，所以，刺客未擊倒那兩個對手，另兩個又衝了上前，四個人把刺客圍困在當中，刺客使的是兩柄刀，雙刀翻飛，刀光如電，閃閃刺眼，力敵四個對手，雖然未能取勝，却也不至落敗，他們在膠着狀態中。不過，以一敵四，如此長打下去，刺客想勝就困難，想不敗也不易呢！

原槐在密室中隱約聽到外面打鬥的聲音，但却不知道是什麼人在打鬥，所以他不敢冒險出聲，只在靜聽，等候機會。

機會不會沒有的，前院此時就出現新的局面了。楊德生與梅菁菁兩個都衝破對方的包圍，合在一起了。他們分開各自爲戰時，功力巳是驚人，聯手之後，雙劍齊飛，威力增了不止一倍，而且攻守之間，互相照顧得很週到，配合得妙到毫巓，所以不過片刻時間，他們巳經殺散阻攔的敵人，向內院走去。

「哼！梅丫頭，你的眼中還有師兄嗎？你給這小子迷住，不要師兄了！」駱天照說。

「師哥，這種人根本不配做我們師妹，由她去好啦，何必可惜！」路長安又妒又恨地說。

「哼，你還好意思說我？你們怎不想想自己？要不是你們爲非作歹，爲虎作倀，怎會落到這地步？我又怎會不聽你們的話？你們根本忘記恩師訓誨，背叛師門，虧你們還有臉說我！」

「住咀！臭丫頭，你巳經給那小子迷惑住了，却說起我們來了！你不說師父還好，你說來就叫我有氣！要不是師父偏心，怎會把一切都教給你，不教我們，要是師父對我們一視同仁，你還不是我們對手呢！」

「你眞是以小人之心度恩師之腹，恩師根本不會偏心，只因你們利慾薰心，根本不會專心學藝，怎能怪責恩師！你們若不及早悔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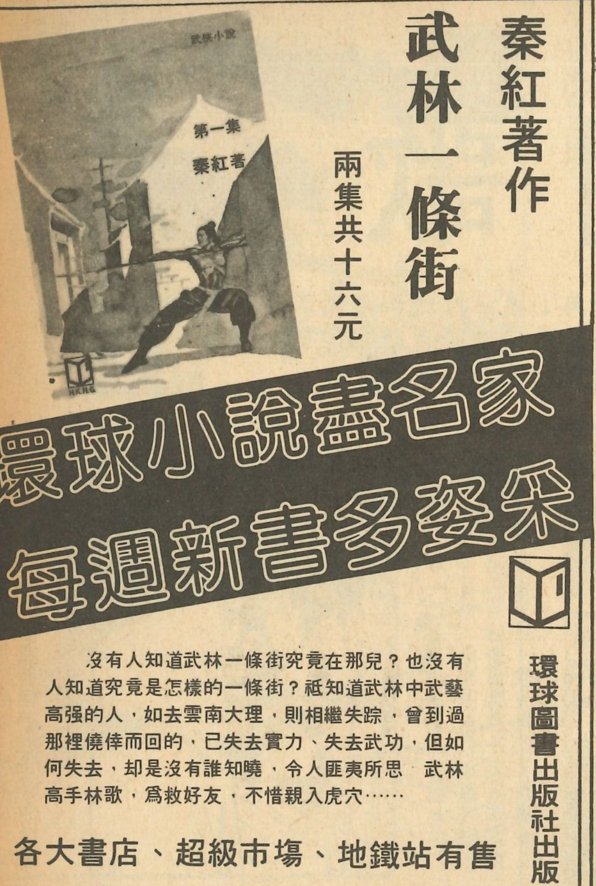
「放屁！你不說我也知道！你利用美色，去迷惑師父，離間我們，誣陷我們，所以師父才偏心，不肯把全部武功傳給我們！」

「你們敢說恩師半句壞話，我就把你刺個前後通透！」

「臭丫頭，你敢說你不是利用美色迷惑師父？」

「她還迷惑着許多人呢！哼，眞不要臉！」

「住咀！你們這兩個孽畜，自己用心不專，未得師父許可就私自下山，在外無



惡不作，逆天行事，巳屬罪大惡極，居然還敢誣諂師父，汚辱師妹，更是情無可原，你們自己說吧，該受何種處罰？」語音威嚴有力，使梅菁菁大爲高興，脫口叫道：「師父！你老人家來啦！」

路長安冷笑咒罵：「臭丫頭，你別裝神弄鬼，師父早巳死了，骨頭可以打鼓啦，你却拿他來嚇我，不是做夢！告訴你，別說這老兒巳死，就是未死，我也不怕，難道我寃枉了，他不是迷戀你的美色，才不會輕視我們！」

「畜牲！你且看看是誰！」一個年過半百的清瘦男子排衆而出，抹去化粧，現出本來面目，駱、路兩人注目所及，赫然是自己的師父，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本能地退了兩步，猝然轉身急逃。

可惜他逃得太遲，逃不掉了。才起步，巳被一位四旬過外的漢子伸手一攔擋住駱天照的去路，道：「你還想逃走？沒有這麼容易！」

路長安忿然發招，一刀劈向對方肩頭，他是向前撲的，趁衝前之力發招，勁道至大。

這一刀，是拚命之招，自料對方必然會迴避的，這樣，他就可以逃出去了。不料對方十分大胆，左手一圈圈回，即以中食二指挾住刀鋒，右手同時揮袖朝路長安面部拂去，袖風勁銳如針似刺，他無法抵受，又無法化解，一急之下，只好丟了手中刀，向後走。饒他見機得快，對方比他更快，追上之後，伸手一點，揑碎了路長安的琵琶骨，痛得他慘叫哀號，倒在地上，在此同時，駱天照也得了同樣的命運，失去武功了。

「師父！師叔，你們怎會來得這樣巧？」梅菁菁向師父、師叔行禮。

「你們快到後邊去救那個姑娘吧，我們等一會再談！」

「是！德生哥！我們走！」

「不，菁妹，你不必去了，我一個人大約可以應付了，有事時，我會發訊通知你！」

「嗯……那好吧，你快去快來，我等你！」

楊德生匆匆向後院，發現有人閃閃縮縮的走動，便上前查看，認出是王仁道，不禁大喜道：「好呀！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你自己送上門來啦！」把他挾住走。轉瞬間巳見到幾個大漢圍攻刺客，所謂刺客，正是楊德生意料中的丁姑娘，因此叫道：「姑娘，不要放過他們，我來帮你！」

「不必了，我自己應付得來！」

「你看看，我給你帶了禮物來呢！你快收下讓我對付他們！」楊德生不管她是否同意，毅然衝了過去，以一招「追奔逐北」，劍光過處，兩個大漢巳經受傷，另兩個也有怯意。楊德生把王仁道向地下一丟，道：「姑娘，這是你要找的仇人王仁道，別給他跑了！」

王仁道心中十分害怕，哀聲求饒，叩頭不巳。丁姑娘想起父母深仇，豈能放過？所以丁姑娘口中雖然不領楊德生的情，到底是停了手，扯起王仁道。

原槐此時仍在密室中等待機會，終於機會來了，王仁道爲了保存自己的生命，不斷提供消息希望用來交換，怎知丁姑娘總是不動心，不予理會及至聽得原槐身在密室，便叫王仁道開門，同時，楊德生也發出嘯聲。

梅菁菁來了，正好見到原槐自密室衝出。立即上前攔截，原槐明白自己處境，决難輕易脫險，唯一辦法只有用狠招毒着，予對方以迅雷不及掩耳攻勢，希望圖個僥倖。他對付梅菁菁就是如此，所以梅菁菁感到相當吃力。不過，楊德生很快就來助了，雙劍合璧，馬上顯出威力，迎向來刀，「克察」一聲，把原槐的刀削爲兩半。原槐嚇得退後了兩步。

駱天照與路長安給師父押着入來，師叔還押了史仲垣進來，親手交給丁姑娘處理！

丁姑娘見楊、梅兩個雙劍合璧，演來心靈相通，威力無限，不由的暗暗嘆氣，終於決定退出，不破壞他們的感情。

王家被攻破，丁姑娘報了大仇，謝過林大明一家和楊德生，便悄然走了。

楊德生起初對丁姑娘有點內疚心情，但想到自己並未對不起她，不過因爲重逢太遲，無法挽救，如此而巳，所以很快也就釋然了。

梅菁菁在師父、師叔主禮下與楊德生結成夫妻，內心當然愉快，林虎子取笑她，說這時叫她做嫂子，不怕她撕裂咀巴，逗得她忍不住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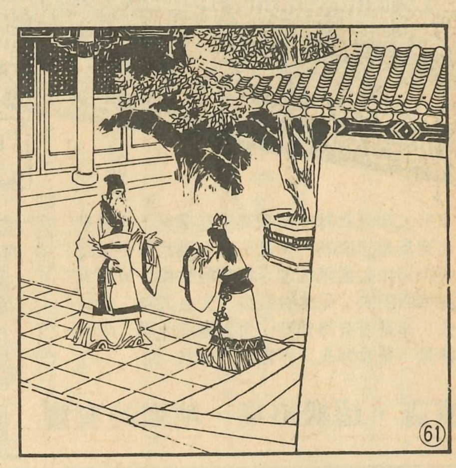
（全文完）

封神榜故事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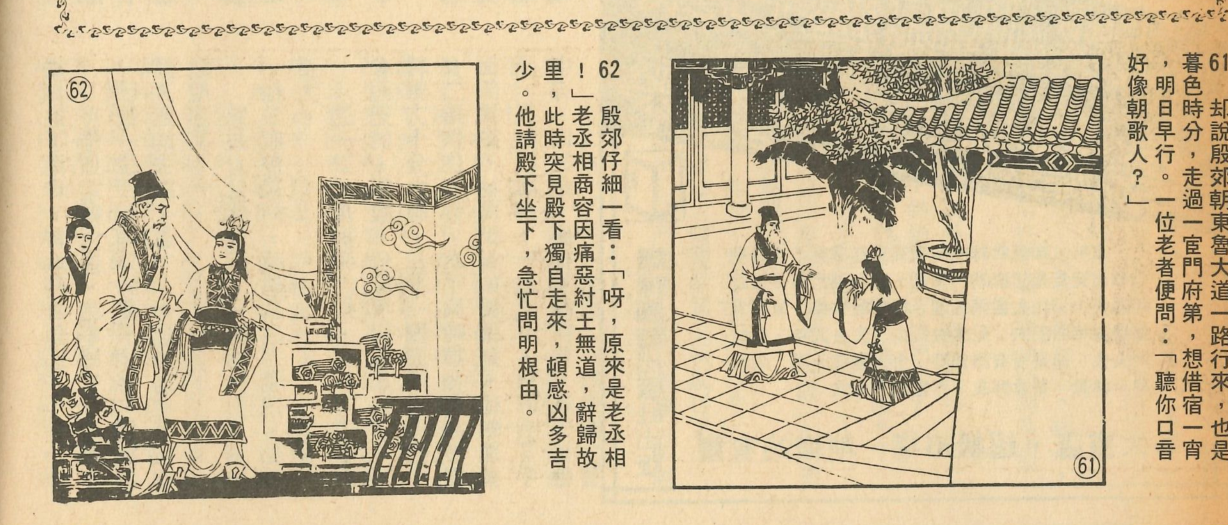
反朝歌（三）

關趙于·編繪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描述仁君周武王與替天行道的姜子牙反抗紂王殘暴行爲……紂王沉迷美色聽信妲己的讒言，對忠良肆意殺虐，誅妻殺子，以致諸侯紛紛起來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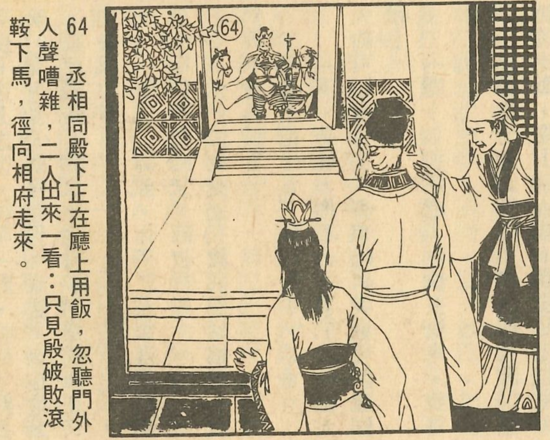
61 却說殷郊朝東魯大道一路行來，也是暮色時分，走過一宦門府第，想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一位老者便問：「聽你口音好像朝歌人？」



62 殷郊仔細一看：「呀，原來是老丞相！」老丞相商容因痛惡紂王無道，辭歸故里，此時突見殿下獨自走來，頓感凶多吉少。他請殿下坐下，急忙問明根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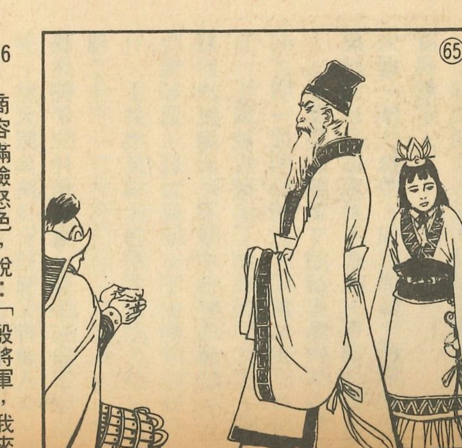


63 殷郊痛哭流涕，把紂王誅妻殺子事故細說一遍。商容聽了頓足大叫：「殿下放心！待老臣同進朝歌，直諫天子，改弦易轍，以平禍亂。」隨即吩咐整治酒席，款待殿下。





64 丞相同殿下正在廳上用飯，忽聽門外人聲嘈雜，二人出來一看，只見殷破敗滾鞍下馬，逕向相府走來。





65 殷破敗原是商容的門生，去東魯經過相府，故此下馬謁見丞相。誰料竟在這裏撞見殿下！他又驚又喜，上前說道：「千歲，老丞相，末將奉天子旨意，來請殿下回朝。」

66 商容滿臉怒色，說：「殷將軍，我來問你，朝歌有文武百官，難道竟無一人直諫天子？」殷郊眼見殷破敗兵符在握，料想此去必無生路，戰戰兢兢，淚如雨下。



67 商容安慰殿下不必憂慮，立即叫左右槽頭收拾馬匹，打點行裝，要親自往朝歌保奏殿下。殷破敗恐怕天子怪罪他有私情，說不便與商容同行。



68 商容笑道：「殿下，你同殷將軍先回，老夫隨後便到。」殿下辭別商容，同殷破敗上馬而去。



69 殷破敗同殿下行了一二日，來到三岔路口。說來也巧，雷開早把殷洪擒來，在此等殷破敗。殷郊見到殷洪，心如刀絞，上前一把扯住他：「你是怎麼落入虎口的？」

70 殷洪告訴兄長，那天夜裏，他投宿在一座古廟裏，不料被雷將軍一簇人馬驚醒，於是奉命回朝。殷郊把自己被擒的經過也講了一遍，二人捶胸頓足，放聲大哭。



71 殷、雷二將拿獲殿下，暗喜成功。不管二位殿下傷心切骨，催動人馬往朝歌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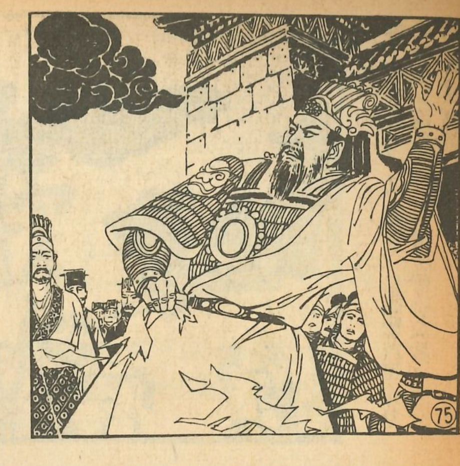


72 早有探馬報到黃飛虎府裏來，說殷、雷二將拿到殿下，進城回旨。黃飛虎聽報大怒，上了坐騎，直奔午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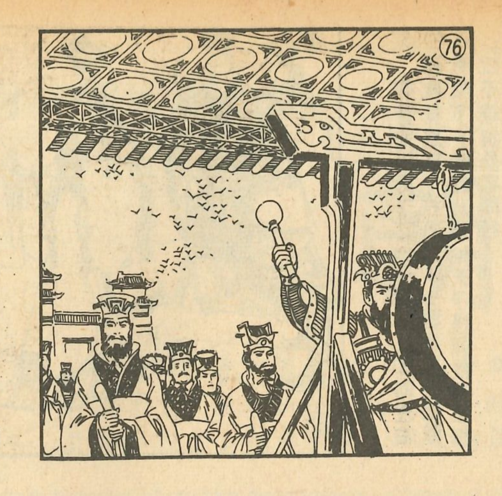


73 黃飛虎趕到午門，只見百官雲集，正在議論殿下被捉獲之事。他大聲喊道：「成湯後嗣，危在旦夕；諸位大臣，快獻妙計相救！」

74 正議論間，二位殿下在軍卒簇擁下，來到午門。殷破敗捧着行刑旨意，走到午門正中，傳了紂王聖諭：「斬首逆子，以正國法。」



75 黃飛虎一見大怒，走上前，劈手一把，將殷破敗捧的行刑旨文扯得粉碎，厲聲叫道：「昏君無道！諸位大臣齊上大殿，犯顏直諫，保奏殿下！」



76 文武百官，進了大殿，鳴鐘擊鼓，請駕臨朝。殷破敗和雷開二將見衆官激變，嚇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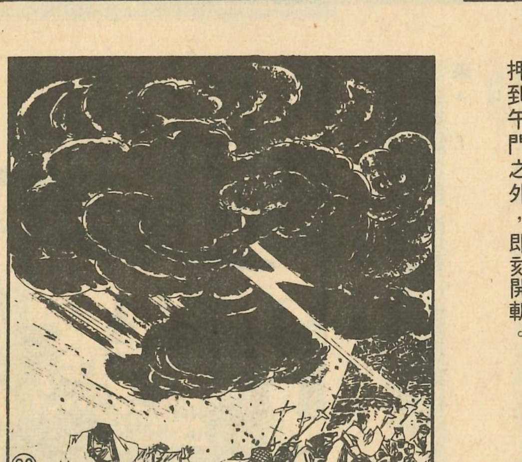
77 紂王聽見鐘鼓之聲，又見奉御官奏報，請陛下登殿。他知道是爲保奏兩位殿下之事，一時不知如何處治。妲己說：「陛下傳出旨意，今日斬了殿下，百官明日見朝。」



78 奉御官回到大殿，傳了紂王旨意。百官無可奈何，紛紛議論，不肯離去。



79 奉御官接着傳下行刑旨。二位殿下被押到午門之外，即刻開斬。





80 執手正要動刑，忽然狂風呼嘯，地暗天昏，一聲響雷，二位殿下踪迹全無。衆人見狀，抱頭鼠竄。

81 原來是太華山雲霄洞赤精子和九仙山桃源洞廣成子，這日無事，脚踏雲光，出來遊玩，見二位殿下遭此大難，便施展法術，救出了殿下。



82 殷破敗被嚇得魂不附體，慌忙進宮，啟奏紂王。紂王聞聽逆子被狂風捲走，頓時沉吟不語，驚異萬分。

83 丞相商容一到朝歌，就聽見街頭巷尾在談論：「仙人救去二位殿下。」他又驚又喜，徑直進了午門。

84 他一到大殿，百官前呼後擁，上前迎接。商容說：「老夫此來，犯顏直諫，有死無生，捨身報國！」說罷，叫執殿官鳴鐘擊鼓，請駕登殿。



85 紂王因狂風刮走殿下，正鬱鬱不樂，又聞鐘鼓齊鳴，只得命駕登殿，升於寶座。商容身着縞素，冒着殺身之禍，將表章獻上。



86 表章上歷數紂王信任奸邪，沉湎酒色，誅妻殺子，殘害忠良等等惡端。要紂王肅清奸佞，整飭朝綱。不料紂王看了，將表章扯個粉碎，並命人把商容拿出午門，用金瓜擊死。

87 商容喝退當駕官，指着紂王，怒罵道：「成湯錦繡天下，被你這昏君斷送了！看你死後，有何顏面去見先王？」說罷，往後一閃，一頭撞死在龍盤石柱上。

88 紂王命人將商容屍體拋到城外荒郊，不得掩埋。大夫趙啟忍無可忍，出班大罵紂王昏君無道，死有餘辜。紂王大怒，傳旨炮烙趙啟。

89 奉御官剝去趙啟衣冠，將鐵索裹身，只烙得筋斷皮焦，骨化烟飛。百官見此慘狀，目不忍睹，痛心不已，紂王卻遂了心願。





90 紂王回宮，對妲己說：「美人大位已定，朝內百官不敢諫阻，朕最担心的是東伯侯姜桓楚，若知他女兒姜后慘死，領兵殺來朝歌，如何對付好？」妲己回答說：「召來費仲，定有奇謀。」（待續）

奇人奇技

神針退賊

泰環・文

針神霍小孌　神針退羣盜

女子天生荏弱，在體質上頗不適宜於刀槍棍棒的習練，舉止上也不屑於蠻橫粗獷的拳脚功夫，然而昔時女子之武藝超羣者，如紅綫、隱娘、嬰嬰者，來無影去無踪，以蘭心蕙質除暴安良，動輒使數十個彪形大漢望風披靡，她們的武技，不在於蠻力而在於巧勁，霍小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明代萬曆年間，秣陵地方霍氏世家有女名小孌者，幼承庭訓，通曉翰墨，能爲春秋夜雨之詞，清麗而深婉，頗有南唐李氏父子之遺風，又寫得一手纖巧靈秀的字體，每有所作，輒傳唱遐邇，衆咸以「霍家才女」稱之，試看她的一闋「蝶戀花」詞云：

園柳依依三月暮，掩盡雲簾，祇是添愁緒，燕子不拋香壘去，呢喃也要留春住。褪盡梨花飛盡絮，怕見春歸處，多勸深杯天易曙，東風一碧靡蕪路。

霍小孌除了筆硯上的造詣之外，自幼便從母學繡，在一脈相傳的花卉蟲鳥圖案之外，更獨闢蹊徑，創造出「亂針刺繡」的技藝，舉凡山水人物，書法碑帖，鳥獸蟲魚以及花花草草，經過她精心纖指的巧妙安排，在綾羅緗綃上顯出絢麗璀璨的氣勢磅礴的艷麗生機與神韻，親友得之者，莫不視同珍寶，謹慎收藏，「針神」之譽，遂不脛而走。

譽稱霍小孌爲「針神」，大約是根據薛靈芸之妙於針功，而被魏文帝曹丕戲封爲「針神」的故事而來。曹丕稱帝後，定都洛陽，下詔選良家女以充後宮，常山美女薛靈芸容貌絕世，雙手纖巧，曹丕聽說有這麼一位美艷的奇女子，不覺爲之怦然心動，遂遣「安車」十乘迎之；車皆鑲金爲飾，粉丹畫具輪軸，車篷前飾龍鳳，四周懸百子鈴，鏗鏘和鳴，響於林野；駕車者爲尸塗國所獻之青色騈蹄牛，此牛碩大强壯，足如馬蹄，渾身青藍，行走起來有駿馬的速度，却平穩如牛步；沿途所經之地，道側燃燒十葉之香，十葉是一種狀似雲母之石材，燃之香氣氤氳，烟霧繚繞，蚊蚋遠避，能夠驅邪却癘，乃腹題國所獻也。

看看這種場面，曹丕對於薛靈芸的「禮遇」眞箇是不同凡響矣。這還不算隆重，更於京城的東郊築土爲台，高三十丈，列燭於台下，名曰「燭台」，又於大道之旁，一里豎一「銅表」以誌里程，路人歌曰：

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棲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襍香到，土上出金火照台。

最末的一句話是「隱語」，銅表立於道旁是「土上出金」，以燭羅列台下，則有火在土下之義；漢爲「火德王」，魏爲「土德王」，火伏而土興也。至於「火上出金」，則是爾後的魏滅晉興的徵兆也。

薛靈芸在一個春寒料峭的夜晚來到了洛陽，曹丕乘雕玉之輦出京十里相迎，遠望車騎浩浩蕩蕩而來，嗟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因改靈芸之名爲「夜來」。從此寵愛有加，六宮粉黛，相形爲之失色。

薛靈芸擅長縫紉，自幼習慣於夜間以麻槁照明，如今身處深幃重幄之中，不用燈燭之光，裁製衣服，一絲不差，曹丕對於薛靈芸的手藝讚不絕口，戲呼爲「針神」，非其縫製之衣服不穿，宮中亦以「針神」稱之。

霍小孌獲得「針神」的美譽，實在是當之無愧，她不止是在錦繡纂組之工上，業已到達登峯造極的地步，而於剪翠裁縫之技藝，亦臻於妙到毫巔的境地。父母愛如掌上明珠，不讓她有絲毫委屈，自幼愛潔成癖，對於嗡嗡亂飛的蒼蠅，尤其厭惡非常，見蠅輒驅之，每欲置之死地，無奈蒼蠅輕捷狡黠，雖頻頻以針刺之，蠅則從容飛去，始終未能刺中。

要想刺中蒼蠅，必須要有功夫才行，霍小孌心想：「一刺中的，不外手快、狠、準，厭惡特甚，欲置之死地的狠勁兒，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而揮臂之快，不亞於蒼蠅飛舞的速度，倒是準確的程度就不是輕易能夠辦得到的了。」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工夫深，鐵杵磨成針」，旣要下定決心克服困難，而須鍥而不捨的貫徹到底，單祇是準確度嘛！熟能生巧，一定是可以辦得到的，於是她暗暗的下定決心，要努力的勤加練習。

如何練習呢？既不能投師學藝，又無法到處找人商酌，只有自己設法，用自己獨出心裁的辦法來進行練習。她先以粉塗畫於壁間，狀如圓形燒餅，立三數步外，以繡花針遙刺之，且夕試之，逐漸皆能命中，然後再退後至十步以外遙擲之，俟能命中，則慢慢縮小粉圈範圍，如是者三年下來，已能於數十步外以針刺豆，不偏不倚，從無間失；再回過頭來刺蠅，則一針一個，無有不中者，至是霍女所居之室，盛夏蒼蠅絕跡，家人十分奇怪，小孌則始終不肯告人；朝夕仍勤加練習，功力陸續精進，究竟到了什麼的境界，連她自己也弄不清楚，有一天總算有了一個印證的機會。

正是花開如錦春月晌晚時分，霍小孌正與堂姊小蕙倚欄閒眺，花香陣陣，撲鼻而來，蝶穿梭於繁花之間，不禁爲之神馳不已；正自看得出神也想得離譜之際，忽見一隻彩蝶爲蛛網所絆，另一隻在四周上下翻飛而莫可奈何，眼看那隻落網的彩蝶拚命的掙扎，仍難脫離羈絆，穩坐網中的蜘蛛正在摩拳擦掌，準備捉而噬之。

堂姊見狀，「哦」了一聲，囑咐婢女火速以竹竿挑破蛛網，來帮助垂危的彩蝶，小孌啞然失笑，說道：「苟欲爲妳撥此鳳子，何須令婢子大費手脚，僅一揮手之勞可矣。」

小蕙以爲這個小妮子口氣太大，姑令試之，小孌就從髻上拔下銀針，信手遙擲，颼的一聲，蛛腹中針下墮，蝶亦乘勢得脫，雙雙飛舞而去。小蕙驚問：「妹子何來此奇技耶？」

小孌笑眯眯的答說：「那裏眞有把握，不過是信手一擲，大約是蝶兒僥倖，故得一發而中耳！」小蕙疑信參半，然亦無由究詰，霍小孌之針刺絕技，仍舊得以秘而不宣。

深閨多暇，霍小孌旦夕勤練不輟，一來是藉此爲消遣，再則是練出了興趣遂欲罷不能了。

時光荏苒，轉瞬已是及笄之年，適值夏秋之間豪雨傾盆，江河的水位暴漲，低窪地區一片汪洋，入秋以後更是陰雨連綿，積潦成災，田地禾稼盡皆淹斃，全無收成，秣陵一帶到處都是極待救助的災民，於是盜賊四出搶掠，形成一夕數驚的局面，經過一再的考量，霍氏全家遂收拾細軟，買舟前往湖州姨家逃避荒年。

舟行數月尚稱平靜，一夕泊舟江渚，入夜昏黑一片，二更時分，一枝響箭劃破岑寂，剎那間蘆葦叢中竄出十幾條大漢，燃亮了火把，手執明晃晃的刀劍，來勢洶洶的圍攏過來，霍氏一家驚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羣盜毫無顧忌的次第登舟，原擬擄攫所有而去，不料爲首的一人方欲入艙，忽然大叫一聲，仆倒在船板上，到處打滾且呼痛不止，衆盜手執火炬俯視之，見其左目有血淌出，一隻長約寸許的銀針，猶深插在目珠未落，其人則已疼痛難忍而暈絕矣！大家攪不清楚此針究竟從何而來，自恃人多勢衆，鼓噪喧鬧之餘，又欲破門而入，突然又是「颼」的一聲，領頭的那個人一隻眼睛又被刺中，大夥兒不明就裏，瘋狂般的一擁而上，企圖以多取勝，孰料又是「颼颼颼」的一陣響聲，只見羣盜雙手捂着面頰，一個個痛澈心肺的哀號不已，人數雖多，終未能越雷池一步。

衆盜至此始知舟中必有奇人在內，因而面面相覷，不敢再行進迫，垂頭喪氣的互相攙扶着落荒而逃；其時霍家老小均匿伏艙底，屏息禁聲，瑟縮一團，小孌見狀，不禁爲之失笑。

俄而艙面復歸平靜，霍母悄聲問：「盜去耶？」小孌出艙遙望，見衆盜已趨向蘆葦叢中，盜魁殿後，猶自頻頻回首返顧，小孌更以一針擲之，刺中盜魁耳際，盜魁捂着耳朵蹲了下來，嘗見船首僅一少女，殊出意料之外，急召所屬復返，冀作孤注一擲之鬥。眼看衆盜又從四面八方撲來，小孌指針笑道：「你們這一羣悍不畏死的傢伙，猶作困獸之鬥乎？今先刺你們老大的手腕，以爲警戒！」

只見小孌輕揚皓腕，一針快速飛出，盜魁「哇」的一聲，粗黑的手臂，已經爲銀針射穿；小孌更拉高了嗓門道：「若不速退，下一枚銀針就要洞穿你們老大的頭顱了。」

盜魁失魂落魄的揮手令大家撤退，自己却越想越不甘心，於是悄悄的躍入水中，企圖潛泳至船邊，出其不意一把將此柔弱的少女拖入水中，只要能夠糾纏到一起，制服此一弱女子，猶如反掌，折枝之易耳。

盜魁的如意算盤並沒有得逞，當他潛游至船邊，拚命往上一衝時，小孌驚見水中有物竄升，急忙以針投之，連發數枝，皆中盜魁要害，遂一聲不響的沉入水底，迅即不見蹤影，餘衆駭懼非常，悉作鳥獸散去。

下弦月已經冉冉升起，水面上又回復了明月流光傾瀉一般之情景，霍家老人鑽出船艙默宣佛號，以爲是高人援手乃得化險爲夷，小孌忸怩道：「荒江野渚，那來高人，都是女兒一人擊退衆盜。」

霍父駭怪，想其荏弱的女兒，焉能擊敗手執利刃的十餘條殺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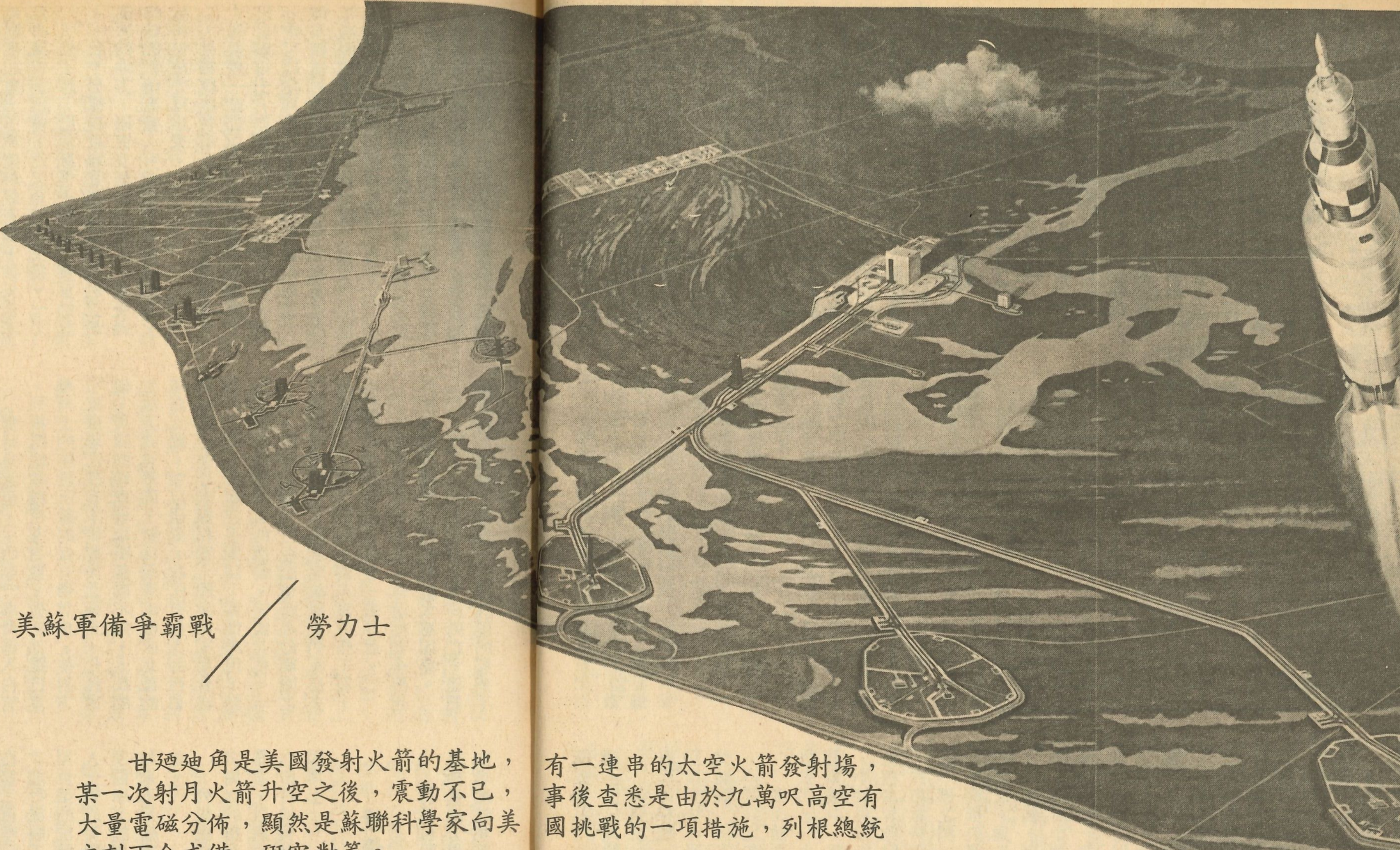
女笑拈銀針道：「我雖未習武技，然自幼年起即好弄繡針，囊中每藏數百針，以備不時擊刺蟲鳥之屬，今竟派上用場，不想乃能擊退衆盜，眞是託天之幸。」從此親戚朋友皆知曉霍家小孌有此絕技，再經過衆盜的傳揚，遂呼其爲「針神」而不名，蓋謂其運針已經神乎其技矣！

後來霍小孌于歸蕪湖黃氏，其夫黃雲山雅好奇石，某年秋間夫婦兩人暢遊黃山勝境，採得若干奇石，沉甸甸的裝滿背囊，途中爲歹人覬覦，一路跟踪，在荒僻之處，只聽得呼嘯一聲，數十人挾短刃而出，大喝道：「留下背囊，饒你性命！」

小孌若無其事的挽其夫逕自前行，一驍勇者縱身一躍擋住了去路，餘衆將兩人團團圍住，只見此女神色鎭定，不慌不忙的探囊取物，迅即旋轉一圈，一霎時銀針四射，大夥兒無一倖免，咸呼：「神針霍小孌也，再不快逃，性命難保！」於是火速相率離去，直如喪家之犬也。

倘若女子能習得一些絕技，庶可避免外悔之侵凌，登徒子亦無敢胆大妄爲矣！

（全文完）



美蘇軍備爭霸戰／勞力士

地下魔宮龍虎鬥

甘廼廸角是美國發射火箭的基地，有一連串的太空火箭發射場，某一次射月火箭升空之後，震動不已，事後查悉是由於九萬呎高空有大量電磁分佈，顯然是蘇聯科學家向美國挑戰的一項措施，列根總統立刻下令戒備，研究對策。

活生生的人也可以變成秘密武器，本文報道列根總統派他到西伯利亞刺探蘇聯把北極光化爲電磁的秘密，料不到他慘遭利用，變成活生生的核彈，被救返國，險些引致一連串的災禍。

射月火箭被電磁困擾

甘乃廸角的機場特別寬廣，一直是發射各種型類的火箭基地，美國總統列根十分重視它，「射月火箭」完全成功了，仍然想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務求它可以載重更多，速度更快，開發月球的計劃節節推進，它是不可缺少的一種飛行物體。

射月火箭並非全部順利升空又再回航的，近年有幾次它升空之後，發生劇烈震動，令到幾個太空人接近暈眩，同時火箭本身的速度比較預期的應有速度減弱，列根總統認爲這件事情極不尋常，秘密召見「巴里摩」這個最有權威的太空秘密武器專家，研究此事。

列根總統說：「顯然我不是太空戰略專家，對太空的認識並非深刻，我仍可以根據最近發生的意外事件加以判斷，認爲目前的地面軍事形勢，美蘇兩大强國已經發展到均衡狀態，誰也沒有佔上風，想爭取勝利，只有一個辦法，盡力在太空發展秘密武器，我們已經可以在太空發射激光槍，利用激光，毀滅對方剛剛起飛的越洲飛彈，已經不俗，以爲憑着這一招就可以在未來的一場世界大戰穩操勝券，殊不料最近升空的射月火箭，却受到一股强大氣

流的干擾，如果那一股氣流並非大自然的景象，而是蘇聯科學家的傑作，就有可慮。我有幾個問題想向你請教，希望你盡可能的回答我。第一個問題是那股氣流大概係人爲的氣象變化，有沒有這種情形發生呢？」

五十八歲的巴里摩博士，毫不考慮的說：「憑我研究太空秘密武器的見解，你說的一股强烈氣流，在九萬呎高空發生，必然是人爲的災禍，事實上每一次射月火箭發射之前，一定很精細的測量高空氣流，決不會出錯，此外，在高空發生强烈氣流，必有颱風或者强烈的雷雨襲擊地面，那晚火箭發射之前，以及發射之後，都沒有颱風或雷暴，由此可以反映出那股强烈的氣流一定是人類科學家製造出來。」

列根總統眉心一皺說：「巴里摩博士，這一次射月火箭升空只是例行的任務，把地球上面的物資供應月球上面的墾荒者使用，沒有理由它構成對方重大的威脅，希望把它摧毁，關於這點作何解釋呢？」

巴里摩博士想了想，說：「現時美蘇雙方並非交戰狀態，蘇聯不會無緣無故把美國的射月火箭摧毁，照情形看，似乎那一股强大的氣流只是試驗性質，故此三個太空人升空而又回到地球之後，似病非病，射月火箭的太空艙也發生劇烈變化，僅此而已，如果對方蓄意破壞，他們恐怕無法活着回來。」

列根總統說：「巴里摩博士，你認爲那股强烈的氣流可能是怎樣子製造出來？是否它的震動程度在科學家的手上，試驗時期，震動的幅度輕微，將來眞的發生戰爭，它的震動力量加强幾十倍，變成一種秘密武器呢？」

「是的，總統，你的想法眞是高明，居然看破敵人的戰略！照我的經驗，如果在巨型的水族箱用强大的電磁注入，一條鯊魚可能被它刺激到渾身發抖，繼續加强電磁，牠就喪生，可見利用電磁在空中製造一股氣流干擾各種飛行物體，在科學理論上是行得通的，例如有一個科學家發明這種電磁，不單是在水中放射，使鯊魚受窘，甚至在高空放射，仍然有力干擾火箭以及太空艙之內的人，他必然有辦法控制電磁的强弱。」

列根總統心上一沉，說：「巴里摩博士，爲甚麼我們已經懂得電磁的威力，無法使它變成秘密武器，蘇聯的科學家却辦得到呢？」

「有原因的，第一點，企圖使電磁變成有實質的秘密武器，這個概念，在美國科學家的心目中，比不上發明激光槍那麼重要，既然我們在激光槍這方面佔了上風，研究電磁這方面的工作就沒有那麼起勁。第二點，研究電磁必須有巨大的磁場，美國缺少它，蘇聯却有北極圈的冰天雪地，它是天然的磁場，得天獨厚，故此他們主力在這一方面發展。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存在，不能夠忽視，蘇聯的民衆，包括科學家或軍人在內，必須犧牲自己去創造科學上的某一種武器，我們毫無選擇，可能那邊已經死了幾千人然後製造出電磁性的武器，美國一向重視民權，絕對不會把活人看做科學的試驗品，故此在收集高空電磁的試驗中，顯然是大大的落後了。」

列根總統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聽說我們曾經派人到南極收集南極光所發生的電磁，頗爲有點成就，何以這種工作後來停頓呢？」

「不，並非我們自行停頓，可以說是被逼停頓。南極光以及北極光的品質相同，都是電磁的磁場，由於南極光在它的核心發出，該地的氣溫是零下二百度，我們

多次收集空中的電磁只是由機械人操縱，一旦換過活人，他就支持不來，實情如此，在研究的工作方面看，我們落後了許多，理所當然。」

「巴里摩博士，我不很明白你的意思，太空人的太空衣裳，自行發電保溫，即是在夜間的月球上面行走，也不怕冷，為甚麼我們在南極留下來的工作人員却無法禦寒呢？」

巴里摩博士說：「南極的雪原十分可怖，並非禦寒就可以保護自己，除了寒氣，還有强大的電磁，非人體所能抵抗，更加重要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長期留在冰天雪地，一雙眼所看見的只是白茫茫一片冰雪，他可能因此引致神經失常，最低限度也患上了極度神經衰弱，如果他不是心臟特別堅强，三天也沒法支持。」

想了想，巴里摩博士忽然很鄭重的說：「我十分懷疑蘇聯那邊派到西伯利亞最寒冷的地方，研究北極光那些人，接受過特殊的針藥治療，可惜保密局裏面的人，始終沒法查得出來。」

列根總統微有所悟，說：「我眞是笨！為甚麼一直都沒有注意到西伯利亞呢？巴里摩博士，你放心好了，短期之內，我一定可以達到目的，派出最精銳的特務，潛入西伯利亞，刺探他們收集北極光化為電磁的秘密。我們要結束這一番愉快的談話了，你有甚麼話要補充的沒有？」

「我有一句話要補充，保密局派出去活動的人，只是在莫斯科境內調派，雖然他們是第一級的特務，未必懂得太空的知識，甚至毫無科學基礎，就算他們有機會進入蘇聯的太空中心，也是徒勞無功，很容易丢了一條性命，如果你想派一個人潛入西伯利亞，最理想的人選就是曾經接受過嚴格訓練的太空人。」

「是的，太空人當然懂得北極光是甚麼，此外，他們經常要接受在無重狀態的活動，心臟特別强，派他們出動，總是勝過普通特務，多謝你的提議。」最後，列根總統很愉快的說，說完握手送客。

在列根總統的腦袋，經常有一個幻象，那個幻象是一瞬間決定全國生死存亡的太空之戰，它不斷的困擾他，使他寢食不安，故此他跟巴里摩博士分手之後，立刻召見聯邦統計調查局轄下保密局的副局長「哈辛」，因為他負責海外情報工作。

那時是深夜，「哈辛」奉命進入白宮，列根總統在機密室召見，先把他跟巴里摩博士的談話所錄的錄音帶啓播，使對方明瞭蘇聯已經有本領收集北極光，化為電磁，美國的地理環境跟蘇聯不同，人民的生活方式也不同，無法取得南極或北極的電磁光輝，加以研究，故此要派人到西伯利亞太空中心刺探秘密，聽說保密局曾經派人出動，但却空手而歸，實情如何？請你先行報道這些人的活動，再談其他。」

「好的，我先行在記憶所及的範圍之內加以報道好了，剛才總統說我們派出去活動的人，空手而歸，跟事實有些不符，他們並非空手而歸，而是一去不返。」

「甚麼？哈辛先生，你說他們全部死於冰天雪地嗎？」列根總統大感困惑。

「不，一去不返並非等於死亡，他們的身份一旦被人發現，加以洗腦的醫療手術，他們就會忘了本來面目，變成莫斯科的人，一生替蘇聯効力，這一條毒計十分可怕，我們在三年之內失去了十一名高手，現時不敢再派人到那邊去了，還有一點，我說的全是事實，請你不要懷疑海外情報員變節投共，決不會十一個人在不同時間以及不同地點出動，全部變節，故此我認為他們已經接受了洗腦的醫學手術，判若兩人。」

列根總統臉色一沉，說：「哈辛先生，你所講的話只是你的猜想，不一定符合事實！」

「是的，總統說得對！」不過，我仍想補充幾句，洗腦的醫療手術並非蘇聯獨有，美國也有這種醫學的成就，在華盛頓白宮二百哩以外的一座渡假城之內，就多次進行洗腦工作，證明哥加因博士可以運用巨型的洗腦機，把共產主義國家的忠心人士變成美國人，願意在美國過活，這一項醫學上的成就發明了不久，極度保密，如果不是總統向我查詢，我不會隨便奉告的。」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哈辛先生，多謝你的指引，明天我就到白田村渡假城看看，該處由保密局控制，請你先行通知白田村的負責人以及通知負責洗腦的哥加因博士。」

渡假城的地下魔宮

白田村跟白宮相距只是二百哩多些，這兩個地方俱是在美國維珍尼亞的境內，知名度就相差很遠，所有美國人都知道白宮是總統府，懂得白田村是渡假城的人不會很多，原因是走進去享受美 醇酒的遊人要付出每天三千美元的代價。

這一座渡假城跟普通的渡假屋不同，它並非只是一座房屋，而是整整一座城，全部為了渡假者而設，除了美人醇酒的供應之外，還有許多色情的享受，例如：男女同浴，欣賞小電影以及摸黑進軍的大堂雜交，在那個地方出現的美女，俱是穿了古希臘長裙的，那些裙其實是一幅半透明的布，若隱若現，有如南洋羣島土女們所穿的「沙龍」。

男人一概穿希臘長袍，也是古羅馬人所穿的一種衣裳，隨時隨地可以做愛而不必脫衣。

此外，城內有許多座白石建築的宮殿，又有仿製的著名希臘石像屹立，置身其間，彷彿變成了古希臘的人，如此安排更加自由自在。

這一座渡假城是專家苦心製造出來的，整整一座城作古希臘以及古羅馬的形貌建造起來，並非為了尋歡作樂，更加重要的是那種衣裳無法收藏武器，如果有人在長袍之下暗藏小刀或手槍，只是少許鐵器，他也不能夠隱藏起來，因為城內有一百處隱蔽式的「金屬檢查器」。

保密局作出如此精密的措施，有三種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為了保護從世界各國前往美國參加任何集合的貴賓。第二個原因是美國政壇的人，需要渡假，並且需要高度的保護，此外，還有更重要的安排，有許多項研究醫學上秘密的試驗都在白石宮的地下室進行，上面有些浪子淫娃活動，春色無邊，沒有人猜想得到地下一百呎是另外一個世界，無怪它綽號「魔宮」。

整整一座渡假城的建築費是二億五千萬美元，列根總統只知道它有上述幾種功用，沒有想到在白宮的地下秘窟已經發明了洗腦的醫術，他決心到那邊看看，翌日中午，他就乘坐專機在白田村的小機場降落，再由村長「岳都」陪同，改乘避彈的專車進入渡假城之內。

兩人在渡假城的綠屋餐室吃些東西，隨即走入該餐廳附設的巨型雪櫃，它早巳把溫度提升至適合人體的度數，不覺得冷，跟着從雪櫃之內的秘密通道走向地下魔宮。

那一條通道也是極端秘密的，每隔五十呎就有一個隱形的檢查「電眼」，必須把一張綠咭拿出來，放在電眼前面，晃了幾晃，然後走向前面，沒有綠咭，隨意闖入，立刻有機槍密集射擊，它是地下醫學試驗場唯一的出入口，防範得如此週密，列根總統由衷的稱讚了一聲。

地下「醫學試驗場」，也是腦科醫院，有許多新型的醫學儀器放置，「洗腦機」係其中的一種。

「哥加因博士」對列根總統說：「洗腦的手術並非很複雜的，就算一向很平常的人，對醫學沒有特殊認識，按照洗腦機的使用程序進行，他也可以替別人洗腦，那一座機器可發出的電力達到危險程度，不過，事前經過電力忍受的檢查，預先知道他可以忍受多少電壓，然後進行，不會發生悲劇的，到時那個人接受洗腦的程序只是三分鐘之久，他的腦袋一片空白，把他以前所受的教育以及他的記憶，全部洗去，幾乎可以說他是一個患了失憶症的病人，在他洗腦之後，休息幾天，注入新的記憶系統，使他勾引起大部份日常活動的夢痕，他就會逐漸適應新的生活，例如：每天起床就洗滌，穿衣，吃早餐，換言之，洗腦之後，注入新的記憶系統，叫他變成那一種人都可以，我們現時貯藏了許多種不同人格的記憶系統，可以透過洗腦機使一個人變色魔，也可以使色魔恢復常態，我不知道蘇聯的洗腦機是否有相同的效果，我可以十分肯定的指出，我們這一副洗腦機是很有用的，另外有一副「記憶素描機」，可以把一個人失落了的記憶描劃出來，對失憶的病人說，它簡直眞是救命恩人。」

「眞是有趣，哥加因博士，你眞是了不起！」列根總統很興奮的說。

他不再懷疑保密局的副局長哈辛了，他幾乎可以肯定的說美國特務一定有些人被莫斯科當局的爪牙生擒，加以洗腦，利用他們殺害美國人，包括總統在內。

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假如有一個特務立了大功，總統接見，他就撲前襲擊，防不勝防。

防患於未然，他必須澈查這件事，立刻打長途電話叫德薩斯州太空城找「布加利」交談，叫他馬上乘搭航機到華盛頓，在白宮見面。

打過電話，列根總統就回到白宮了，翌日中午，「布加利上校」進入總統府謁見，列根總統把蘇聯太空中心巳經發明了用北極光化為電磁干擾美國射月火箭的情況對他說個詳細，然後給他一個命令，叫他從五百四十個太空人當中選擇一個有資格潛入西伯利亞太空中心的人，作為超級特務，被挑選的人一定要富於國家民族的思想，才有勇氣担當這個任務，此外，他還要具有特務的知識，如果他以前做過特務，那就更好，如果他的任務成功，活着回來，從國家的特種欵項之內撥出五百萬美元作為贈給他的獎金。

布加利上校說：「總統，我明白你的意思，這個任務必然是極端困難的了，被派遣的人，是否抵達西伯利亞之後，先行跟當地美國情報站聯絡？」

「不准跟任何人聯絡，他只能跟你一個人聯絡。」列根總統很有威嚴的說。

三日後，「布加利上校」把他挑選的一個太空人帶到首都華盛頓進謁總統，還想聽聽總統叫他如何執行任務。

列根總統跟那個超級太空人「雷盛」握手，叫他坐下來，提出許多問題，包括他的志願，家庭狀況及別的事情，獲悉他只有一個未婚妻叫「歌麗」，是一位物理學教師，此外無其他親人，簡直是個孤兒，十分高興，說：「你現時正式被美國總統派出去活動的特務了，你在五天之內乘搭一艘捕鯨船，在西伯利亞的海岸登陸，進入最為接近太空中心的雪地，吃了禦寒丸，然後躺在雪地之上，有一頭忠心的狗隨行，牠狂吠不休，不會走開，很容易就會吸引太空中心瞭望塔的守衛注意，到時他們必然把你救活，帶入太空中心查詢，你有足夠的證件去證明你是捕鯨船之內的高級職員，他們不會難為你的，可能把你留下來，並且有可能把你遣走，當然你沒有機會立刻進入太空中心的儀器室，你既然活着，就有機會潛入，希望你活着看到美國，把太空中心研究北極光化為電磁的方法講出來，假如他們至今仍然沒有辦法使北極光的電磁吸收，變成秘密武器，仍然照樣報告。還有，你出動前細心看過現時我交給你看的照片，認識那些人，他們俱是由保密局派到西伯利亞失踪的特務，一共有十一個人，你可以把它保管，在捕鯨船沒有航行到西伯利亞海岸前，朝夕細看，把他們的容貌和特徵緊記在心。如果他們跟你碰頭，擺出自己人的態度，邀請你合作，切不可信，必要時你可以把他們殺掉，因為他們已經被敵人洗腦，替敵人工作，你有沒有問題要提出來討論呢？」

「沒有，不過，我有一個請求，希望在我出動之後，由布加利上校通知我的未婚妻歌麗，就說我有秘密任務到北極走動好了，叫她等候我回來。」

「好的，我允許你的請求，在你啓程十天之後，布加利上校負責通知她。」列根總統即時答覆他。

「雷盛」就此遠赴北極圈，由捕鯨船送他登岸。

他跟布加利上校講好了每隔旬月就透過捕鯨船傳達消息，可是，他去了三個月，仍沒回音，他怎會在那麼長的一段時間沒有跟布加利通話呢？顯然他發生極大的困難了，照布加利上校的看法，他可能巳經喪命，也可能被對方擒獲洗腦，一句話說，這一條綫索中斷了，不單是他担心，列根總統也覺得十分煩惱。

在一個深夜，有人打一個電話到總統府，透過值日官通傳，總統願意接聽。

列根總統說：「你在電話那邊自稱有緊急的事情要跟我交談，說是歌麗，恕我事忙，記憶力不大好，你究竟是那一位歌麗小姐呢？」

歌麗立刻表明身份，說：「三個月前，你派出一個人前往北極圈，做特務的任務，這個人就是我的未婚夫雷盛。因爲這個消息由布加利上校告訴我，他說過雷盛被總統親自派出去，沒有透露別的消息，後來，我再三查問，他說雷盛已經有三個月之久沒有通信，懷疑雷盛已死，我有足夠的證據可保證實雷盛仍然活着，故此打電話給你，我不必知道雷盛所負的任務是甚麼，只是想你批准，組織救傷隊，由我率領，到北極圈找他。」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聽了你的話，我記憶起來了，先讓我問問你，憑甚麼你說雷盛先生仍然活着呢？」

歌麗在電話的另外一邊說：「我是物理學專家，現時仍在德薩斯州大學教授電子學的物理現象，對物理的光影變化頗有研究；雷盛啓程之前，我叫他吃了一種具有電子感覺力量的藥丸，以後，他的血液就跟我製造的電子感覺器有反應，只要他活着，我手上的電子感應器那一盞紅色的燈光就不會熄滅，他死了，燈光然後自動熄滅，憑着這個辦法，我證實他一定活着，我想救他回來。」

「歌麗小姐，你可以把那盞紅燈帶來白宮給我看看嗎？不必通知任何人，包括布加利上校在內。」

「我十分感激，明天立刻乘搭航機進謁，多謝總統關心雷盛。」

「歌麗」很高興，由衷的說，隨即收綫。

過了兩天，「歌麗」果然置身於白宮之內，雙手送上一個六角形的座燈。

燈光是紅色的，三個月來，沒有片刻熄滅。

列根總統看了又看，說：「歌麗小姐，你眞是了不起，早知你對物理學如此深造，我就派你跟雷盛同行了。我可以把雷盛此行所負的任務告訴你，組織救傷隊，前往北極圈救他，不過，你必須接受一種叫做記憶素描器的檢查，證明你確是雷盛的未婚妻，我然後對你深信不疑，你願不願意接受這種檢查呢？」

「我極願意接受檢查，越快越好。」歌麗很率直的說。

「好的，我們現時就啓程到白田村的渡假城。」

列根總統說。

歌麗萬里追踪心上人

不久之後，兩人乘搭總統的專機抵達維珍尼亞州的白田村，仍照上次一樣，村長「岳都」陪同兩人走進「醫學秘密試驗場」，跟「哥加因博士」見面。

握手打過招呼之後，列根總統說：「哥加因博士，上次聽過你談及記憶夢痕的素描機，能夠把一個人發生過的夢痕在素描的螢光幕上面復現，今天我想你替歌麗小姐做這種實驗，因爲我想看看她的記憶中是否有一段時間跟雷盛先生相聚。」

「好，我立刻進行這個實驗。」哥加因博士說。

歌麗找了個空，說道：「博士，我是雷盛先生的未婚妻，當衆設宴訂婚，這一頁夢痕必然是很深刻的，如果你的素描機有效的話，相信它可以把這一段歡樂的時間描劃出來，末了，我還想多問一句，我要不要閉上眼睛不斷的默想那個盛大的場面呢？」

「不必默想了，我的素描機一定可以使它復現在螢光幕，不過，你接受這種實驗之前，必須由我替你注射一種有深度的安眠藥。」

歌麗聽了，欣然點頭。

過了一會，她接受一種混和了痲醉劑的安眠藥。

十分鐘後，她已酣睡，哥加因博士把十多個電綫繞着的吸力圈分別壓在她的左右兩邊額角以及後腦，通以微弱的電流，各人都看得見，在三十六吋闊的螢光幕上面有些影像顯示出來，最初看見的是一團霧，隱約透出一些黑影，後來，霧氣漸散，在霧中出現的黑影逐漸結聚成形，出乎意外的看見一個人的形象，怒容滿臉，他就是「布加利上校」。

列根總統只是看了一眼，立刻明白，這個鏡頭必然是她再三纏住布加利查問關於雷盛的消息，以致他怒容相向。

列根總統臉露微笑，說：「眞是有趣！記憶素描機果然犀利，能夠把她認爲是印象深刻的人像刻劃出來，不過，她跟布加利上校交談之際，爲甚麼我們所看見的只是布加利上校，看不見她呢？」

「很是簡單，在螢光幕上面顯露出來的人，全是她眼中所見，故此她本人的形象不會顯現出來，不過，她的形貌不會永遠隱藏起來的，只要她照鏡，就有她本人的形貌在鏡頭中反映出來。」

「好極了，相信不久我們有機會看見她的臉孔。」

列根總統只是說了短短的一句，忽然歡呼了一聲，說：「眞是巧合，她果然照鏡，在鏡中出現的她，滿臉愁容！」

跟着他們看見螢光幕上面出現了各式各樣的人，全是跟她接觸的，半小時之後，在螢光幕上面看見她跟雷盛訂婚的盛況，列根總統說：「哥加因博士，不必再播映她每一片的夢痕了，她確是雷盛的心上人！」

很久，「歌麗」從迷惘狀態中覺醒，那時她頭上所有電綫吸力圈已經拆除，她不覺得有甚麼地方異乎尋常，只是覺得疲倦。

列根總統讓她留下來休息，叫她在三天之後到白宮找他，說完，便即分手。

三天後，歌麗覺得精神健旺，一切正常，離開白田村，回到華盛頓，謁見列根總統，列根總統說：「看見了你，我眞是高興，歌麗小姐，我決心派你乘搭捕鯨船，進入西伯利亞海，在岸上登陸，有十二個人保護你，他們都是美國海軍陸戰隊，改頭換面，變成捕鯨人，配備精良，還有最新型的激光槍，你是很安全的，現時我想問問你，在西伯利亞雪地登岸之後，你怎樣追踪找尋雷盛先生呢？」

歌麗聽了，不慌不忙的說：「我就憑着這一盞紅色的燈。」

「它是天方夜譚說的神燈嗎？」

「它雖然不是神燈，却有特殊的效用，跟神燈無異，越是接近雷盛，它的光亮越强，紅得更加嬌艷，憑着這種特徵，我有很强的自信心，認爲此行一定可以找到他，而且深信他仍然活着！」

列根總統說：「言盡於此了，你可以依照我的指示去做，盡可能的找到他，萬一你抵達西伯利亞的一天，他已經死亡，你仍要把他的屍體帶回來。」

她很快回答：「總統，不必担心，那盞紅燈仍然亮着，他是活着的，我充滿了信心！」

她百份之百的依照列根總統吩咐去做，離開了總統府，自行準備一切，五天之後啓程，先行乘搭航機到美國最北的一個大洲「阿拉斯加」，找着「巨人號」捕鯨船，跟船主盧德見面之際，先行說出用口講述的密碼，互相證實係自己人，然後走進船艙密談。

船主盧德的體型十分高大，臉孔本來就是很闊的，加上了濃鬍子繞頰，看來更加粗壯，她柔聲說：「總統說過你是一個極端勇敢的美國人，沒有加入保密局之前，根本上你就是很出色的捕鯨人，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和這一艘捕鯨船一向都在西伯利亞海行走，以捕鯨爲業，已經有三十多年了，請你不要問我爲甚麼變成保密局的人，只是談談你需要我怎樣帮助你好了。」

「船主，你眞是豪爽！我要向你報導此行的任務了，我並非爲了刺探軍情而來，也不是幹爆破的工作，此行只是想找尋一個人的下落，他叫做雷盛，三個月前出動，被派遣到西伯利亞的太空研究中心，刺探蘇聯收集北極光的秘密，他是乘坐你這一艘捕鯨船在西伯利亞海岸登陸的，一去無踪，是否有這一回事呢？」

「是的，確有其人，確有其事，而且他的確是至今下落不明。列根總統派遣十二個海軍陸戰隊的隊員，假扮成捕鯨人，他們比你早一天抵達，現時已經在船上住宿，過一會，我會介紹你跟他們認識，如果你此行只是想找尋一個人，並非硬碰硬的進攻蘇聯太空研究中心，他們有足夠的力量保護你，不過，我始終担心你此行只是白走一趟，徒勞無功。」

「船主，爲甚麼你這樣說呢？」

「很簡單，西伯利亞的雪原太大了，你完全沒有目標，怎能找到他呢？說不定他已經喪命。」

「不，船主，也許我一輩子找不到他，我仍然深信他沒有死，這一盞紅燈就是他活着的證據。」

說完，她拿出一盞紅燈來。

船主盧德看了看它，苦笑道：「眞是可惜，我並非科學家，無法了解電子感應的妙用，只能盡力協助你，找尋雷盛，僅此而已，我唯一能夠帮忙你的就是把你帶到三個月前雷盛登岸的地方，而且準備每人有十日之糧，渴了可以吃雪，不必準備食水，這是冰天雪地跟沙漠不同的地方，在雪地上面行走，仍要走四天之久，才抵達蘇聯的太空研究中心，在此，祝你交好運！」

當天他把保護她的十二個海軍陸戰隊的隊員介紹給她認識，說：「你們從今日開始，聽從歌麗小姐的吩咐！」

各人不約而同的點頭。

橫豎他們係自己人，歌麗把紅燈的妙用講述，跟着說：「不久之後，我們就登岸，各人携帶十日乾糧。搜索雷盛踪跡，全靠紅燈指示方向，如果我走到距離他相當接近之處，紅燈突然閃亮，紅得像火。爲了掩飾我們的眞相，我認爲分散行走，比較好些，我走在最前的一個位置，你們不要跟隨得太過貼近，盡量避免對方用效果特別强的望遠鏡眺望，明白了沒有？」

從五百個太空人挑選出來的一名壯士，叫做雷盛，奉命潛入西伯利亞，刺探蘇聯太空研究中心的軍情，此行九死一生。



「我們完全明白了，歌麗小姐，請你放心！」隊長卡達說。

進入西伯利亞海，還要兩天的航程，然後抵達當日雷盛登岸的地點。

在一個晴朗的上午，他們登陸，走在最前的人就是「歌麗」，所有健兒在後相隨。

「歌麗」單獨一個人在雪地上面行走，冷得發抖，她想起了生死未卜的戀人雷盛，立刻勇氣勃發，逐步走到前面去。

縱使她不知道雷盛在甚麼地方，憑着燈光照路，最低限度她可以辨別方向，沒有那一點燈光，恐怕她走了一生也沒法找到他。

儘管如此，西伯利亞的雪地太過闊大了，簡直是一個海洋，望盡了視綫，仍是冰雪，看不見任何一座建築物。

她嘆息了一聲，無可奈何，繼續向前走。

照她想，如果雷盛眞的被人囚禁在「太空研究中心」之內，起碼要走四天，還要加上了一點運氣，才有希望找到他，他們的人數寥寥無幾，就算找到他又怎樣？極有可能全部犧牲，如此一想，她就覺得搖搖欲倒，終於在她無法支持的狀態之下停下步來。

那時已經是黃昏，狂風怒吼，飛雪有如一陣沙那麼堅實，撲臉吹來，他們認爲沒法再走，只好揀一處比較低陷的雪坑留步。

休息了很久，他們然後有力量開罐頭進食。

單是用指頭接觸冰雪，已經覺得冷，何况在冰雪包圍的一個坑內渡過漫漫長夜？當然是更加冷了，寒流滾滾而來，他們爲了節省體力，索性閉口，吃了就把毛氈鋪在雪地上面，躺下來睡覺，歌麗是女性，睡在另外一邊，雪坑頂上，另有一個帳篷蓋得緊緊。

那晚是如此渡過的，翌日覺醒，便即趕路。

趕路到甚麼地方去呢？她也沒法回答這個問題。

第三天的黃昏，距離黑夜只有一綫之差，她突然停步，喜氣洋洋地等候隊長卡達走近，喘息着說：「卡達先生，我終於找到他了，你看！」

卡達把視綫投在懸掛在她腰間的紅燈，果然閃閃發亮，紅光四射，跟它平時透出來的燈光截然不同。

卡達低聲說：「歌麗小姐，這裏前後左右十哩之內，沒有一座房子，如果我們眞的在附近找到雷盛先生，那可就不妙了！」

「你的意思是否說他已喪命呢？」

「不，我沒有這種想法，你已經說過，紅燈仍然發亮，顯然他活着，唯其如此！我更加担心。」

「你担心甚麼？」

「我担心對方掘了一個冰坑，把他放在坑裏，誘我們走近，亂槍掃射。」

「這種情况是有可能發生的，請你叫隊員佈陣，掩護我們兩個，仍是我先走，你在我背後十步之外戒備，我相信不出十分鐘就把他找出來，他也許被人囚禁，決不是屍體！」

歌麗很有把握的說。

她逐步走在前面，走了幾步，便即轉右，再走幾步，忽又轉左，最後，她整個人呆呆的站着，燈光紅得十分燦爛，顯然她找到心上人了。

「歌麗小姐，你是否找到他了？」卡達從背後追上來。

她沒有開口，站着不動，有如石像。

卡達走到她的身邊，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膊，說：「歌麗小姐，爲甚麼你忽然發呆？」

她如夢方覺，伸手向前面指了指，顫聲說：「你看，卡達，睡在雪坑裏面的人就是他！」

看來她的信心發生動搖了，好好的一個人，怎能直挺挺的躺在雪坑之內，而且捱了很長的時間？

憑着常識判斷，他死定了！

可是，她看看紅燈，仍有一綫希望，勉强移動腳步，走向雪坑，跟着，撥開了雪花，看清楚雷盛的臉孔，最後，她俯伏下來，吻了吻他，然後把耳朵放在他的胸部中間偏左之處。

如果她聽不見心臟跳動聲，他就完了，偏是那麼古怪，雖然吃力一點，她仍可以清清楚楚聽到他心臟的跳動聲。

她抓起他的右手，拉開衣裳，計算他的脈搏。

另一方面，她注視自己的腕錶。

他仍有脈搏，但却跳得很慢，一分鐘只是跳五十次，照一般情形說，只有酣睡的人，脈搏才這樣低，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茫然的說道：「雷盛仍然活着，不過，他一直是在酣睡，看來他好像酣睡了兩個月！」

「不，他決非酣睡了兩個月，我可以肯定的說他沒有睡上三四天！」

「爲甚麼你這樣說呢？」

「很簡單，如果他睡了四天之久，雪花在他的身上越聚越多，我們根本上無法看見他！」

「對了，他沒有死，也不是酣睡了一兩個月，他仍可救治，快些叫人把担架床拿來！」

她越來越興奮了，一雙眼透着極度的喜悅。

那些人早就準備了一張可分可合的担架床，還給他蓋上了很厚的毛氈。

就在這時，聽到狗吠聲响。

卡達隊長大聲說：「散開！除非那些狗向我們撲攻，不要發槍射擊！」

他很有經驗，早就想到這一點，萬一

圖爲美國最豪華的渡假城，一切仿古，到處看見穿了古希臘服裝的遊客，深入地下一百呎，就是醫學秘密試驗場，光怪陸離，有如魔宮。

槍聲作响，由於雪原太過寂靜，槍聲可以傳到很遠，倘若那些狗負責監視雷盛，狗吠之後，還有槍聲，一定引起敵人注意，故此他們要盡力避免發槍射擊。

至於他，就算大狗撲攻，他也不會發槍射擊，寧願拔刀應戰。

他剛剛閉嘴，立刻看見一頭巨型的北極狗，比普通的大狼狗大過一倍，身上有鬈曲的毛，目露兇光，緩緩的走近。

狗沒有撲攻，他也沒有拔刀。

這種情况實在是很少見的，人狗對壘，互相怒目而視，走了相當遠，那一頭北極狗自動撤退，然後化危爲安。

大狗走開，卡達鬆了一口氣，對歌麗說：「這一頭大狗似乎受過訓練，我們的歸路只有一條，必然是向岸邊走，如果大狗回到原處通風報信，便有追兵，爲了安全着想，我想繞道而行，顯然慢了大半天，但却不會受到敵人的襲擊，你的意思怎樣？」

歌麗說：「照我所知，每一頭受過訓練的狗，嗅覺特別靈敏，我們就算繞道而行，仍是逃不過牠的一雙眼及一隻靈敏的鼻子，何况我們離開此地，還有一批脚印遺下，牠更加容易追踪！救人要緊，還是趕快回到岸邊吧，雷盛可能需要氧氣筒急救，捕鯨船有氧氣筒，我認爲爭取時間救他，比較合理。」

她是主帥，說的話就是命令，卡達決不會反對，立刻吩咐隊員以全速推進，他抓了一柄手提機槍留在最後押陣，希望闖過這一關。

他們的運氣相當好，果然如願以償，馬不停蹄的走，三天之內，抵達海岸，踏上捕鯨船，立刻解纜開船。

相當奇怪，怒目而視的北極狗，沒有追上來，也沒有敵人追踪截擊。

歌麗一心一意救活她的心上人，北極狗動向如何，她懶得研究，她把雷盛送到船上去，立即啓用氧氣筒救他。

即使沒有氧氣供應，他的呼吸仍然進行，沒有片刻中斷，只是緩慢一點，有了氧氣筒急救，他的呼吸仍然不會加速，始終是睡眠狀態，歌麗白忙了一頓，始終沒有辦法使他甦醒，終於把希望放在阿拉斯加醫院了，她透過船主的帮忙，拍發電訊，向醫院求救，阿拉斯加醫院通常是接獲急救的電訊就派出直升機到那一處海面援救的，不單是美國人有這種優待，任何一艘捕鯨船，都可以獲得這一份溫情，施展這一招，歌麗跟雷盛就安然離開捕鯨船，乘坐直升機到阿拉斯加醫院，不再理會捕鯨船的朋友。

阿拉斯加醫院雖然是慈善爲懷，對任何一個國家的病人，都一視同仁，盡可能搶救，可是，碰上了華盛頓派出來的特務，院方總是加意救護的，當時她向院長巴明博士表明身份之後，巴明博士立刻安慰她，說：「歌麗小姐放心，只要一個人的心臟能夠跳動，他就有希望活下去，照我看，雷盛先生大概是倒在雪地昏迷不醒，並無大碍，你留下來侍候他好了，既然他躺在担架床上面被人抬着疾行了三晝夜之久，沒有喪生，此刻他已搬到醫院，怎會死呢？你不必替他担憂。」

聽了這番話，她才覺得放心一點，可是，院長巴明博士傾全力施救，除了注射强心針以及各種營養的針藥之外，還替他做大腦的X光素描，研究他的腦中血管是否有些破裂，以致腦溢血，變成中風，各種可以做得到的醫療方法都試用過了，仍是白費氣力。

雷盛始終酣睡！

院長巴明博士在他們二人留在醫院之後的第五天，向歌麗表明態度，說：「我認爲雷盛先生並非患了中風或其他危症，他之所以一直酣醒，極有可能是受到一些神秘針藥的困擾，我只能說他是一個活人，我自問才疏學淺，無法使他甦醒，爲今之計，你還是盡快把他送到美國最有權威的腦科醫院急救好些。」

歌麗點了點頭，向他道謝，說：「院長，照你所知，最有份量的腦科醫院是那一間醫院呢？」

出乎意外，巴明博士聽了，很快回答：「有一個地方沒有掛上醫院的招牌，它却是美國最權威的腦科診療學機構，它在維珍尼亞白田村的渡假城之內，你有沒有聽見過這個地方呢？」

歌麗喜形於色，說：「我不單是聽見過這個地方，還在神秘的地下室接受最新的記憶素描機檢查，故此我對它很有信心，現時我想問一問你，假如我想把雷盛送到你說的地方，接受最新的治療，怎樣可以進入該地呢？」

「最快速的方法也就是得到總統的批准。」

「好極了，我是總統派遣的，他必然批准我這個要求，可否在這裏打長途電話呢？」

「當然可以。」院長巴明博士說。

憑着傳呼機，歌麗有機會用長途電話跟總統交談，總統獲悉此事，驚奇不已，說：「雷盛先生果然生還，我感到十分欣慰，打完電話之後，我立刻通知白田村的村長，叫他派人在小機場恭候，不管你用



圖爲高空電磁出擊的情形，霎時間天烏地暗，行雷閃電，任何飛行物體受到干擾，繼續發展下去，可能變成犀利的秘密武器。

任何方法把雷盛先生送到那邊去，必然有人迎接，帶你們走到地下醫院，近來我很忙，未必有時間到那邊去，只要他甦醒，你立刻用錄音帶紀錄，同時打電話向我報告。」

歌麗打電話的時候，巴明博士就在身邊，用「分機」傾聽，只是閉口不言，電話打完了，他獲悉列根總統已經批准她的請求，索性親自出馬，吩咐醫院經常準備的長距離遠程飛機的機師，負責把他們二人送到美國維珍尼亞機場，轉乘小飛機到白田村去。

一切辦妥，歌麗護送心上人離開阿拉斯加，從飛機上面向下俯瞰，看見冰天雪地，掉頭看看心上人，感慨萬千。

雷盛的腦袋有一粒核子

歌麗終於很順利的帶了雷盛進入白田村的地下室，由村長岳都引見「哥加因博士」，盡快把雷盛送入特別保護週密的「安全室」，過了一個鐘頭，開始做各項檢查工作。

「哥加因博士」替酣睡的英雄做過全身健康檢查的工作之後，順便做腦袋的X光素描，最後，他很冷靜的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病人像雷盛先生那麼古怪，他全身沒有病，只是酣睡，照我所知，世界上沒有一種安眠藥能夠使人睡眠那麼久，因此之故，我懷疑他在西伯利亞太空中心被人注射過一種新的針藥，它可以令人進入冬眠狀態，很久仍然沉睡，直到他獲得解藥，然後甦醒過來。這是我對他作出初步的判斷，是否如此，仍要進一步的觀察然後確定。不過，有一件事情我是可以立刻確定的，雷盛先生躺在冰雪之間，一定要每天替他注射一次特製的針藥，包括抗寒針藥以及營養性的藥酒，絕對不能夠棄而不顧，因爲人體的熱量有限，沒有任何食物或藥物補充，他絕對沒法支持一週之久。」

「你打算怎樣進行另外一種檢查呢？」她有些緊張。

「我暫時仍未確定，如果我替他作出另外一次檢查，必然是利用記憶檢查機看看他沒有陷入冬眠狀態之前所發生的遭遇，進一步推想到他可能被人注射了甚麼藥物。」

「爲甚麼你不能夠立刻確定呢？是否你有所顧慮呢？」

「是的，由於他酣睡過久，我担心他的腦力衰退，支持不住。」哥加因博士很率直的說。

想了想，他補充一句：「我打算觀察他的狀況是否穩定，再行定奪，你暫時仍是留下來吧，村長岳都先生會帶你到地面去，給你一個房間的。」

局勢發展到這個階段，歌麗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任由命運安排。

「岳都」不單是白田村的村長，還是渡假城的主管，他輕而易舉的替她揀了一個房間，叫她留步，那個房間是第三層第七號，房內的佈置一流，跟美國第一級酒店的享受相同，即使她一個人留在房間之內，她也不會感到寂寞。

她在半個月內，奔波過份，眞的需要好好的休息，因此她相當喜歡那個房間，在那個地方，她可以隨意欣賞電視以及各式各樣的書籍畫報，房間之內有巨型浴缸，她可以躺在熱水之內喝酒，吃水菓，似乎進入了天堂。

問題是她的心境，很不舒服，有許多次她閉上了眼睛就看見雷盛，她渴望救活他，却又束手無策。

她每天必然要到地下室，站在玻璃門外邊，冷然注視雷盛，發覺他仍是老樣子，沒有好轉的跡象，她很誠意的問問哥加因博士，所得到的結論仍是這一句：「我要很細心的觀察，再行定奪。」

觀察多麼久呢？哥加因博士沒有說出一個期限，使她發生反感，却又不便催促他。

又是一晚，她走進地下室，看見一個人正跟哥加因博士粗聲粗氣的交談，此人就是以前向她怒目而視的布加利上校。

布加利上校不知道她悄然走進來，怒目相向的對象只是哥加因博士。

他很粗暴的說：「博士，我知道你的記憶素描機有辦法使一個人的記憶復現，對我們來說，雷盛必然到過西伯利亞的太空研究中心，看見過一些異乎尋常的事物，如果他的記憶能夠在螢光幕顯現出來，可能使我們獲悉蘇聯的科學家怎樣把北極光化爲電磁，用甚麼方法貯存，那是很有價值的，他已經變成半個死人了，就算他沒法支持太過高的電壓，因此喪生，他也對祖國有重大的貢獻，死得安樂了，反之，你沒有好好的利用他所記憶的一切，只是把他留在病床上面，靠針藥過活，時間拖長了，他可能就此瞑目不視，他做鬼也埋怨你，爲甚麼你觀察了幾天仍是拿不定主意呢？」

哥加因博士好像有些苦衷，到了那時，他被逼說出來，很冷靜的說：「上校，你並非科學家，我向你講出實際情形，你未必相信，既然你苦苦追問，我只好有一句，說一句。照我的看法，已經有一粒核子送進他的腦袋了，初時我摸不透，以爲他躺在雪地上面沒有凍死，由於太空研究中心每天派人替他注射針藥禦寒，兼且供給他必需的熱量，現時我已經明白，他用不着打針進食，能夠活下去，全靠大腦當中有一粒核子，那種核子似乎是氧的核子，如果我沒猜錯，可以說他自備氧氣，即使我們把他放入棺材之內，蓋上鐵蓋，埋入地底，過了一句然後掘出來，他仍是活着，因爲他的氧核子可以放射氧氣。」

「對他來說，有了氧的核子那是有利的，不過，一利必有一害，假如我們把電波通入他的腦袋，企圖使他的夢痕復現，

電壓逐漸加强，他腦中的核子受到壓力太大，就會爆炸，他本人固然炸到四分五裂，整座大厦也會震到倒坍，留在地下室裏面的人，同歸於盡，無一倖免，故此我不敢輕舉妄動。」

「電壓可否降低一點呢？」

「如果電壓降低，螢光幕顯現的形象太過模糊，看不清楚，徒勞無功。」

布加利上校很不耐煩的說：「就算看不清楚，聽聽他在西伯利亞碰見的人的談話，可能有些帮助。」

「上校，你似乎有些弄錯了，記憶檢查機只是顯示形象，沒有任何一種聲响，包括談話的語聲在內。」

布加利上校忽然鼓噪起來，大聲說：「雷盛是我的人，我要你立刻替他進行腦袋素描！」

哥加因博士很冷靜的說：「雷盛只是太空人，歸你管轄，他並非整個屬於你，世界上只有一個人有權支配他的命運，因爲他是她的未婚夫，更重要還是另外一點，他是她從冰雪中找出來，她現時就站在你的背後，請你徵求她的意見。」

加布利上校轉了半邊身子，立刻看見她。

他的態度忽然嚴肅起來，說道：「歌麗小姐，你自己說吧，雷盛冒險跑到北極圈，執行任務，當然不想半途而廢，如果他沒法接受腦袋的素描，使他的記憶復現，他的生命等於浪費！這種事情不能夠躭擱下去了，今天不進行這種手術，未必明天有時間去做，你看見的，一個活人怎能夠半死半活的拖下去，打算拖一兩年？再往下說，假如他的大腦眞的有一粒核子，它隨時爆炸，我們同歸於盡，我也願意分担這個災難，希望你珍惜雷盛先生的英名，立刻決定做這種治療醫術，同時可以看到他在西伯利亞發生甚麼遭遇，相信這種事情可以幫助哥加因博士更爲深入的了解他！」

歌麗覺得很痛苦，雙手捧住自己的頭，沉默了一會，抬起頭來，毅然說：「我願意接受命運的安排，請哥加因博士替他進行記憶素描。」

哥加因博士神色凝重，點了點頭，說：「既然兩位同意，我只好盡全力去做這一項危險的活動，本來替大腦作出技巧性的素描，使他的記憶復現，並非很危險，不過，腦中有核子的人就大不相同，說不定它在三幾分鐘之後爆炸！假如我的觀察準確，那一粒可能是氧的核子，即使爆炸，仍然不會在三幾分鐘就爆炸的，一定是電壓逐漸加强才爆炸，有一件事情十分重要，我必須先行聲明，接受這種實驗的人，不一定是我把電力增加，然後電壓增加，就算我保持正常的電壓度數，接受大腦素描的時間拉長，電壓也會逐步增加，正如一個人在跑步之後，血壓必然提高，萬一我發覺到電壓增加到十分接近爆炸點，我有權停止這種實驗，免得核子爆炸，我們同歸於盡，這是我一個極小的請求，希望你們同意這種措施。」

歌麗首先點頭，跟着，布加利上校也點了點頭。

哥加因博士不逼得已，只得把雷盛看做實驗品，先行叫兩個助手把他從病床上面抱起來，放入另外一個房間，又把電綫和吸力圈分別壓在他頭上最有用的幾個部位，然後扭開電力供電機。

在雷盛躺着的一張床上面，靠近他頭部有一架機器，相當龐大，附連螢光幕，隨時可以看見它的景象，如同電視的螢光幕一樣，相當精彩。

「記憶素描機」以及接受實驗之人所躺的一張小床，連接在一起，旁邊只有哥加因博士，別人全部走出，他關上了門，開始按動機鈕，兩個助手，布加利上校以及歌麗，都站在房外，不過，他們正隔開了巨大的玻璃窗觀看房內一切，如果他們想跟哥加因博士交談，可以打電話進去。

哥加因博士扭開機鈕，首先是螢光幕上面有一片彩虹閃動，然後結集成形，相當奇怪，在螢光幕上面首先顯露出來的一個人像，竟然是歌麗。

歌麗深深的感動，說：「記憶素描機發揮它的效用了，他在生死關頭，所記憶的一個人就是我！」

螢光幕上面忽又顯的另外一個人的形象，他是列根總統。

所有人的記憶俱是很散漫的，只是特別重要的時刻，然後才有一連串的活動出現。

儘管如此，接受實驗的人，反而不會在螢光幕上面顯示出來，同時沒有任何一種聲响，那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螢光幕顯現出來的景象，並非全是人象，還有許多景色，包括白宮，捕鯨船以及冰天雪地。

突然，有一座很壯觀的建築物屹立，門前有巨型的鐵牌，刻劃出來，那一行字寫得清清楚楚，正是「蘭聯太空研究中心」這幾個字，各人看了，心上一震，集中精神看了它有甚麼變化。

透過了正門，進入通道，昂然直入

，有許多個大堂，聚了百多人，分門別類的工作，跟着，眼前的景物散漫，變成亂七八糟的綫條。

布加利上校打電話向哥加因博士查問，博士說：「他接受腦袋檢查記憶的時間太長了，如果螢光幕上面的形象沒法結聚成形，便要暫時停止。」

他只是說了這麼一句，螢光幕上面忽又出現一個好像高級研究院之類的地方，有許多巨大的機器，同時有螢光幕，闊四十八呎，在螢光幕上面反映出來的景象，沒有別的東西，有的只是光。

那些光非常艷麗，千變萬化，有時像古堡，有時像一把扇，往往突然變成一條彩有的電鰻，閃動不已。

歌麗以物理學專家的身份打電話進去，對哥加因博士說：「博士，我看見的光，極有可能是北極光，那些人正在運用龐大的機器吸收它，使它變成電磁，灌輸到另外一個容器，恍如蓄電池，如果我沒有看錯，蘇聯的科學家的確有本領收集北極光，令它變成電磁，不過，如此高度秘密的一種科技，他們怎會在雷盛的眼前洩漏呢？是否雷盛已經投靠他們？抑或被他們洗腦，不必畏懼他叛變？」

「我不知道，看來他們有很多話對雷盛先生說的，苦於這座記憶素描機無法飛出一句語聲！」

「哥加因博士，請你把說話的人那張臉孔放大，並且把每一個小動作，用慢動作播映，我學習過無聲口語的技巧，可以憑着唇片的開合去推想出對方想說的是甚麼。」

「那就太好了，我先把雷盛先生腦中記憶的素描暫時停頓，再把剛才錄影帶倒轉過來，重覆播映，歌麗小姐，希望你很細心的推敲那個好像科學家的人說的是甚麼。」

過了一會，歌麗叫他停播，說：「如果我沒有看錯，憑着此人的唇片震動情況推測，他說的話是這樣子：「雷盛，我可以把收集北極光的方程式告訴你，不過，此行你就要永遠留在太空中心工作，萬一你逃走被捕，你就會變成失去知覺的一具活屍，不分晝夜，躺在雪地上面！」

「對了，歌麗小姐，你眞是了不起！」哥加因博士讚她一句。

突然，布加利上校怒冲冲的說：「歌麗小姐，別跟他交談了，我急於獲悉把北極光化爲電磁的秘密，請你叫他繼續使用記憶素描機好不好？」

歌麗含糊地應答了一聲，仍用電話跟哥加因博士交談，請他繼續使用記憶檢查機。

料不到博士斷然拒絕，說：「雷盛先生忍受電力衝擊，已經到了極限，我不能夠睜大眼睛看他很痛苦的死亡，我們全部同歸於盡。」

「胡說，好好的一個活人，怎會自行爆炸？即使他爆炸，有甚麼力量使整座大厦倒塌，我們生葬在百呎深的洞穴？你的話只能騙騙孩子，我不相信！」

「上校，你相信與否，那是另外一回事，總之，我不肯繼續執行任務！」

布加利怒吼一聲，說：「博士，這是我的命令，你必須遵守，如果你的態度仍是如此倔强，我就發槍射擊！」

哥加因博士懶得跟他理論，掛斷了電話，不斷的搖頭。

看來他不肯屈服了，布加利上校怒火攻心，眞的拔槍。

他是否眞的想發槍射擊呢？抑或他拔槍只是想威脅對方呢？別人難以忖測他的心理，哥博士的兩個助手，發覺情形不對，有一個助手飛撲過去，企圖制止他，布加利上校認爲他以上犯下，把心一橫，扳動槍機，砰然一聲，子彈射出把他擊倒。

槍聲剛剛作响，第二個助手已經拚命出擊，一拳打中上校的下頜，那個部位正是臉部最敏感的神經叢，不堪一擊，上校應聲倒下來。

他得勢不饒人，補加一脚，發覺上校暈倒，手槍拋掉，然後放心，疾走過去，扶住他的朋友，加以救助。

闖入房間的怪客

雖然是短短的幾分鐘，那種龍虎鬥的場面居然在地下醫院之內發生，把歌麗嚇呆了，站着不動，有如石像。

哥加因博士隔開了玻璃窗，看見外邊的人大打出手，又看見自己的助手擊暈了上校，大驚失色，趕快解開雷盛頭上所有吸力盤，關了那座腦袋檢查機，拉開房門，走出去看看整個局面。

他十分鎮定，趕快通知地下室的守衛，把各人帶走，分別送到地面的醫務處急救，然後走到歌麗的身邊，柔聲說：「歌麗小姐，你受驚了，現時局面已經受到控制，布加利上校只是一時衝動，不必理會，受傷的助手亦非重傷，很快復元，至於雷盛先生，他的健康沒有更壞的變化，你也不必担心。我派人把你護送到地面，請你回到自己的房間休息。」

歌麗有如驚弓之鳥，聽了這番話，逐漸恢復信心，向博士道謝，跟着由博士派出的第二名助手送她到地面去。

那個助手看見她開門走進了房裏，然後走開。

她關上了房門，忍不住伏在桌上啜泣，她本來是意志很堅强的，不知道爲甚麼，竟然悲從中來，泣不成聲。

啜泣了一會，她忽然聽到一個陌生人的語聲，頻頻呼喚她。

她抬頭看看，只見一個穿得很整齊的男子，體型雄偉，站在面前微笑，看來並無惡意。

她吃了一驚說：「先生，你是誰？」

「我叫做蘇勁，係雷盛先生的好朋友，此行只是爲了救活雷盛，相信你會協助我一臂之力，是也不是呢？」

她向這個陌生人打量了幾眼，說：「你突如出現，使我嚇了一跳，房門也經關上，你怎能走進來？」

自稱是蘇勁的人，强而有勁，聽了哈哈大笑，說：「沒有人能夠阻止我走進來，我不妨告訴你，我從這個房間的小露台走進，我是聽到你的哭聲才進來看看的，希望你合作，從速把雷盛先生救出來。」

「我跟你素未謀面，怎麼能信任你的呢？」

「如果你不肯協助我，那就算了，照

情形看，雷盛先生無法恢復健康，遲早必死，哥加因博士想救他，有心無力，布加利上校簡直想要他的命，如果沒有解藥，憑甚麼救活他呢？」

蘇勁很有把握的說。

「你有解藥？」

「是的，歌麗小姐，我眞的有解藥，不過，先决的原則仍是要你信任我，否則，一切都是白說！」

她嘆息了一聲，說：「蘇勁先生，我已經方寸大亂，有如迷途的羔羊，不知道怎樣做才好！」

「看來你必須信任我了，爲了取得你的信任，我給你一個迷你型的針管，你有機會接近雷盛的時候，替他注射，它只有一滴流質的藥，能夠使他暫時復元，如果你發覺它有效，我在夜間打電話給你的時候，你就要信任我，利用你的身份，把我帶入魔宮，協助我把雷盛帶走！」

「你打算把他帶到甚麼地方呢？」

「我們只是把他帶到地面，進入你的房間，由我給他注射解藥，他就復元，以後的事，由他定奪。」

蘇勁說完，留下的一個盒子，只有一吋長，飄然而去。

他就像是飛鳥，只是在露台上面身形一閃，便即失去了踪影。

歌麗看了，驚奇不已。

翌日下午，哥加因博士打電話給她，叫她走下去，看看雷盛，她聽了心上一震，果然不出所料，哥加因博士，愁容滿臉，見面之後，第一句就說：「雷盛先生仍是酣睡，不過，心臟的跳動率降低，使他甦醒的機會更加渺茫！」

她隔開玻璃窗，看見心上人那種似死非死的僵臥姿態，忍不住掉下幾點熱淚。

她沉住氣說：「博士，你可否讓我走進去看他最後一面呢？」

「好的，希望你的情意綿綿，使他甦醒。」

哥加因博士開門讓她走進去。

她俯在雷盛的身上，不由自主的嗚咽，可是，她暗中把迷你型的針管在他的前臂刺了一下。

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雷盛竟然一躍而起，緊緊的擁抱她。

哥加因看了，驚喜交集，走過去打量他。

「這個人是誰？這是甚麼地方？」雷盛顯然有點驚慌了。

她還沒有回答那些問題，雷盛自管自的說：「我不應該接近任何人，我本身就是秘密武器，我該死，眞的該死，如果我活着，美國人可能死個清光，天呀，我應該怎樣做呢？」

他十分激動，雙手握拳，兩眼直視，彷彿跟隱藏在暗處的寃鬼搏鬥。

說到這裏，發狂似的怒吼一聲，頹然倒下，倘不是歌麗機警，趕快扶住他，他恐怕很沉重的跌了一跤。

哥加因博士趨前協助，合力把他扶到病床上面躺下來，檢查他的呼吸和心臟跳動的韻律，認爲一切正常，從健康的觀點看，比較以前好得多，欣然說：「歌麗小姐，我的見識太過膚淺了，原來愛情的力量眞是如此偉大，簡直是起死回生！」

「……」她想說些甚麼，却沒有做聲，看來有些尷尬。

哥加因博士忽然發覺地面有一個很細的針筒，把它檢起來，說：「歌麗小姐，原來你替他注射了一針。」

「是的，它是解藥，料不到它果然生效。」

「爲甚麼你用那麼小的份量替他注射呢？」

「因爲我只有這一點點。」她說順了嘴，把蘇勁闖進房內所講的一切，和盤托出來。

「糟了，他一定是間諜。」哥加因博士衝口而出的說。

「即使他是間諜，也是不錯的，因爲他有解藥，不妨加以利用。」她很堅决的說。

很快她又有另外一句補充：「假如他想殺死雷盛，何必把解藥送到我的手上？剛才我替雷盛注射的針藥，要是含有劇毒，雷盛巳經完了，是也不是呢？」

哥加因博士沉思了一會，說：「我明白了，他似乎眞的是雷盛的朋友！你姑且回到房間，等候他的電話，假如他懇求你帶他走進地下室，不妨答應他。」

「好的，我依照你的吩咐去做好了，不管他的動機怎樣，救活了雷盛再說。」

說完了這一句，她就跟哥加因博士分手。

她回到房間等候蘇勁，心亂如麻，黑夜降臨了很久，仍然沒有蘇勁的電話。

靠近深夜，蘇勁有電話打給她，約她在餐室見面，叫她把綠咭帶在身邊。

死人的大腦就是解藥

兩人在地下室見面，蘇勁問她有沒有試過用迷你的針筒替雷盛注射藥物，有何反應。

「反應好極了，我很樂意帮忙你走進地下室，把他救出來，不過，我想知道你救他的動機，可以談談嗎？」

「我是眞心誠意救他的，當然可以把動機告訴你，實不相瞞的說，他被人注射病苗變成帶菌者的時候，我也在旁。如果我不救他，他一旦喪生，便是最可怖的秘密武器，任何人接近他都會染上黑死病，再由接近他的人把這種病傳染別人，可以在十日之內，美國人有半數過外患上了這種絕症，你想想吧，到時是多麼可怖的局面？爲了美國安危，我必須救他！」

「爲甚麼你不向列根總統報告呢？」

「因爲他們都認爲我是叛徒。」

她聽了，恍然大悟，說：「原來你是聯邦統計調查局的人，因爲你失了踪，長期留在西伯利亞，故此被人懷疑你叛變，實情剛剛相反，你只是刺探蘇聯的最深層秘密。」

「你眞是聰明，歌麗小姐！我們可否立刻動身？」

「你的身上有沒有武器？」

「當然沒有！」蘇勁很堅定的說。

兩人在秘密通道進入地下室的時候，因爲她有綠咭，很順利的闖入。

看見哥加因博士那一瞬，她立刻替他介紹，哥加因博士跟他握手，表示歡迎。

想不到有一個人從另外一個地方走出來，凝視着蘇勁，說：「巴里，你化名蘇勁，仍是瞞不過我的，我以保密局副局長的身份，把你拘捕！」

有四個人閃身走出來，全部握槍，槍嘴瞄準他。

蘇勁疾忙抓住歌麗，作爲擋箭牌，並且閃電般奪取她的手袋，原因是手袋裏面有他需要的一張綠咭，可以利用它逃生。

她受到控制，各人不敢輕舉妄動，蘇勁以爲可以脫險，十分失 ，因爲對方已經佈下天羅地網。

他把她看做「人質」，急急忙忙的逃走，剛剛進入通道，「哈辛」已經由地下室打電話到地面的守衛，十多個人持槍截擊，他威脅歌麗剛剛走出通道，由電梯升到地面，立刻被人包圍。

蘇勁仍然不肯屈服，把歌麗向最爲貼身的一個守衛推過去，隨即撲攻，倒地打滾。

他奪取了一柄手槍，仍是屈居下風，別的守衛發槍射擊，他只有力量打死一名守衛，便即喪身於亂槍之下。

歌麗十分幸運，沒有受傷。

很快就有幾個人從地下室走上地面，爲首的一個人正是「哈辛」。

哈辛發覺叛變的特務「巴里」已經被殺，勃然大怒，抓住地面的守衛大罵，說：「你們有槍，他沒有槍，爲甚麼你們不能夠把他生擒？」

事情已經發生，後悔無補於事，活着的守衛低頭認錯。

追上來的哥加因博士說：「我仍然重視那個怪客，希望你們合力把他的屍體帶到地下室，放在病床上面，讓我來檢查他吧。」

哈辛吩咐同行的四個人，把屍體送到哥加因指定的一張床上，看來他似乎想解剖那個屍體。

沒有動手之前，他先行向歌麗查問怪客對她說過一些甚麼。

歌麗照講，怯怯的說：「博士，千萬不要讓雷盛死去，否則，他的屍體就會變成帶菌者。」

「我明白了，你亦沒有想到這一點呢？爲甚麼雷盛萬一喪生，他的屍體就是帶菌者，那個怪客却不管生死都不是帶菌者？因爲此人的身上有特殊的力量抵抗黑死病！」

他忽然向哈辛那邊望了一眼，說：「副局長，我有一個請求，希望你允許我把剛剛死亡的人解剖，取出他的腦袋，進行記憶系統的素描，遲了就辦不到。」

「好，我十分欣賞你的神秘醫術。」

「其實不是很神秘的，腦細胞沒有完全死亡之前，人已死去，故此他的記憶仍然可以復現。」

各人都抱着好奇心去看他如何利用「素描機」去反映死人腦中的夢痕，只見他把死者的腦袋整個拿出來，放在鹽水內，還把電綫以及吸力圈壓在玻璃盅，盅內放置的正是死者的腦袋，包括大腦和小腦。

啓用記憶素描機，逐漸看見在螢光幕上面出現的人像，反映出各種活動，證明死者確實變節，因爲他受到太空研究中心的長官優待，並非囚犯。

死者多次在病菌室內走動，另外一次，他跟雷盛一起逃走，把雷盛推倒，注射了一針。

事情大白了，爲甚麼他把雷盛打暈，射病苗，却又沒有把雷盛殺死，讓雷盛獲救，反而在事後逃出蘇聯，想盡辦法刦走雷盛。

看過了螢光幕所顯示的一切夢痕，各人仍不明白。

哈辛說：「以前他是我的手下，他的性格我很了解，他一方面遵命做莫斯科指派的工作，使雷盛變成帶菌者，事後却逃出鐵幕，冒險救雷盛，因爲他知道雷盛此行是列根總統特派的人，必有巨額奬金到手，起碼他可以跟雷盛瓜分。」

各人半信半疑。

歌麗說：「你們不要研究他的動機了，快些找尋解藥吧！」

哈辛動員四個人到地面搜索，地下室的守衛在死者身上搜索，全部白費氣力。

哥加因博士說：「不必搜索解藥了，他自己就是解藥，我的意思把他的腦袋割出少許，用藥液溶化，注射入雷盛的血管，雷盛就會甦醒，我之所以會這樣想，因爲我解剖死者取出大腦之際，發覺他左手有很細的傷口，少了一些肌肉，分明它是交給歌麗注射的針藥，事不宜遲，我立刻進行這種工作。」

只是三十分鐘，雷盛悠然甦醒過來，他瞥眼看見歌麗，喜出望外，說：「我是做夢嗎？我被人打暈，躺在冰天雪地，怎會看見你？」

顯然他恢復健康了，各人喜極狂笑，更加興奮的一個人，當然是「歌麗」！

哥加因博士在事後如此解釋：「由於怪客有胆跟雷盛接近，還打算把雷盛救活，接近的機會更多了，他不怕受到黑死病的傳染，當然他的身上已經有免疫的血清，換言之，他的腦袋或肌肉都是解藥！」

哈辛趨前說：「雷盛先生，我已替你駁通長途電話，請你跟列根總統交談。」

雷盛在交談中很愉快的說：「我已經查得十分清楚，莫斯科的科學家只有力量製造震動性的磁力，令到任何飛行物體震了一震，他們始終無法把它變成秘密武器，極其量只是令人驚異的一種魔術！」

「這個消息眞好，値得五百萬美元，我已把這一鉅欵撥入你的銀行的戶口，你可以跟歌麗小姐利用它到任何一個國家渡假，永不回來。」

「我有一個條件，那筆鉅欵是你的財產，你任意揮霍好了，不過，從今日開始，你必須離開美國之後，不能夠回來，明白嗎？」

「我很笨拙，並不明白總統的意思，請你很詳細的解釋。」

「很是簡單，你的腦袋有一粒核子，任何一天，你受到過份的刺激，核子爆炸，你就炸到四分五裂，令到那個地方的大厦倒塌，有許多人死亡，彷彿小型核彈爆炸，預防這種災禍，你只好永遠離開美國，如果你們花完五百萬美元，需要更多的錢，還可伸手向我或下一位總統要錢！」

雷盛聽了，啼笑皆非，只好循例說一句：「多謝總統關心！」

（全文完）

成語故事

東道主

鮑金蓮 編繪

1　春秋時期，有一次，秦國和晉國聯盟，攻打秦國東面的鄭國。



2　鄭國自知無力抵禦，便派了一名叫燭之武的大夫，連夜翻墻出城，想去勸說秦國撤兵。



3　燭之武見了秦穆公，非常機巧地對他說，秦國若不攻打鄭國，讓鄭國平安地做秦國通向東方道路上的主人，將來，秦國的外交使節經過鄭國時，萬一錢糧不足，鄭國就可盡道路上主人之誼了。這對秦國是有益無害的……



4　秦穆公聽了這番勸說，覺得很有道理，決定放棄秦晉聯盟，不再攻打鄭國了。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燭之武退秦師」的故事。從此，「東道主」漸漸成爲一個固定詞滙，被用來泛指主人了。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天壞一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千青覺得夢遊太虛，一覺醒來，疑眞疑幻，不見了聶小香，失去了師父轉贈的天壞一劍，伊人何去，搜遍小樓，芳踪已杳，看她口語略帶鎮江、揚州口音，便決定到兩地訪尋，來到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稱的鎮江，先在江山樓打尖，遇到一少年書生自稱畢雲秋，相見投緣，同桌只打個招呼，聽旁桌的人興高采烈談論本城鑄劍匠祝老頭六十花甲封爐，借甘露寺擺壽筵，吃素菜，還設一個試劍會，目的將僅存的兩把寶劍一支七首贈給江湖好漢，看誰試劍合格，便可以得到他鑄出的寶劍。凌千青、畢雲秋不約而同去參加，在場還有一個田中玉……

紫衣帮要脅

「嗒！」這一聲輕响，就和方才「噹」的聲音不同！

但「嗒」的一聲之後，大家又聽到了「噹」的一聲輕響！

這聲「噹」，可不是兩劍互相撞擊發出來的聲音，而是劍尖墮地之聲！

凌千青居然眞的一下就把劍削下來！剎那之間，全廳之人情不自禁紛紛熱烈鼓起掌來。

畢雲秋眼中閃起了喜悅的光芒，和田中玉二人也熱烈的鼓着掌。

凌千青等大家一歇，臉含笑容，右腕輕顫，又是「嗒」「嗒」二聲，削下了兩截劍身，又是「噹」「噹」兩聲，斷劍落到了地上。

畢雲秋喜得叫道：「大哥，恭喜你，成功了。」

廳上衆人看他輕描淡寫，毫不費力的削斷了三截，掌聲更是像春雷般响起。

祝老頭目中閃着異彩，拱手含笑道：「恭喜凌相公，鎮山劍有幸，終於得到了

贈劍會風波

明主，小老兒也深感欣慰了。」

說罷，拿起鎮山劍，雙手遞過。

凌千青伸手接下，說道：「老丈厚賜，在下拜領了。」

畢雲秋說道：「大哥，我也試試，好嗎？」

凌千青聽得暗暗一怔，他並不知道這位新結交的兄弟也會武功，一面含笑道：「兄弟要試，自然是好，我預祝你也能得到鎮江劍。」

畢雲秋朝他深深一笑，說道：「謝謝大哥，我們兄弟兩人，各得一柄，才公平呀！」

他走前兩步，伸手取起凌千青剛才用過的兩柄劍來，一柄已經削斷了三截，只剩下半支斷劍。

他也學凌千青的樣，轉身面向大家，也不運氣作勢，左手橫執斷劍，右手舉劍便削。

這回，大家因有凌千青削劍在前，他們是兄弟咯，誰也不敢輕視他了，所有的

眼光，都集中在他雙手之上。

畢雲秋動作比凌千青還快，但見劍光連閃，大家耳中同時聽到「嗒」、「嗒」、「嗒」、「噹」、「噹」、「噹」連接的聲響，果然也同樣削下三截劍身。

兄弟二人，同樣俊逸，同樣少年，又同樣表演了一手，這是何等難得的事，衆人又熱烈的鼓掌叫好。

畢雲秋把長劍和半截斷劍放回桌上。

凌千青已喜得眉飛色舞，一把握住了他右手，說道：「兄弟，恭喜你，你也成功了。」

畢雲秋臉上紅紅的，目光神彩閃動，輕笑道：「這是大哥給我的鼓勵。」

田中玉目光之中也流露出欣喜之色，說道：「恭喜凌兄啦，鎮江劍也有了主人了。」

祝老頭又取起鎮江劍，含笑道：「眞是難得，凌相公賢昆仲珠樹成雙，同樣得到鎮山、鎮江二劍，小老兒但願二位善自珍惜，以此利器，行俠江湖，爲人間掃除不祥。」

說着把劍遞給了畢雲秋。

畢雲秋接過劍，臉上微紅，說了聲：「謝謝祝老丈。」

田中玉道：「還有我呢！」

他沒待祝老頭多說，一閃身，伸手從桌上取起畢雲秋用過的長劍，和那把已被削斷過六截，還剩一尺多長的斷劍，右腕一振，像削黃瓜一樣，朝斷劍上削去。

他削得和畢雲秋一樣快，但聽「嗒」、「嗒」、「嗒」、「噹」、「噹」、「噹」一陣連响，三截劍身，應劍削落。

凌千青、畢雲秋沒想到自己同桌的黃蠟臉少年居然也有這般功力，方自怔得一怔，立即替他鼓掌。

大家眼看上去的三個少年都能手法俐落，削斷劍身，掌聲更是雷動。

凌千青含笑，說道：「田兄好俊的功夫！」

田中玉放回劍，朝他笑笑道：「凌兄過獎了。」

祝老頭道：「田相公，可惜小老兒只有兩柄劍，你雖削斷了劍，小老兒抱歉，無以爲贈了。」

凌千青忙道：「祝老丈，不要緊，在下這柄劍，送給田兄好了。」

祝老頭看了他一眼，不覺暗暗點頭。

「謝謝凌兄，這是凌兄的劍，在下如何能要呢？」田中玉朝凌千青拱了拱手，就朝着祝老頭，道：「祝老丈，我要紫艾劍。」

祝老頭一怔，含笑說道：「田相公，小老兒說過，這紫艾七小老兒要留給小徒的。」

田中玉道：「我拜祝老丈做師父，不就是老丈的小徒了麼？」

「哈哈！」祝老頭大笑一聲，一雙豆眼盯着田中玉打量了一陣，才搖搖頭道：「小老兒不能收田相公做徒弟。」

田中玉問道：「爲什麼呢？」

祝老頭聳聳肩，笑道：「田相公只能拜在小徒門下當徒弟，還差不多，若是拜小老兒爲師，小老頭吃虧就更大了。」

田中玉道：「你怎麼會吃虧的呢？」

祝老頭道：「因爲小老兒和田相公的令祖是朋友，田相公若是拜小老兒爲師，小老兒不是矮了一輩子麼？吃虧的事兒，小老兒划不來。」

凌千青看得暗暗納罕，人家在試劍會開始，就已說得清清楚楚，紫艾七是留給徒弟的，照理田中玉就不該問他要紫艾七。等人家再說要留給徒兒的，他又要拜人家爲師，這豈非迹近胡鬧，但再聽祝老頭的口氣，又好像認識田中玉的祖父。

「哈哈！」這聲大笑，笑得蒼勁，起自十席來賓的後面一席，正是龍在田發出來的，他已隨着笑聲，從座上站起，一手執着旱烟管，朝祝老頭拱拱手道：「祝老哥一別二十年，你居然認得出兄弟的小孫子來。」

凌千青暗道：「原來田中玉是他孫子，他方才還說是他徒弟哩！」

祝老頭也呵呵一笑道：「是龍老哥，眞是久違了。」

龍在田喝道：「中玉，還不給師父磕頭？」

田中玉果然依言朝祝老頭跪拜下去，恭恭敬敬的磕了八個頭，口中說道：「師父在上，弟子田中玉給你磕頭。」

祝老頭道：「龍老哥，這是怎麼一回事？」

龍在田大笑道：「這是你老哥二十年前親口答應的，不論我那媳婦生男生女，都要拜在你門下，可是忘了麼？」

祝老頭點點頭，說道：「兄弟說過這話。」

「那就是了。」龍在田掀鬚笑笑道：「所以兄弟特地送小孫子到金陵來拜師的了。」

祝老頭爲難的道：「龍老弟，兄弟是說過這話，只是現在只怕不成……」

祝老頭望望廳外，說道：「因爲跟兄弟要債的人已經來了。」

廳外，施施然走進三個肩披紫紅短氅，身穿青布勁裝的彪形漢子。

這三人全都濃眉粗眼，年在四旬以上，眉目之間有着一股慓悍之氣，一望而知練的是外門功夫，而且不是善良之輩。

中間一個冷然道：「祝老頭，咱們堂主快要駕到，你儘在這裏說着廢話，還不快快出去迎接？」

祝老頭神色微變，朝龍在田祖孫拱拱手，道：「龍老哥，你和令孫先請回座去吧。」

一面又朝凌千青，畢雲秋二人拱手道：「賢昆仲也先請回座。」

接着又朝十席來賓連連抱拳道：「諸位來賓，今晚多承光臨，小老兒萬分感謝，現在試劍會到此結束，諸位都請回去吧！小老兒在此恭送大駕。」

說完，又朝大家連連抱拳鞠躬。

十席來賓差不多全是鎮江城中的武林同道，和許多路過鎮江的友好，相約而來，他們已經聽出祝老頭的口氣，這三個紫衣大漢不是好惹的人物，誰都不願多事，聞言紛紛站了起來。

「坐下！」那中間的紫氅漢子聲若洪鐘，大聲喝道：「在咱們堂主未到之前，誰都不准移動！」

祝老頭神色微沉，抱拳道：「三位朋友，這話太過份了，貴堂主要來，和這些

來賓，有何關係？……」

「別嚕嗦！」中間漢子不耐煩的嘿了一聲道：「祝老頭，堂主快要到了，你還不出去迎接麼？」

祝老頭呵呵一笑道：「貴堂主是給小老兒拜壽來的，那有壽翁出迎之理？」

龍在田祖孫仍然站在上首並未退下。

凌千青不願多事，悄聲道：「兄弟，咱們先回座去。」

畢雲秋好事，不願的道：「大哥，咱們站着看一回吧！」

只聽門口有人大聲喝聲道：「堂主駕到！」

緊接着又有兩個紫鷺大漢急步走入，在門內分左右站立。先前的三個大漢也急忙退到邊上，凜然而立。

就在此時，只見從廳門外大步走進一個身披紫色大氅（那五個大漢肩頭披的只是短氅，和大氅自然大有區別），中等身材，臉型瘦削，雙顴突出的老者。

此人年約五十六七，頦下留着數寸長的一撮稀疏黃髭，面目冷森，目光一掠，朝廳上衆人還在皮笑肉不笑的微微點了一下頭。

大家雖不知此人是誰，但光瞧他這份架勢，諒來必是大有來頭的人，一時之間，全廳登時肅靜無譁。

紫鷺老者此時才朝祝老頭拱拱手道：「兄弟找了祝老哥多年，直到前幾天，才知道你老哥隱迹北固山，總算給兄弟找到了，聽說今天還是祝老哥的華誕，兄弟趕來，正好給老哥拜壽。」

許多人心裏想着：「那三個大漢來勢洶洶，原來他們是老朋友。」

祝老頭呵呵一笑道：「姚老哥居然一直沒忘記老朽，眞是難得，姚老哥現在是紫衣帮的堂主，這拜壽二字，老朽可担當不起，有什麼賜教，倒是不妨說明。」

衆人聽他說出這姓姚的是紫衣帮的堂主，不由得大吃一驚，暗道：「這五個大漢和姓姚的身上，全都披着紫氅，早該認出他們的來歷了！」

原來紫衣帮崛起江湖，雖然只是近幾年的事，但他們幾乎把江湖黑道高手，全部網羅了去，聲勢之盛，連素有天下第一大帮之稱的丐帮，都相形見拙。

江湖上只要一提起紫衣帮三字，無不談虎色變。

這紫鷺老者居然還是紫衣帮的堂主，那麼這鐵匠祝老頭，大概也不是尋常人。

「哈哈！」紫鷺老者大笑一聲道：「祝老哥說得是，自從二十年前，兄弟蒙祝老哥手下留情，削去了兄弟左手一指，這份盛情，二十年來兄弟一直耿耿在心，原意苦練十年，再來討教祝老哥的掌中劍，沒想到一晃就是二十年，始終沒有找到祝老哥，等到兄弟找到祝老哥，敝帮總堂却指令兄弟盡棄前嫌，務必把祝老哥請到，還望老哥賣兄弟一個面子，屈駕一行。」

座上衆人聽到這裏，不覺又是一怔！掌中劍卓一絕，名滿武林，難道鐵匠祝老頭，會是掌中劍卓一絕？

不錯，卓、祝、同音，他是故意化了名，隱居於此的了！

祝老頭聽了紫鷺老者的話，呵呵一笑道：「姚老哥要老朽到那裏去？」

紫鷺老者又說道：「自然是敝帮總堂了。」

祝老頭拱拱手道：「姚老哥請覆上貴帮總堂，老朽年紀大了，今晚備了十桌素齋，就是向鎭江城的朋友告別，打算回到故鄉去，人老了，總要葉落歸根。」

「卓老哥：這怎麼成？」紫鷺老者道：「你就是不看姚伯昌的薄面，也總是敝帮總堂主來請的，卓老哥花甲初度，正是盛年，說什麼也要去敝帮總堂一行。」

他這下說出了自己的名號，更使大家暗暗一驚。

原來這紫鷺老者竟是陰陽判姚伯昌，此人在黑道上，可說名頭極響，也有人叫他九指判官，因爲他左手食指少了一節，故有九指之名，他那節食指，原來竟是給掌中劍削斷的。

卓一絕（祝老頭）道：「貴帮要老朽去做什麼？」

姚伯昌（紫鷺老者）道：「總堂只要兄弟務必把卓老哥請到，至於什麼事，兄弟就不清楚了。」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道：「還有，總堂交代兄弟，卓老哥去的時候，還請卓老哥把花了二十年時間，去蕪存菁，精心鍛煉鑄製的三柄寶劍，也一起帶了去，卓老哥要多少報酬，敝帮可以完全照付。」

凌千青聽得一怔，暗中道：「原來這三柄劍，卓老哥竟花了二十年工夫才煉製而成的。這就是了，他煉製了二十年的刀劍，是把百煉精鋼的精華留了下來，再經過千錘百煉，一再鍛煉，才鑄成了三劍一七。」

「很抱歉。」卓一絕抱抱拳，笑道：「這更不行了，這三柄劍，老朽都送了人了。」

姚伯昌道：「卓老哥送給了誰？」

卓一絕抱抱拳，笑道：「老朽今晚舉行試劍會，兩柄長劍，送給了兩位年輕朋友，一柄七首，則是留給小徒的，剛才也拜了師。」

剛才也拜了師，那是指田中玉了，他本來孑然一身，根本就沒有徒弟。

田中玉聽得大喜，那雙靈活的眼睛中，閃過了喜悅的光彩。

姚伯昌目光冷冷的一瞥凌千青、畢雲秋兩人，問道：「就是他們兩個？」

畢雲秋也冷冷的道：「是又怎樣？」

田中玉接口道：「還有我。」

姚伯昌臉上沒有笑容，也並不生氣，他一手摸着黃髭，神情冷漠的道：「你們留下長劍，可以走了。」

畢雲秋斜睨了他一眼，微哂道：「你說什麼？」

姚伯昌臉色一沉，說道：「老夫要你們留下寶劍，可以走了。」

畢雲秋也板着臉孔，說道：「你憑什麼要我們留下寶劍？」

姚伯昌怒笑道：「就憑這話是老夫說的。」

「那好。」畢雲秋一抬手，說道：「姓姚的，你把身上這件紫氅留下，可以走了。」

姚伯昌聽得勃然變色，沉笑道：「好小子……」

卓一絕怕兩個年輕人吃了虧再說初生之犢不畏虎，紫衣帮在武林中聲勢正盛，怕他們意氣用事，連忙勸阻，道：「賢昆仲……」

他底下的話還沒出口，畢雲秋一閃身，就欺到姚伯昌面前，冷喝一聲道：「姓姚的，本公子要你把紫氅留下，已經對你很客氣了，你還敢出口傷人，狗胆倒是不小！」

揮手一掌，「拍」的一聲，端端正正摑在他左頰之上。

姚伯昌明明看他右手摑了過來，就是沒來得及躲閃。

他是堂堂紫衣帮堂主，被一個年輕小伙子摑上一個耳光，這還得了？目光一瞪，射出兩道冷森的寒芒，盯注畢雲秋，怪笑一聲道：「好小子，你……」

「你還敢駡人？」畢雲秋左手揚處，又是一個耳光打了過去。

這回，姚伯昌目光犀利，畢雲秋揚掌打去，他自然看得清清楚楚，目光一注，看到畢雲秋掌心金光一閃，不由得神情猛震，往後斜退一步，雖然避開了一記耳光，但他臉上的陰狠兇悍之氣，刹那盡斂，還沒開口。

畢雲秋已經收回手去，冷哼道：「天底下，講的是一個理字，我和大哥在試劍會上，承蒙卓老丈以雙劍相贈，他送給了我們，就是我們的了，你憑什麼要我們留下雙劍，難道紫衣帮在江湖上，就是這樣不講理的麼？」

他佔了一個「理」字，俗語說得好，有理天下通行，無理寸步難行！

紫衣帮雄霸江湖，自然不能落人家話柄。

姚伯昌在紫衣帮雖是一名堂主，但這堂主，只是總堂下面的三個堂主之一，地位說低不低，說高也不高，他如果有損紫衣帮的令譽，可也是担待不起的。

他聽得不覺連忙陪笑道：「公子教訓得極是，敝帮在江湖上，能有今日的聲譽，自然是最講理的了，在下方才並不知情，還望公子原諒。」

他挨了一記耳光，居然前倨後恭，講起理來。

這下看得卓一絕心中暗暗納罕，忖道：「這話，不類陰陽判姚伯昌平日爲人，這是怎麼一回事？」

畢雲秋冷冷一哼道：「這還差不多，那你還要不要我們留下劍了？」

「不敢。」姚伯昌連忙拱拱手道：「在下方才實是誤會，卓老哥既已把兩柄寶劍送給了二位公子，怎好再要二位公子留下？」

畢雲秋拿眼朝凌千青笑了笑道：「大哥，人家既然不要我們把劍留下了，我們大概可以走了。」

姚伯昌連連點頭道：「是，是，二位公子只管請便。」

畢雲秋道：「大哥，我們走呀！」

凌千青經畢雲秋這麼一說，只得點點頭，朝卓一絕拱手道：「卓老丈厚賜，小生兄弟那就告辭了。」

接着又朝坐在上首的法善大師和龍在田祖孫拱手，才和畢雲秋一同步出大廳。

田中玉一雙明亮的眼睛只是看着畢雲秋，一直望着他俊影在大廳外消失了，他還依依不捨的望着門外黝黑的天色發楞！

姚伯昌等凌千青、畢雲秋二人一走，他「堂主」的架子又端了起來，深沉的目光，掠了一下十席來賓，一揮手道：「諸位可以走了，只是今晚在這裏發生的事情，諸位走出廳門，最好就把它忘了，若是敢有半句洩露的話，諸位必然會想到它的後果，應該是如何嚴厲的了。」

他對畢雲秋講理，對這些來賓却又不講理了。

十席來賓自然都知道紫衣帮的厲害，大家誰也不敢作聲，紛紛離座。

卓一絕連連拱手道：「諸位好走，老朽謝了。」

姚伯昌目光一注龍在田，嘿然笑道：「這位大概是和卓老哥齊名的掌中指田老哥了，今晚眞是幸會。」

龍在田呵呵一笑：「姚老哥好說，老朽更名龍在田，已有多年沒在江湖走動，今晚是送我小孫子拜師來的。」

姚伯昌又瞥了他身邊的田中玉一眼，點點頭，道：「卓老哥的掌中劍，確是武林一絕，令孫能拜在卓老哥門下，可喜可賀……」

接着又朝卓一絕拱拱手道：「卓老哥，兄弟還是一句老話，要你老哥賞個薄臉，這是敝帮誠意相請，卓老哥也總聽說過，敝帮決定之事，是從不更改的，也沒人可以更改，還請老哥三思。」

他這番話，軟中有硬，也暗寓威脅之意。

卓一絕一笑道：「貴帮盛意，老朽至爲感激，只是貴帮找老朽何事，連姚老哥都說不出來，要老朽如何答覆呢？」

姚伯昌已有不耐之色，道：「卓老哥只要知道是敝帮奉邀就好了，去與不去，一言可決，何用藉詞推宕？」

卓一絕勃然作色道：「姚老哥奉貴帮總堂之命，是來邀老朽的？還是來綁架的？若是邀請，老朽就得有考慮的餘地，若是綁架，那就不用多說，直接了當的動手，把老朽綁去就是了。」

龍在田說道：「姚老哥，這樣好了，貴帮邀請卓老哥，自然是一番好意，老朽覺得還是讓卓老哥考慮考慮，再作答覆如何？」

姚伯昌道：「田老哥的意思，卓老哥幾時才能答覆？」

「老朽現在已經更名龍在田了。」龍在田道：「這樣吧，卓老哥明天再行答覆，如何？」

姚伯昌道：「那麼，你龍老哥願意作保麼？」

「哈哈！」卓一絕怒笑一聲道：「姚伯昌，難怪你要給凌二相公打了一個耳光了，你這話簡直放屁，我卓一絕爲什麼要人担保，既然龍老哥已經說出口了，我就依他的，你明天中午來聽答覆，現在快些給我走吧！」

姚伯昌方才當着衆人挨了一記耳光，硬是不敢發作，悶在肚子裏，他可不是什麼講理的人。

如今聽了卓一絕的話，不禁臉色大變，厲笑一聲說道：「卓老哥，兄弟是奉命行事，你瞧不起兄弟，那就是瞧不起敝帮

了。」

「阿彌陀佛。」坐在上首的法善大師口中低喧一聲佛號，合十道：「姚施主請聽貧僧一言，龍施主既然打了圓場，說出明日中午再作答覆，姚施主就該賣個面子給龍施主的了！」

姚伯昌沉聲問道：「大和尙你是什麼人？」

法善大師一手提着十八顆檀木唸珠，緩緩的撥着，含笑道：「貧僧法善，忝爲本寺主持。」

姚伯昌看他撥動唸珠，那串檀木唸珠上，還掛着一小方鐫有「佛」字的紫金如意牌，心頭不禁暗暗一怔，這紫金如意牌來頭可不小，那是少林寺長老的身份，才有這方金牌！

姚伯昌只是紫衣帮總堂底下的一名堂主，自然不好開罪一個少林寺的長老，尤其掌中雙傑，也不是好惹的人，這就含笑抱拳道：「大師說得極是，龍老哥的話，在下自當尊重，那好，卓老哥，兄弟明午再來聽老哥的答覆，老哥好好考慮考慮，兄弟告退。」

說完，略一拱手，轉身往外行去，那五個短彎漢子，跟在他身後，像一陣風般退了出去。

田中玉道：「這姓姚的好横，師父，依了我，早就出手教訓他了。」

龍在田叱道：「你小小年紀，不知天高地厚，怎可如此口發狂言？你可知對付一個姚伯昌，並沒有什麼，但紫衣帮的勢力，遍及江湖，你能惹得起？」

田中玉低下頭，沒敢再作聲。

卓一紹含笑道：「龍老哥遠來，今晚就請到蝸居權宿一宵，也可一敍契闊，咱們這就走吧！」

一面朝法善大師拱拱手道：「多承大師盛情，在下感激不盡。」

法善大師合掌還禮道：「老施主和貧僧方外論交，這麼說豈不見外了？」

卓一紹拿起桌上紫艾七，雙手鄭重的遞給了田中玉，說道：「徒兒，這柄劍爲師傳授給你，希望你善自珍惜，莫辜負了爲師二十年苦心。」

田中玉喜心翻倒，急忙雙膝一屈，跪了下去，雙手接過，說道：「弟子決不有負師父的期望。」

卓一紹點頭道：「有你這句話就好，起來吧！」

三人別過法善大師，出了甘露寺，卓一紹道：「龍老哥今晚怎麼會找來的？」

龍在田呵呵一笑道：「兄弟先聽酒樓上傳說着鳳凰池突然乾涸，從來又聽說一個姓祝的鐵匠鑄製了三柄劍，今晚在甘露寺舉行試劍會，兩者聯起來，就可想到那鳳凰池的乾涸，必然和煉劍有關，能因煉劍而致靈泉乾涸，必然是煉劍名師無疑，當今之世，稱得上名師的，那就非你卓老哥莫屬了。」

卓一紹大笑，道：「知我者，其龍兄也。」

龍在田大笑，說道：「這就是掌中雙傑咯！」

卓一紹點頭道：「所以你要小孫子拜我爲師，哈哈，秦始皇併吞六國，你居然要你小孫子來個併吞雙傑了！」

龍在田忽然輕「唉」一聲道：「兄弟帶着小孫子來找上你老哥，也是不得已的事……」

卓一紹口中「啊」了一聲，他聽出龍在田話中另有文章，不禁回頭去，正待問話。

只聽龍在田問道：「卓兄煉了二劍一七，怎麼會把鳳凰池水吸乾的呢？」

卓一紹是老江湖，自然聽得出龍在田這是故意亂以他語，心中暗道：「莫非他有什麼話，不願當着小孫子說出來了？」

一念及此，立即輕輕一笑道：「這鳳凰池下，原有一處泉眼，這是山川靈氣所鍾，煉劍的水，就是要有靈氣，尤其在每日子夜，是清輕之氣始生之際，兄弟在這裏淬煉三口寶劍，花了二十年工夫，已把泉中靈氣盡行吸收到劍上，泉水本已缺乏靈氣，但也不至於乾涸，據兄弟的估計，再有一個甲子，這靈氣方可恢復……」

田中玉好奇的道：「那怎麼會乾涸的呢？」

卓一紹輕輕歎了口氣道：「這要怪我太大意了，凡是一口寶劍，快到煉成之時，劍氣必然會沖霄直上，所謂劍氣沖牛斗者是也，因爲我在此煉劍，不願使人知道，每逢劍氣快要升騰之際，我就功貫劍身，舉劍向池，把劍氣逼入水中，最後一次，我煉紫艾七時，劍氣已到了十二分火候，一時控制不住，這也只能說我的功力修爲不足以駕御劍氣，也可以說紫艾七的劍氣太强了，劍氣驟發，一下穿破泉眼，當晚水勢暴發，有如山洪，一瀉盡洩，從此就日漸乾涸了。」說話之時，已經到了山腰間的小茅屋門口。

卓一紹開了門，點起一盞油燈，讓龍在田祖孫入屋，一面說道：「龍兄，你們祖孫倆坐一坐，兄弟去拿些酒菜來。」

田中玉連忙道：「師父，弟子去帮你拿。」

「不用。」卓一紹道：「酒菜是現成的，我去拿來就是了。」

獨自往後間走去，不多一回，他果然端出幾個盤子，那是風鷄、鹵蛋、乾筍，和油炸花生米。另外是一罎陳年花雕。

龍在田道：「怎麼，你知道兄弟今晚會來？」

「那倒不是。」卓一紹笑了笑道：「這下酒菜，本來是兄弟替我自己準備的。」他取過兩隻飯碗，拍開酒罎上的泥封，用口吹了口氣，吹去罎口碎泥，各自倒了一碗。

「師父。」田中玉問道：「怎麼是給你自己準備的呢？」

卓一紹道：「爲師今晚這『試劍會』，就是爲了覓一個徒兒的心念，打算把紫艾七傳給他……」

田中玉問道：「這和喝酒有什麼關係呢？」

「自然有了。」卓一紹取起大碗，說道：「龍兄，來，咱們先喝酒。」

說完，喝了一大口，才抹抹嘴角，又道：「爲師方才不是說過麼？打算明天就離開這裏，爲師既要離開這裏，我今晚新收的徒兒，就用不着跟我一起走……」

田中玉道：「爲什麼呢？」

卓一紹用手抓了幾粒花生米，丟入口

中，慢慢咀嚼了一陣，接着笑道：「爲師可不是眞正的收徒兒，說得明白些，爲師只是替紫艾七找一個主人，替我掌中劍找一個傳人，如此而已，他自然用不着跟我走了。」

他不待田中玉再問，接下去道：「爲師準備了一鐔酒，就獨自一個人喝的，這鐔酒，足可消磨一個晚上了，有一個晚上，學爲師的『掌中劍』，大概也可以粗通訣要了。」

龍在田含笑道：「卓老哥當時看上的大概是那個叫凌千青的小兄弟了？」

「不錯。」卓一紹道：「那姓凌的兄弟二人，尤其是哥哥，英氣內斂，眉目軒朗，不但一身武功不錯，它心更是光明磊落，他年必是武林後起之秀。」

「英雄所見略同！」龍在田點着頭呵呵笑道：「卓老哥眼力不錯，若要收徒，換了兄弟，也會屬意那姓凌的哥哥了。」

田中玉道：「難道他弟弟差了麼？」

龍在田道：「當然也並不差，只是和他哥哥比起來，眉宇之間就缺乏英颯之氣，而且因爲他是弟弟的關係，未免有些驕縱慣養。」

卓一紹道：「對極了，龍老哥說的一點也不錯！」

龍在田喝了口酒，抬目問道：「卓老哥，那麼我這小孫子呢？」

卓一紹道：「令孫臉上戴了面具，兄弟如何看得出來？」

龍在田回頭道：「中玉，你現在可以把面具拿下來，給師父看看了。」

田中玉眼中微有忸怩之色，但依然取下了面具。

卓一紹只朝他看了一眼，口中「唔」了一聲，問道：「他已經學會你老哥的『掌中指』了？」

龍在田道：「不瞞老哥說，小孫子身體單薄，大概只學得六成火候。」

「很好。」卓一紹站起身道：「龍老哥且請在這裏獨酌一回。」

一面朝田中玉招招手道：「徒兒，你把面具戴上了，隨爲師來。」

說完，轉身往後面行去。

龍在田心知卓一紹要傳小孫子的「掌中劍」了，就吩咐道：「中玉，你還不快隨師父進去？」

田中玉答應一聲，戴上面具，一手拿起紫艾七，急忙跟着往裏行去。

裏間，是一個狹小的厨房，除了一座土灶，就沒有什麼東西。

卓一紹也沒點燈，光綫只是從前面透進來的一點燈光，初時田中玉跟着走入，幾乎看不見物事，慢慢的總算依稀可以看清一些了。

卓一紹隨手檢了一段七八寸長的松柴，說道：「爲師這就教你一式『掌中劍』，這一招可以說是集劍術中的奇奧之學，雖非爲師研創，也是爲師的師祖歷代傳下來的獨門功夫，爲師花了幾十年精力，所悟解的變化，也只有三個，一旦使出來，很少有人能夠破解。」

田中玉心中暗道：「原來『掌中劍』只有一招，三個變化！」

卓一紹道：「現在你看仔細了。」

他緩緩把手中松枝在掌上一豎，輕巧的向外推出，接着又道：「這一招看去簡單，實則包含了許多變化，但爲師只研悟了三個變化，在江湖上已博得一絕之名，你必須熟記住這三個變化，才能發揮出掌中劍的威力……」

他手勢一翻一覆之間，松枝就劃出了三個不同角度的攻勢！

因爲他松枝劃得很慢，所以田中玉很容易看得清楚。

卓一紹一面比劃，一面口中唸着四句口訣，每一句都把要點講解得極爲詳細。

田中玉先前只覺劍招只有一式，現在用心凝聽，漸漸就覺得這一式劍招，果然極爲博大精深，自然把他說的每一句話，都牢記在心。

卓一紹傳完一招劍法，就隨手把那段松枝遞了過來，說道：「你一個人慢慢在這裏練習吧，記住，紫艾七鋒利逾恆，你在沒有練熟這一招之前，千萬不可使用，爲師要和你祖父喝酒去了，如有不懂或難解之處，再來問爲師好了。」

說完，舉步往外行去。

田中玉等師父走後，就一個人依樣葫蘆練習起來，他先前看師父示範，好像甚是簡單，這回自己練習起來，竟然一無是處，越練越覺不對。

再細誦口訣，和思索方才師父講解過的每一句話，又分明絲毫沒錯。

他是個內心倔强之人，師父教他的口訣一句沒忘，自然不肯跑到前面去問師父，只是一個人冥思玄索，摹擬着師父方才教自己的招式，一絲都不肯放過，一遍又一遍的演練着。

× × ×

前面，燈蕊已經結了一個大如意，掌中雙傑卓一紹和龍在田正在大碗喝酒，低聲交談。

卓一紹抬目道：「龍老哥，你方才說帶着令孫，來找兄弟，實有不得已的苦衷，究竟你遭到了什麼困難？」

龍在田竟然輕輕歎息，說道：「老哥不出江湖已有二十年之久，兄弟改姓埋名，也有十六年了，兄弟現在不是改姓龍了麼？」

卓一紹驚異的道：「老哥是避仇，還是……」

「都不是。」龍在田說道：「我是在偵查一件事情，這件事和小孫關連甚大，他……」

他突然改以「傳音入密」和卓一紹說話。

卓一紹聽得一楞，也同樣以「傳音入密」，和他說話，兩人一面喝酒，一面就以「傳音入密」交談。

突然，兩人同時放下了酒杯，互望了一眼。

龍在田低聲道：「來人身手極高！」

「似乎還不只一個。」

卓一紹突然站起身道：「兄弟去去就來。」

迅快轉身往厨房閃了進去。

田中玉還在一手拿着松枝，練習「掌中劍」，他經過一番耐心的思索，摹擬，一再的改正，漸漸已領悟到一點訣要，忽然看到了師父閃了進來，正待開口。

卓一紹可沒讓他叫出聲來，抬手點出

一指，抓起田中玉身子，也抓起了紫艾七，身形迅快一下閃到灶下，用脚掃開散亂的松柴，露出一方木板，他揭開木板，就有一個黑黝黝的窟窿，一躍而下，把田中玉放下，就退出窟窿，闔上木板，把松柴蓋在上面，然後又匆匆退出。

龍在田朝他頷首一笑，低低的道：「把他安頓好了？」

卓一絕點點頭，一面說道：「來，龍老哥，明日即天涯，這罈酒，還有半罈哩，咱們兄弟難得聚首，今晚共謀一醉，非把它喝完不可。」

龍在田笑說道：「卓老哥，這罈酒沒有五十斤，也有四十六七斤，喝完了，每人肚子裏就得裝進二十四斤，兄弟只怕不成……」

只聽門外有人尖聲笑道：「二位雅興不淺啊！」

木門無風自啓，緩步走進一個鬚髮皆白的瘦小朱衣人，朝兩人打個稽首，一臉笑容道：「貧道路過此地，聞到一陣酒香，才不速造訪，二位不嫌打擾清興吧？」

這老道話聲尖細，笑起來使人有說不出的詭異之感。

兩人方才明明聽到茅屋四週，至少巳經潛伏了五六名高手，那麼這朱衣老者是他們領頭的了。

卓一絕、龍在田都是多年的老江湖了，自問只要是江湖上稍有名氣的人，就算沒有見過，多少也有個耳聞，但想來想去，也想不出這老道的來歷。

卓一絕拱拱手笑道：「道長光降，歡迎之至，請坐。」

「哈哈！」朱衣老道尖笑道：「有主人這句話，貧道就不客氣了。」

他是聞到酒香才找來的，這話當然未必是眞，但身爲主人的卓一絕，明知他說的是假，也只好當他是眞的了，轉身到廚房取了一雙碗筷，放到桌上，隨手又給他倒了一碗酒。

「謝謝！」朱衣老道舉起酒碗，大口的喝了一口，笑道：「好酒，二位請一起來！」

他舉筷挾了一塊風鷄，大吃起來。

龍在田、卓一絕猜不透他的來意，兩人互望了一眼。

龍在田拿起酒碗，朝朱衣老道一舉，說道：「咱們還沒請教道長的道號，在下先敬道長一碗。」

一口就喝了下去。

「呵呵，好說，好說！」

朱衣老道端起酒碗，同樣一口氣喝乾，才舉袖抹抹嘴角，笑道：「貧道的賤號，就在道袍上了。」

「朱衣道長？」

卓一絕口中說着，給他倒滿了酒，心裏却暗暗哼道：「朱衣二字，豈能作爲名道，他明明是在胡說了。」

「沒錯，沒錯！」

朱衣老道連連點頭，笑道：「貧道就是朱衣道人，來，貧道敬主人一碗。」

舉碗一飲而盡。

卓一絕只得和他乾了一碗。

龍在田笑道：「道長豪邁本色，酒量如海，在下敬佩得很。」

「酒肉道士。」朱衣老道呵呵笑道：「酒肉道士。」

他絕口不提來意，只是和兩人喝酒，好像他眞是爲喝酒而來。

「道長風趣得很。」

卓一絕大笑一聲道：「只不知道長寶觀何處？」

「遊方道士。」

朱衣道人又喝了一口酒，瞇着眼笑道：「酒肉道士那有什麼道觀？美其名雲遊四方，哈哈，雲遊四方的遊方道士而巳！」沒一句話，能問得出他的底細來。

「佩服佩服！」

龍在田也大笑一聲，舉起酒碗道：「道長，咱們再乾一碗。」

朱衣道人對喝酒倒是毫不推辭，果然又和龍在田乾了一碗。

朱衣道人同樣又乾了一碗，這回他打了個酒呃，瞇着眼望望兩人，忽然舉手一拍桌子，大笑道：「這二位朋友，貧道總算交上了，不瞞二位說，貧道喝了你們的酒，也不算是白喝……」

卓一絕心中一動，問道：「道長語帶玄機，在下不大明白，道長何妨明說？」

朱衣道人大笑道：「二位不明白，何妨到門口去看看？」

龍在田故意道：「難道道長也帶了一罎好酒來，放在門口嗎？」

「酒倒不曾來。」朱衣道人搖搖晃晃的站了起來，笑道：「但確實有幾樣好東西，放在門口，二位怎不隨貧道出去看一看？」

他脚下踉蹌的朝門口走去。

龍在田、卓一絕互望了一眼，忍不住跟在他後面，跨出了柴門。

朱衣道人伸手一指，呵呵笑道：「二位瞧瞧，這是什麼？」

他就是不伸手，龍在田、卓一絕也看到了，門口果然有一堆東西！

不，那是六個穿着紫衣勁裝的大漢，他們好像都睡熟了，一個疊一個，堆在一起，那正是紫衣帮的人。

龍在田、卓一絕不由得一怔，這六個人自然正是剛才自己兩人喝酒時聽到的聲音，朱衣道人居然竟有如此快速的手法，把他們一齊制住，還堆砌了起來。

朱衣道人得意一笑道：「二位現在看清楚了？」

他兩手一伸，一左一右搭在龍在田和卓一絕的肩頭，跟跟蹌蹌的走了過去，舉脚踢着他們。口中說道：「起來，起來，你們可以走了。」

那六個紫衣大漢經他一踢，立即翻身躍起，各人迅快的掣出了兵刄。

「好酒！」

朱衣道人瞇着眼睛，打了個酒呃，說道：「貧道當眞喝醉了，二位就送貧道下山吧！」

龍在田、卓一絕一左一右扶著他如飛往山下而去。

六個紫衣大漢幾乎連出手的機會都沒有，眼睜睜看着兩人扶着朱衣道人飛奔下山，其中一個人聲道：「快追！」

六個人同時也雙足一頓，縱身撲縱而起。

× × ×

再說凌千青、畢雲秋兩人，各自得了

一柄寶劍，走出甘露寺。

凌千青道：「兄弟，卓老丈和那姓姚的事未了，我們不該走的。」

畢雲秋回頭笑道：「卓一絕是出名的掌中劍，還有一個掌中指站在邊上，你還怕他吃了虧麼？」

「掌中指？」凌千青驚奇的道：「你說的掌中指是誰？」

「就是龍在田咯！」畢雲秋道：「和掌中劍卓一絕有數十年交情的，只有掌中指田有甲了，他自己化名龍在田，但他小孫子却叫田中玉，這不是欲蓋彌彰麼？」

凌千青道：「兄弟怎麼知道的呢？」

畢雲秋笑道：「大哥連掌中雙傑都不知道麼？」

凌千青道：「愚兄初出江湖，從未聽人說過。」

說到這裏，忽然輕「哦」一聲道：「兄弟瞞愚兄好緊，你不但武功很高，而且對江湖人物也知道得很多！」

畢雲秋眨眨眼睛，笑道：「小弟幾時告訴過大哥，我不會武了；至於江湖人物，大哥在江湖上多走幾天，自然也會聽人說起了，這有什麼稀奇的？」

他回頭問道：「時間不早了，大哥落脚在那一家客店呢？」

凌千青道：「愚兄尚未落店。」

畢雲秋道：「沒關係，我住在王記老店，大哥去了，再開一個房間好了。」

凌千青道：「你我兄弟，有一個房間就夠了，我們正好促膝談心。」

「啊，不！」畢雲秋臉上不禁一紅，忙道：「小弟睡相不好，大哥還是另開一個房間，也可以睡得舒服些，出門在外，還省這些小錢，豈不吝嗇？」

凌千青笑道：「好，好，愚兄可不是吝嗇的人。」

兩人脚下一緊，匆匆趕回城中，王記老店坐落在北大街街尾，地方清靜，在鎭江城中，是數一數二的大客棧。

畢雲秋領着凌千青直入後面第三進，那是最上等的房間。

店伙看到畢雲秋回來，連忙哈着腰道：「公子爺回來了」

畢雲秋問道：「我隔壁那間房還空着麼？」

店伙連連陪笑道：「有，有，公子爺還要一間房嗎？」

「廢話！」畢雲秋道：「我大哥來了，自然還要一間房了。」

「是，是！」店伙搶着走在前面，先替畢雲秋打開了房門，點起燈燭，然後又打開了隔壁的房門，點上了燈，陪笑道：「這位公子爺先看看房間……」

畢雲秋說道：「不用看，就這一間好了。」

店伙應了兩聲「是」。

畢雲秋又吩咐道：「你去沏一壺好茶來。」

店伙應着是，陪笑道：「公子爺放心，這裏是官房，沏的茶，都是最好的上品茶葉。」

說着就匆匆退去，不多一回，打了兩盆臉水，然後又沏了一壺清茶送上，方自退去。

凌千青在隔壁房中洗了把臉，才回到畢雲秋的房中。

這後進官房的設備，果然比一般客房不同，不但地方寬敞，除了一張鋪着又厚又軟簇新被子的大木床之外，還有一張書桌，一張錦披椅子，臨窗另有兩把太師椅，一張小方几，佈置得相當雅潔。

畢雲秋巳經在兩隻金邊白瓷茶盅裏，倒好了茶，看到凌千青走入，就含笑道：「大哥請坐。」

凌千青在他對面坐下，說道：「這家客店的房間果然不錯。」

畢雲秋道：「這茶也不錯呢？是道地的杭州龍井。」

他突然抬目問道：「你到鎭江來，是作什麼的？」

凌千青道：「我……」

他被問得一時答不上話來。

畢雲秋眨了下眼，望着他笑道：「大哥有難言之隱？」

「那倒不是。」凌千青說道：「因爲此事說來話長。」

「對了。」畢雲秋道：「關於大哥的事，小弟還一無所知，大哥說出來聽聽好麼？」

凌千青爽朗一笑道：「自然可以。」

於是他從父親得到江湖傳言，關外紫衣煞神要向雲中鶴管崇墀尋仇，父親拿着木劍道長的一支木劍，親上茅山說起……」

「慢點！」畢雲秋攔了一下手，問道：「紫衣煞神和雲中鶴管崇墀有什麼仇怨呢？」

凌千青道：「那是十五年以前，管叔父護鏢出關，歸途投宿逆旅，遇上一個彪悍兇徒企圖强暴單身女客，那女客帶了一個三歲女孩，嚇得大哭起來，被那兇漢一把抓住，奮力擲出窗外，幸虧管叔父把她雙手接住，才保了小命，當時管叔父激於義憤，以一記『劈卦掌』把對方擊傷，那人自稱是紫煞門下，聲言必報此仇，這就是結仇經過，那麼紫衣煞神替徒弟報仇，自然不是空穴來風的了。」

畢雲秋很注意的問道：「紫衣煞神的徒弟，總有個姓名吧？」

凌千青道：「這個，管叔父好像沒說過。」

畢雲秋又道：「那麼那小女孩呢？她姓什麼呢？」

凌千青道：「這我也不知道，我只聽先父說過，好像那婦人是中原口音，到關外探親不遇，流落旅邸，管叔叔還送了她五十兩銀子……」

「啊！」畢雲秋身軀微微一震，急着問道：「後來呢？」

凌千青就把父親走後，柳鳳嬌前來尋仇，啓元子如何要自己跟他同上茅山，才知父親巳死於柳鳳嬌之手，自己拜木劍道人爲師，在茅山學藝等等說了一遍。

畢雲秋道：「那麼管家呢？紫衣煞神的徒弟有沒有去尋仇呢？」

凌千青道：「後來才知紫衣煞神要向管叔父尋仇，只是柳鳳嬌放出來的謠言，目的就是要先父還去木劍，她才能向先父和管叔父下手。」

畢雲秋道：「柳鳳嬌也向管家去尋仇了麼？」

（未完・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桃源驛一戰，計神工將金殿桃源的叛徒詹一葉殺掉，遇到一藍衣蒙面人功夫却實了得，計神工自份也不弱，雙方互拚內力，結果計神工裂面破顱而死，沈必理一向對計神工崇拜，見江湖四大師之首死得這樣慘，便揮動倚馬神劍向藍衣人攻出，銀月夫人却擋不住立即喪命，藍衣人接上，用毒針刺傷沈必理，正想下毒手，此時忽來了練鶯虹，先將沈必理的穴道封住，防止劇毒攻心，然後和藍衣人對陣，先探虛實，藍衣人自稱是唐門二十三少爺，却被練鶯紅道破，原來他是死水湖老祖的弟子鍾南超，出賣了金殿主人是一個陰險惡毒的小人……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岳小玉傳

奸細施詭計　衆俠困洞中

練鶯虹又伸出了他的手：「好了，把『唐斷氣』的解藥拿來！」

鍾南超道：「且慢！」

鮑正行看得大大的不是味兒，忍不住大聲罵道：「臭烏龜，你又有甚麼鬼花樣了？」

鍾南超道：「要解藥，還得依我一個條件。」

練鶯虹道：「你說。」

鍾南超道：「把小惡女交給我。」

練鶯虹「哦」一聲，道：「誰是小惡女？」

小惡女立時站了出來，昂首叫道：「我在這裏，我就是小惡女！」

練鶯虹注視着她看了半天，才道：「小惡女？妳很兇惡嗎？」

小惡女還沒有回答，岳小玉已搶着說：「不是的！她只是有時候脾氣壞一點而已。」

練鶯虹倏地喝道：「住嘴！我問的是她，可不是你！」

但他罵了一陣之後，旋即又笑了笑，道：「怎麼啦，你有宮主不做，跑到這裏來又是爲了甚麼事？」

岳小玉一拍胸口，道：「誰說我現在不是白花宮宮主？除非是義父不要我幹，我才不幹，否則就算天崩地裂鷄飛狗走王八蛋跳河，小岳子還是一力担承到底，决不欺場有負您老人家的錯愛！」

練鶯虹哈哈一笑，道：「說得好！不愧是鬼獨夫、斷腸人的乾兒子。」目光一轉，又盯着小惡女的臉龐，道：「妳父親呢？」

豹娘子立刻代爲回答：「已遭奸人所害。」

練鶯虹目光一沉，道：「這小惡女之父，莫非就是慕容老人？」

「正是。」豹娘子悲愴地說：「小惡女原本叫慕容蝶蝶，但却在逃避仇家追殺之際害了一場大病，以致完全喪失了記憶能力。」

練鶯虹嘆了一口氣，道：「這眞是福無重至，禍不單行。」

豹娘子咬緊牙齦，道：「這姓鍾的惡賊枉具俠名，原來暗地裏却是這般人物，眞是不殺不快！」說着，把鐵杖往地上重重頓了一下。

鍾南超嘿嘿乾笑兩聲，道：「這只怪慕容老人一直妄自尊大，根本就沒有把老夫當作是一個眞正的朋友看待。」

豹娘子怒道：「我家主人有甚麼地方虧待了你？」

鍾南超平淡地道：「在別人眼裏看來，他對我這個鍾莊主的確是情至義盡的，但不知怎樣，我總是覺得他這個人很不順眼——」

「你是在嫉妒他！」豹娘子呼叫着，聲音聽來十分悽厲，「你一直都在嫉妒他，因爲無論你怎麼苦幹，到頭來還是比不上我們的主人，所以你勾紹滄木葉和韋難追這些江湖敗類，要把金殿桃源和桃源金殿都吞噬掉！」

鍾南超再深沉，聽到這裏也不禁爲之面色驟變起來。

豹娘子還想繼續說，但練鶯虹却道：「夠了，對於這樣的人，再數說下去，也沒有甚麼用處的。」

鍾南超冷冷道：「你們若說夠了，就請把小惡女交出來。」

岳小玉立刻攔在小惡女面前，怒道：「胡說！誰要動她，先得把我殺了！」

鍾南超哂然一笑，面上已恢復了原來模樣：「看不出你年紀小小，原來却是個多情種子。」

岳工玉臉上一紅，小惡女的臉更是脹紅得十分厲害。

只有一個人的臉立刻變得蒼白起來，那便是站在小惡女背後的游出海。

× × ×

沈必理中了「唐斷氣」，這種歹毒的暗器，形勢顯然十分不妙。

鍾南超把握着這一點，希望可以把劣勢扭轉過來。

練鶯虹的突然出現，對他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挫折。

計神工雖然輩份比練鶯虹還高，但若論到武功，却以後者更高，而且殺人的手法也更殘酷得多，可怕得多！

——即使沒有和計神工硬拚了一場，鍾南超也不敢跟練鶯虹正面交鋒，展開拚搏。

但他却是個極貪婪的人。

他不但要全身而退，還要在撤退之前，把慕容老人唯一的女兒也一併帶走。

小惡女是留不得的。

斬草務必須根，否則遲早將會成爲心腹大患。

「只要小惡女跟我走，『唐斷氣』的解藥立刻雙手奉上。」鍾南超這樣對練鶯虹說。

練鶯虹笑了，而且好像很欣賞鍾南超這一個人。

過了半晌，練鶯虹才說道：「你不是說過，連你自己也不知道那一瓶是解藥的嗎？」

鍾南超瞇着眼睛，說道：「你會相信嗎？」

「哼！當然不相信，」練鶯虹嘿嘿冷笑着，「你是老狐狸，但我却是個狐狸祖宗！」

鍾南超乾笑兩聲，隔了片刻才道：「我既用得了『唐斷氣』這種暗器，當然也有把握可以解除這種暗器的劇毒。」

練鶯虹淡淡道：「所以，我若要挽回沈必理的性命，就一定要跟你合作了？」

鍾南超道：「是的。」

練鶯虹道：「但我怎能信得過你這種人？」

鍾南超說道：「但你已別無選擇餘地了。」

練鶯虹眨了眨眼睛，道：「你以爲眞的這樣嗎？」

鍾南超道：「是的。」

練鶯虹沒有再說話，只是輕輕的嘆了口氣。

鍾南超瞳孔突然收縮，因爲他已察覺到一股可怕的殺氣，正從練鶯虹眉睫間傳了出來。

岳小玉的聲音，却在這時候响起：「無論是誰想要脅本座的義父，都是愚不可及的大笨蛋……」

鮑正行緊接着說：「現在這個不是大笨蛋，乃是老笨蛋！」

鍾南超本不想出手，但到了這時已無法再按捺下去。

他終於一刀劈出。

「冠王鎮山刀」不是尋常的刀，他這一刀劈出去，刀風倏已捲起了練鶯虹的衣衫。

好威勢的一刀。

但如此威勢的一刀，除了捲起練鶯虹衣袖衫角之外，並未能使這位「茹毛飲血

鬼獨夫」構成任何傷害。

但鍾南超一刀不中，第二刀已把招式全改。

他把攻擊力集中在刀柄之上，由刀柄發出連串淩厲襲擊。

只見刀光閃動，長長刀柄也急速抖擺不已，其動作簡直快得令人目眩眼花，大有「見刀不見人」之驚嘆。

轉瞬間，鍾南超已攻出了二十九刀。

這二十九刀，無論是由刀鋒掃出，或者是用刀柄急刺直戳，都是氣勢縱橫，兼且迅奇、辛辣、詭異、多變。

刀氣、刀光、刀風完全籠罩了練驚虹，也遮掩着旁觀者的每一雙眼睛。

豹娘子雖然看不見，但單是用耳朵去聽，便已聽得爲之心驚胆顫不已。

她也不是沒有見過大仗大陣的婦人了，但鍾南超的刀法，仍然使她「聽得臉色驟變」。

便在這時，只聽見練驚虹的聲音忽然緩緩地响起，雖然刀風呼嘯，他的聲音還是那末清晰可聞：「你若在內勁充沛之時，這二十九刀最少有三刀可以把我逼到死角，到那時候，只要我稍有半分疏忽，你就有可乘之機了。」

岳小玉立刻哈哈一笑，緊接着說道：「但現在嘛，義父已穩操勝券，而你這個假仁假義的老王八，命中註定就此完蛋可也！」

語聲甫落，鍾南超忽然把「冠王鎮山刀」飛捲手射出，刀鋒刀柄俱有如狂飆般向練驚虹急罩而下。

在驚濤駭浪般的刀影下，練驚虹又輕輕的嘆了口氣。

「眞是好刀法……」這是練驚虹對鍾南超所下的評語。

× × ×

江湖上，也許只有極少數極少數人知道鍾南超懂得用刀。

尤其是這一把「冠王鎮山刀」。

即使是計神工能夠復活，他若再遇上鍾南超這幾下刀法，結果也就只好再死一次。

練驚虹稱讚鍾南超好刀法，全屬由衷之辭。

但若單靠好刀法就想殺掉練驚虹，那是夢想。

除了刀法好，還得要兼備深厚渾雄的內力，才有機會攻破練驚虹的防禦。

鍾南超的內力，雖然實在已經很充沛很厲害了，但在練驚虹眼中，那是絕對不足夠的。

最少，想殺練驚虹這位「茹毛飲血鬼獨夫」，還不足夠。

所以，練驚虹只是輕輕地揮了揮手，揚了揚袖，那脫手射出的「冠王鎮山刀」立刻就「噹」一聲响跌落在地上。

跌了刀不打緊，最令人吃驚的，就是這一把長柄彎刀這麼一跌之下，刀鋒立刻就片片碎裂了開來！

好猛厲的內力！

剛易折，刀鋒之碎、斷，往往皆由此起。

若是換上別人，就算不心痛死了，也最少會爲之一陣錯愕或者是有所惋惜。

此乃人之常情，不足爲異。

但鍾南超不是常人，他對「冠王鎮山刀」之碎裂，一點也沒有詫異，更無半點可惜之歎。

刀鋒一碎裂，他的人已向後倒飛，而且左掌以極奇幻極怪異的姿式，從右下角斜向上突襲小惡女小腹！

這人眞兇狠！

他怎樣說也決不肯放過小惡女！

眼看小惡女已難逃刦數，忽聽一聲怒叱：

「可惡！」

接着，一條細細金鍊立刻就纏住了鍾南超的脖子。

在此同時，鍾南超的左掌也已劈中了一個人的小腹。

這人「啊呀」一聲大叫，接着就說：「本座這番完蛋大吉也！」

× × ×

挨了鍾南超一掌的人，並不是小惡女，而是突然閃身擋駕而來的岳小玉。

他這一擋，不但小惡女想不到，旁人想不到，就連小岳子自己也想不到。

他爲甚麼要爲小惡女挨這一掌？

是出於「護花之心」？還是「不能見死不救」？又抑或只是出於「一時衝動」呢？

岳小玉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的脚步，就在那刹那間忽然移動了，而且移動得極快，連身形也是怪異之極。

其實，這就是公孫我劍傳授給他的輕功身法！

他平時雖然不斷鍛練，但却從來沒有眞眞正正把這些身法功夫使用出來。

可是，他現在一下子就把師父所教的輕功身法閃電般使出，但却不是用來對付敵人，而是「不明何故」忽然跑去代替小惡女挨了鍾南超一掌！

中掌之後，他大叫一聲，然後就兩眼一翻，身子軟綿綿地倒了下去。

小惡女臉色煞白，急忙扶着他，同時不斷叫喚：「小岳子！小岳子！」

岳小玉已閉上眼睛，既沒有半點反應，更沒有開口說話，看來好像眞的凶多吉少了。

鍾南超却仍然站在岳小玉的面前。

他兩眼怒凸，舌頭伸出，一張臉已變成了紫藍之色。

那條細細的金鍊，仍然緊緊纏絞着他的頸子！

這是練驚虹的拿手絕技——「金綫吊芙蓉」！

就是這麼一吊，把鍾南超整個人的魂魄都吊出了七竅之外。

鍾南超死了。

他死前一擊，擊中了岳小玉，這一擊是否會把岳小玉送到西天極樂世界去？

× × ×

岳小玉沒有被送到西天極樂世界，他只是被送進小惡女溫暖柔軟的懷裏。

小惡女扶着他的時候，他看來已全身無力，臉上的表情好像快要嚥氣了。

但實際上，他的頭腦還很清醒，他甚至可以聽見了小惡女胸膛上傳過來的心跳聲。

她的心跳得很快，而岳小玉倚在她的

懷抱裏，心跳速度也自然不會慢了。

「這一掌打得眞是妙哉！」岳小玉心中居還在暗暗感激鍾南超。

但小惡女只是扶了他一陣，常掛珠和舒一照已圍了上來。

常掛珠首先道：「小惡女氣力不夠，扶着岳宮主只怕有欠穩當。」

舒一照冷哼一聲，道：「你說話太光棍了，何不直截了當，說一句『男女授受不親』，該由咱們來照顧岳宮主，才最恰當？」

小惡女又急又怒，便罵了起來：「現在是甚麼時候了，你們還在絆嘴！」

常掛珠摸了摸鼻子，道：「小惡女罵得甚是，趕快救人要緊。」說着，便待伸手把岳小玉抱起來。

岳小玉一聽見常掛珠要抱起自己，立時跳了起來，大聲說：「老子沒事了，嗜嗜，只是這麼一掌，直如蟻咬蚊叮一般，又那裏傷得了白花宮宮主？」

常掛珠大喜，咧嘴笑道：「岳宮主練功有成，眞是蒼天有眼！」

舒一照接道：「何止有眼，簡直是眼耳口鼻樣樣都有了！」

岳小玉拍了拍胸膛，大步向鍾南超那邊走過去，只見鍾南超仆倒在地上，面目猙獰可怖，呼吸早已中絕。

岳小玉見他死得如此可怖，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但接着却又笑了一笑，對練驚虹說：「義父，這一招叫甚麼名堂？」

練驚虹淡淡一笑，道：「若論到名堂，就跟你的大寶號差不多了。」

岳小玉大奇：「又怎會和我的名字有相干了？」

練驚虹說道：「因爲這一招的名堂，就和你的名字一樣，很有點兒娘娘腔的味道。」

岳小玉嘻嘻一笑，道：「這倒有趣，不知道它實在怎樣叫法？」

練驚虹道：「金綫吊芙蓉是也！」

岳小玉「哦」一聲，道：「原來如此，這名堂倒也很貼切。」

練驚虹道：「所差者，就只在於這次吊的不是甚麼芙蓉，而是一個窮凶極惡的吃人魔鬼。」

岳小玉道：「義父要吊者，正合該是此等凶神惡煞！」

練驚虹道：「只吊死一個，那是沒有甚麼大用處的，須知天恨帮中，還有無數此等吃人魔鬼。」

岳小玉道：「但殺一個少一個，而且義父若不及時趕到，說不定小岳子如今已在這大惡人手裏。」

練驚虹道：「若想不給這等惡人欺負，非先要練好武功，才是最好辦法！」

岳小玉道：「義父說的甚是，小岳子以後一定會好好記住。」

常掛珠却憂形於色，對練驚虹說：「沈總調度中了『唐斷氣』這種歹毒暗器，該當如何是好？」

練驚虹道：「先給他服下一顆『不變不驚不死丸』，然後送他到蜀中唐門，去找唐老太爺親手爲他療傷治毒。」

他說來話聲平淡，就像是叫人到酒舖裏去買兩斤酒回來一般。

但衆人一聽，都是不禁爲之一愣，心想：「唐老太爺是甚麼人來着？他會隨隨便便就給沈必理親自療傷治毒嗎？」

但岳小玉問的却是：「甚麼叫『不變不驚不死丸』？」

練驚虹淡淡道：「不變不驚不死丸就是不變不驚不死丸，總之，只要沈總調度吞服下這種藥丸，在三個月之內，他就絕對不會因爲毒發而死掉！」

「小岳子有點明白啦！」岳小玉興奮起來，拍掌笑道：「總之，沈總調度有救便是了。」

常掛珠却問：「誰把他送到唐門？」

練驚虹道：「最好就是你們。」

「我們？」常掛珠吃了一驚：「你是說咱們江東五傑？」

練驚虹悠然地點點頭，道：「正是諸位！」

舒一照立時搖頭不迭，道：「不行！一千一萬個不行！」

練驚虹盯着他：「爲甚麼？」

舒一照道：「這裏形勢吃緊，咱們又豈可以一走了之？」

練驚虹冷冷一笑，道：「你說這裏形勢吃緊，那麼沈必理這條性命難道是一點也不重要了？」

舒一照道：「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練驚虹道：「不是這個意思又是甚麼意思？」

舒一照道：「這個甚麼鍾南超身上，不是有十幾瓶藥嗎？」

練驚虹眨了眨眼，忙問道：「是又怎樣？」

舒一照道：「俺相信，其中一瓶，必然是『唐斷氣』的解藥。」

練驚虹淡淡道：「就算你不說，這裏人人都知道，但那又怎樣？」

舒一照道：「那就容易辦了，只要把解藥找出來，直截了當爲沈總調度治毒療傷便可。」

練驚虹「噢」一聲，說道：「你說得眞是很簡單，但老夫眞是很想知道，他身上那十幾瓶藥，那一瓶才是『唐斷氣』的解藥？而且使用的份量和方法又是怎麼樣的呢？」

舒一照楞住，立時張大了嘴巴，但却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練驚虹嘆了口氣，又緩緩地接道：「其實，鍾南超這個混帳王八，是萬萬不能加以輕信的，無論他怎樣說，你們都千萬不能相信他，所說的任何一句話以至任何一個字！」

舒一照無言以對，只得苦着臉，對常掛珠道：「咱們眞的要往蜀中去嗎？」

常掛珠反問道：「你害怕唐門的傢伙嗎？」

舒一照道：「怕是假的，但這些姓唐的傢伙，個個都很懂得用毒，眞是他媽的防不勝防！」

常掛珠冷冷道：「那又怎樣了？總不成天下間所有的人都給他們毒死了？」

舒一 說道：「這麼說來，老大也主張咱們送沈總調度到唐門，去找唐老太爺了？」

常掛珠道：「俺爲甚麼要反對？但最重要的，還是咱們若把沈總調度帶到蜀中

唐門，唐老太爺肯不肯出手救人？」

練驚虹道：「他不會不肯。」

常掛珠一愕，半晌才道：「俺常聽人提及，唐老太爺面冷心冷，若要他救人，只怕大不容易。」

練驚虹道：「倘若只是你們幾個去，當然很難可以見得着唐老太爺！」

「唉！」常掛珠重重的嘆了口氣，道：「連見都很難見得着，別的事情還提來作甚？」

練驚虹微微一笑，從懷中取出一枚木牌，道：「拿這個去！」

常掛珠接過木牌，前前後後看了大半天，不禁嘖嘖稱奇，道：「這算是甚麼東西？」

練驚虹道：「這是令牌，一個代表着極高權力的令牌。」

「是血花宮的令牌？」

「非也。」

「難道是唐門的令牌不成？」

「那也差不多了，」練驚虹淡淡道：「只要你們帶着這木牌，唐老太爺决不會爲難諸位，而且還會有求必應。」

「甚麼？有求必應？」舒一照笑道：「那麼咱們去唐門求親行不行？聽說唐門的唐十三小姐唐汀，是個絕頂出色的美人兒！」

練驚虹道：「唐汀不但是個出色的美人兒，也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小魔女，你若不怕，大可以去試一試，說不定唐老太爺聽見有人要娶他這個孫女兒，馬上就會答應，亦未可料。」

舒一照舌頭一伸，吃驚地說：「如此魔女，還是不敢恭維也矣。」

常掛珠道：「練老宮主若非要咱們去蜀中一趟不可，咱們自然不會拒絕，但未知沈總調度意下如何？」

沈必理沒有回答，因爲他已給練驚虹點住了啞穴，是以一直作聲不得。

岳小玉忽然板着臉孔，一本正經地說：「這樁事，問問本座可以！」

練驚虹見他這麼說，已然心中有數，立刻解開了沈必理的穴道，微笑着說：「你且聽聽岳宮主如何處置。」

沈必理躊躇了片刻，欲言又止。

只聽見岳小玉淡淡說道：「沈總調度，本座的命令，你依不依？」

沈必理愕住，隔了半晌才說：「宮主有命，屬下縱使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岳小玉乾咳一聲，「唔」了一下才緩緩地說：「沈調度願意聽從本座的命令，本座自是十分高興的，但就是只怕沈總調度口是心非，那便嗚呼哀哉，悲兮苦兮，神經兮兮之至！」

衆人聞言，無不爲之失笑，岳小玉臉色却倏地一沉，作其憤怒之狀，道：「這有甚麼好笑？」此言一出，笑聲立止。

岳小玉環顧四周一眼，才接着說：「沈總調度，本座如今要下的命令，就是要你馬上跟着江東五傑，前往蜀中唐門找尋唐老太爺！」

沈必理剛剛想說話，岳小玉已然叱道：「斗胆，你敢不從嗎？」

沈必理給這個年紀小小的岳宮主弄得頭暈轉向，只得恭聲說道：「官主有命，屬下焉敢不從。」

岳小玉道：「既不敢不從，又何必還說這許多廢話，速速前往可也！」

沈必理又還有甚麼話好說？

×　×　×

常掛珠等護送着沈必理走了。

這桃源驛位處於極神秘地帶之中，要進來絕不容易。

但在豹娘子指引下，他們要離去却是易如反掌之事。

對於桃源驛，豹娘子自然絕不陌生。

但繼續進入桃源金殿，那就不怎麼容易了。

幸而豹娘子對這附近環境異常熟悉，所以還是很快就找到了一道暗門。

這道暗門，是在桃源驛外一叢灌木叢後面的。

但暗門啓開後，裏面居然鑽出了一羣不要命的人！

×　×　×

要命的人，不要命的武功。

豹娘子首當其衝，差點給一根鋼矛刺中，但却給練驚虹閃電出手，一下子就把鋼矛抓住。

但抓住鋼矛，並不等於制服了使用這根鋼矛的人。

這人身高八尺，一貌堂堂，看來頗有大將之風。

雖然他這一矛給練驚虹抓住，但他一點也不慌亂，只是用力一抖，居然就把練驚虹的手震開。

練驚虹也沒想到，這暗門打開後，首先殺出來的一個人，竟然是內力湛深的一流高手。

這大漢手綽鋼矛，一擊未能得手，也是心中駭然，喝道：「來者何人？」

練驚虹冷冷道：「這句話，正是老夫要問的！」

大漢喝道：「守殿大將軍方六鼎！」

練驚虹一怔，豹娘子已立時叫道：「是方六哥麼？我在這裏！」

方六鼎聽見這聲音，不禁爲之一怔，再看看豹娘子，更是大吃一驚，失聲叫道：「豹娘子，妳的眼——」

豹娘子長長吐出口氣，道：「眞的是方六哥，那好極了……」

方六鼎却仍然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又再追問豹娘子：「妳的眼呢？」

豹娘子却笑了笑，回答說：「我有沒有眼睛，那是半點也不重要的，你從來也不是個婆媽的人，這件事你別再苦苦追問好不好？」

方六鼎雖然滿腹疑團，但見豹娘子這麼說，也就只好暫時忍耐着。

本來，那道暗門一打開，立刻就有一羣亡命武士殺將出來的，但這些人一看見豹娘子，便都紛紛住手，沒有繼續向練驚虹等人展開拚命襲擊。

岳小玉吸一口氣，忍不住問豹娘子：「豹姨，在這暗門後面的，又是些甚麼地方？」

豹娘子道：「那是另一條地道。」

岳小玉皺着眉，道：「這附近有很多這樣的地道嗎？」

豹娘子淡淡一笑，道：「最少比你想像中還要多得多。」

岳小玉「啊」一聲，道：「這就妙得

緊了，萬一跑錯了地方，鑽錯了地道，那將會怎樣？」

豹娘子道：「一輩子都在地道裏，永遠也跑不出來。」

岳小玉吃了一驚，道：「這就不怎麼好玩了。」

豹娘子道：「當然不好玩。」

練驚虹道：「現在也不是玩耍的時候，看情況，恨帝就是主謀。」

岳小玉一怔：「甚麼主謀？」

練驚虹道：「已經吞掉金殿桃源的人，是恨帝，現在想連桃源金殿也一併吞掉的，也是恨帝。」

岳小玉怒道：「好可惡！」

練驚虹接說道：「你也不是同樣可惡嗎？」

岳小玉訕訕一笑，道：「小岳子又有甚麼地方可惡了？」

練驚虹道：「你若不可惡，也不會從飲血峯跑到這裏來！」

岳小玉連忙大叫「寃枉」，道：「這不關我事，是師父想到處逛逛，所以小岳子才陪伴着他老人家離開血花宮的。」

練驚虹淡淡道：「但你師父呢？他怎麼不在這裏？你陪着的到底是小惡女還是令師尊公孫我劍？」

岳小玉乾咳一聲，道：「這是事情變化得令人難以想像的結果。」

練驚虹道：「你師父呢？」

岳小玉搖搖頭，道：「不見了，也可以說是暫時失散了。」

練驚虹嘆了口氣，道：「眞是一對胡天胡帝的師徒。」

方六鼎手執鋼矛，到這時忍不住又問了一聲：「這位老丈功力湛深，鄙人好生敬佩，未知前輩怎樣稱呼？」

練驚虹望了他一眼，却反問：「你姓方？」

方六鼎道：「正是。」

練驚虹道：「江湖上有五位鋼矛的高手，武林中人稱之爲『田邱五矛』。」

岳小玉一怔，道：「何謂之『田邱五矛』？」

練驚虹道：「因爲這五人，兩個姓田，三個姓邱，所以就有這種稱呼了。」

岳小玉這才明白，但旋即又道：「怎麼沒有一個是姓方的？」

練驚虹道：「『田邱五矛』的師父，就是姓方的。」

岳小玉「哦」一聲，道：「原來方六鼎就是他們的師父。」

練驚虹搖搖頭，道：「非也！非也！這位方兄年紀只有四十左右，比起『田邱五矛』任何一人都還要年輕，又怎會是他們的師父？」

岳小玉道：「但江湖中師父比徒弟年輕的事例，却也不少。」

練驚虹道：「這種事雖然有，但却只是絕無僅有的，作不得準。」

岳小玉道：「那麼這位方大哥又是何方神聖？」

練驚虹道：「我也不怎麼清楚，但你可以現在問個明白。」

方六鼎神情肅穆，道：「在下先父，也正是『田邱五矛』授業恩師！」

練驚虹哈哈一笑，捋鬚朗聲說道：「虎父無犬子，『矛王』方恒山之子，果然沒有讓老夫失望！」

方六鼎目光一閃，道：「莫非這位老丈，曾與先父相識多年麼？」

練驚虹道：「多不敢說，四十五年以上，總是少不了的！」

「四十五年！」方六鼎吃了一驚，道：「如此說來，這位老丈莫非就是白花宮主練老先生嗎？」

練驚虹「呵呵」一笑，回答道：「老夫正是練驚虹，但却已不是甚麼血花宮宮主。」

方六鼎又驚又喜，急忙翻身便拜：「小侄方六鼎有眼不識泰山，尚祈練伯父切莫見怪！」

練驚虹笑聲更是響亮，連忙把方六鼎扶起來，道：「老夫是鬼獨夫、斷腸人，可不是武林中的甚麼泰山北斗！」

方六鼎忙說道：「不！先父在世之日，時常提及練伯父爲人，他老人家曾說過：『練宮主雖負魔名，實乃眞正之江湖大俠』！」

練驚虹「嘖嘖」連聲，搖頭不已，道：「令尊對老夫很好，那是毋庸置疑的，但這等過份褒揚之語，老夫却是無法可以接受。」

方六鼎說道：「練伯父從不沽名釣譽，兼且具有橫眉冷對千夫指之氣概，試問環顧當世武林中，又有幾許高人可及得上呢？」

練驚虹嘆息一聲，道：「方賢侄，這等說話，若給旁人聽了，只怕會引起不滿呢。」

方六鼎道：「晚輩只是依據實情直說，可不是故作恭維。」

練驚虹乾咳兩聲，道：「目下金殿之內情況怎樣了？」

方六鼎道：「金殿無恙，但桃源驛以至李不不那一邊，却已一度落入天恨帮掌握之中。」

練驚虹道：「不錯，而且李不不已給殺了。」

方六鼎聞言，臉色又是一陣煞白：「恨帝咄咄逼人，此仇此恨，咱們是非報不可。」

練驚虹道　「慕容老人遇害之際，你這邊情況怎樣？」

方六鼎道：「一切如常，但消息傳至之後，自然難免掀起軒然巨波。」

練驚虹眼色微變，道：「是否有奸細潛伏？」

方六鼎道：「練伯父說對了！」

練驚虹道：「奸細是誰？」

方六鼎道：「曾晚莊、邵小缺、崔一伶。」

練驚虹憤然道：「這三人，都曾蒙受慕容老人大恩！」

方六鼎　恨的，說道：「但這三人恩將仇報，差點把桃源金殿雙手奉送給了恨帝。」

練驚虹道：「後來怎樣？」

方六鼎道：「這三人圖謀不軌，但最後却還是逃不過慕容阿歡的眼睛。」

「慕容阿歡？」練驚虹一怔，「誰是慕容阿歡？」

方六鼎說道：「慕容阿歡本來是叫阿

歡。」

岳小玉道：「阿歡和慕容阿歡之間又有些甚麼分別？」

方六鼎道：「阿歡本來只是一個孤兒，他只有名字，沒有姓氏，後來，我們的老爺子把他帶回來，不但傳授他武功，也給他賜予姓氏，所以阿歡就變成了慕容阿歡。」

練驚虹目光閃動，道：「慕容阿歡是個怎樣的人？」

方六鼎道：「他現在只有二十八歲，爲人聰明果斷，對老爺子絕對忠心。」

練驚虹道：「是他揭穿了曾、邵、崔三人的陰謀？」

方六鼎點了點頭，道：「是的。」

練驚虹道：「後來又怎樣了？」

方六鼎道：「慕容阿歡出手殺了這三個叛徒！」

練驚虹道：「他現在怎樣？」

方六鼎黯然道：「重傷之中，看來已很難再活到明天。」

練驚虹凝注着自己的手，突然長長嘆息了一聲，道：「他才二十八歲，怎可以就此死掉？」

方六鼎沉聲道：「慕容阿歡和那三個叛徒的決戰，極其慘烈，阿歡雖然最後還是獲勝了，但却一直陷入苦鬪之中。」

練驚虹神色凝重，道：「他的傷勢是怎樣的？」

方六鼎道：「臉中一刀、背中兩劍、小腹間直到現在還插着一把曾經斷折了的匕首。」

練驚虹長長的吸了口氣，道：「崔一倫外號『一短再短』，他用的武器，就是『鹿谷天師』鍾北凡在三十年前鑄造的『半截鐵匕首』。」

方六鼎道：「這匕首雖然只得半截，但却還是很要命的武器。」

練驚虹：「早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經很想看一看這把奇怪的匕首。」

岳小玉抬起頭望着他，道：「現在是不是時候？」

練驚虹道：「但我現在最想看的，已不是這把匕首，而是匕首插着的那個人——慕容阿歡！」

豹娘子一直沒有開口，但等到練驚虹說到這裏，她臉上的肌肉忽然抽搐得很厲害。

「阿歡受了傷！而且是重傷！」她心裏在狂喊：「不！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他不能受傷！更不能死！萬萬不能這樣！」

但她這些「叫喊」，盡是在心裏激動地「叫喊」着，並沒有從嘴裏直接叫了出來。

但每個人都可以看見，她現在的臉色極甚難看，而唯一看不見的，就只有她自己。

岳小玉心中咕嘀着，忖道：「阿歡是甚麼人？豹姨爲甚麼這樣關心？這樣緊張呢？」

他不知道眞正的答案。

但他知道，這件事遲早都會水落石出的。

× × ×

暗門之後，又有地道。

這些地道，每隔不遠就有岔道出現，倘若不懂得怎樣走法，就算八百歲不死，只怕還是永遠走不到出口。

但在方六鼎帶引之下，他們走得很順利，不到半個時辰，衆人已來到了地道出口之處。

這地道出口之處，是一個很黝黑的洞穴。

方六鼎說：「只要再向前走五六十步，就可以看見桃源金殿了。」

但就在這時，走在最後排的游出海忽然發出了一下呼叫聲，大家就看見一團紫色的火焰，直向衆人怒射過來！

「是『火魔』金赤烈！」方六鼎倏地怒叱起來。

練驚虹却搖了搖頭，道：「來的不是金赤烈，若是金赤烈，射過來的就決不只是一團火，而是最少十一團以上！」

他的判斷沒有錯。

江湖上有一個擅用火器的魔頭金赤烈，但現在來的並不是這個人。

但不管這人是誰，練驚虹決不容他在這裏放肆。

他首先把游出海揪開，繼而「呼」一聲一掌向前推去。

他這一掌用了七成內力，掌力之强，簡直有摧山撼地之勢。

這時，第二團紫色的火球又已向練驚虹這邊射出，但却恰好遇上練驚虹所發出的强勁掌力。

練驚虹惱怒起來，掌上勁力又再加了一成以上。

就是這麼一掌，第二團火球立時被渾雄掌力逼得向後倒飛，接着有人叫聲「啊喲」，馬上全身着火滾倒在地上。

練驚虹也不去看那人，却先去看看游出海，忙問道：「小叫化子，給燒着了沒有？」

游出海抹了抹臉，道：「沒事！晚輩沒事，只是給嚇了一跳。」

練驚虹見他沒事，這才去看看那個自作自受的傢伙是誰。

但便在這時，一陣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忽然響起。

只見在山洞口附近，最少有幾百塊逾千斤大石，從洞頂之上跌了下來！

岳小玉看得眞切，不由大叫：「義父，那姓方的是個奸細！」

但那些大石直掉下來，所發出轟隆聲音遠比岳小玉的叫喊響亮得多，即使是在他身邊的小惡女，也無法聽見他在說些甚麼。

等到聲音完全靜止之後，岳小玉才又再憤怒地重複着說：「那個姓方的是個奸細！」

他接着又說道：「他已帶着那些武士出洞，而爆炸不遲不早，就在這個時候發生！」

他的聲音，現在每一個人都清晰可聞了。

此刻，山洞裏只有一盞燈籠。

燈籠在小惡女的手裏，她的手看來有點發抖。

她不是驚惶，而是憤怒。

但更憤怒的，却是豹娘子。

這時候，她手裏握着的，已不是鮑正行的鐵杖。

由於江東五傑要到蜀中去，她已把鐵杖交還給鮑正行。

現在，她握着的是一根鋼矛，方六鼎的鋼矛。

當她從方六鼎手裏接過這根鋼矛作爲引路拐杖之際，她心裏還是很感激這個「方六哥」的。

直到此際，她才明白方六鼎是個怎樣的人！

× × ×

山洞內死氣沉寂，只有一個人作聲不已。

那是呻吟聲。

這人兩次放出火團，並非志在傷人，只是要引開衆人的視綫，好讓方六鼎可以從容離去。

方六鼎一離開，驚天動地的爆炸立刻就在山洞裏發生。

無數大石，把出口封死。

練驚虹無疑是內力絕頂厲害的高手，但這些大石，已絕非人力所能移動的。

一塊、兩塊逾千斤的大石，練驚虹自然可以推開，但如今擱在他們面前的大石，却最少有幾百塊之多。

這幾百塊大石交疊在一起，別說是一個練驚虹，就算有一百個練驚虹，想從這裏闖出一條生路，只怕也是無能爲力。

團結是力量。

人可以團結，石頭也是同樣可以「團結」起來的。

練驚虹並非呆子，他從來不會白費氣力，去做一些根本沒可能成功的事情。

他只是望着那個給紫色火團燒焦了大半邊身子的人。

那人大概三十六歲年紀，雖然左頰已燒得一片焦黑，但從另半邊臉龐看來，他仍然可算是長得個相當好看的男人。

練驚虹盯着他看了半晌，才慢慢的說：「你是個笨人。」

那人咬着牙，痛苦地說：「我知道自己並不聰明，但做這件事……也是一點也不後悔的……」

練驚虹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想殺誰？」

那人道：「誰我都不想殺，我只要得到報酬就行了！」

練虹驚道：「他們給你多少？」

那人道：「金子一千兩！」

練驚虹皺了皺眉，道：「只是一千兩金子，就値得你賠上這條性命？」

那人道：「是的！」

練驚虹道：「但你根本就沒有機會可以活着出去！」

那人道：「我活不活，那是不打緊的，最重要的是我妻子，還有我的兩個兒女……」說到這裏，他的聲音已越來越是衰弱，終於不可聽聞。

岳小玉抿着嘴，板着臉孔走了過來，冷冷道：「這笨人怎麼啦？」

練驚虹嘆道：「給『五毒鬼火』燒焦了半邊身子，倘若還可以活下去，才是奇蹟。」

「五毒鬼火？」豹娘子臉色一寒，沉聲道：「這人用的是五毒鬼火？」

練驚虹道：「除了五毒鬼火，又還有甚麼火燄可以把練驚虹燒死？」

豹娘子道：「練宮主，你沒事罷？」

練驚虹苦笑了一下，道：「我現在沒事，但那並不是五毒鬼火不行，而是因爲這寃大頭的道行還不足够。」

岳小玉道：「前路不通，咱們是否應該撤退出去？」

練驚虹道：「除了這樣，似乎沒有任何辦法了。」

但他這句話才說完，不遠處又再傳出了一陣驚人的爆炸聲！

× × ×

這一次的爆炸聲，同樣驚人。

不必回頭去看，也該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但練驚虹還是忍不住折回地道，過了很久很久才再回來。

岳小玉忙道：「怎麼了？」

練驚虹神色沉重，道：「那邊的石塊，好像比這一邊還多。」

岳小玉吸了一口氣，道：「這番也完了！」

小惡女却用力地搖頭，道：「不！我們決不會被困死在這裏。」

練驚虹道：「不錯，咱們雖然已被困在死地，但却還是可以想想辦法。」

小惡女「唔」一聲，道：「天無絕人之路，我們一定可以重見天日！」

岳小玉眨了眨眼，道：「對！趁此新春大吉之際，大家一起動動腦筋，然後一起殺出一條生路，也是蠻有意思的。」儘管嘴裏這樣應和，心中却還是不免暗叫：「新春大吉是假的，完蛋大吉才是千眞萬確！」

× × ×

燈籠的光芒越來越微弱了，山洞裏沉悶得令人感到害怕。

游出海已在發抖。

他曾經不斷努力使自己別發抖，但却總是沒法子成功。於是他在問自己：「游出海，你是否害怕得要死了？」當然，他這樣問自己是不會問出一個正確答案的。

小惡女一直陪伴着豹娘子。

豹娘子握着她的手，忽然輕輕的問：「蝶蝶，妳恨不恨我？」

「豹姨！」小惡女嚷了起來，「我怎會恨妳？又爲甚麼要恨妳？」

豹娘子語聲凄愴地說：「若不是我非要帶妳回來不可，妳現在還是自由自在的，決不會被困在這黑沉沉的山洞裏。」

小惡女道：「但這只是暫時的，我們遲早總可以離開這裏。」

豹娘子搖搖頭：「孩子，不要再存有這種希望了，這一次，我們已經走到盡頭了。」

「盡頭？」

「不錯，既是地道的盡頭，也是我們生命的盡頭。」豹娘子神情黯然地說。

說到這裏，連燈籠的光芒也完全熄滅了，山洞之內一片漆黑。

就在這時，一隻手輕輕摟住了小惡女的纖腰。

「妳怕不怕？」岳小玉的聲音同時在她耳畔響起。

小惡女先是吃了一驚，接着却心中卜卜亂跳，只得支吾着說：「我……我不怕黑……」

（未完・十七）

易水寒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戚少商由穆鳩平扶着離開，戰局由鐵手殿後，此時除了鮮于仇攔截之外，又來了敉亂總指揮黃金鱗，鐵手雖然挾持着冷呼兒，本來可以逃出，聽到黃金鱗說劉捕神隨後也來緝捕戚少商等人，聽信他的話，垂手就縛，被封了全身穴道，才知上當，被鮮于仇、冷呼兒當場凌辱，私刑拷打煎熬，雖生亦變殘廢，逞一時之義氣，未考慮後果之嚴重，知道戚少商受到幾方面包圍，只有嘆氣，徒喚奈何……而戚少商後有叛徒顧惜朝追殺，前有息大娘勁敵當前，幸霹靂堂雷捲率領三虎將和神威鏢局高風亮親自出動施救，將叛徒們打得落花流水……

救人方法　妙絕空前

沈邊兒望向戚少商。

戚少商强忍熱淚：「你轉告捲哥，戚少商記住了。」

沈邊兒道：「我也記住了。我們都不姓雷，一個在內，一個在外，壯志未死，意氣方豪，這才是人生一大快事！」

戚少商澀聲地說道：「我欠你一顆腦袋！」

沈邊兒哈哈笑道：「你是指我在你走後揚言要跟你決一死戰的事罷？當日你離霹靂堂而創連雲寨，江湖上傳言沸沸騰騰，以爲雷門在此地已一敗塗地，很不好受，我一時意氣，逼急了說的話，就算咱們要砌磋，也得等你傷好痊癒了，重振雄威，安內攘外，平定江山之時，再來比劃比劃，打個痛快！」

戚少商也哈哈笑着，伸手往沈邊兒膀上一擊，道：「好！咱們這就約定了！」

×　　×　　×

顧惜朝笑道：「恭喜大哥跟舊兄弟能夠重聚，誤會冰釋，前嫌盡棄。」他捂着鼻子說話，聲調比哭還難聽。

雷捲沒有說話，只是身子更往毛裘裏蜷縮，彷彿這世界奇寒，正結着寒冰，下着大雪一般。

高風亮身邊有兩個俊秀的青年人，兩人都揹着鑲寶石的劍，樣貌很是相似，左邊一個道：「我們還等什麼？」右邊的道：「像這種人，還留來作什麼？」

高風亮神色有一點遲疑，再度望向雷捲。

雷捲仍是沒有說話。

雷炮已忍不住要說話，他一開口，聲音直似雷鳴：「這種人，若放虎歸山，留着禍患，自當非殺不可！」

雷騰的聲音十分尖銳刺耳，但只有一個字：「殺！」

顧惜朝忽道：「好！殺就殺！」

兩名俊秀青年齊道：「是！」一齊拔劍，一齊抽劍，一齊雙劍刺入雷騰和雷炮的後心！

這下變起猝然，雷捲大喝一聲：「小

心！」雷損急掠而起，撲向二人，忽刀光一起，人在半空，攔腰被斬爲兩截，噴湧了一團血霧，分兩處落地，一時沒有死絕，仍張嘴說了一句：「卑鄙！」

出刀的人是高風亮。

他身上的白衣，沾染了一蓬濛濛的血點。

雷捲急掠而起，顧惜朝也飛撲而起。

兩人空中相遇，各一聲悶哼，蹌然落地。

顧惜朝手下的小斧已然不見。

小齊握在雷捲自毛裘裏伸出來的青白的手裏。

這一隻手，像長年未見陽光，白嫩的皮膚蘊着節節青筋，但指骨突露，異常有力的握住斧柄。

這手在顫抖着。

人也在抖着。

悲傷、憤怒，都足可讓人失却冷靜，一反常態。

沈邊兒也紅了眼，但他大叫了一聲：「捲哥！」

雷捲立刻深吸了一口氣，整個人本來是風中的落葉，忽變作了凝立着的石頭一般。

顧惜朝本來臉上已有了笑意，長流的鼻血染遍了臉孔，看來十分詭異，但眼色越發凝重了起來。

雷捲咳嗽。

咳了幾聲，但一直望着地上被砍成兩截未死的雷損。

雷損也悽憤地望着他，但已失去說話的能力。

雷損終於嚥下最後一口氣。

雷捲一直等雷損眞的死了，仍不把目光收回來，一直盯着地上的濃血，一個字一個字地，吐出了三個字：「高，風，亮。」

高風亮紅臉變得煞白，退了一步，橫着大刀，守在胸前，吞了一口唾液。

雷捲道：「我們雷家，可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

高風亮澀聲道：「沒有。」

雷捲一字一句地道：「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高風亮眼中呈現了畏懼之色，終把胸膛一挺，大聲道：「雷老弟，我們『神威鏢局』，曾得罪了官府，幾乎被滿門抄斬，一敗塗地，而今，好不容易，才得開解，這次傅相爺要我們鏢局跟官府合作，要不然，就……我老了，我可不能眼見局子再毀於一旦，何況——」

他眼中有一種可憐而又帶有微悅的神色：「如果這事能成，我也會被封官，我這一生人……就少了一點貴氣……」

雷捲道：「就爲了被封官，你就殺死我三兄弟！」

左邊的俊秀青年道：「何止三個。」

右邊的俊秀青年道：「還要殺你！」

雷捲沒理睬他們兩人的話，只厲聲重覆了一句：「就爲了封官，你就要殘殺我三個兄弟！」

高風亮退了一步，尖聲的道：「我不殺你們，神威鏢局的人，難免就要死光死絕！」

高風亮後面有三、四十人，全都是「神威鏢局」的鏢師和高手，一個濃眉大目的漢子忽站出來厲聲道：「局主，不管怎麼樣，神威鏢局再死光死絕，也不能做這種不顧江湖義氣的事！」

高風亮陡地漲紅了臉，怒叱道：「唐肯，怎輪到你來說話？滾回去！」

這漢子雄糾糾也氣呼呼的站在那兒，一副激憤難平的樣子。

（作者按：這漢子自然便是「神威鏢局」的鏢師唐肯。唐肯跟神威鏢局局主高風亮，曾一齊共過患難，同過生死，並受貪官逼害，幾乎滿門蒙羞，但後來因得「四大名捕」中的冷血及「捕王」李玄衣之助，終於雪冤、重振「神威鏢局」聲威，在這段過程中，唐肯所慕戀的心上人丁裳衣也在該役中犧牲，因歷此刦後，人心大變，高風亮本來豪情俠風，跟官府常打交道，胆小怕事，而且渴望朝廷封賞，完全變了另一個人。——（故事詳見「四大名捕」故事之十二：「骷髏畫」）

雷捲雙目仍注視地上的膿血，道：「我把你打從老遠的青田鎮請來，爲的是替曾救過你們鏢局的戚少商解圍，你却包藏禍心，下此毒手！」

高風亮也豁了出去，大聲道：「可是遠在你來找我之前，文章文大人和『福慧雙修』李氏昆仲就已經先找過我，我已經答應他們，如果雷家插手這件事，要是擒殺戚少商，我助一臂之力，如要是雷家倒戈相向，只聽顧公子一聲『殺就殺』的號令，就得先要你們雷家命喪當堂！」

雷捲切齒道：「好個命喪當堂。」雷騰與雷炮的胸口，仍汩汩的流着鮮血。

沈邊兒戮指那兩名青年道：「你們就是『福慧雙修』？」

左邊的青年道：「我是李福。」

右邊的青年道：「我是李慧。」

沈邊兒嘿聲道：「三個月前，你們是在李鱷淚部屬，李鱷淚給文章官場鬥爭，慘敗身亡，你們眞箇兒眼也不霎，就轉到了文章的麾下麼？」

李福、李慧互看一眼，李福道：「識時務者爲俊傑。」李慧道：「何況，李鱷淚貪贓枉汚，本就該死。」李福接道：「你不必離間我們。」李慧道：「我們忠心耿耿，爲朝廷死，爲文大人、黃大人、顧公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一直沒有說過話的戚少商，忽然說了一句：「那你們就死吧！」

戚少商原本離開李氏兄弟足有七丈遠，以他身負重傷，居然一掠而至，顯然是蓄勢已久，人在半空，劍勢如虹，向李氏兄弟頭上罩落，招招盡是搶攻險招。

李福、李慧一時慌了手脚，雙劍並交，見招化招，但戚少商全不理會自己安危，中了兩劍，鮮血洒落，但手中長劍依然搶攻凌厲，李氏兄弟只要被刺中一劍，便絕無活命之理。

高風亮見戚少商攻勢如此猛烈，便想退走，不料戚少商劍圈一長，連他也急攻在內，高風亮只有奮刀招架，只見戚少商獨臂負傷，以一團劍氣，力攻三人，竟無一招是守，招招殺着，高風亮、李福、李慧三人嚇得魂飛魄散，被迫得手忙脚亂。

雷捲與沈邊兒迅速地對望了一眼。

兩人心裏都同時明白：戚少商這下是在拚死，要手刃殺死雷損、雷炮、雷騰的兇手，以報雷家臨危相助之恩。戚少商可以說是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雷捲心中固然愴痛，但他恢復冷靜極快，戚少商這樣拚死，他也決不以爲然。

可是他卻不能妄動。

因爲他的敵手是顧惜朝。

顧惜朝就等他動。

只要他再有妄動，顧惜朝就會全力置他於死地。

雷捲不能妄動，沈邊兒卻能。

他長身而起，直撲向戚少商的戰團，以他的武功，已得雷捲眞傳，孟有威和游天龍決攔他不住。

他身在半空之際，忽然間，紅影一閃，一個穿黑盔甲的大漢，竟長着一對紅翼似的，迎面一戟刺到！

沈邊兒恨叫一聲，身形疾沉，霍的一聲，指粗的戟尖自頭上擦過，刺入髮鬢，沈邊兒甚至還可以感覺到髮根給扯裂的刺痛！

他沉得快，但腳下急風陡起，一個黃鬚滿臉的金甲將軍，一枴橫掃他的雙腿關節。

這一下如給掃着，勢子之猛，並非腳骨折斷而已，只怕連一雙腳也得被砸成稀爛，沈邊兒背腹受敵，被人上下來攻，絕了退路，人急生智，驀地，一腳蹬出！

本來金甲將軍這一杖掃至，沈邊兒避猶不及，但他外表粗豪，心機卻十分巧敏，眼看避不過去，居然不退反攻，一腳朝金甲將軍額頭踢去！

這穿金盔甲的將軍自然就是「駱駝老爺」鮮于仇，他這一枴雖可把對方打成廢人，但要是捱了沈邊兒這一腳，雖是人在半空匆忙中發力，憑他深厚的內力相抗，至多額上腫個大疙瘩，但臉上卻不好看，萬一墮下馬來，在衆人面前，更大損顏面，鮮于仇覺得要殺這小子，反正機會還多的是，故此變招迴枴，在眼前一格，拍的一聲，沈邊兒這一足踢在枴杖的結瘤上，內力反挫，沈邊兒只覺腳趾一陣刺痛，未及收回，頭上那紅翼鐵甲將軍，已挺戟刺將下來！

沈邊兒把心一橫，險中搶險，借下墜之勢，落到蒼黃馬背上來！

這一下，跟鮮于仇只隔着這怪馬背上的一座駝峯，兩人貼身極近，鮮于仇的枴杖變得毫無用處，霎時間，兩人互攻了二十餘招，招招攻取對方死穴，兩人一面搶攻一面封架，只要一個疏神，捱得半招，決無活命之理。

這時，冷呼兒在半空中長戟也不敢擊下，因恐誤傷鮮于仇，他也飛身而下，落在馬頭上，雙掌夾攻沈邊兒。

三人纏戰在一起，水洩不通，沈邊兒背腹受敵，但依然處處搶攻。

那匹蒼黃怪馬受三人身體所壓，早已承受不了，加上三人運勁互拚，怪馬長嘶連連，發蠻揚蹄騰馳起來，但三人六腿仍然力夾馬腹，手上殺着絕不因而減弱。

這時漫山遍野喊殺之聲，游天龍和孟有威已衝殺過來，穆鳩平奮力擋住，他受傷極重，連番轉戰，體力耗得七七八八，若不是游天龍並未出全力，穆鳩平早就伏屍就地了。

全場只有兩個人不動。

顧惜朝與雷捲。

雷捲蜷縮在毛裘裏，在這曙色將明的時候，寒厲的目光盯着顧惜朝，使顧惜朝感覺到一股前所未有澈骨的寒意。

所以他立即道：「你的傷，也不輕。」他的目光落在雷捲的腰上。

雷捲腰畔的毛裘上，有一蓬鮮紅，在漸漸擴散開來。

毛裘極厚，要染紅這樣一大片毛裘要流很多的血。

雷捲的血，已經流了好一會兒。

在高風亮和李福、李慧驟殺雷騰、雷炮、雷損之時，雷捲一時情急激動，奮身撲去，顧惜朝伺機出手，砍中雷捲的腰部，但銀斧也給雷捲劈手拿去。

顧惜朝手上已無斧。

只有刀。

一柄小刀，扣在他的左手姆食二指之間。

只要雷捲一動，他就發出這一刀，他環視全場，己方佔盡優勢，兵力方面，更雄厚十數倍，而且他知道，不久之後，文章文大人會帶「捕神」劉獨峯趕來，那時，縱有十個戚少商又能如何？

雷捲心裏暗急，但眼前的局勢，已無法突破，他急也急不來。

忽然之間，他覺得背後有一種迫人的殺氣。

他不知道是誰，但眼梢所及，來人鸝哥綠綻絲戰袍及地，腰縛着文武雙穗縧，腳踏嵌金絲抹綠靴，來頭非同小可。

而以這殺氣揣度，來人的武功也決非庸手。

他的心沉了下來。

但他並沒有回頭。

因他一旦回頭，眼睛就會稍離開顧惜朝手上的刀一瞬。

縱然這只是一瞬之間的事，但顧惜朝的刀可能就已釘在他的額頭。

所以背後敵手再强，他也不能回頭。

顧惜朝笑了。

他的笑是要在雷捲心中造成威脅。

他的笑同時也是得意而情不自禁的笑容：因爲他已來了强援。

强援是黃金鱗。

黃金鱗和文章這兩名官員，都是出名的足智多謀、手段殘毒，所不同的是，文章較善於乘風轉舵把握時機，也忍辱負重能屈能伸（詳見「骷髏畫」一文），而黃金鱗武功底子較高，文才也好，是文武雙全的人物。

這時候戚少商、穆鳩平、雷捲、沈邊兒四人，全是背腹受敵，正作困獸之鬥。

但卻有本來無關緊要的人，忽然做了一件事，改變了這個戰局。

×　×　×

在「神威鏢局」那三十多人中，突然間，有一個濃眉大漢虎地跳了出來，正是唐肯。他叫了一聲：「局主，看刀！」一刀砍向高風亮左肩。

高風亮、李福、李慧三人力戰獨臂的戚少商，本已在絀右支，唐肯忽來這一刀，高風亮吃了一驚，迴刀一架，高風亮的刀法遠勝唐肯的刀法，這匆忙使出的一刀，看似無力，但眞把唐肯震得虎口發麻，幾連刀也握不住。

高風亮這一回刀間，戚少商立時冲天而起，連人帶劍，斜飛而落，急落，急刺顧惜朝！

顧惜朝沒想到戚少商忽然能抽身掉頭來對付他，「嗤」地一聲，手中刀飛射而出！

「噹」地一响，半空中迸出星花，飛刀被戚少商的青龍劍震飛，劍勢依然直取顧惜朝，勢道更猛！

顧惜朝長空掠起，伸手一抄，抄住飛刀，以姆食二指執住刀柄，往下一劃，剛好格住了戚少商這一劍！

「噹」地刀劍再度炸出星火！

顧惜朝以指長的小刀格住了戚少商凌厲無比的長劍來勢，星花四濺中，兩人尚未落地，顧惜朝已猱身而上，一刀連接一刀，纏着青龍一般的鋼劍，搶攻戚少商的要害。戚少商的長劍亦似奔龍一樣，翻騰轉折，以莫大的威力，攻殺向顧惜朝。

顧惜朝的小刀雖短，但攻勢絲毫不弱，兩人貼身而搏，小刀反而佔了極大的便宜，這短促的刀光左一刀、右一刀、上一刀、下一刀、前一刀、後一刀、正一刀、斜一刀，直把一條青龍切得四分五裂，爪斷足折，以使首尾不能呼應，進退失據。

戚　商馭劍射向顧惜朝之際，雷捲口中發出一聲長嘯。

他的人還未回首，身子已向後彈了出去。黃金鱗只見一件毛裘，飛撞了過來，頭、手、足全部都縮入毛裘裏去，他第一個感覺便是：自己決非其敵。

他一想到這點，便大叫一聲：「不關我事！」一面疾退。

雷捲倒撞而出的時候，已運起「霹靂雷電神功」，正要一擊格殺黃金鱗，但聽黃金鱗這聲大呼，立時想起：救人要緊，殺人其次！整個人在疾退中急拔而起，掠至沈邊兒、冷呼兒、鮮于仇三人格鬥的蒼黃馬上。

雷捲這一坐下去，格勒一聲，蒼黃馬立時足折而倒，三人身形同時往下挫，雷捲白嫩的手卻似閃電一般，在沈邊兒腋下一托，沈邊兒藉力騰上，電光火石間向游天龍，孟有威搶攻了十一招，游、孟二人應付得手忙腳亂，沈邊兒已然拉着穆鳩平身退。

同時間，雷捲已到了顧惜朝與戚少商的戰團裏。

顧惜朝正要把戚少商置於死地，忽見一團黑影捲來，這時天色初明，四周尙不十分明亮，顧惜朝一刀飛出，正中黑影，但黑影原來只是毛裘，一清瘦的身影疾閃而出，向他攻了一指！

這一招是一招。

姆指。

一指就捺在他的胸前。

顧惜朝奮力一側身，格的一聲，肩膊的骨骼，似是碎了，但是他射出去的飛刀，倒折而回，漾起一道血光，人影大叫一聲，也射回毛裘裏。

顧惜朝落地，臉色痛得鐵青。

戚少商正待追擊，雷捲卻沉聲道：「跟我走！」戚少商稍一遲疑，即隨雷捲飛退。

亦在這時，沈邊兒已示意穆鳩平下令道：「退！」剩下十餘名「連雲寨」忠心耿耿的死士，也跟雷捲、戚少商、沈邊兒、穆鳩平直往正南面退去。

這時，孟有威和游天龍搶過去看顧惜朝，顧惜朝捂着肩膊，似受傷極重，冷哼道：「追！」

黃金鱗忽道：「慢。」

顧惜朝怒道：「爲什麼？」

黃金鱗道：「顧公子忘了麼？他們再往前去就是碎雲淵，毀諾城！」

顧惜朝冷哼道：「咱們不逼他到碎雲淵，戚少商絕對不會自己跳過去；不逼他入毀諾城，他自己決不會打開城門，咱們就是要逼他進去！」他悻悻然道：「何況，息大娘要的是戚少商的命，未必會殺雷家的人！」

冷呼兒氣憤地道：「對！雷家的人，忒也大胆，一個都饒不得！」

黃金鱗略一沉吟，道：「好，這就追去！」想起雷捲背後撞來的聲勢，心有餘悸，忽道：「高局主。」

高風亮道：「屬下在。」

黃金鱗瞪了持刀在一旁的唐肯，冷冷地道：「你的屬下可不老實。」

高風亮惶然道：「是，屬下不該帶他出來……」

黃金鱗皮笑肉不笑地道：「高局主，我看，你不是想把當年『神威鏢局』官餉失刧的舊事重演吧？」

高風亮冷汗涔涔滲出，道：「屬下，屬下……屬下一定處置這叛逆！」

黃金鱗冷哼道：「要處置，還等什麼時候！」

高風亮道：「是……不過……不過……」臉如死灰。

黃金鱗臉色一沉，道：「你不肯？」

唐肯忽站出來，棄刀，大聲道：「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這件事純粹是我唐肯一時衝動，想替一些不該死的人解圍，要殺，就殺我一人就好了！」

黃金鱗橫掃了高風亮一眼。高風亮毅然亮刀，咬牙切齒地咆哮道：「唐肯，你找死，可怨不得我！」一刀往唐肯當頭砍落，唐肯登時血流披臉，仆倒在地。

顧惜朝看也不看，早已率連雲寨叛徒追趕，黃金鱗這稍微拖延，是自己已不用打頭陣，也借冷呼兒、鮮于仇等官兵追去，高風亮期期艾艾地，說道：「大人，屬下……」

黃金鱗臉上閃過一絲慍色：「怎麼，你不肯來殺賊麼？」

高風亮誠惶誠恐地道：「爲朝廷殺賊除奸，義不容辭，屬下怎甘落人之後？不過……這位鏢師跟屬下曾有一段同生共死渡患難的時候，故請大人恩准，屬下留下一人替他收屍。」

黃金鱗心忖：人都死了，收屍姑且由他，不過看來這老匹夫懷有異志，他日鳥盡弓藏，這隻走狗不妨先烹了再說。心念疾轉，臉上堆起了笑容，道：「你這般念舊，當然不妨。李福、李慧！」

李福、李慧躬身應道：「在。」

黃金鱗吩咐道：「你們盯好那螃蟹手的！」

李福、李慧應道：「是！」

黃金鱗道：「我們不久便自回來，這兒如有閃失，唯你二人是問！」

李福道：「黃大人放心。」

李慧道：「我們定不令大人失望。」

黃金鱗不再多說，往鮮于仇、冷呼兒等大隊人馬中趕去，高風亮向身旁一名腰繫大斧頭、臉踏鐵鞋的老漢說了幾句話，老漢點了點頭，留了下來。高風亮跺了跺足，也向黃金鱗那一批人馬趕去。

樹林旁，一時只剩下了那老漢，還有李福、李慧，以及十二名官兵。這些官兵，押着一輛囚車，車裏的人，衣衫碎裂，也分不清到底是血塊還是布塊，抑或是肉塊。囚車裏的人，是被一塊黑布罩住臉孔的。

李福看看形勢，向李慧道：「咱們把人押過去，背着山石坐下來，等黃大人等回來吧，後面是樹林，總不大好。」

李慧道：「我看不如隱身密林，這樣較不顯眼，萬一有敵人來，也可以敵明我暗，易守難攻。」

李福則不大同意：「要是黃大人回來，咱們進了密林，豈不是找不到我們？」

李慧覺得李福的話甚是荒謬：「怎會找不到？他看不到我們，我們可看得見他呀！」

李福不喜歡李慧一副譏嘲他的神態，覺得這樣子的態度等於是侮辱了他的智慧，生氣地道：「好，你這樣說，待會兒有事，你可負責得起！」

李慧亦不喜歡他這個大他半個時辰出世的兄長這種並非就事論事的態度，賭氣地道：「有事發生，又怎麼樣？咱們也別那麼自貶身價，有什麼人我還担當不了，這人不死已斷了半氣，還能跑去哪？再說，在我劍下，誰救得了他——」說着扯開了囚犯頭上的黑布，只見一張平靜閉目的臉孔，臉上血迹結成一塊一塊的，左眼角被打裂，右顴也青黑腫起一大塊，不過，在晨曦之中，這人英偉的容貌仍可以揣擬得出來。

李慧道：「這是誰？」

押囚車爲首的一名官兵道：「他是鐵手。」

李福、李慧並不知道這囚車裏的人竟是「天下四大名捕」之一的鐵手！他們吃了一驚，驀地，囚車中睜開了雙眼，神光暴現，李氏兄弟一齊退了兩步，李福失聲道：「是他？」李慧道：「鐵手？」四大名捕的威名，的確在武林人心目中有很大的力量，鐵手縱在囚車之中，重傷帶枷，奄奄一息，但平素作惡多端的李氏兄弟，一時也心驚胆戰。

兩人怔了一怔，這才想及鐵手仍在囚車之中，又念及當日在李鱷淚麾下何等威風，却正是給「四大名捕」中的冷血一手攪砸，頓失靠山，要不是自己兩兄弟見機得快，趁風轉帆，結果堪虞，越想越怒，想這四大名捕之一落在自己手上，出一口烏氣也好！

李慧叱道：「兀那惡賊，你也有今天！」右拳向鐵手臉門擊去，鐵手要是捱得這拳，這張臉就算毀了。

忽一人伸手一托，頂住了李慧的右肘，便是李福，李慧怒道：「你幹什麼？」

李福道：「黃大人只叫我們看着囚車，沒叫我們打殺囚犯，萬一——」說到這兒，沒說下去。

李福的意思李慧自然瞭解，兄弟二人心靈本就相通，故在外頗能同聲共氣，二位一體，但越是因爲如此，兄弟二人越想表現個別造就，故兩人其實並不和睦，諸多拗氣，但李福的用意，是提醒李慧，萬一鐵手仍是黃金鱗的朋友，只是犯了一些事情才假意造作一番，並不是死囚或重犯，如此，鐵手若被釋放出來，他倆濫用私刑，豈不又惹上一個煞星？

李慧道：「我看……不像……你看，他被打成這個樣子——」鐵手此際被折磨得十分悽慘，李慧當然覺得如果鐵手跟黃金鱗是一伙的話，黃大人自然就不會用這般重刑，既然用上了，那麼，這人是斷然沒準備他活下去的。

李福覺得李慧不肯聽他的話，便沒好氣道：「那麼，你高興打便怎麼打去，反正我管不着！」

李慧倒也不敢造次，萬一黃金鱗譴責下來，他已失去李鱷淚這大靠山，未必承受得起，便道：「也罷，就聽你的話，入樹林裏去吧。」

李福這才高興起來，一行人把鐵手的囚車推入樹林裏，場中只剩下了一個老漢，正在掘地埋屍，也沒人留意他。

因爲沒有人留意他，又離得太遠，更沒注意到他在低聲跟地上的「死人」說話：「唐肯，你知道你這樣做，會累了全鏢局的人嗎？」他一面說着，一面把一股內力，傳入地上那「屍體」的體內。

那「屍體」便是唐肯。

唐肯只覺心脈一股暖流傳入，迷迷糊糊的醒了過來，只記得局主高風亮就在自己頭頂上斬了一刀，以爲自己死了，睜目一看，却看見局裏的另一位鏢師勇成。

勇成在「骷髏畫」事件中，是「神威鏢局中不肯變節的鏢師，跟唐肯，高風亮反攻「神威」時出過大力，唐肯對他有一份親切的情感，只聽勇成又道：「局主用的是『庖丁刀法』來砍你，所以刀鋒反鈍，以無厚入有間，生殺自如……你只是頭上多了點輕傷，淌了點血罷了，是死不了的！」

唐肯聽得這樣說，才知道自己還沒有死，想掙起來，勇成用手按住他，低聲疾道：「不行，你不能起來，否則！局主也救不了你。他砍你那一刀，原趁大家沒留意，才不發覺，而且，他們也覺你不足爲患，故沒生疑，你這樣起來，給樹林子裏的人看到，不但你我非死不可，連局主也得受累，可千萬起不得。」

唐肯眼角既有些潮濕、也不知是血是淚，小聲的說：「我知道局主對我好……可是，他實在不該恩將仇報，殺死雷家三兄弟啊。」

勇成臉肌搐動了一下，微嘆道：「我也不同意局主的做法，不過，他委曲求全，那也是無可如何的事。要知道，文章文大人本來命他殺的是戚少商，但他因念戚少商之情，並沒有對他下手；李氏兄弟要他殺雷捲，但他也顧及雷門的義氣，沒有下手，只好選雷損來殺，你想，要是那一刀是向戚少商或雷捲砍去，他倆不防，可有活命的餘地麼？」

唐肯担憂地道：「可是，局主這一刀，也失了江湖義氣……成叔，你想，雷家的人會放過局主麼？」

勇成無奈地道：「唉。我也覺得，自從鏢局那次變難後，局主也似變了個人般的，行事藏頭縮尾，諸多顧慮，且跟官府勾搭，全沒了當年志氣！」

唐肯覺得頭上熱辣辣的痛着，他自小歷艱辛成習慣，很能忍痛，但這樣躺着不動反而很不舒服，道：「成叔，那我現在，該怎麼辦？」

勇成想了一想，道：「我把你埋下去，但留了個透氣的窟窿，泥是鬆的，我埋得淺，我走後，待他們也走了之後，你來個『死屍復活』，再填平泥土，大致上不會啓人疑竇。」

唐肯道：「哦。」

勇成又道：「局主雖然性情大變，但人心沒變，他念在你曾爲他効過死命，重振神威，所以，甘冒大險不殺你，這點心意，也算難得了。」

唐肯心中感動，一時說不出話來。

勇成道：「樹林裏李氏兄弟必在監視着，我不多言了，把你埋了。」

唐肯忍不住問了一句：「他們在樹林裏做甚麼？」

勇成道：「他們押了一個囚犯，生怕有人刦囚，所以退入樹林。」

唐肯任俠之心，一向不減，又問道：「囚犯？甚麼囚犯？」由於他自己被人寃枉過，當過囚犯，所以對「囚犯」特別敏感。

勇成長嘆一聲道：「聽說便是『四大名捕』中的鐵手鐵二爺，看來，又是一場寃獄！」

唐肯心中一震：怎麼是鐵手！想啓齒再問，勇成已開始在掘土，因離得遠，唐肯也不敢揚聲發問，心裏只是在想：怎麼辦？鐵二爺竟給人抓了，以『四大名捕』義薄雲天，爲民除害，想必是寃的，可能是給人設計陷害。

唐肯雖未見過鐵手，但素聞鐵手威名，而且，「神威鏢局」一案全仗冷血鼎力相助，才能沉寃得雪，唐肯也回復了自由身，（詳見「骷髏畫」一書）。唐肯對「四大名捕」自是又敬重又感激。

唐肯心裏焦慮着，勇成已掘好了淺坑，過來抱起唐肯，塞了包金創藥給他，低聲說：「好了，下去吧，一切，都看你運氣了。暫時，還是別回鏢局吧。」

唐肯正想問：那麼鐵二爺就由他……勇成已把他抛入坑裏，泥沙已經罩下來了。勇成爲了做得愈像，不使人生疑，所以手脚愈是俐落。泥土是鬆軟的，勇成在泥層向着唐肯正面留下了很大的窟窿，心裏想道：「唐肯躲開此刦，總該找個地方，躲匿一段時期罷？」

× × ×

又過了一會，唐肯在砂堆裏昏昏沉沉的，但心裏一直在想：鐵二爺就在囚車裏，鐵二爺就在囚車裏，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李福、李慧等就在樹林子裏納涼，這些人不離去，唐肯就不能自砂堆裏出來，這時日頭開始猛烈了，唐肯被晒得確實有些頭昏腦脹。

忽然一陣蹄聲急起，唐肯全身都陷在沙堆裏，只有臉鼻冒出了一小截，聽覺也不靈便。待發覺時，身上已被幾下重踏，一塊大黑影已掠了過去，才知道一匹馬自身上的砂堆疾馳而過，幸好沙堆鋪得夠厚，而且總算也沒踩着臉部，否則，準要受傷不可。

只聽那馬上的人呼叫道：「別動手，自己人！」想必是「福慧雙修」以爲有人來襲，要大家動傢伙。

只聞李福道：「哦，原來是你。」

李慧道：「霍總領不知有何見教？」

那打馬趕來的人正是馮亂虎，霍亂步跟宋亂水，馮亂虎隸屬於顧惜朝管轄，跟李氏兄弟所隸屬的不同，所以彼此之間，也並不十分和洽，這時只見馮亂虎打馬趕來，滿頭大汗，額前瘀黑了一大片，那自是因爲曾吃了雷捲一指之故，大聲道：「黃大人要你們趕快押犯人回衙，別在這裏守候了！」

李福、李慧互覷一眼，李福狐疑地道：「怎麼……」

李慧接問道：「難道……前面出了事嗎？」

馮亂虎道：「唉，不要提了，沒想到……怎麼，你們不信嗎？」掏出一方印璽，道：「這是黃大人的手令，他怕你們在這兒守候太久有失，還是先押此人入城再說。」

李氏兄弟見黃金鱗手令，當下不再置疑，而在泥沙裏的唐肯乍聞此訊，心中一喜，忖道：「莫非是黃金鱗、顧惜朝等追捕戚少商、雷捲等出了亂子？」隨即又憂慮了起來：高局主和成叔都在那兒，會不會也有意外？心裏一喜一憂，便聽李福、李慧喝令士兵，押着囚車，轆轆的行將出來。

李福、李慧，一在前，一在後，押着囚車，連同那十二名官兵，走了出來，馮亂虎則在中間策馬貼在囚車巡視，這行人和車馬，走過的地方，其中一處，正好隔着泥土，輾在一個未死的人的身上。

這人當然就是唐肯。

當李福等走過他「身上」的時候，他腦裏一直盤旋着一個意念：要不要救鐵手，要不要救鐵手……等到囚車轆轆，從泥上輾過時，他再也按捺不住，大叫一聲：「鐵二爺！」飛身而起！

壓在他身上的砂子，其實也有相當的重量，他一躍而起，肌骨一時仍未舒伸靈動，只是他自地裏躍起，實在出現得太過突然了！

他一躍而起，一行人全都怔住，像看見一隻鬼一般。

唐肯一刀砍在囚車上，又叫了一聲：「鐵二爺。」

鐵手緩緩睜開了雙眼，唐肯和鐵手是平生第一次照面，但唐肯却覺得鐵手看他的眼神，就像看一個熟朋友一般，平靜、溫暖、但不激動，唐肯曾見鐵手全身傷痕，想起當年他自己在獄中被拷打的情況，又記起許多有關「四大名捕」俠義救人的事蹟，心中大是不忍，一下子，甚麼都豁了出去，大聲道：「我來救你！」一刀一刀的砍在囚車木柵上。

馮亂虎策馬衝了過來，叱道：「小子還想再死一次！」身子一俯，一劍斬向唐

肯。

唐肯這時已砍斷了七八根囚車的木栓，鐵手微弱地叫道：「快走——」馮亂虎的鐵劍已砍了下來。

唐肯舉刀一格，「噹」的一聲，格住一劍，那馬直衝向他，他忙扶鐵手往車內一閃，險險擦過，但那一格之力反挫，刀背略爲碰在頭頂上，他的頭頂本來就受了傷，這一碰劇痛攻心，「哎唷」了一聲。

鐵手道：「你怎樣了？」

唐肯見鐵手身負重傷，命在垂危，還來關心他人，心中感動已極，道：「我沒事。」一發覺鐵手軟弱無力，原來身上至少有七八道重穴被封，而且，手脚還戴枷上鎖，都是純鐵打鑄，一時解得穴道，也打不開枷鎖，不禁大急，這時，那十二名官差散開，團團圍住了他，而李福、李慧齊齊嗆然拔劍，一前一後，進逼而來。

唐肯已經不及去解鐵手的穴道，持刀對抗，他也明知自己决非「福慧雙修」之敵，但而今只爲了拯救鐵手，甚麼也不管了。

正在這時，忽聽一人道：「犯人可是鐵游夏？」

這一發聲也沒有甚麼特別之處，但人人都以爲在耳畔响起，忙向左一看，却並無人說話，却見樹林子裏，有四個幪面人，抬着一頂轎子，緩緩行了出來，轎子所披和幪面人身上所穿的，全都是紫色的絨布，遠遠看去，也可以看得出其質地極端名貴。

這下子，光天化日下，樹林子裏忽然走出了四個幪面人，抬一頂轎子，一時間，李福、李慧等如臨大敵，吩咐十二名軍士圍成半月陣式，唐肯忽想起一人，向鐵手問道：「是不是無情大爺？」

不料鐵手臉色很嚴肅，緩緩的搖了搖頭。

唐肯奇道：「那麼，他是——」話未說完，馮亂虎自馬上一蹬，一撲而至，一劍斬下！

唐肯奮力一擋，還回砍一刀，馮亂虎閃過一刀，兩人交手七八招，馮亂虎的刀忽然變了方向，專攻鐵手，唐肯慌忙阻攔，這一來，變成馮亂虎有兩個攻擊對象，一是唐肯，二是鐵手，而只有一人能作還擊，這樣自然是佔盡優勢。又七八招，唐肯已是被迫得手忙脚亂。左絀右支。

這時，那聲音又徐徐响起：「閣下是不是鐵手？」這次，是分明自轎裏傳出來的。

李福叱喝着道：「你問來作什麼，快滾！」

李慧喝道：「我們是官差，再不走開，連你一起殺了。」

轎裏的人悠閑地道：「哦？你是官差，就可以連我一起殺了麼？」

李慧一揚劍道：「你以爲我不敢！」

李福却問了一句，「閣下是什麼人，躲在轎裏，鬼鬼祟祟的做什麼？」

轎裏的人却笑道：「鐵手？」

鐵手强持丹田一口氣，道：「在下正是。」

轎中人道：「憑你鐵手神功，怎會給這干無能之輩所趁？」

鐵手道：「我是甘願伏法的，只是，沒想到……」

轎中人微訝，道：「哦？你犯了什麼法？」

鐵手道：「我放了幾個皇上下旨要抓的俠盜。」

轎中人即道：「是戚少商他們罷？」

鐵手也微詫道：「是，閣下……？」

轎中人截口道：「他們若要押你回京師便了，又何苦這樣來折磨你！是黃金鱗，鮮于仇。冷呼兒那些下三濫的東西幹的罷？」

李福，李慧一齊怒叱：「閉咀！」兩人一齊持劍躍出，李福把手一揚道：「你押陣！」

李慧道：「我先上！」李福道：「我先！」李慧道：「好！」即退回陣中。

就在李福、李慧極快的幾句對話間，轎子那兒也說了幾句話，轎外的幪面人甲道：「爺，讓我來！」轎中人道：「不必，我好久未試劍了。」幪面人乙道：「爺，這地方很髒，您要小心。」轎中人道：「我省得。」

這時，李福已化作一道劍光，直射向轎子！

幪面人丙和丁連忙分左右把轎帘拉開，裏面有一個衣着十分華貴的幪面人，這人嗖地掠了出來，幪面人甲連忙相隨掠起，雙手捧着一柄十分名貴的劍，疾道：「爺！」轎中幪面人一頷首，李福的劍已然刺到。

轎中幪面人嗆地一聲，自蒙面人甲奉上的劍一拔，李福只知眼前精光一亮，心裏只來得及想，天下怎會有這樣明亮的劍，第二個念頭還來不及轉，自己手中的劍已斷開七截，左肩也開了一道長長的血口！他驚叫了一聲，轎中幪面人却把劍往幪面人乙一抛，道：「髒了。」幪面人乙一手接住，即從襟內掏出一塊極其名貴的絲絹抹揩劍上的血漬。

轎中幪面人又遙指李慧，道：「我連他也一住收拾！」飛身而起，他離李慧足有五丈遠，掠出丈餘，身形往下一沉，幪面人丙和幪面人丁已搶到他落脚之處，在地上迅速地舖了一塊紫色絨布的厚墊，轎中幪面人不慌不忙，右足藉力一點，又憑空躍起，掠向李慧，他脚下的名貴紫色絨靴，竟然不沾地上泥塵。

他凌空躍起，幪面人甲已趕不上去，但迅速在轎中掏出一柄純銀打造的劍，飛擲而出，邊叫道：「爺，劍！」轎中幪面人躍至李慧身前，手中本沒有劍，李慧一劍刺去，却刺了個空，待把住勢子回首之際，轎中幪面人已接過銀劍，一劍劃出，李慧慘叫一聲，和着血光捂肩而退，手中劍嗆然落地。

轎中幪面人一手把劍回甩，道：「又髒了！」銀劍叫幪面人丁接住，轎中幪面人却不落地，身形微微一沉，當即再起，竟躍過十二名軍士的刀槍，直落入唐肯和馮亂虎的戰團，只聞他說了聲：「劍來！」一幪面人乙的名劍已經抹好，長空投去，馮亂虎知道這人厲害，不戰唐肯，立意要在這人未接到劍之前把他格殺，招招都是殺着，但那人的身子直似羽毛一般，只要驚起一點勁道都會把他吹走，在劍未刺中之前的剎那間換了位置，馮亂虎劍劍刺空

，還待再刺，突然之間，劍光一閃，馮亂虎手中的劍從劍尖到劍鍔，裂成兩爿，這下可把馮亂虎震住，只見那轎中幪面人手裏已有劍，正飄然落了下來。

他人才落下，那幪面人丙、丁已趕至，兩張錦墊立時送到他脚下，轎中幪面人仍是雙脚未沾塵埃，這時，劍光突又閃了一閃。

馮亂虎心知肚明，要是這人手中劍再加一點點力，自己的虎口手腕就勢必被斬斷，登時嚇得出了一身冷汗，幪面人把劍一抛，幪面人丙忙雙手接住，只聽他悠閑地道：「抹一抹！」幪面人丙恭敬地道：「是，爺！」

轎中幪面人倒後一翻，竟直掠回轎中！他人一入轎，幪面人甲、乙二人，一搖紫羽扇，一個用名貴酒壺斟了半杯茶，道：「爺，喝茶。」轎帘又垂了下來，再也見不到幪面轎中人的模樣。

但就在他自轎中去來間，已換了三次劍，打敗了三名一流劍手，脚底連半點泥塵都不沾。

其實，李福、李慧肩上所受的傷也不算重，但傷得恰到好處，兩人都哼哎有聲，無法提劍再戰，馮亂虎胆氣本豪，現在却站也不是，戰也不是，只聽轎裏悠哉遊哉的聲音道：「鐵二捕頭，你可以走了，他們不敢留你的。」

唐肯見那轎中幪面人在兔起鶻落間已摧毀了所有敵人的意志力，目定口呆了一陣，這時回望過去，才發現鐵手頸上，雙手，雙踝間的鐵鍊，枷鎖全已被劈開，才知道最後那次劍光一閃間，那人已斬開了鐵手身上的禁制，而自己還懵然不知。

只聽鐵手沉聲道：「謝——」

轎中人截斷道：「你走吧。我在這兒，這裏的人，在你沒有走遠之前，誰也不會動一動的！」忽喚道：「喂，漢子！」

唐肯怔了一怔，東看，西看，只見鐵手向他點了點頭，唐肯指着自己的鼻子，道：「你，叫我？」

轎中人道：「你扶他去吧！」

唐肯道：「是。可是……」

轎中人道：「你要馬代步是不是？」頓了一頓，道：「那兩兄弟會把馬借給你的！」

唐肯大喜忙過去把鐵手扶到一匹馬背上。然後自己縱身上馬，揚聲問道：「閣下救命大恩，在下永誌不忘，敢問——」

鐵手忽道：「不必問了，他要是方便說，又何必蒙面！」

轎中人笑道：「正是，我今天救你們，說不定，改天便要殺你們，彼此不須欠情，日後動起手來，也方便一些。」

鐵手道：「好，就此別過，後會有期。」唐肯牽着他的馬，自後而速，絕塵而去。李福、李慧、馮亂虎及那十二名軍士，眞箇連動都不敢動，更遑論去追了。

鐵手與唐肯去遠後，幪面人丙說：「爺，咱們這樣做……？」

轎中人長舒了一口氣，道：「儘管日後可能與他决一死戰，但既不能眼見英雄好漢遭狗腿子凌辱！」

幪面四人都垂首道：「是！」

× × ×

一座白玉般的城池，在這幽森的林子裏。幽幽玄玄的出現。

戚少商、雷捲、沈邊兒，穆鳩平及這一千走投無路的人，在林子裏左竄右突，在尋找出路，便在這時，在林木、枝葉、椏杈之間和樹梢之上的視野裏，積木似的隱現了這夢幻似的城池，左一塊，右一塊，想突然奔出了林間，整座城堡，便在眼前！

穆鳩平失聲道：「毀諾城！」

沈邊兒却低頭看通向那座夢幻城池的護城河：「碎雲淵。」只見河上氤氳着濃霧，什麼也看不清楚，只知這城堡建於絕地，鳥飛不入，若要硬攻硬打，就算是調度三萬精兵，也一樣固若金湯。

河間隱隱約約，有一道古老鐵索橋，通向城門，這似乎是入「毀諾城」的唯一通道。

「毀諾城」冷冷清清，在外邊的堅石冷樹，彷彿花到此地，再不開放，鳥也不敢鳴叫了。

雷捲忽道：「敵人逼近了。」

人人都望向戚少商。穆鳩平焦急說道：「可是，戚大哥要是進去，那是自尋死路！」

沈邊兒忽然哈哈笑道：「是了，敵人來了怎樣？最多不過是一拚，省得找女人庇護，辱沒了聲名。」

雷捲也道：「要入毀諾城，那索橋是必經之路，對方若在橋上加以暗算，咱們就只好死在河裏餵王八，橫豎是死，死在陸上痛快多了！我可不會泅泳。」

那一千遍身浴血的連雲寨弟兄也紛紛附和道：「是！」「對呀！」「什麼毀諾城，送給我都不要進去，」「碎雲淵有什麼了不起，咱們突圍好了！」「讓息大娘那老姑婆息了那條心吧！」

穆鳩平如雷般喝了一聲，道：「對，咱們突圍去！」

戚少商怒道：「人已在三方包圍，咱們突不了圍！」

沈邊兒道：「突圍不了，最多拚命，對方只有顧惜朝、黃金鱗、鮮于仇、冷呼兒、霍亂步、馮亂虎、宋亂水、游天龍、孟有威、高風亮、李福、李慧是硬點子，咱們未必拚不過他！」

戚少商道：「他們人多，援軍還會繼續增添。」這時，後、左、右三個方向的風吹草動胡嘯之聲越來越緊密。

雷捲道：「他們有的也帶了傷……咱們拚得活一個是一個！」

戚少商說道：「可是，劉獨峯就要來了！」

這句話一出，大家都靜了下來。戚少商長吸一口氣，道：「咱們過去吧！」一當先行出，雷捲道：「也罷，看它是什麼龍潭虎穴！」跟着行去，一行走到鐵索橋中，大霧遮掩了一切，連旁邊的人也看不清臉孔，突然之間，那索橋劇烈地顫簸起來，穆鳩平一面忙於穩住步樁，一面却罵道：「兀那婆娘，竟設計害咱們，要給我拿住——」

連沈邊兒與雷捲，眼中也昇起憂懼之色，沈邊兒心想：這次糟了，恐怕要全軍覆沒於此了！雷捲暗忖：怎麼如此大意疏忽，不留些人在岸上以觀變化！

（未完・四）

奇俠司馬洛故事

金鏢客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毛找到黃老板，迫黃老板說出張小娟的死因，黃老板無計可施，只得據實道出，並說出四個幕後主兇，李毛明白了一切過程之後，立即以一枚金幣飛擊向他後腦，黃老板當塲斃命……李毛又去張小娟的養母家，也以金幣擊斃了她……阿梅晚上下班，被黃老板三名手下脅持回家，三人對她不斷凌辱，正在危急之際，司馬洛在阿梅房中出現，即時解救了阿梅，接着李毛也來了，阿梅見到李毛驚喜萬分，李毛和司馬洛是舊相識，李毛把張小娟的死因告訴了他們，還說下一步準備去對付其餘四名主兇……李毛應被人栽賍而被警察捉去，惹來極大麻煩。

武術敎頭 指點迷津

那隻包裏已經解了開來，裏面是好些小小的透明膠袋，每一袋裏都裝着少量的白色粉末。那個警察又冷笑了：「這是甚麼？」

李毛猜也猜得到那是甚麼了。他吶吶着：「這不是我的，一個女人拿着這包東西，有一個人搶去了——」

「而你替他追回來。」那個警察很明顯地是完全不相信的：「那麼，現在這個女人在那裏呢？」

「她不見了！」

「眞有趣，祇有搶東西的人會逃走的，怎麼被搶東西的人也會逃走？」

「這——這是事實！」李毛吶吶着。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說的了。」另一個警察不屑地道：「身上搜出了東西，總不承認是自己的！」

打開包裏那個警察把一隻小包拆開了，用手指醮了一點裏面那白色粉末，用舌頭嘗一嘗，發出嘖嘖的聲音：「唔，還是好東西呢，值不少錢！」

「這——是甚麼？」李毛愚蠢地問。

「你會不知道？」

「把他帶回去吧！」另一個警察又不屑地說：「這種人，還和他多講甚麼？」

「走吧！」李毛給粗暴地一推。

「你們——是眞正的警察嗎？」李毛打量着他們，懷着很大的戒心。

「你不是在扮瘋吧？」一個警察冷笑：「警察也有假扮的？」一件沉重的東西在李毛的腰後一撞，可能是一隻拳頭，也可能是一隻膝蓋，這使李毛向巡邏車仆了過去。

他再看清楚一下，相信這些警察也許不是假扮的了。警察是似模似樣的，巡邏車也是似模似樣的。在這座城市裏，假扮警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李毛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他們果然不放過我！他們果然不放過我！」

× × ×

司馬洛和阿梅來看他。和他們一起來的是一個戴眼鏡，前額光禿，眼睛烱烱有光，樣子看來精明能幹的中年人。那當然是一個律師。

李毛給從拘留所裏帶了出來，放進一間房間裏，單獨和他們三人相對。

阿梅擁着他，哭了起來：「李先生，他們有對你怎樣嗎？」

「沒有。」李毛嘆口氣：「這裏的人也都知道我是冤枉的。但是證據確鑿！但，他們現在還不需要對我怎樣，等我進了監裏再動手也不遲的！」

不錯，監獄裏是另外一個世界。幸而李毛現在還未受審，也還未判決，他祇是給關在拘留所裏而已。

「你看。」阿梅說：「好在我叫來了司馬洛，不然——」

「別說廢話了。」司馬洛拉開阿梅：「坐下來，我們談談！」

李毛頹喪地在那張木櫈子上坐了下來，用兩隻手掌抹着他那張憔悴的臉：「你們都知道我是冤枉的，是不是？」他說：

「你們都知道的！」

「人人都知道你是冤枉的。」律師說：「問題是怎樣弄你出去！現在，你先把經過情形詳細告訴我！」

司馬洛揮揮手：「關律師是一位好朋友，他是會盡他的能力帮助你的，你有甚麼話，不怕對他說！」

李毛聳聳肩：「我沒有甚麼需要隱瞞的！」他把那件事的經過詳細說了出來。

阿梅握拳頭，咬牙切齒：「他們眞毒辣，這樣害人！但爲甚麼？」

沒有人理她，現在不是表示憤慨的時候。關律師的臉色是陰沉的，他說：「情形看來不大好！就是最好的律師，也很難打得脫，證據太充足了！」

「法官不會相信這是陷阱嗎？」阿梅不平地說。

「那包東西值九萬六千元。」關律師說：「法官會相信有人犧牲九萬六千元的東西來陷害一個人嗎？」

「但他們是有理由的——」

「我知道，你們的事情，司馬洛也告訴了我，但，你們能把這個故事告訴法官嗎？」

「但爲甚麼這樣做？」阿梅揮着拳頭叫道：「這也不會使李毛判死刑的呀！」

「大概坐兩年吧！」關律師說：「但問題不在這裏，就是坐一個月也不行！如果有這樣的人物要你死，你在監裏能活上一個月嗎？」

「他們肯花十萬元把一個人弄進監獄裏。」司馬洛冷冷地說：「祇要肯再花五萬元要你死，你就死定了，監裏有不少囚犯願意賺這五萬元的，監裏的壞人並不少呀！」

「那怎麼辦？」阿梅的臉色發青，兩隻手也在抖着。

「我相信一萬元可以保他出外候審。」關律師說：「我的提議是，一出去就逃走，不要回來！」

李毛嘆了一口氣：「早逃反而更好，現在逃，警察也要追我了！」

「走吧！」阿梅慫恿着說：「你是非走不可的！我可以爲你籌保欵！」

「很好。」李毛說：「讓我出去吧！一個星期之內，我可以攪清楚這件事！」

關律師却搖着頭。「不。」他說：「我不贊成你輕舉妄動，李先生，你給保了出去，你就不是一個普通人了，有甚麼行差踏錯，你就很麻煩，因爲你是已經有案在身的！你甚麼也不能做！」

「我可以——」

「不。」司馬洛說：「你不可以！我也認爲，你最好還是留在這裏面！你出去，他們也有機會殺死你！」

「我不能老是留在這裏的！」李毛叫道。

「留在這裏，你是很安全的。」司馬洛說道：「在這裏面，暫時沒有人能够碰你！」

「但——」

「我會去替你辦妥一切的！」司馬洛說。

「我不需要你替我辦！」李毛叫道：「我要自己做！」

「讓司馬洛去做吧！」阿梅勸道。

「我也認爲你還是留在這裏面好的。」關律師說。

「我不能留在這裏！」李毛暴躁如雷地叫囂着：「我不能給關起來的！」

可是他却已經沒有時間爭持了，這個時候，警察已經在外敲門。

「喂，時間到！」

「我看就是這樣辦吧。」關律師站了起來說：「李先生，你在這裏等着！」

「我明天再來看你！」阿梅說：「你要吃甚麼？」

「我沒有胃口吃東西！」

阿梅給他留下了一條香烟。

出了警局，三個人走在一起。一離開了那些警員的聽覺範圍，阿梅馬上就焦急地扯着司馬洛：「你打算怎做？」.

「現在我要到關律師的寫字間去，跟關律師談談。」司馬洛說：「我送你回家吧！」

「你們有甚麼辦法？」阿梅還是要知道：「你們打算幹甚麼？」

「你放心好了。」司馬洛安慰道：「我們自有我們的辦法！」

他們坐進了關律師的大汽車，首先阿梅給送了回家，司馬洛則仍然和關律師一起坐在後座。司馬洛吸着香烟，說：「現在要靠你了！」

「我可以給你介紹一些綫眼。」關律師說：「但能不能解决這件事情，就要看你的本事了。我們做律師的不慣使用暴力，我們祇是能够提供計劃的！」

「現在就可以介紹這個人？」司馬洛問。

「是的。」關律師說：「由我聯絡好了！」

車子駛到市區的另一邊，在一處稠密的住宅區中停下。他們下車，那裏的行人路的頂上就有一隻大大的黑底金字牌匾，那金字寫的是：「深音武館」！

「我們是來找這位深音師傅嗎？」

「是的。」關律師說：「教武術的人，徒弟之中不乏三敎九流人物，這件事是發生在他這一區的，他應該知道一點！」

「深音師傅已經知道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了嗎？」司馬洛問。

「嗯！大略都知道了。」關律師說：「我相信他可能已經有資料告訴我們了！我和他的交情很好，可以帮忙，他會帮忙的！」

「這種事情，非要找地頭虫不可！」

「你那位朋友李先生，却是一個傻瓜。」關律師說：「他和地頭虫作對，是很不聰明的事！」

「我一向都認爲他是個傻瓜！」司馬洛也說，然後就跟着關律師登樓。

這個敎武術的教頭深音是一個年紀相當老邁的人，超過五十歲，頭上的頭髮已經半白了。本來，頭髮半白，這就是衰老的象徵，然而，深音却有着紅潤的臉色，以及粗壯的體格，這就可以補頭髮方面之不足了。

你看他一眼，就毫不懷疑，他是一個孔武有力的人，而且，你也不會願意和他作打架的對手了。

深音也有着雄壯的聲綫。他以一隻厚而有力的手掌和司馬洛相握，寒喧了兩句

，然後說道：「請進我的房間來吧！」

他們剛剛進入的那間大廳，是有許多青年男女在練武的，那個地方，當然是不適合談話的了。於是他們進入了深音的房間。那裏面祇是一間小小的寫字間，顯然是用以接待那些學武的男女報名之用的。

深音等他們一坐下，就話入正題了。他說：「我巳經替你查過了，司馬先生，這件事本來是很困難的，因爲我替你查，差不多就等於通風報訊，而在這個圈子裏，通風報訊是一件令人瞧不起的事，你明白的。不過，關先生和我是老朋友，所以，我也祇好盡力了！」

「很多謝你。」司馬洛說：「你帮我這個忙，我不會忘記你的恩惠的！」

深音微笑：「如果別人對我這樣說，我會當作是廢話一句，因爲以我在武林中的地位，祇有我帮人家的忙，我要人家帮我的忙的地方是很少很少的！但是，關世兄巳經對我說過了，你司馬先生是怎樣一個人，所以，我說不定眞有需要你帮忙的一天呢！」

「過獎過獎。」司馬洛微笑着：「你有需要，祇要給我一個電話就行！」

「司馬先生。」深音打量着他：「你挨得起我一拳嗎？」

司馬洛有點詫異地瞧着他：「我不知道！你的意思，似乎是要試試我是不是有眞正的本領了，深師傅！」

「可以這樣說！」深音說，他的眼睛熌熌有光地注視着司馬洛。

司馬洛一攤雙手：「試試吧，我不是一個甚麼武林高手，不過，我也不是一隻荏弱的小貓呢！」

深音也不等司馬洛起身，就這樣一拳向司馬洛當胸擊了過來。這一拳的來勢沉雄之極，拳頭未到，勁風巳經先來了。司馬洛却不慌不忙，右手斜斜地穿了上去，深音的拳頭便沿着他的手臂滑開，擊向司馬洛的身外，也即是說擊了一個空！而司馬洛的另一隻拳頭，在同一時候，也向深音的腹部還擊過去。

深音當然也不是弱者，他也用與司馬洛相同的手法把這隻拳頭一架架開了，同時反手一撩，就要把司馬洛的拳頭執住。司馬洛的兩隻手臂，却軟了下來，好像兩條蛇一般繞了兩繞，沿着深音的手臂爬上去，就執住了深音胸前的衣服。閃電也似地，他的右脚伸了出去，攔住了深音的脚後，以陰柔的氣力把深音一揪，同時站了起來。

不由自主地，深音竟然整個飛了起來。但是，在那斗室之中，狹窄的空間裏，他居然也能乾淨俐落地翻了一個跟斗，又「霍」的站定了，而且毫不狼狽，巳經擺好了一個迎擊的姿勢了。但司馬洛並沒有再向他進擊，司馬洛祇是謙遜地抱拳作揖，說道：「失禮失禮！」

深音的臉上，露出一個欣賞的微笑：「好功夫！好功夫，司馬洛先生，你是學柔道的！」

「這倒不一定。」司馬洛說：「我甚麼都學，當適宜用甚麼的時候，我就用甚麼，如此而巳！」

「你是一個很本事的人。」深音佩服地說：「你果然是名不虛傳的！你知道我爲甚麼要試你嗎？」

「你要叫我去一個地方。」司馬洛說：「這個地方，沒有本事是去不到的。」

「對了。」深音說：「你同時也是一個很有頭腦的人！」

「我很榮幸有這樣兩位朋友。」關律師說。律師的咀巴總是很滑的，不過，現在他這一句，却顯然是句眞心話了。

「我應該到那裏去，去找些甚麼人呢？」司馬洛問。

「你這一件事，是關係了價值十萬元的白粉，這可不是每一個人都可能安排的事！」

「最高幕後主謀人的名單我當然是巳經有了。」司馬洛說道：「但是，我要找的，却是實際出手實行這個陷阱的人！祇有找到這個人，才能使我的朋友李毛脫身的！」

「毒品的事，在這一區是一個叫陳牛的人主管的！」深音說：「關係到這樣一大批毒品的事，看來與陳牛一定有很密切的關係！」

「會不會是陳牛自己出動？」司馬洛又問。

「我不知道。」深音說：「不過，如果不是陳牛動手的話，也必然是他很信任的親信了。如果你是陳牛自己，你也不會放心隨便把一包價值十萬元的毒品交給一個人的！」

「很有道理。」司馬洛說：「而陳牛這個人，也不是弱者！」

「他也是開武館的。」深音說：「我和他不曾較量過，不過，陳牛的武功，也不會低過我太多！」

「唔。」關律師說：「我相信找陳牛是最有用的了！」

「但你不能就這樣抓他上警局。」深音說：「你得先把他打服，使他招供！所以，你必須要有眞本領才能去找他！」

「很多謝你。」司馬洛說。

「我也希望你能解決他。」深音說：「這個人，是我們武術界的敗類。學武的人，忠義兩個字最重要，一碰了毒品，那還有甚麼忠義可言呢？」

「如果他是和這件事有關的。」司馬洛說：「那我可以對你保證，這一次，他是非完蛋不可的了！」

「我先代表武術界的朋友多謝你！」

× × ×

陳牛也是一個很强壯的男人，比深音年輕。他能成爲敎頭，當然必須有相當高超的武功，而他的武功，也不是倖致的。當他的徒弟們都散去了之後，深夜，他還是一個人在武館裏練拳。那一套拳，他演得密不透風，氣力雄邁的，而當他收式的時候，他還是脚步不浮，氣息不喘的。

忽然，身後有人拍起手掌來：「好功夫！好功夫，看是好看了，就不知道眞的打起來時行不行！」

陳牛憤怒而狠狠地轉身，發覺原來大門巳經打開了，司馬洛就站在門口。

「你怎麼進來的？」他憤怒地問。

「門是開着的。」司馬洛說：「我就這樣推門進來了！」

「胡說，我是親手關上門的！」

司馬洛走了進來，隨手把門推上了，

說：「現在，門是關上了！」

「你來這裏有甚麼事？」

「我是想查問一些事情，陳師傅。」司馬洛說道：「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帮忙我！」

「我不認識你！」

「四海之內皆兄弟嘛。」司馬洛說道：「尤其是你們武術界的人，何必曾相識呢？」

「滾吧。」陳牛說：「別騷擾我！」

「我祇是想請你帮一個忙！」

「和我不相熟的人，我不會帮忙的！」陳牛說道。

「我也不是要你白帮忙的。」司馬洛說：「我是出得起錢，而且出得起很多錢的！」

這又不同了，提起了錢，是很少人會不感興趣的。

「你究竟有甚麼事？」陳牛說。

「是這樣的。」司馬洛說：「我有一位朋友，有一天晚上在街上散步，看見有人搶東西，他自然自告奮勇去追。那個搶匪跑不過他，祇好把搶的東西丟下，我這位朋友把那包東西拾起來，跑回頭，可是物主却不見了！」說到這裏，司馬洛頓了一頓，看陳牛的臉。他可以看到，陳牛的臉色微變了。

「那麼以後呢？」陳牛問。

「跟着警車就來了。」司馬洛說：「把我這位朋友抓住，拆開那包東西，原來裏面是白粉，大約價值十萬元。我那位朋友自然百辭莫辯了，就給拘留落案！」

「唔，這種事情也會發生的？」陳牛吶吶着說。

「是的。」司馬洛說：「這種事情是很少發生的，但是結果還是發生了！」

「那你找我也沒有甚麼用。」陳牛說：「我又不是私家偵探！」

「很明顯地，這是嫁禍。」司馬洛說道：「我是在想，如果我找到這個搶匪，和這個被搶的人，那就一切都可以水落石出了！」

「那麼你更不應該來找我了。」陳牛說：「如果你是想學兩套拳，我還可以敎你——」

「我不用你敎。」司馬洛陰沉地說：「談到打拳方面，我還可以敎你呢！我祇是要你把這個搶匪交出來！」

陳牛深吸了一口氣，是司馬洛的前半句話，使他感到受侮辱，他說：「我這裏是武館，不管那些事情的，對於這件事，我也是一無所知！」

「我出得起錢！」司馬洛說。

「我沒本事賺你的錢！」

「這個忙你是帮定的了。」司馬洛說：「你不要錢，我就會給你拳頭！」

「你在說甚麼？」陳牛勃然地。

「你不要錢，我就給你拳頭。」司馬洛說：「我的意思就是！我要把你打到說出來爲止，明白嗎？」

陳牛又深呼吸了一陣，臉也紅了起來：「朋友。」他說：「你似乎不知道，你是在跟誰說話！」

「我知道你是誰，你就是敎頭陳牛，此外，我的情報也告訴我，這一區賣白粉的事情是你管的！」

「你說要打我！」陳牛的臉色由紅轉青，鼻孔的邊緣，也抖動了起來。

「如果你不帮我這個忙，我祇好動手了！」司馬洛說。

陳牛冷笑，兩條手臂硬挺地一揮，就擺好了一個迎敵的架式。

司馬洛微笑着上前兩步：「看是很好看的，就不知道打起來時中不中用！」

「脫下上裝吧！」陳牛說：「我不想欺負你！」

「不要緊。」司馬洛說：「我這套西服，本來就是預算會有打架的場合需要應付而縫製的，所以裁得比較鬆身一點。」

陳牛惶惑地看着他：「你——打不過我的，我出手很重！」

「我出脚也不輕呀！」司馬洛說着，就搶前兩步，忽然一跳，雙脚就向陳牛撑了過去。

這雙脚直撑向陳牛的面門，速度和勁力，都是虎虎生畏的，而且，那脚底上，還是穿了堅硬的皮鞋。這使陳牛大吃一驚。他想不到穿着文質彬彬的西服的司馬洛，竟也會有如此矯捷的身手！好在他也不是弱者，他的身子向後一仰，便避過了司馬洛這一脚，而且還順勢倒翻了一個觔斗，便在地上立定了，也離開了司馬洛一段距離。

而司馬洛雙脚踢空了，也並沒有失去平衡，仍然能够在地上立定。

陳牛微有驚畏的表情。他是一個大行家，一看司馬洛露了這一手，他就巳經知道，司馬洛並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了。

「這樣倒也很好看哩。」司馬洛仍然冷靜地微笑着：「但是中看以外，却不知道是不是中吃的！」

「小子！」陳牛咬着牙，冷冷地罵道：「我要殺死你，你逃不掉的！」

「你眞兇。」司馬洛嬉皮笑臉道：「彼此無仇無怨，你也要殺死我！我呢，不過是想把你打到沒有臉見人吧了！你知道嗎，陳牛，你這樣一位大師傅，如果給人打得遍體鱗傷，那你不但沒有臉見你的徒弟們，也沒有臉見任何人了！你想清楚吧！現在還有和解機會的，你帮了我這個忙，你就不會丟臉了！」

「你活得不耐煩了！」陳牛憤怒地叫着，這一次則採取攻勢，向司馬洛直衝了過來，兩隻拳頭連環地當胸擊向司馬洛。

他這兩隻拳頭是勢沉力雄，勁風虎虎的，奈何却擊不中目標。司馬洛的身法是軟綿綿的，祇是連串地側身，堪可避過，陳牛一連六七拳，都沒有擊中司馬洛，但司馬洛又沒有閃到很遠，總是逗留在他下一拳可以擊中的距離之內。

這就使陳牛忍不住一拳接着一拳擊了出去，但司馬洛却閃了一拳又一拳。

接着，當陳牛擊出了第十拳之時，司馬洛的身法，却又由軟轉硬了。他向左移了一步，身子一側，陳牛的拳頭便在他的胸前掠過，手臂也橫在司馬洛的前面。司馬洛喝了一聲，一掌向他的右臂劏落！

這一掌是非同小可的。司馬洛除了各種武術都有涉獵之外，也曾經苦練過空手道，像陳牛的手臂一樣粗的木柱，也可以給他一掌劈斷的，如果陳牛被他劈中，那後果是眞的不堪設想了。

陳牛也知道不妙，不敢硬碰，連忙把手臂抽了回去。司馬洛的手掌「呼」的劈下，劈了一個空，而陳牛已經準備解拆他的手掌，轉橫而劈，或者另一隻手擊過來了。

但是司馬洛的下一招却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也是他從沒有學過的招法。司馬洛的右脚踏起來，脚跟狠狠地向上蹬了下去。

司馬洛的脚跟，蹬中了一件軟軟的東西，那就是陳牛右脚的大脚趾。這隻脚趾的外面包着的是帆布鞋，而帆布是沒有甚麼保護作用的。

一蹬下去，陳牛就不由得「哇」的大叫起來。很可能，他的趾骨也有點爆裂了！他連忙跳後，單着一隻脚在那裏跳着，眼淚也流了出來。在他的肚子上擊一拳，也許他還容易抵受，但在脚趾上這樣一蹬，這一關他却是不容易過的。

司馬洛並沒有繼續進逼，祇是哈哈笑：「哦，原來你眞是中看不中吃的！怎麼樣？如果現在低頭，明天你還可以見人，再堅持下去的話，哼！」

陳牛試試把那隻脚放回地下，但是不行。

這隻脚痛極了，暫時不能幫助支持他的體重，一隻脚不能支持體重，陳牛的戰鬥力，當然就是削減了一大半的。事實上，他是很明顯地不能應付司馬洛了。但是，塡膺的怒火，却支持了他的鬥志。怎樣敗下陣來他都不服氣，就是這樣給司馬洛踏了一脚，他却是不服氣的。

他怒吼着，一拐一拐的，又向司馬洛衝了過來，以他那勁力強大的拳頭，向司馬洛襲擊。他的拳頭的勁力是仍在的，可是，脚步却欠靈活，又不能起脚踢，所以，司馬洛應付他，簡直是感到輕鬆了。而且，在此時，司馬洛又改變了戰略。忽然，他是應用西洋拳向陳牛進攻了。他輕盈地一跳一跳的，在陳牛的周圍轉來轉去，間中發出一拳，使陳牛閃避維艱，狼狽不堪。

轉了兩轉，他就一拳中擊了。陳牛的額角上中了一拳，使他一陣發暈，搖搖擺擺地退後了幾步。

司馬洛又跳前來，仍然在他的周圍轉着，吃吃笑着：「怎麼樣，陳牛？現在，你可改變主意了吧？」

陳牛亡命地揮出了一個鈎拳，司馬洛一低頭閃過了，陳牛擊了一個空，幾乎仆到了地上，而司馬洛就趁勢跳前，拳頭快如閃電地擊向他暴露的脅下。

一拳，兩拳，陳牛彎低了身子，第三拳，司馬洛則是惡毒地從下抽上去，正正擊中了陳牛的右眼。陳牛雙脚也離開了地面，整個人却飛了起來，「蓬」的一聲仰跌。

他的一隻眼睛，馬上就變成了藍黑，眼皮也張不開來了。

司馬洛仍然勁力充沛地跳躍着：「哈哈……」他說：「現在，你是沒有面見人了！」

陳牛掙扎着又爬起來，司馬洛跳過去，右拳向他臉部橫掃，這一拳，則是有意不打中他的臉，而是在他的咀唇間擦過。

陳牛「哇」的叫着，好像一隻陀螺一般轉了兩轉，咀唇給拆裂了一半，鮮血泉湧而出。這一拳給陳牛的傷害不大，但是却使他十分之難看。血使他的整個下頷都紅了。

陳牛勉强立定了身子，從破了的咀唇間，吐出了一連串的惡毒的咒罵。

「下一步。」司馬洛說：「我要替你脫牙齒了，怎麼樣？」

陳牛還是吐出了那一連串的咒罵。很顯然，他是仍不肯屈服的。

司馬洛又跳了上去，陳牛企圖招架，但是他的動作已經變得遲慢得很了。司馬洛左拳虛晃，引起了他的兩臂，右拳就在他的肚子上輕輕一擊。陳牛自然地把腰彎下了，司馬洛這隻右拳收回了，一記右鈎，勾中了陳牛的臉頰。

陳牛好像一支火箭一般飛開了，仆在地上。這一次，他果然吐出了兩顆大牙。

他連爬也爬不起來了，祇是伏在地上呻吟着。

「怎麼樣？」司馬洛說：「如果你現在還不開口說話，再遲一點，你就是想說話，也說不出來了！」

陳牛祇是搖頭。他倒是十分固執的。司馬洛也猜到了幾分，他是爲甚麼如此固執。

「起來！」司馬洛冷峻地喝道。

陳牛沒有企圖起身。現在，他終於失去了鬥志了。他知道起身也是捱打的，他已不願意起來了。

但是，在地上賴死，也是不行的。他不起來，司馬洛就過去把他揪了起來。司馬洛揪着他胸前的衣服，把他硬拉了起身。陳牛哀求地說：「不──不要──」

司馬洛又一拳橫掃過去。

陳牛的臉頰上又中了一拳，他又打着轉跌開了，又吐出了一顆牙齒。他的牙血和口涎吐得一地都是。現在，他可是眞難看了，如果給他的徒弟看見，他眞會面子全失的。

「還有一個機會！」司馬洛說：「再不開口，就沒有機會了！」

陳牛現在，很可能要開口也不行了。司馬洛走過去，又揪住了他的衣服，這一次是抽住了陳牛背上的衣服。他又把陳牛揪了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門後有了異聲。一度房門給推開了，有人逼近司馬洛的背後，司馬洛「霍」的轉了過來。

一個中年女人從房裏出來，一隻手中拿着一把足有二呎長，明晃晃的鋒利大刀，正舉了起來，向司馬洛迎頭劈了下去。

司馬洛側身跳開，那把刀子「呼」的一聲在他的身邊劈下，差點沒有劈中司馬洛！

這個女人一擊不中，就把刀子一轉，向司馬洛的雙脚迅速一用力，身子就拔了起來，那把刀子，堪堪在他的脚底下經過了。

這個女人，顯然也不是亂來的，雖然她武功也不是精湛絕倫，但是看她這兩下，就知道她也是頗有根底的。

司馬洛也不給她再劈第三刀了，一落在地上，就一脚踢出，一隻脚尖踢中了她持刀的手腕，那女人叫了一聲，那把刀子便脫手飛掉了。

她連忙要跑過去，再把刀子拾起，但司馬洛忽然一閃，喝道：「別動！」

原來司馬洛已經拔出了一把手槍，槍咀正正指着她。

在槍的威脅之下，她是不敢再過去拾刀了。她祇是流着淚。

陳牛在地上滾轉身來，軟弱地說：「阿瓊，不要亂來！阿瓊！」

這個阿瓊，則是早巳不敢亂來了。

「你是誰？」司馬洛問。

「這──是我的太太！」陳牛有氣無力地說道。

「好一雙夫婦。」司馬洛冷笑：「兩個人的功夫都是不壞的！」

「先生，請別難爲我的男人吧！」那個女人哀求地道。

司馬洛擺擺槍，說道：「如果你剛才是在後面聽着的，你就應該知道，我並不是有意難爲他的，根本是他在存心和我過不去！」

那個女人過去把陳牛扶了起來，掏出一條手巾，替他抹着咀巴上的血。陳牛現在是軟弱到自己爬不起身了，如果不是她扶，他就會就這樣躺在地上的。

「怎麼樣？」司馬洛擺了擺槍！「你現在應該知道，我不是開玩笑的了！」

「你就告訴他吧，阿牛！」那個女人勸着陳牛。

「不！不行！」陳牛還是堅持着。

「你好像還不曾吃够苦頭，」司馬洛冷冷地說：「很好，再來一次！」他上前兩步。

「不要！」那女人叫道：「讓我告訴你好了！」

「不行！」陳牛拉着他的妻子。

但是巳經太遲了，這個女人既然這樣說，司馬洛沒就知道，她是知道的，而他自然也不肯放過她。他說：「唔，還是你識得時務，你知道吃盡了苦頭之後，還是要說的！很好，你說出來吧！」

「是我們兩個人做的！」那女人說。

「哦。」司馬洛微笑：「不出我之所料，原來是夫婦合作！你扮作被搶東西的人，你的丈夫，則是扮作搶匪！我早知道，你們是不敢信任別人做這件事的！」

那女人哭着：「現在你知道了，你想怎樣呢？」

「是誰指使你們的？」司馬洛說。

那女人堅決地搖頭：「這個請原諒我們不能說，總之，這件事是我們做的，就由我們負責吧！」

「說了我們會沒命的。」陳牛說：「而且，這個人你也是不能碰的了！」

司馬洛知道，這個人名，可能是眞的逼不出來的，而且他不需要去逼，很顯然地，這個人名，就是他那件名單上的其中一人。他說：「再說一次吧！」

「甚麼？」

「你們夫婦合作的事，再說一次。」司馬洛說道。

那個女人祇好再說了一次。

司馬洛在她說完了之後又說：「再說一次吧！我還是聽得不大十分清楚！」

那個女人，又說了一次。司馬洛微笑說：「多謝你！」就過去把門拉開了。

原來門外有好幾個人，其中一個，還是穿着制服的警官。

那女人的臉色，變得更難看了：「這──這算是甚麼呢？」她吶吶着。

「這位是關律師。」司馬洛介紹：「這兩位是關律師的助手，這位是張警官，各位，你們都聽到了吧！」

「聽到。」關律師微笑：「而且巳經錄了音了！」

「這──這是有計劃的！」那女人憤怒地：「你們是用刑逼供，這是不合手續的！」

「我沒有參加動手。」張警官冷冷地說：「你們打架，是你們私人的事情！而且，你們是兩個打一個，你們還用刀！如果你認爲司馬洛毆打你，你們可以另外起訴，那是另一件案了，但你們的口供，揭發了一件寃獄案，這一件案，我們却是非管不可的！」

那女人和陳牛面面相覷，陳牛苦笑，軟弱地說：「我們鬥不過他們的，他們實在太聰明了！」

這件事，還有比司馬洛料想中更順利的一面，那就是，在張警官的搜索之下，又在陳牛的武館中搜出了一批數量相當大的海洛英，這就使到法官更加相信關律師他們所錄得的口供了。而陳牛夫婦也坦白承認，那件搶東西的案子，正是他們夫婦合力安排的。

至於誰主使這個問題，這兩夫婦，則一口咬定，否認他們是受任何人主使的，他們說，這祇是因爲他們與李毛有私怨，所以要設計陷害他罷了。

總之，三天之後，李毛是給釋放出來了。他是一個乾淨而自由的人了。如果他逃走，警方也不會追他的。不過警方却勸他暫時不要離開本地，先等陳牛的案子判決了，再走。

司馬洛和李毛回到了阿梅的家中。阿梅準備了一頓豐富的晚飯，和李毛及司馬洛三個人一起慶祝。

「你現在是從警局裏出來的。」司馬洛說：「但你的危險還沒有過去！」

「我不怕他們的！」李毛强硬地說：「我會把他們四個人都殺死！很多謝你的帮忙，司馬洛，以後，讓我自己去辦就行了！」

「不！」阿梅反對說：「你一定要司馬洛繼續給你帮忙下去！你一個人辦不來的！」

「這是我自己的事！」李毛說。

「你在跟我開玩笑。」司馬洛說：「現在不單是你自己的事，也是我的事了！人人都知道我有份兒帮忙你，他們會來殺你，也會來殺我的！」

李毛惶惑地看着司馬洛。

「因此，」司馬洛又繼續說下去：「我們今後是兩位一體了，我們是同甘共苦，不可分離的！」

李毛咬咬下唇，拿起酒來，喝了一大口。

「這有甚麼不好？」阿梅說：「多一個人帮你的忙，不是更有把握了嗎？司馬洛不是敵人，司馬洛是一位朋友！這也不是一件爭面子的事，你也用不着一定要爭取！」

李毛祇是聳聳肩，沒有做聲。

「當然。」司馬洛又說：「目前這種安排，唯一的缺點就是，我也要住在這裏，和你們一起了！對於你們來說，這是一種不便！」

「不要緊！」阿梅連忙說：「現在，還計較這個幹甚麼呢？」

司馬洛微笑：「那我就不客氣了，看來，我就祇好睡沙發了吧！」

「我有額外的被褥！」阿梅說。她是唯恐司馬洛離開的。

「住的問題是小事。」李毛說：「最重要的是復仇！」

「你一定要把他們都殺死嗎？」司馬洛問：「名單上這四個人，一個一個，都要殺掉？」

「是的！」李毛說：「司馬洛，你認為他們不該死嗎？」

司馬洛呷着酒，狡猾地微笑着：「這幾個人，他們是不同你的，他們又有名譽又有地位，死對於他們不是很可怕的事，還有比死更可怕的事呢！」

「例如甚麼呢？」李毛問。

「例如，」司馬洛說：「假如他們要坐牢之類！如果他們其中一個人，要坐上十年八年牢之類，那就是比死更難受的痛苦了！」

「有錢人坐牢有甚麼痛苦？」阿梅說：「有錢，坐牢也坐得舒服得多的！」

「這倒不一定。」司馬洛說：「還要看他們是那一種有錢人！這一種有錢人，坐在牢裏，一向享受慣了的東西都不能享受了，祇能回味，這是一種痛苦，第二種痛苦就是，他們要應付監犯們的需索，如果不給錢，那些老監犯們，會有好滋味給你嚐的。幾年坐下來，多多家財也被吸光的，到出獄的時候，很可能會傾家蕩產了！第三種痛苦，他們這種人，各有各的地盤，本身沒有自由，還可以保持地盤，本身沒有自由，地盤不但無法保持，而且，還要每一分鐘都担心自己的安全，因為，搶你地盤的人，當然也要把你的生命也一併搶去，才認為是安全的！」

「唔，」阿梅得意地微笑着：「這倒是一個不錯的主意呀！」

「問題是，」李毛說：「這件事辦得到辦不到！」

「應該可以辦到的！」司馬洛說：「你沒有看報紙？」

「報紙和這有甚麼關係？」李毛說。

「我巳經聯絡了一些報界的朋友。」司馬洛說：「這是關律師的功勞，報紙上正在盡量煊炫你這段新聞，現在，許多人都知道你是被一些大人物所陷害，而且這些大人物，都是呼之欲出的。如果我們能抓到陷害的證據——」

「例如陳牛之類？」李毛搖着頭：「陳牛甚麼都不肯招供！」

「不一定每一個人都是陳牛那麼怕事的。」司馬洛說：「總之，這樣一宣傳，他們就不敢派人用硬手段殺你！他們要害死你，也得弄成像是意外而死才行。」

「這進行起來當然是困難得多的。」李毛也承認。

「當然了。」司馬洛說：「而且，這也使我們有可乘之機了！」

「怎樣才可以做到這件事呢？」李毛問。

「這沒有一定的方法。」司馬洛說道：「運用我們的靈活的頭腦，見機行事好了！」

「唔。」李毛點着頭，說道：「見機行事！」

× × ×

那個瘦瘦長長，臉上完全沒有笑容，也沒有任何表情的人是乘飛機上來的。他的手上，提着一隻小小的黑色箱子。這就是他的隨身行李了，很簡單。

他提着這隻小小的黑色箱子下飛機，即使那美麗的空中小姐那甜蜜的招呼，也不能引起他的臉上有任何表情，他簡直像是一隻殭屍一樣。

首先，他當然是要經過海關，接受例行的檢查的。他也跟着其他乘客一樣，列隊檢查。

輪到他的時候，他就把箱子打開了，放在海關的櫃枱上。

那隻箱子裏面的東西簡單到更加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那裏面祇有一綑尼龍質的繩子，很幼的，大概像一個人的尾指一樣。

「這是甚麼？」那海關人員奇異地看着那綑繩子。

「這是屬於違禁品嗎？」

「不，但——」

「我是在這裏找一份工作的。」救世主說：「如果找不到，我就要挨餓，與其餓死，不如自殺了！這繩子可以上吊！」

他當然是在開玩笑，但是他那殭屍般的臉上，則還是一點笑容都沒有的。

「別開玩笑！」那海關人員說。

「我實在是推銷繩子的。」救世主舉出了一個比較合理，但是並不完全眞實的解釋：「這雖然祇是簡簡單單的一條繩子，但是若生意做成功了，是可以賺到很多錢的！」

「哦！是這樣。」

那個海關人員，就讓他通過了。

那個人一離開了海關，就進入機場的餐廳，使用餐廳中的電話。他撥了一個號碼，還是完全沒任何表情地說：「我是救世主！」他的聲音沙啞的。這好像是開玩笑，但電話那邊的人沒有笑，電話那邊的人興奮地說：「你遲了一個鐘頭！」

這人說：「我沒有遲，祇是飛機誤點，如果我來開飛機，我是不會遲來的！」

「甚麼時候可以動手呢？」那邊的人問。

「隨時可以。」這個「救世主」說：「愈快愈好，一做好了就走！」

「但是記着。」那邊的人說：「要造成意外死亡的樣子！」

「你放心好了。」救世主說：「在我手下死亡的人，都是意外而死的！」

那邊那個人說：「這樣好一點，因為我們巳經引起了太多的注意了，報紙上有不少內幕報導，都是在諷刺這件事，這個傢伙要死的話，他要死於意外！」

「他會自殺而死的！」那個救世主吃吃笑着：「這樣如何？」

「是這樣那就最好了！」

「好吧，在我走之前，我會向你報告的！」這個救世主說。

他掛了電話，在機場的餐廳叫了一杯咖啡，喝完了，就離開餐廳，截了一部的士，離開了機場。

「先生，請問你要到那裏去？」那的士司機問，因為，救世主是沒有說出他所要去的地址。

「唔，到西區停車場去吧。」救世主說道：「我有一部車子在那裏！」

的士把他送到了西區停車場。那是一座露天停車場，納角子老虎的，裏面總有二三百部車子停着。

那部的士巳經開走了，那的士司機也相信，這個人是有一部車子在這裏的。

然而，這個人却並不是到這裏來拿他的車子，他是來這裏拿別人的車子。他在那些車子的中間走來走去，找尋着。他在那停車場中繞了兩個圈子，每一部車子都看過了。如果是他自己的車子，是沒有理由會找不到的。

終於，他在一部相當舊的奶白色福特汽車前面停了下來，那一種欵式很普通，滿街都是的車子，如果你開着這樣一部車子走在街上，走不到兩條街，就會碰到同樣一部或者兩部車子的。

他從袋裏掏出了一串鎖匙來，插進這部車子的車門裏，扭動一下。車門沒有開，顯然這條鎖匙是並不適合這度車門的。

他又換了一條鎖匙，仍然是打不開。

試到了第三條鎖匙，門就打開了。他坐進了車中的司機位上，從容不逼地又用他那些鎖匙試着，終於又把車子開動了。

他就把車子開出了停車場。由於這座停車場乃是一座無人管理的停車場，所以是沒有人留意到誰在這裏開走了一部甚麼車子的，許多專業偷車的人，就是專門在這種停車場上打主意。因為太容易了。

這個人開着車子，一面伸手進袋裏，掏出了一份地圖，打開來看着。這是一份這座城市的街道圖，他是不大熟路的，所以就要研究一下這份地圖了。

這份地圖告訴了他所要找的地方，他就把車子開到了這個地方去。那是一塊郊外的空地，有樹林遮着的。車子開到了樹林後面，在路上就看不到它了。

這個人打開他手中那隻箱子，箱子中仍然祇是放着那一綑繩子，但是，當他打開了箱子的夾層，裏面就有另外一件東西了。這件東西，就是二隻汽車的車牌號碼，二片薄薄的鐵片，收在箱子的夾層裏，這當然是容易不過的。

這個人拿着這車牌號碼，下了車，繞到車子後面，打開了車後的行李箱。那裏面是照例有些修車用的工具之類的，其中有幾件，也正合他心目中的用途。

他心目中的用途，自然就是更換車牌號碼了。他把車子原來的車牌號碼拆了下來，而換上了他帶來的那二隻車牌號碼。

這樣，車子就等於改變了主人，即使車子的原主看見了，也不敢肯定說這部車子就是他的。

現在，換了車牌之後，他就可以放心了。即使車子原來的主人看見了這部車子，也不敢馬上就肯定這部車子是他的，而即使車子的原主向警方報失，警方也同樣地要花好一段時間，才能查到這部車子的下落。

這部車子，他是不需要用幾天那麼久的。祇是用一天，充其量兩天吧了。

他又把車子開走了。

× × ×

三個小時之後，李毛正在郊外散步。

他祇是一個人，並沒有和阿梅在一起。現在巳經是黃昏，阿梅巳經上班去了，李毛認為阿梅沒有理由為了他而不上班的，反正她留在家裏，也沒有甚麼事情好做。

這是一片遠離路邊的空地，平坦的，綠草如茵，踏在路面上——一張天然的地毯。在繁雜的都市裏，要找到一個這樣空氣新鮮的地方，是並不容易的。阿梅的家接近郊外，李毛到這裏來散步，却是很容易的。遠遠望向街上，開着車頭燈的車子，如流水一般地來往着。

但是，李毛仍然有着那種奇異的感覺，就像他是正在受到了監視。這種感覺是在他出門口的時候巳經有的。

但是，他看不到甚麼地方可能有人躲起來監視着他。也許，這祇是一種錯覺吧了，他現在是巳陷入了杯弓蛇影的境地中了。他知道這四個人都在計劃取他的命，死神的手每一秒鐘都可能伸過來。

有這種感覺，但李毛並不害怕；他是理直氣壯的。他們要殺他，是他們不對，他要殺他們，他却是對的。

李毛在那草地中間坐了下來，點上了一根香烟，抽吸着。坐在這裏，當然可能有人從遠遠的樹林中或者屋頂上向他放一響冷槍，就把他打死的。但李毛却不怕，而且一想到這個可能性，李毛就微笑了。司馬洛的辦法眞妙，他巳經把事情宣揚了開去，對方就不能夠用槍來殺他了。如果用槍殺死，就不會是意外死亡。

李毛吸着香烟，吸了進去又噴了出來，望着公路上那絡繹不絕地來往着的車頭燈。

忽然，他注意到了有一部正在接近的車子稍為慢了下來。他的香烟在半空中停住了，頸背上的汗毛也微微豎了起來。

接着，這部汽車就離開路邊，駛到了草地上來。一部相當舊，欵式十分普通的白色福特汽車。

開着這部汽車的人，就是那個救世主了。李毛雖然不知道有救世主這個人，但是，他巳經覺得，這部車子的來頭不妙。

他站了起來。那部車子一直駛向他，車頭燈開得高高的，眩着他的眼睛。

李毛的眉頭緊緊地皺了起來，遲疑着。這部車子是要撞死他嗎？但是，怎能開到這草地上來撞死他呢？如果是這樣，那就不算是意外了，一部車子不會離開公路這樣遠而到草地上來意外撞死一個人的。沒有人會相信，這是一件意外。

是司馬洛來了嗎？

也不像。不會是司馬洛。

那部車子，是越駛越近了，而且開始增加速度，馬達的聲音怒吼了起來。

李毛轉身開步就逃。雖然這是不合理的，他也不能吃眼前虧。那部車子怒吼着向他直追過來，車子在草地上半滑着，把草屑推得向後飛揚，但是仍然是開得很快的。

李毛全身冒着冷汗。

（未完・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寧王、衞國公部署奪皇位的陰謀，派陳子滿接任九門提督，楚雲協助，先淸洗佟維雄的親信，派黃新泰去牢獄中暗殺沈鷹，幸未成功，譚王、佟維雄暗中戒備。蕭穆也伺機組織人力拯救沈鷹等人……管一見這邊得到小仙子暗中對北極、南極仙翁下毒，使他們就範釋放皇上和管一見，離開古墓，古逸飄、崔一山接應，一齊向京師進發，此時寧王已計劃偷襲計劃，不敢動用軍隊，想先暗襲皇宮，衞國公認爲內宮有御林軍守衞，不容易得手，最好先解决保皇黨譚王及梅國舅等人，御林軍軍心立即散渙，不攻自破，商議準備直襲梅府……

反戈殺叛王 餘波似未了



宮廷風雲

雙鷹神捕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春寒料峭，晚上更冷。倫從威和蕭穆等已經上炕，忽然蕭獨自炕上跳了起來，道：「倫兄小心，有夜行人至！」

倫從威則抽出藏在枕下的單刀，房門便被敲响：「倫大哥，是我，快開門！」

「古老二！」倫從威將門拉開，道：「老二，你這時候來作甚？」

古柳橋驚喜地道：「老大，城內亂起來了，你們還在睡大覺！」

蕭穆問道：「什麼事亂起來？」

「衞國公府上的人攻打梅府！」

蕭穆喜道：「這就是咱們刧獄的良機了！」

倫從威道：「不等燕雲十八騎麼？」

「不等了，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蕭穆道。

說着住在隣房的白虎和另一個青年也走了過來，聞言即道：「俺現在就去找他們！」

倫從威道：「路上小心，還是來這裏集合！」

倫從威的朋友都住在附近，人很快便到齊，蕭穆道：「大家蒙上面，出發！」

七個人出了四合院，立即向衞國公府邸飛去。街上果然大異平常，吆喝聲和脚步聲不時傳來，看來雙方都在調集人馬。白虎興奮地道：「想不到咱們竟能躬逢其會！」

蕭穆道：「別開腔說話！」他一馬當先，未至街口，忽見外面來了一彪人馬，他連忙揮手止住背後的人。

那彪人馬前面是官兵，中間一位將軍騎着馬，旁邊有幾位漢子保護，蕭穆目光一及，忽然叫道：「司馬四弟！」

話音剛落，只見幾枝長箭射了過來，蕭穆揮動金劍，將箭撥落！原來那位將軍便是張向，司馬城認出蕭穆的那口金劍，連忙喝道：「住手，是自己人！」他向街口竄了過來。

蕭穆問道：「四弟，你們現在準備去那裏？」

司馬城道：「衞國公率人攻打梅府，咱們得訊，正要去解圍，大哥你跟他們去何處！」

「正要乘機殺進衞國公府邸救頭兒！」蕭穆道：「你身邊那位將軍是誰？快介紹與愚兄認識！」

司馬城領着他追上張向，路上將張向的身份介紹了，到了中軍，司馬城大聲叫道：「張將軍，這位是咱大哥蕭穆！」

張向看了他一眼，道：「可是蕭龍衞？你來得正好，快助本將去梅府解圍！」

蕭穆問道：「將軍此刻有多少人？」

「兩百伍拾個精兵！」

「此去梅府，路上必多狙擊，只怕將軍未至梅府，梅府便已失陷了！」

張向道：「叛黨亂軍人人得而誅之，難道要聽由他們胡爲？」

蕭穆急道：「非也，以在下之見，將軍理應繞路去攻打衞國公的府邸，方是上策！」

張向目光一亮。「此是圍魏救趙！」

「不錯！」

張向想了一下，便下令副將帶一百人仍去梅府，自己便率兵繞路去衞國公府邸。蕭穆在路上又獻策：「至衞國公府外，咱們要大張旗鼓，讓衞國公知道，這才可以使他們分兵回救！」

張向笑道：「想不到蕭龍衞竟亦精通兵法！他們知道寧王危險，必會分兵回來，今次若非你提醒，本將一時間也想不到此高策哩！」

蕭穆連忙道：「將軍過謙，此乃所謂旁觀者清也！將軍負責京畿安全，古人云不關心則已，一關心則亂也！」

一路上雖遇到小股的叛軍，但張向這邊氣勢如虹，加上有武林好手相助，擋者披靡，一直殺到衞國公府外！

張向立即下令：「攻門，發烟花！」

蕭穆連忙道：「一百個攻前門，最好用火箭攻！其餘五十個分散在兩側等候命令！」

張向喟然道：「可惜咱們來得匆忙，沒有帶火箭！」

蕭穆立即道：「快下令收集易燃品，如果沒有就脫下衣服紮在箭簇上發射！」

張向在這時候顧不得端架子，大聲道：「蕭龍衞的話，你們都聽見沒有？快照辦！」

「颼颼」幾聲，三枚訊號烟花在半空爆開，將漆黑的蒼穹染紅！

刹那間，衞國公府圍牆後，亦露出許多人頭來，拉弓搭箭，向張向這方射來！張向手下雖然來得匆促，但弓箭盾牌倒是齊備的，於是一邊由盾牌手佈陣在前，掩護後面的弓箭手還擊。

蕭穆向附近望一下，援過一位官兵的弓箭，拉着司馬城向旁邊的一座平房奔去。他倆躍上屋頂，拉弓點火，連發數箭。由于他倆膂力之强，當非那些官兵可比，是以其中有兩根射到廳裏去，還有幾根射在樹上。

蕭穆道：「兩側比較近，四弟，你去叫張將軍傳令，兩側的弓箭手發火箭，府內的房舍起了火，便好辦了！」

司馬城即長身躍下，向張向傳述蕭穆的意見，不料張向笑道：「本將早已下令了，前門的只用普通箭矢，兩側門用火箭，只是本將有點不明白，爲何蕭龍衞不顧後門？」

司馬城也不知道，只好含糊地道：「也許蕭大哥，故意要留一個缺口。引他們出來吧！」

說話間，蕭穆因箭用罄，重新回來，對張向道：「將軍，咱們負責由後面攻進去，你請小心他們的『回馬槍』！」

張向道：「若能解了梅府的圍，本將犧牲也值得，蕭龍衞請你小心，若果你能夠潛進去，最好生擒寧王，如此則大功告成！」

蕭穆道：「這個自然！」他立即領人繞路奔向後門。衞國公府後一片漆黑，有點異常，蕭穆心頭一沉，忙道：「頭兒被囚在後花園的地牢裏，看此情況他們好像有埋伏，大家小心！」

倫從威道：「咱們一共是十個人，就分成兩組進去吧！」

蕭穆叫司馬城和倫從威指揮另一組，自己帶領四個人，首先向後牆迫去。他第一個飛越後牆，雙脚剛落地，黑暗中便响起一個兵刃破空聲！

蕭穆聽聲辨位，金劍一舉，格開一柄鬼頭刀，立即換了個方位，果然又讓開一柄斧頭！

蕭穆心急救人，金劍反手刺出，「噗」的一聲，刺着那個持斧頭的，與此同時，那柄鬼頭刀又砍了過來，但商衞亦已越牆而到，替蕭穆接過那一刀！

後花園忽然亮起幾盞風燈來，蕭穆回頭一望，自己這一組的人已全部進來，跟對方的侍衞惡鬥，而對方竟有二十多個人，看情況武功都不弱！他恐怕白虎他們沒

法支持太久，便發出一道尖嘯！

嘯聲未落，他已向一個三角眼的老漢撲過去，那老漢冷笑一聲：「老夫們早料到你們會來救沈鷹了！現在叫你們來得去不得！」

蕭穆一向沉默寡言，在此情況，更不打話，舞起金劍，一口氣攻了七招，招招都指向對方的要害！

那老者功力雖深，但只憑一雙肉掌，應付頗難，不由退了幾步，蕭穆估計對手是這干人的頭目之一，鍥而不捨，對方退、他便進，攻勢不竭！

沈鷹手下數蕭穆的武功最高，歸隱之後，他不但比別人用功，而且最爲專注，此刻比往日更勝兩籌！那老者是黑道上的一位高手，姓名甚怪，叫辰土，外號「毒蛇」，向在關外活動，此次是隨楚雲進京的！

蕭穆連攻二十七招，只聞「嗤」的一聲響，劍尖劃破辰土的左上臂，辰土身子半斜，右手忽然翻起，向蕭穆的金劍拍過去！

蕭穆變招極快，不讓對方手掌觸及，手臂橫挪，金劍攻刺對方小腹！

辰土身子已半扭，沒法再閃動，只好仰天跌落地上，向旁滾開，右掌向上一揚，發出一團梅花針來！

蕭穆見那些梅花針在燈光下，發出藍芒，知道有毒，不敢怠慢，振衣飛起，臉尖落在一座假山上，向另一個侍衞撲去！

那侍衞一聞風聲，急忙回身劈出一刀，將劍擋開，蕭穆左脚蹴起，踢在其後腰上！

這一脚力量頗大，把那侍衞踢得向前蹌蹬，撞着前面的一位同伴。他同伴意不及此，只道來的是敵人，手肘向後一桶，槍杆戮在他心窩上！他這樣一來，却給葛根生一個機會，只見他長棍過處，但聞「啪」的一聲，那侍衞的腦袋已經開花！

此時，司馬城那一組的人也都翻進牆來，雙方展開混戰，蕭穆見己方人少，不宜久戰，是以先放棄强手，連殺兩三個侍衞，減輕己方壓力。

司馬城也抱定此宗旨，先棟軟的吃。他家傳的「百步神拳」名震武林，可惜他內功修爲尚未足，因此難以發揮威力。歸隱之後，沈鷹特別敎他一套短槍之法，不過司馬城却不大肯用，但此刻不比尋常，只好取出來應用。他一連扎死兩個侍衞，才遇上一位使九節鞭的高手，雙方立即展開鏖戰！

辰土自地上跳了上來，環顧一下戰場，他爲人陰險，不再急于動手，悄悄跟在蕭穆背後，當蕭穆的金劍刺進一位侍衞的背心，正想拔出金劍時，才驟然發出三柄小飛刀。

那三柄飛刀比一般的旣小且薄，成品字形向蕭穆背後飛去！

由于體積小，發出的聲音也比較輕微，待得蕭穆發覺時，已來不及撥劍擋格，只好棄劍橫掠七尺！

不料這種暗器叫做「迴風奪命刀」，蕭穆身子橫掠，衣袂難免拂動，產生一股氣流，那三柄飛刀隨風而動，忽然凌空拐了個彎，仍向蕭穆射去！

蕭穆虞不及此，待他發覺時，飛刀離他不過尺餘，他驚詫之餘，不及細思，拔空而上！

那三柄飛刀「呼」的一聲，也向上飛去，蕭穆亡魂喪胆，凌空打了個觔斗翻落地上！

這次飛刀力道已盡，筆直跌落地上！但蕭穆雙脚未站定，辰土已自他背後襲至，只見他雙掌黑黝黝，挾着兩股陰風，一望便知練了毒掌！

蕭穆爲人木訥，但却機智無比，不閃不避，脚步微一用力，向前竄去！

辰土喝道：「那裏逃！」蕭穆繞過一座假山，回頭見他雙掌有異，不敢硬接，去找自己的兵刄！

辰土緊跟不捨，也繞過假山，忽然他大叫一聲，反手發出一掌！「啪」的一聲，他手掌拍在假山上，碎石四濺！只見假山後飛起一道黑影，消逝在黑暗中！

蕭穆抽出金劍來，見辰土彎腰踣地，後背釘着兩柄飛刀！而那兩柄飛刀，赫然就是「迴風奪命刀」！

蕭穆心中奇怪，但無暇思索，揮劍又殺死一個侍衞，在四周走動起來，找尋地牢的入口。忽然樹後有人向他揮手，蕭穆緩緩走前，問道：「閣下是誰？」

「是友非敵，不必多問！」

蕭穆見他身穿黑衣黑褲，臉上綁着一塊手絹，心頭一動，忖道：「莫非那老怪是死在他手中的！」當下問道：「閣下有何指敎？」

「你可是來救沈鷹的？」

「不錯！」蕭穆倒抱劍拱手道：「閣下如果知道敝上被囚之所，尚盼指點！」

蒙面客道：「你到那座最高的假山去，入口就在那裏，小心假山內有人，你先將人引出來！」他言畢又縮回花樹叢中。

蕭穆懷着半信半疑的心情，奔向那座假山，只見那假山高逾一丈，十分巨大，假山有洞，他冷笑一聲：「龜縮在裏面，未免胆小！」

假山之內沒人應話，蕭穆心中想道：「莫非那人騙我的？」當下橫劍胸前，慢慢走過去。忽然假山洞裏飛出一蓬鐵蓮子來，蕭穆連忙向旁掠開，只見裏面鑽出兩個侍衞來！」

蕭穆也不打話，揮劍殺回去，那兩位侍衞武功頗高，蕭穆以一敵二，却佔不到一絲便宜，蕭穆十分焦急，偷眼一瞧，司馬城那邊沒有進展，又恐衞國公手下叛軍大舉回來，更爲憂慮！

那兩個侍衞一左一右，將他緊緊圍住，不讓他越雷池一步，那蒙面客忽然出現，揮劍向其中一位侍衞刺去！

那侍衞反應也快，回身抬刀一格，蒙面客叫道：「快削他後肩！」

蕭穆微微一怔，那侍衞下意識轉頭向後望去，蒙面客左手一揚，又發出一把「迴風奪命刀」，射進其大腿！這是他聰明的地方，因爲射上身對方容易聽見風聲，但射下盤，離雙耳較遠，加上喊殺之聲四起，那侍衞毫無所覺，直至讓飛刀射進大腿才跳了起來！

可是他剛跳起，便「咕咚」一聲，跌倒地上！蒙面客立即轉身走到假山前，在上面拍動幾下，再用力一推，那座假山便被他推開，露出一個洞來！

此刻蕭穆也殺退那個侍衞趕了過來，蒙面客道：「沈鷹及皇甫雪都在下面……」蕭穆不待他說罷已首先跳了下去。

蕭穆雙脚落在石級，才醒起一事來，問道：「多謝閣下指敎，請將大名見告，日後蕭某也好回答！」

「快去救人，我替你守住洞口！」蒙面人說道：「下面還有兩位高手，你得小心！」

蕭穆又謝了一聲，然後走下石級，只見下面站着兩位醜陋的老漢。蕭穆見他們淵停嶽峙，心頭一凜，抱拳道：「兩位前輩，何必甘心爲奴，替叛黨看守牢獄？請行個方便，日後必有所報！」

孔忠桀桀一笑，道：「小子，先報上名來！」

「在下蕭穆！」

「可是沈鷹的手下？」

「不錯！」

孔忠與孔義忽然大笑起來：「你來得正好！」

× × ×

衞國公大舉進攻，雖行偷襲，但梅府的防衞森嚴，幾番進攻都被打退，寧王大怒：「小小的一座梅府也攻不下，眞是飯桶！」

楚雲道：「千歲不用愁，他們現在只靠箭矢抵禦，時間一久，便無足以恃！」

寧王轉憂爲喜：「楚壯士說得有理，叫他們上前搦戰，引對方發箭！」

陳子滿忙道：「千歲，如此咱們這邊會增加傷亡數目！」

「廢話！」寧王冷冷地道：「豈不聞一將功成萬骨枯？死些人有什麼打緊？快些去調集人馬，天亮之前，一定要攻下梅府！」

衞國公道：「先將後衞調上來，讓前鋒休息一下！」

楚雲搖頭道：「不好，讓疲兵消耗對方的箭矢，後衞養精蓄銳，阻擋對方的援兵！」

寧王笑道：「楚壯士眞神人也，孤王登基之後，就封你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楚雲忙謝恩，親自上前督戰。半晌又回來對寧王道：「千歲，對方的箭矢已較前疏落，再過一陣，草民即率一批人先攻進去，內應外合，攻破梅府不過是彈指間事！」

寧王道：「有壯士行軍佈陣，孤王儘可放心，早知也不必親自來督戰了！」

「非也，有千歲在此，三軍自然肯用命！」

忽然有軍士來報，張向引兵攻打衞國公府邸，寧王大怒，衞國公大驚失色，楚雲却大笑起來。衞國公道：「楚壯士因何發笑？」

「我笑張向用錯『圍魏救趙』之策，他以爲千歲留在衞國公府內，他派兵圍困，便可解梅府之危！哈哈……」楚雲躊躇滿志地道：「千歲如今該知草民堅持要您來督戰的原因吧！」

寧王道：「楚壯士之能直比諸葛亮、劉伯溫！孤何愁不能登基！」心中却想道：「幸虧他自己要求孤賜他一個武林盟主的虛銜。他如此英明，要是留在朝廷，孤可寢食難安了！」

衞國公道：「千歲，臣一家老少全在府內，乞請千歲派一隊軍士去解圍。」

寧王道：「此乃婦人之仁，不得調動一兵一卒！」

楚雲問道：「張向帶多少人攻府？」答稱百餘二百人，楚雲笑道：「衞國公無須担憂，府內的防衞大可抵禦！」

衞國公道：「楚壯士有所不知，這張向是員悍將，十分厲害！」

楚雲道：「不管他有多大厲害，一時三刻之內，也攻不下，說不定咱們活捉譚王和梅國舅之後，他們尚在吃『閉門羹』哩！」

衞國公苦着臉道：「但願如此！」現在輪到他大力督戰了，楚雲借此機會挑選精兵，準備翻牆進府。

× × ×

衞國公一開始進攻，梅府內的人便十分緊張，尤其是梅國舅，更似面臨末日，佟維雄走出走入，忙着指揮侍衞抵禦，倒是譚王表現得最鎭定，不斷安慰諸大臣。

顧太師豎起拇指讚道：「譚千歲，今日老臣方知千歲是人中之龍，此實乃國家之福！」人中之龍，敢情顧太師已立定主意，假如天子不能回來，便改立譚王爲君皇！

譚王道：「所謂邪不勝正，只要大家鎭定應付，一定可以穩如泰山！」

佟維雄道：「臣已派人去通知張將軍了！」

梅國舅驚慌地道：「只怕去通知張將軍的人，沒法突破重圍！」

佟維雄笑道：「下官早有準備，他是住在附近，叛軍一到，下官即令人發射信號烟花，料不久之後，援兵即至。」

羣臣聽後，心頭方稍安，譚王自始至終，端坐在大廳的太師椅上，他左右各立着一位保鏢，一望便知是武林高手。

俄頃，侍衞來報稱，府內貯存的箭矢，已將用罄，佟維雄一邊叫人收拾外面射進來的箭，一面又命令衞兵不得浪費。

雙方僵持了將近一個時辰，互有傷亡，但比對之下，叛軍傷亡的程度較爲嚴重。顧太師與梅國舅盼的援兵尚未至，心頭又再揪緊。

忽又有衞兵來報：「啓禀大人，小的剛才在屋頂上看見衞國公府上空有信號烟花！」

佟維雄道：「張將軍施『圍魏救趙』之策？妙！如此一來，不怕衞國公不退兵！再去打探！」可是外面的叛軍並未退。

不久衞兵又來報：「佟大人，叛軍之中，有些武林高手跳進後院！」

佟維雄大吃一驚，急道：「立即圍住他們，絕不能讓他們打開大門！調一隊弓箭手來大廳，保護千歲爺！」

不過兩盞茶工夫，衞兵又來報：「佟大人，後門又守不住了，叛軍大量湧入，請即定奪！」

此言一出，廳上羣臣齊都「啊」地驚呼起來。譚王大聲喝道：「嚷什麼？爲朝廷捐軀乃本份，誰再驚慌失措，即替孤斬首！」

佟維雄抽出佩劍守立譚王身前，道：「千歲放心，只要臣一息尚存，便不敎他們損你一根毫毛！」

中極殿大學士心中暗道：「千軍萬馬尚且抵擋不住，你一個人濟得什麼事？」

剎那間，只聽前後院慘呼和喊殺之聲，不絕於耳，不過頃刻間的事，前門也被叛軍打開，只見一簇人馬擁着幾位躊躇滿志的大人物進來，正中那位正是寧王，左邊衛國公，右邊是滿身浴血的楚雲！背後還有一羣狐黨。

自譚王以下，站在廳上呆如木鷄，喊殺聲和慘號聲，也在此刻突然靜止。

寧王哈哈笑道：「二哥，你如今尚有何話可說？」

譚王離座長身，沉聲道：「虧你還有臉來見我！」

寧王又是一陣大笑。「二哥此理教人難明！所謂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如今小弟是勝利者，你是失敗者，沒臉見人的，該是你！」

譚王冷冷地說道：「謀害兄長，簒奪皇位，你不愧對列祖列宗、也愧對天下百姓！」

寧王冷哼一聲：「廢話！用不着你來教訓我！朝廷在孤統治之下，國勢將比前更强，百姓自會擁戴我！二哥，念在你我一塲兄弟情義上，孤給你一個全屍吧！來人，送一條白綾與他！」

譚王喝道：「不用！」

寧王冷笑道：「二哥你要擧劍自刎，小弟也不反對！」

「身爲皇族，面對叛黨，只能戰死，不能受辱！」

寧王怒道：「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楚壯士，替孤將他活捉過來！」

廳上的弓箭手都把弓箭擧起，寧王這邊先發制人，萬箭齊發，雙方先來一次箭戰。衛國公擁着寧王退後，對面射過來的箭，自有人替他們擋格。

譚王那邊因爲人少箭弱，很快便倒下一大堆屍體，寧王大笑：「二哥，待小弟送你的終後，便揮軍直迫皇宮，天亮之後，孤巳坐在金鑾殿上的龍椅了！」

陳子滿走前一步，取代楚雲的位置，楚雲十分落力，立在盾牌手後面，親自彎弓搭箭，他連珠彈發，幾乎毫不落空。

陳子滿道：「譚王，佟維雄你們如果投降，如今還來得及！」

譚王喝道：「誰能殺死此獠者，賞黃金百兩！」

寧王大笑：「誰能殺死譚王賞黃金千兩，自佟維雄以下者，賞黃金二百兩，楚壯士你要努力發財！」

寧王這邊的人，一聞此語，鬥志更盛，吆喝之聲，直冲牛斗，更有些人冒死衝前，大廳上羣臣都嚇得渾身亂顫，連話也說不出來！

× × ×

蕭穆見那兩個老頭仰頭大笑，心中暗自戒備，只聽孔忠倏地止住笑聲，問道：「你帶來多少人？」

蕭穆不知他說此話是什麼意思，難以回答，孔義連道：「快說，時間緊迫！」

蕭穆只好道：「前面和左右兩側都已被張向將軍包圍了，後院連在下則只有十個人！」

孔義看了乃兄一眼，道：「只張向的軍隊，濟得了什麼事，你們簡直是以卵擊石！」

「非也，衛國公帶兵去攻打梅府，此刻上面的人並不多，兩位前輩雖然神勇，但稍候大軍一至，兩位也守不住！」

孔忠大叫一聲：「眞的如此？」

蕭穆揚一揚劍，道：「兩位如果不相信，大可以上去看看！」

孔忠又問：「寧王在上面麼？他身旁的保鏢有多少個？」

「攻打梅府，槍林箭雨，寧王自然不會去，至於他身旁有多少個保鏢，在下就不知道了！」

孔忠道：「老二，你看着他！」他轉身向內走去。

蕭穆只道他要去殺沈鷹，心頭大急，猛喝一聲，揮劍向孔義刺去。

孔義使一枝判官筆，只見他翻筆將劍擋開，蕭穆情急之下，振腕翻劍再攻，同時大聲叫道：「四弟快來！」

孔義一步不退，見招解招，才說道：「傻小子，你胡叫什麼？家兄又不是要去殺沈鷹，眞要殺他，你現在喚人，也來不及！」

「那他進去作甚？」

孔義判官筆忽然自其劍底透進，向蕭穆胸前的「華蓋穴」戳去。這一招使來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蕭穆 不及擋架，只好退後兩步。

孔義並不迫前，只是說道：「你且聽！」

只聽孔忠對鐵柵內的沈鷹道：「沈鷹，老夫如今可以放你出來，不過你要答應老夫一個條件！」

沈鷹淡淡地道：「你的條件一定十分苛刻，也罷，且說來聽聽！」

「老夫放你出去，你帮老夫趕開寧王身邊的保鏢！」

沈鷹一怔，訝然問道：「你跟寧王的保鏢有仇？」

「不是，寧王殺死老夫的兒子和媳婦，使老夫絕後，老夫恨不得生啖其肉！」

沈鷹恍然道：「你們爲了報仇，所以屈身守牢？」

「寧王府那裏咱們是混不進去的，又知衛國公素來與他有來往，老夫與舍弟便投到此處，詐稱在江湖樹敵太多，投身官邸避難！」

「老夫可否先知悉大名？」

「果然不愧是神捕，老夫眞姓名乃裴鵬，舍弟乃裴雁！」

沈鷹道：「原來是名震一時的『左右判官』裴氏昆仲，難怪幾年來都聽不到令昆仲之消息！好吧，老夫答應你，不過老夫也有一個小小的條件！」

蕭穆大聲道：「頭兒，時機緊迫！」

沈鷹道：「你們要殺寧王，老夫不反對，但爲了避免麻煩，最好等老夫不在之時才下手！」

裴鵬立即掏出鑰匙，將鐵柵打開，道：「此非問題！」他忙又替沈鷹及皇甫雪打開鐵鍊。這幾天，黃新泰偷偷送了金創藥給皇甫雪，經過幾天的休養，皇甫雪巳能走動。

蕭穆一見沈鷹出來，大喜道：「頭兒快上去，上面吃緊得很！」他首先跳上去，只見那位黑衣蒙面漢正守在洞口，以一

敵三，身上巳中了幾刀。

蕭穆立即揮劍加入戰圍，道：「多謝閣下相助，大恩不敢言謝，請將姓名見告，日後也好答謝！」

蒙面客不答反問，道：「你救了沈鷹沒有？」

話音剛落，沈鷹巳躍上地面，聞言道：「你是黃新泰？好，老夫記下了！」

他被囚禁了數天，一股怨氣，全發洩了出來，跳到黃新泰身旁，只見他手脚齊施，只六招，便解決了兩位衙府的侍衞！

此刻倫從威的幾位弟兄都受重傷，黃新泰與蕭穆立即殺了過去，沈鷹和裴氏兄弟見人便殺，剎那間，後花園巳添了八九具屍體！

司馬城和葛根生等見到沈鷹都歡呼一聲，鬥志陡增，似增加了不少氣力，那些衙府侍衞見狀都向內堂退去。說時遲，那時快，屋頂忽然衝起一股濃烟，驚呼聲和哭啼聲，此起彼落！

蕭穆喜道：「張將軍攻進來了！」

只見後窗跳出一個僕人模樣的青年，古柳橋叫道：「表弟，裏面情況怎樣？」

那青年飛奔過來，道：「外面兵馬攻不進來，俺等不及了，先放了一把火！」

裴鵬急問：「寧王住在那裏？」

黃新泰接道：「寧王親自督軍攻打梅莊！」

蕭穆大吃一驚，叫道：「哎唷，不好啦！咱們錯施『圍魏救趙』之計了！譚王危矣！」

裴鵬尖嘯一聲：「快去梅府！」他與乃弟首先飛了出去，沈鷹也知危急，急忙緊跟其後。

蕭穆忙對司馬城道：「四弟，你趕快報知張將軍，叫他率兵趕去梅府！其他人都跟我走！」

× × ×

管一見等人馬不離鞍，一口氣趕至潼關，衆人曉行夜宿，雖然辛苦，尤其是天子，他幾曾如此勞碌過？但他仍不斷催促，管一見自然了解他的心情，何況自己責任在身，也恨不得立即趕到京師。

他們剛進潼關，便遇到高天翅及風火輪。

管一見大喜：「你們來得正好，老夫正愁人手不足！」

天子却問：「高卿家，可知京師近日的動態麼？」

高天翅道：「皇上失踪之事，地方百官都巳知道，聽說地方將領蠢蠢欲動！」

天子又驚又怒：「眞是豈有此理，朕離開幾天，他們就想造反？高卿家可知要造反的是那幾個叛逆？」

高天翅道：「這個草民也只是聽說而巳，沒有確實的消息。」

管一見接問：「沈鷹巳進京師？朝內沒有大事發生？」他雖沒明說，但其他人都明白話中之意是指有沒有新君登基。

高天翅道：「沒有消息，但應該還平靜！」

管一見這才稍爲安心，天子忙說道：「管卿家，你快派人傳附近的官兵來保護朕。」

管一見道：「不可，我有把握將皇上平安地送進京師，假如用軍隊保護，消息傳到京師，只會迫叛黨提早造反！」

天子嘆了一口氣，道：「如今朕也沒了主意，就由你決定吧！」

管一見立卽說道：「咱們先到洛陽城再說！」

他們又走了兩天才到達洛陽城。管一見選了一家乾淨的客棧，悉數進店歇宿。管一見和高天翅與天子同房，夏雷、黃柏志在左邊，右邊的是端木盛和馮曉年，其他人則住在對面，將天子包圍着。

管一見進店之後，拉着小仙子到一旁，輕聲交代她幾句。小仙女笑嘻嘻地道：「我早就有此打算了！」

管一見於是吩咐小二備熱湯給天子洗澡，由於天子衣着破舊，他又派人去買些成衣，而馬匹因爲連番奔馳，體力衰竭，是以又令手下拉去販賣，再買一批新的。

他佈置好一切，兩極仙翁便苦着臉來找他了，管一見說道：「兩位放心，老夫在路上還要仰仗你們，小妞，快給他倆解藥！」

小仙子道：「我給他們藥吃，他們也不敢吃！」

南極仙翁道：「若是解藥，爲何不敢吃？」

小仙子拿出兩份藥丸來，每份各有兩顆，不同顏色，道：「你們不怕的話，那就拿去吃吧，最好用酒送服！」

北極仙翁問道：「如何服法？」

「先服黃色的，再服黑色的。最好相隔半個時辰，如果能夠在服後再運功化開藥物，效果最佳。」

「爲何有兩顆？」

小仙子冷冷地道：「你大可以只服一顆！」說着扭身回房找黃鶯去了。

北極仙翁向管一見謝了一番，道：「管兄一諾千金，老夫十分佩服！青山綠水，後會有期！」

管一見道：「兩位何不先服了解藥再上路？老夫絕不會勉强兩位？」

南極仙翁道：「不必了，咱們在路上再服也未遲！」

管一見道：「兩位離開之後再回來，可就有點不大方便！」

北極仙翁臉色微微一變，忙道：「師兄，管兄既然如此關心咱們，便聽他的話！」他拉着南極仙翁回房。

南極仙翁道：「師弟，他們人多，萬一反臉，可不是好玩的事，你爲何還肯留下來！」

「管一見話中有話，難道你聽不出來？」北極仙翁冷冷地道：「哼，那小妖女十分奸狡，咱們就故意先服黑的，再服黃的！」

南極仙翁道：「師弟，你不怕這會弄巧反拙？」

「他顧忌自己的聲譽，相信不會毒斃咱們！」

「那師弟爲何不按照那妖女的吩咐服藥？」

「嘿嘿，她的詭計小弟才不會上當！」北極仙翁首先將黑色的藥丸吞下去，再喝了兩三口烈酒。南極仙翁見狀也把藥丸吞下，兩人都盤膝坐在床上運功。

過了半晌，北極仙翁額頭爆汗，臉色大變，叫道：「這小妖女果然使詐！」

南極仙翁臉色也如白紙，道：「快去找她！」

話音剛落，房門上被人震開，進來的正是小仙子，背後還跟着黃鶯，小仙子入房，目光便落在桌上的藥丸，他冷冷地道：「誰說姑奶奶使詐！我叫你先服黃色的，爲何你們先服黑色的？哼，這叫做聰明反被聰明誤！」

南極道：「小妖女，你明明使詐，還說風涼話？」

小仙子道：「姑奶奶如果使詐，爲何不叫你們先服黑色的？」

南極仙翁一時語塞，北極仙翁忙問：「請姑娘……咳咳，不知現在咱們服錯了藥，會有什麼後果？」

「催促原有體內的毒性，一對時辰之後，兩位數十年的修爲，便都要化爲烏有了！」

二極仙翁臉色更是難看，南極仙翁不敢嘴硬，柔聲的道：「姑娘大量，請指一條明路，給咱們兄弟走，敝師兄弟感激不盡！」

小仙子嘆了一口氣，道：「也許這是天意，我也無能爲力！」

南極仙翁從床上躍了下來，欲向小仙子撲去，小仙子不慌不忙地道：「兩位再不服吃『黃丸』，可就來不及了。」她抄起桌上的藥丸向二極仙翁拋去。

兩極仙翁伸手接過，立即投進口裏咀嚼，然後和酒嚥下。北極仙翁道：「姑娘剛才說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如今兩位最好立即運功，幸虧我早料到你會自作聰明，過來看看，否則，哼！」小仙子拉着黃鶯，道：「黃姐姐，咱們回去吧！」黃鶯出去時，順手將房門拉上。

兩極仙翁運行了六個大周天，體內的異狀才逐漸消失。南極仙翁噓了一口氣，道：「想不到這小妖女，這次竟然這般好商量！」

「哼，只怕未必。你忘記她剛才那句話麼？」北極仙翁伸掌在床緣上一拍，咬牙道：「想不到老夫一世英明，却連番敗在這黃毛丫頭手上！」

南極仙翁忍不住埋怨地道：「都是你自作聰明，要不何會弄至此地步！」

北極仙翁冷笑一聲：「你別相信她，說不定先服黃丸跟先服黑丸，後果都是一樣！」

南極仙翁悻悻然地道：「如今怎辦？愚兄可不去求她，事情是你弄出來的，總得由你解決！」

「小弟去求她，也許只能求到一份解藥，去不去由得你！」北極仙翁言畢開門出去，他找到小仙子的房間，伸手拍門。

還未待他開腔，小仙子的聲音巳自房內傳出來，道：「你們是來問我，把服藥的次序弄錯後，會有什麼後果麼？告訴你們，如今只能暫時抑制藥性，半個月後還會發作，一發作，兩位便跟廢人沒有兩樣的了！」

北極仙翁沉住氣，說道：「姑娘可以高抬貴手，放過老朽麼？老朽將來必有所報！」

「當然可以，但要到京師之後，姑娘才會將解藥方，告訴你們，兩位好自爲之吧！」

北極仙翁心中將小仙子的祖宗都罵遍了，但嘴上仍恭敬地說道：「多謝姑娘，希望姑娘下次不要再爲難老朽，則老朽幸甚！」

小仙子格格大笑：「北極仙翁，你要跟姑奶奶比心智，還差一截哩！乖乖回房睡覺吧，姑奶奶先洗澡，沒空跟你們聊天！」言畢又是一陣大笑。兩極仙翁沒奈何只得懷着一肚子氣回房。

管一見洗了澡之後，便對風火輪道：「你明天一早獨自上路去京師，找佟大人及沈鷹，把皇上平安回來的消息告訴他們，老夫隨後即至！記着，路上可要小心！這消息也不許告訴別人！」

× × ×

管一見萬沒料到，當他護送天子進洛陽時，巳爲當地的知府得悉，立即修書，連夜派人報上京師。

× × ×

譚王重賞的諾言剛出，他身旁的兩位保鏢立卽走前，親自挽弓搭箭，瞄向寧王。楚雲連忙回頭，道：「大家小心保護主上！」

話音剛落，「颼颼」兩聲，兩枝長箭離弦直取寧王。寧王身前的侍衛立即舉起盾牌掩護他，就在此刻，陳子滿忽然踏前半步，將寧王身前的一個侍衛向旁一推，道：「小心一點！」

那侍衛虞不及此，身子滑開尺餘，「颼」的一聲，其中一根長箭便自他頭側射過去！

寧王大笑未止，驀見長箭射至，臉色大變，情急之下，向陳子滿靠去，但陳子滿早提防及此，雙脚站得穩穩的。說時遲，那時快，「噗」的一聲，那根長箭由寧王的肩下射進，箭簇由後面透出！

變生肘腋，旁人都是一愣，不知如何應付，忽見蘇振邦抽出佩劍，「刷」的一聲斬了過去。長劍過處，寧王一顆腦袋巳跌了下來，鮮血泉湧！

人叢中也不知是誰喊了一聲：「寧千歲死了！」

衛國公轉過頭來，蘇振邦長劍巳架在他後頸上，喝道：「別動！」陳子滿也扭住衛國公，叫道，「大家停手！」

他叫聲雖响，但在此喊殺震天的場合，只有旁邊的幾個人聽見，都暫停下手，譚王在廳上却看得清楚，哈哈笑道：「你們的主子巳死，還替他賣什麼命！」

楚雲這才轉頭望去，見狀面色大變，忽然搶過手下一柄劍，向陳子滿撲去！

陳子滿大驚，呼叫道：「譚千歲快救臣！」

不料楚雲雙脚倏地一頓，身子彈高，凌空一個觔斗，改向大廳撲去！

譚王笑聲不絕，他兩位保鏢再度發箭，這次射的自然是射向楚雲！

楚雲運勁手臂，揮劍將箭格落，只覺虎口隱隱發痲，心中一懍，忖道：「怎地譚王身邊有此高手，寧王那邊竟無人知道？」當下知道殺不了譚王，立即翻落地上，叫道：「大家不要氣餒，繼續攻擊，咱們還未輸，不殺死他們，大家今後都沒安樂日子過！」

譚王笑道：「主子巳死，你們就算殺

死孤王，也沒有什麼實際好處！聽着，現在棄甲投降，孤王便放你們一條生路！」

楚雲道：「千萬不可聽他的！殺死他咱們才能全身而退，三千營及五軍營大軍一到！他們便死無葬身之地！死了寧王，咱們可以推舉別人爲王！」

譚王冷冷地道：「楚雲自己想做皇帝，所以要你們賣命，誰殺死他，便賞黃金兩千兩，官封伯爵！」

這個條件十分誘人，有幾位侍衛立即衝向楚雲，楚雲心頭一驚，知道今日己方巳功虧一簣，萬沒料到萬世功業，却敗在陳子滿及蘇振邦的手上，他長嘆一聲，又向陳子滿及蘇振邦迫去。

蘇振邦吃驚地，說道：「楚兄弟，你肯投降的，下官一定求譚千歲放你一條生路！」

衛國公哀叫地道：「楚壯士，快救救我！」

譚王笑道：「蘇大人跟陳大人棄暗投明，孤王十分高興，他日朝廷必有重賞，至於楚雲……嘿嘿，殺！」他向身旁的兩個侍衛打了個眼色，那兩人又挽弓搭箭向楚雲射去！

楚雲忽然向旁掠去，鑽入人羣，那兩根長箭向陳子滿等飛去！

陳子滿急忙舉箭擋格，可是他這個羸弱文官，又怎格得開由武林高手射出來的箭，「噗噗」兩聲，那兩根箭全射進他胸膛，他身子如洩氣的皮球，緩緩倒下，雙眼滿是怨色，叫道：「譚王，你好毒辣……」話未畢巳氣絕。

譚王失聲叫道：「你倆怎會錯殺忠良？還不將功贖罪？」那兩個侍衛立即撲下去。

蘇振邦十分聰明，他一直把衛國公擋在身前，道：「千歲請下令他們小心，不要讓流矢殺了他，此獠是個活人證，對千歲大有用處。」

佟維雄立即代譚王下令，此刻楚雲巳帶人退出梅府，判軍主帥巳亡，士無鬥志，退兵如同潮水，一齊向大門湧去，擠迫間有不少人被推倒地上，被後上的人踩死，而後面的人很多也死在譚王手下的弓箭中。

佟維雄正要揮兵乘勢掩殺，顧太師及一干大學士齊聲說道：「佟大人，强寇莫追！」

佟維雄道：「不先殺一殺他們的銳氣，待他們定下神來，就會反攻，屆時又危險了。」

顧太師道：「他們巳經羣龍無首，怎還敢造反！」

佟維雄道：「如今他們巳騎上虎背，只能繼續反下去。寧王與衛國公死了，還可以推選別人！」

譚王道：「佟卿家所說乃至理，此事便由他處理！」

蘇振邦巳推着衛國公上來，跪下道：「臣蘇振邦，叩見千歲。」

譚王冷笑一聲：「蘇振邦，你朝三暮四，還有臉來見孤！」

蘇振邦忙道：「千歲冤枉，小民是因家人落在他們手中，所以不得不跟他們暗通欵曲，心中早巳打定主意，一有機會便要爲朝廷立功！小民可沒有做過一件不利朝廷的事！」

衛國公朝他唾了一口涎沫，罵道：「蘇振邦，老夫瞎了眼才會相信你！」

蘇振邦舉袖拭面，冷冷地道：「你如果不是瞎了眼，又怎會勸寧王造反。」

衛國公大笑：「難怪你，樹倒猢猻散，你自然要反戈一擊了！」

蘇振邦道：「笑話，剛才蘇某如不將寧王授首，如今也不是這個局面。」

「你說沒有做過一件對朝廷不利的事，是誰策劃擄刦皇上的，是誰囚住管一見的！」

「擄刦皇上之事，是你下的命令，我妻兒在你手中，不得不聽令，我對皇上可客氣得很，沒動過他一根毫毛！」蘇振邦侃侃而言：「至於管一見他如今可不是朝廷命官！」

顧太師道：「但你應知道他正爲朝廷辦事，找尋皇上的下落！」

蘇振邦嘆了一口氣，道：「蘇某自然知道，所以只將他囚禁，沒有立即殺死他，須知當時蘇某只須放毒氣進機關，他跟他那些手下，非立即氣絕不可！」

衛國公冷笑一聲：「毒蛇跟餓鷲，還不是一樣？」

蘇振邦道：「大有分別，一則放毒，管神捕便毫無生機，把其困住，管一見尚有機會逃生，二則沈鷹被你們囚禁之後，蘇某還暗中着人送藥給他跟皇甫雪，蘇某若非一早打定爲朝廷效力的主意，又怎會如此。」

衛國公道：「現在你便不怕妻子和兒子會被殺了麼？」

蘇振邦轉頭道：「千歲，說眞的，小民屈敵固然是家人落在他們手中，二來也希望藉此混進叛黨裏，找尋良機反戈一擊，如此總比白白犧牲好得多！」

廳裏的人聽了他的話都仍半信半疑，但剛才蘇振邦反應極快，一劍斬落寧王首級，制服衛國公，一氣呵成，似是早有準備，因此也很多人接受他的解釋，譚王道：「孤如今無暇跟你計較這些，但你總算立了大功，孤素來恩怨分明，當不會難爲你，你便留下來吧，時機成熟，孤自會着人去救你的家小。」

蘇振邦叩頭如搗蒜，道：「千歲寬宏大量，四海難及，英明神武宇內無人可及，小民感恩不盡。」

譚王道：「你不用拍孤之馬屁，暫時便恢復你的原官職吧，待皇兄回來之後，再請他定奪！」

蘇振邦又獻了一大篇諂辭，然後道：「多謝千歲，但臣還有一事啓奏。」

譚王有點不奈煩地道：「你還有什麼事？」

「千歲，所謂國不可一日無君，如今叛黨聲勢仍盛，只要千歲肯登基，臣等振臂一呼，當可瓦解賊人之志，對大局大有好處！」

顧太師也道：「千歲，蘇大人言之成理，如今皇上至今仍無消息，恐怕大多巳……咳咳，請千歲一肩扛江山，否則他日外夷入侵，則江山危矣！」

譚王搖搖頭，道：「除非皇上巳不測，否則孤絕不會做出這種令人留下話柄的事來，汝等不得多言！」

蘇振邦是成精的狐狸，聽了此言之後，心中暗打主意，他嘴上又把譚王吹捧一番！就在此刻，外面忽然傳來一道震耳的嘯聲，廳上羣臣一齊變色！

佟維雄却道：「此乃沈鷹之嘯聲，有他在此，咱們大可以放心矣！」

譚王臉色一變，說道：「沈鷹還未死麼？」

蘇振邦道：「不但未死，而且也沒受傷，臣還留下一位心腹在衛府內，準備伺機救他！」

譚王目光向他一瞥，蘇振邦無端端地打了個冷顫，心中忖道：「他目光怎地充滿怨毒，啊，莫非他要借楚雲之手殺……一定是如此！」當下忙道：「千歲，快下令沈鷹取楚雲的首級，如此叛黨便不成氣候了！」

譚王道：「佟卿家聽見沒有？快替孤傳令下去！」

× × ×

沈鷹與裴鵬裴雁三人出了衛府，便向梅府飛去，由于那方喊殺之聲震天，因此也不用辨別方向，很快便到達梅府外面。

此刻叛軍已退了出來，但依然徘徊不去，主要是羣龍無首，下面官兵無鬥志，諸大臣在一旁商量進退，正在爭論不下之際，天際忽然傳來一道嘯聲，接着三條人影降落塲中。

楚雲目光一及，忙呼道：「快擒下沈鷹。」

沈鷹未待對方有所反應便向他撲去，那些官兵此刻却不想再替叛黨賣命，呆呆地站立着，楚雲帶來的西北高手，不敢不給他一點面子，剎那間便有兩個人飛出，攔在楚雲身前！

沈鷹大喝一聲：「擋我者死！」他雙掌一錯，分劈那兩人，裴鵬及裴雁取出判官筆也縱了上去。

那兩人只是「裝模作樣」，與沈鷹交了幾招，便退開，楚雲又驚又怒，此人雖然利慾薰心，但却懂得看時機，見形勢不妙，立即脚底抹油。

沈鷹大喝道：「老夫只要對付他，誰敢擋我者必死！」他又尖嘯一聲，從人叢中飛起，急追下去。

裴鵬叫道：「寧王那狗賊在何處？」他兄弟一對判官筆，一左一右配合，妙至毫巔，所到之處，官兵如潮向後湧退，唯恐避之不及。

一個火長說道：「寧王早已被人殺死了！」

裴鵬怒道：「你敢胡扯，第一個便不放過你！」

另一個忙說道：「是眞的，他被蘇振邦斬下首級的，否則咱們又怎會停在此處呢！」

裴雁問道：「寧王屍首在何處？」

「在梅府之內。」

裴鵬喊聲走，便與乃弟越牆躍進梅府，恰在此刻，大門打開，佟維雄帶人衝出來，大叫道：「沈兄，譚千歲令你擒拿楚雲！」

叛軍道：「沈神捕已追楚雲去了！」

佟維雄道：「寧王已死，你們還不投降。」

叛軍之中，有人棄槍投降，但更多的人却是往後直退，佟維雄這方人少，也不敢盡力追趕，虛張聲勢一下，便收兵，此刻張向才帶人趕來。

× × ×

沈鷹因起步較慢，落後楚雲三丈，他恨不得殺死對方，鬥志鼎盛，速度有越來越快之勢，相反楚雲經過一場浴血苦鬥，氣力衰退，便漸漸被拉短距離。

沈鷹見地上有幾塊小石子，俯身拾起來，運勁向楚雲後背拋去，喝道：「看暗器。」

楚雲聞得風聲，連忙向旁一閃，但沈鷹第二塊石頭又到，這一塊又勁又疾，破風之聲，令人驚心動魄，他不敢怠慢，急忙轉身揮劍一格，只這麼一躭誤，沈鷹已追上，一掌望楚雲拍去！

楚雲見逃不脫，也豁了出去，不退不閃，迎劍而上，反切沈鷹手腕。

沈鷹掌至中途，忽然化掌爲爪，急抓對方手腕。

楚雲沉臂，劍尖改刺對方小腹，沈鷹左手一沉，食指一彈一曲，「噹」的一聲，將劍彈開！

說時遲，那時快，沈鷹的左脚幾乎與左臂同時發動，急蹴對方小腹。

楚雲也不是省油燈，左掌一落，將雙方的左脚鬆開。同時劍刺了過來！

沈鷹大喝一聲來得好，標前一步，撲向其懷內，楚雲只好縮臂，劍刄仍指向對方肩膊！

忽然沈鷹雙臂一展，一招「野馬分鬃」，左掌切在楚雲右臂上，楚雲虞不及此，右手立即揚起，長劍指向夜空！

但楚雲反應之快，也大出沈鷹意料，只見他左掌直取中宮，沈鷹中門大開，給他長驅直進。

好個沈鷹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吸氣飄身，退後三尺。楚雲再踏前一步，長劍也再度飛過來，只見沈鷹身子半扭，右脚飛起，遏住對方來勢，雙掌齊出，一齊切在楚雲右臂上。

楚雲左掌剛切在沈鷹小腿上，將其腿格開，但覺得右臂一陣疼痛，那柄長劍再也拿揑不住，冲天飛起。

沈鷹猛嘯一聲，再一個轉身，雙掌如山，向楚雲拍去，這兩掌蘊力千鈞，勢如奔雷！

楚雲不及後退，只好揮掌迎了上去，「啪啪」兩聲，四掌相觸之後，沈鷹只退了一步，楚雲連退兩三步，一條右臂再也舉不起來。

兩人一上手便以快制快，這些事寫來雖慢，但實際上疾如流星劃空，待得雙方暫時停歇，楚雲已受了傷。

此刻他背後已接近牆壁，退無可退，沈鷹冷冷地道：「老夫還以爲你是什麼三頭六臂的好漢，原來也只不過爾爾！」

楚雲道：「此戰不公平，敗亦無話可說！」

沈鷹長笑一聲。「老夫與你單打獨鬥，如何不公平？你說老夫以老欺幼？」

楚雲道：「楚某剛才已打了一場，體力消耗不少，而且寧王乍亡，其精神大受打擊，而你剛脫困而出，氣勢如虹，自然佔了不少便宜。」

他所說的確是實情，而高手比試，除

了武功機智外，環境和鬥志也極爲重要，沈鷹見他說得內行，只得承認。「不錯，以你的年齡來說，老夫所遇到的高手，除了『天涯劍客』楚天舒可以與你比擬外，數你爲第一人，老夫却不明白爲何你要涉足朝廷風雲中？」

楚雲反笑道：「學武之士，誰不想揚名天下？我在塞外苦寒之地，苦練大半生，豈甘蟄伏？」

沈鷹道：「憑你如今這等身手，大可以到中原揚名立萬！」

「揚名立萬？」楚雲冷笑一聲：「你把楚某看得太低了，我的理想是當武林盟主！」

沈鷹一怔，道：「武林有史以來，才出了幾個盟主，而且都只是曇花一現，再說，只要你加緊努力，十年之後，也有可能成爲武林第一高手！」

「十年？」楚雲忽然笑得十分蒼涼。「你所說的都很合理，但對我來說却不合情！十年的時間在別人眼中，只是彈指間的事，但我却是可望不可即！你可知我今年幾歲？」

沈鷹沒有答他，楚雲只好再說下去，繼續道：「我今年三十八歲，相士說我活不過三十九歲，換言之，楚某最多只有一年的命！」

沈鷹也失笑起來：「想不到連你也相信江湖術士無稽之言！」

「命理相學已有數百年歷史，假如全是子虛烏有又怎會流傳下來？」楚雲冷冷道：「認爲此乃無稽，本身就是無知！」

沈鷹臉色一變，反問：「如此閣下也有研究？」

「楚某沒有時間研究！假如我這生不研究武學，必會潛心苦習此門學問！」楚雲道：「由于我練武過于急進，可能傷到奇經八脈，內腑常有異象，尤其最近兩年，情況更加嚴重，所以楚某相信那位高僧之言！」

「斷定你活不過三十九歲的人，是位高僧？」

「不錯，他當年已八十九歲，體力衰弱不堪，又在病榻中，却自言可以活到九十五歲，結果正如他說他是在九十五歲那年仙遊的！」

沈鷹不想再跟他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下去，道：「老夫現在讓你休息兩頓飯工夫，再跟你決一死戰，屆時你可不要再怪老夫佔便宜！」

楚雲詫異問道：「你爲何會如斯『大量』？」

「因爲老夫已久未逢敵手，也想活動一下筋骨！」沈鷹豪氣干雲地道：「何況老夫也想借你證明一下，老夫寶刀未老！不但未老，而且更勝從前，武林中能勝得過老夫的人，屈指可！」

「這是你的心願？哈哈，可惜你無法完成！」

沈鷹一瞪眼，道：「老夫如今要殺你，不用一百招！若超過此數，即放你一條生路！」

楚雲露出一個詭異的笑容，道：「你一招也不用！」

話音未落，只見他翻起左掌，拍在自己的天靈蓋上，腦漿迸出，登時氣絕身亡！

沈鷹呆了一呆，隨即冷笑一聲，提起他的屍體，向梅府方向飛去。

× × ×

裴鵬與裴雁跳進梅府，梅國舅與顧太師大驚失色，立即喝叫左右，道：「快抓住他倆！」

裴鵬道：「咱們是陪沈鷹來的，並無惡意！」

譚王立問：「沈鷹如今何在？」

「他追楚雲去了！」裴雁道：「寧王的首級咱們要了！」他俯身抓起地上那顆血頭與乃兄重新越牆離開。

梅國舅道：「此兩人是何方神聖，怎地像神龍見首不見尾的？」

蘇振邦道：「他倆似是在衛府看守地牢的！」

俄頃，佟維雄進來稟報：「啓奏千歲，叛軍已退，請千歲休息！」

譚王頷首，道：「如此便辛苦諸位卿家了！」

譚王去後，蘇振邦道：「只怕他們還會再來，佟大人不能疏忽！」

佟維雄淡淡地道：「這個下官自然省得！」

蘇振邦也冷冷地道：「就怕佟大人對他們的手段還不太清楚！下官最怕的是他們會到諸位大人家裏去！」

廳上羣臣，臉色齊是一變，佟維雄大聲道：「眞要如此也是天意！」

不久沈鷹提着楚雲的屍體回來，他見到蘇振邦，十分驚奇，佟維雄便將經過告訴沈鷹。沈鷹道：「諸位大人都去休息吧，剛才老夫回來時，到附近走了一匝，附近的官兵全是九門守軍！」

蕭穆、司馬城等人這時才有機會跟沈鷹敍別，沈鷹幾天沒抽烟，此刻大事稍定，立問：「佟兄，小弟那根烟桿給衛國公沒收，請給老夫找一杆來！」

梅國舅道：「不成問題，下官立即替你辦！」梅府人員衆多，自也有人抽烟的，果然很快便替沈鷹找了一根。

沈鷹急不及待地裝了一鍋烟，用力抽吸起來，他抽了一鍋烟，再裝一鍋，道：「佟兄，小弟有幾句話想問你！」

佟維雄自然知道他要跟自己說些機密的話，當下道：「請沈兄跟下官到房內談談！」

此刻正是四更將盡，五更未屆之際，天色正暗，房內仍然着燈。

沈鷹抽着烟問道：「佟大人，你確實知道天子尚未有消息？」

「是的，不但如此，也沒有管一見的消息？」

沈鷹沉吟道：「可否請你再將蘇振邦反戈一擊的經過，前前後後，詳詳細細的說一遍，最好一字不漏！」

佟維雄雖然奇怪，但素知他心思縝密過人，自有其道理，當下依言複述了一遍，沈鷹插腔問道：「陳子滿臨死之前，怎樣說？」

佟維雄道：「他說：『譚王，你好毒辣！』他好像還有話要說，可惜已經氣絕身亡！」

「照佟兄所見，他爲何說這句話？」

「那兩根箭本不是要射他……所以下官也百思不得其解！」（未完・十一）

珠緣佛劫龍鳳配

兩少主中毒　手法同一人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葉楚雄見事情發生在自己的雙燕堡上，苗疆毒龍派人送斐敬龍的人頭並書信，索取返魂珠，江湖道上傳出自己什襲珍藏秘不外傳，桓齊山主也來索珠爲女兒治病，群雄來堡，明來祝壽，實在諸多揣測，連五台山超空禪師也起懷疑，經過一番解釋，使桓齊釋疑，決定協助追查燕雲三梟，帶同鄧雅飛、金獨白和羅刹二女葉玉蓉、程映雪分途到象埔大羅山中搜索燕雲三梟，在山中苗疆毒龍門下和受邀而來相助的惡鬼門下四面搜索，終被三梟逃脫，只好回堡。葉楚雄一籌莫展，說出燕雲三梟幕後仍有主使人，此時走進苗疆毒龍郝南鴻拜訪，說出送人頭、信件並非是他所爲，恐另有原因……

郝南鴻面有難色道：「在下雖精擅用毒，但並非每種毒均可解治，先父之死決非老病終死，却毫無痕跡可尋，雖心有所疑，但毒珠竟不翼而飛，爲此在下抱憾難贖。」說着離座立起，接道：「不論可治與否？在下意欲一見擁翠山莊丘少俠，但有一分可治，在下無不竭盡其力。」

這時賓舍中武林羣雄聞訊紛紛趕來，一一與苗疆毒龍郝南鴻相見。

郝南鴻隨着葉楚雄走至大廳外，忽見葉楚雄及武林羣雄紛紛止步不前，似有畏懼之意，不禁朗笑道：「無妨，只要不觸及毒物或丘少俠軀體定然無碍。」說時已昂然走入廳去。

葉楚雄忝爲主人，說什麼也要隨入。武林羣雄中不少藝高人胆大的也紛紛步向廳內。

內巡總管菊雲快步入廳燃亮了燈燭。

郝南鴻立在丘象賢身前察視了眼喉面膚及解開內衣明瞭毒發異徵後，長嘆一聲道：「此人用毒之能不遜在下，解鈴還須繫鈴人，在下委實無能爲力，倘毒珠仍在或有可治，看來丘少俠被及時封住穴道：：」說時忽憶起一事，目注葉楚雄道：「葉堡主是否將此事飛訊擁翠山莊丘玄璣知道？」

葉楚雄道：「葉某已飛訊傳知，丘莊主這兩天必兼程趕來。」

郝南鴻點點頭道：「丘少俠毒發至死，僅神智迷失而已，不可制住穴道，但須暫時封閉其武功，使其吃喝行動自如，俟丘莊主到達時請代爲轉告。」

葉楚雄聽出郝南鴻有離去之意，忙說道：「郝門主，可否在舍下多盤桓數日如何？」

郝南鴻朗笑道：「葉堡主大壽，在下理當祝賀，但在下極須追覓燕雲三梟逃踪去跡，先是大羅山一行，堡主上壽之日在下必登門拜壽！」

郝南鴻抱拳一揖，告辭離去。

葉楚雄與武林羣雄送至宅外時，郝南鴻轉身堅請留步，並取出一顆赤紅丹藥，笑說道：「俟丘玄璣莊主到時，請將此藥致贈與其子服下，可保丘少俠內腑不致毒損。」

葉楚雄接過稱謝不止。

只見苗疆毒龍郝南鴻略一沉吟，又道：「有句話在下本不該說，但如骨哽在喉，非吐之不快，丘少俠若須恢復清醒，非須『返魂珠』莫治，此人如此作爲必有深意，恐與盜去毒珠同係一人，在未查明眞象之前在下不敢妄言。」言畢抱拳一揖，轉身飄然走去。

風雲八劍袁夢龍說道：「想不到苗疆毒龍竟然與世長辭了，子膺父名，也是難怪。」

葉楚雄心情深重，面色嚴肅回至大廳後長嘆一聲。

× × ×

寶林寺靜悟軒後書房內無名叟巧手翻天衛童及葉一龍三人聚坐一張方桌，幾碟佳肴，一壺芳醴，小飲娓談。

葉一龍正由雙燕堡返回。

衛童聞知詳情不禁臉色微變道：「從此雙燕堡多事矣！」

葉一龍心中一驚，道：「師叔，爲何雙燕堡從此多事？」

衛童道：「燕雲三梟逃之夭夭，今後要找他們必不容易，那玉佛毒珠，杜奎必不敢隨身携帶，如老朽所料不差，杜奎自扶風嶺逃出後擇一秘處埋藏。」

葉一龍詫道：「埋藏了麼？那豈非丘象賢永無復癒之望？」

無名叟道：「未必，不過丘象賢須多受些苦難時候了，燕雲三梟非如此做才得活命。」

「爲什麼？」

「不見玉佛毒珠，誰也不敢取三梟性命。」

衛童長嘆一聲道：「毒龍郝南鴻之言究竟是眞是假老朽無法斷言，其父三月前

亡故之說，老朽還有存疑，希望是眞話才好。」

葉一龍道：「這又爲什麼？」

衛童道：「倘是謊言，老朽敢斷言其父必身罹危症，非返魂珠莫治，也許令尊眞對返魂珠有什麼難言隱衷不成，老朽既有此想法，難保武林中人也未必沒有，故而老朽謂雙燕堡從此多事矣！」

葉一龍不禁憂心如焚，面現愁容。

無名叟心有不忍，道：「眼前只有靜觀其變，爲師猜測此事必掀起軒然巨波，雙燕堡僅其始端而已，影響整個武林，令堂所見深遠，令尊必再出江湖，龍兒若有心分憂，更宜靜心習武不可。」

葉一龍道：「徒兒謹遵恩師教誨。」

無名叟道：「從現在起，爲師逐日爲你講授一段心法，潛心參悟，不可間斷，毋貽一曝十寒之譏。」

衛童趁機辭出，托言出外走走。

星斗漫天，衛童施展曠世輕功往象埔大羅山奔去。

一近象埔集外，前途忽然發現三條飛快人影掠向一座廢園內，衛童心中一動，跟踪躡下，輕巧無比翻入牆內藏之。

園內長草侵膝，數株白楊銀杏中半圮草亭正端坐着苗疆毒龍郝南鴻。

那三條人影一列橫身立在亭外躬身道：「參見少主！」

自葉一龍口中轉述郝南鴻形像，衛童心想必是郝南鴻無疑，只聽郝南鴻道：「你等是否查明燕雲三梟去跡麼？」

中立一人答道：「未曾，但查出在大羅山爲惡鬼門下嘯聲示意發現三梟形跡追蹤，此刻惡鬼門尚有三人未曾返轉。」

郝南鴻太息道：「至今未回，恐惡鬼門三名弟兄慘遭殺害了。」

「但據判斷，嘯聲傳自谷內並非山外，決不可能在山外被害，但未發現三惡鬼門弟兄屍體。」

郝南鴻沉吟不語。

衛童暗忖道：「燕雲三梟行事出手，從不留下活口，如自己所料不差，三惡鬼門下早就被害了，那嘯聲必是三梟誘敵之計。」

但聽郝南鴻長嘆一聲道：「只要三梟不死，定可追回毒珠，緩不濟急，爲之奈何？」

「葉堡主眞如外間傳言，藏有返魂珠麼？」

郝南鴻道：「我看未必是眞，葉楚雄若有返魂珠，必將丘象賢治癒。」

「恕屬下斗胆，他如取出返魂珠，則恐殺身之禍不遠，屬下倒有一策可施。」

郝南鴻道：「你倒說說看！」

「葉楚雄視一雙子女如性命，只須暗算其中之一，葉楚雄必不得已取出返魂珠救治。」

郝南鴻搖首道：「此策不妥，萬一葉楚雄眞個沒有返魂珠，豈非弄巧反拙，惹火燒身。」

「若眞沒有，少主方予勉爲其難配藥救治，亦可多得一强力臂助。」

郝南鴻聞言猛然立起，目中神光逼射，笑道：「果然妙計，但不可操之過急，俟丘玄璣來到雙燕堡後才定計行事！」步出亭外，率領三人穿空掠出牆外疾杳。

巧手翻天衛童正待探身躍出，却見遠處牆隅長草叢中倏地現出兩條魅樣人影騰身拔起，如矢離弦般曳空疾杳，不由心神一凜，忖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兩人必係苗疆宿怨大仇，不然爲何似附骨之蛆般暗隨郝南鴻之後不捨。」

他鶴行鷺伏，小心翼翼地翻出園外，隱秘行藏回至寶林寺已是四更天了。

無名叟仍與葉一龍講授武功心法，目睹衛童入來，立即笑道：「賢弟怎這般時分才予返回？」

衛童目露憂容道：「小弟並未遠去僮在浮屠之巔沉思，只覺事態愈來愈複雜迷幻，但歸根結底無非志在返魂珠而已。」

無名叟道：「不錯，葉堡主委實沒有返魂珠也是枉費心機！」

衛童搖首道：「他人却未必有此想法，郝南鴻現身雙燕堡用心叵測……」

這是衛童用心良苦，不道出昏殞聽得郝南鴻毒計，只是他心中臆測，勸葉一龍遵照他所說去做。

葉一龍本外圓內方，固執己見，除了其母外一向獨行其是，但對無名叟及衛童一見如故，如今又是師徒名份，自是奉命唯諾，一半也由於好奇之念急於揭破謎底所驅使，天一明即偕莫潛返回雙燕堡。

× × ×

雙燕堡愈來愈熱鬧了，黑白兩道，水旱多路人物不絕如縷到來，鮮衣怒馬，羣英畢集。

菊雲快步如飛朝老夫人所居佛堂奔去，忽聞一聲輕喝，樹後閃出白眉神駝臭潛阻住菊雲去路。

臭潛道：「菊兄要見堡主麼？最好暫時別去！」

菊雲詫道：「這是何故？」

莫潛道：「堡主現與主母爭吵，盛怒頭上見他，只怕自討無趣。」

「爲了何事爭吵？」

莫潛道：「主母勸堡主不可祝壽，堡主則謂騎虎難下，何能怕事，堅予不允，各持一理，堅持不下。」

菊雲輕輕嘆息一聲道：「事到頭來不自由，小姐與公子都不在麼？」

莫潛道：「不在，小姐及程姑娘現在後園內陪公子談話。」

菊雲略一沉吟道：「上天竺擁翠山莊丘玄璣莊主距本堡五十里外趕來途中，堡主倘不出迎，恐有失禮！」

莫潛淡淡一笑道：「讓他來好了，堡主不能厚此薄彼！」

說時，忽見葉楚雄怒容滿面走出，菊雲趨前稟知丘玄璣已在趕來雙燕堡途中。

葉楚雄道：「吩咐下去，俟丘莊主抵達莊外時速稟我知。」話猶未完，人已遠在兩三丈外。

菊雲雙眉微皺，如言傳話下去，急急地奔向偏廳，只聽葉楚雄高聲道：「賤內責葉某守株待兎，依人成事，不思查探燕雲三梟下落及郝南鴻眞正用意，反倒終日宴飲，其實葉某偵騎四出，並非醉生夢死之輩，賤內竟與葉某爭吵不休。」

九指雷神桓齊道：「誰人不知尊夫人知書達禮，嫻淑溫靜，如今又皈依佛門，一心參禪，無奈此事煩心憂急，爭吵兩句也是人性之常，葉兄何必耿耿於懷！」

菊雲忽見守護雙燕堡堡門頭目王洪慶匆匆奔來，喝問何事。

王洪慶稟道：「丘莊主已距堡外不遠了。」

菊雲飛奔入廳稟明。

葉楚雄立卽偕同幾個武林卓著盛名人物搶步趨出迎向堡外。

丘玄璣獅面虎眼，銀髮皓鬚，七旬開外，面凝嚴霜，偕同葉楚雄急急入得大廳內。

丘象賢兩目圓瞪，面膚凝紫，直挺挺躺在榻上，宛如停放一具屍體一般。

丘玄璣見狀，不禁急怒攻心，滿頭銀髮根根蝟張，大叫道：「老夫如不將苗疆毒龍碎屍萬段，難消心頭之恨。」

× × ×

擁翠山莊莊主丘玄璣僅有丘象賢這麼一個獨子，見狀不由急怒攻心，破口大罵，與苗疆毒龍郝南鴻誓不兩立。

雙燕堡主葉楚雄道：「丘兄不可激動，於事無補，宜持冷靜，令郎似非苗疆毒龍所爲。」

丘玄璣聞言不禁一呆，說道：「堡主請道其故？」

葉楚雄將郝南鴻拜會自辯並非苗疆所爲一一敘出。

丘玄璣駭然變色道：「那又是何人所爲？」

葉楚雄道：「目前尚未找出絲毫端倪，葉某不勝憂慮。」

超空禪師高喧了一聲佛號道：「丘玄璣，眼前是否照苗疆郝施主的話爲令郎打開穴道，免致貽誤。」

丘玄璣注視了丘象賢一眼，長嘆一聲道：「倘苗疆郝南鴻之言有詐，反害了犬子恐後悔莫及。」

九指雷神桓齊搖首說道：「這倒未必，封閉令郎穴道原是桓某所爲，如今解開應是桓某，以端視丘莊主心意而定。」

丘玄璣久與九指雷神桓齊心存些微芥蒂，淡然一笑道：「老朽自能解開，無須偏勞桓山主。」說時趨前一步，反手兩指駢戟，迅如電光石火點下。

只聽丘象賢張嘴大叫一聲，唇角溢出絲絲黑血，兩眼呆滯如故，身形一動不動，却似面現痛苦之色。

丘玄璣無法解開九指雷神桓齊獨門手法，不禁目瞪口張，反爲其子痛苦，大出意料之外，面色一陣紅一陣白，楞在那兒做聲不得。

武林羣雄均知這是怎麼一回事，發現九指雷神桓齊却不知跑到那裏去了，分明不滿丘玄璣狂妄自大，一怒而去。

九指雷神桓齊獨門閉穴眞無人可解麼？那倒未必，羣雄中不乏其人，却恐自討無趣之譏，閉聲不響。

忽聞傳報道：「苗疆郝門主來訪。」

大廳內氣氛本就寂靜如水，頓時更如凝結成霜，寒意颼颼侵膚若割。

葉楚雄一言不發，快步出廳而去，片刻迎着郝南鴻聯袂進入。

郝南鴻不似上次滿面春風，溫文有禮，此刻却面色冷漠如冰，毫不理會武林羣雄，對擁翠山莊莊主丘玄璣更視若無睹，兩道宛如利刄的目光一瞬不瞬注視在丘象賢臉上。

葉楚雄說道：「郝門主，葉某替你引見……」

「不必了！」郝南鴻冷冷答道：「堡主爲何不聽信在下之言及時解開丘少俠封閉的穴道，致日後救治延誤費時。」

鄧雅飛冷笑道：「好一個苗疆門主，心機歹毒，挑撥離間，這一來狐狸尾巴終於露了出來。」

郝南鴻面色一沉，喝道：「閣下未瞧見丘少俠口溢黑血麼？分明肺腑受創裂開，若早讓他行動自如，毒瘀亦無法凝聚在肺腑內，易於腫裂，如此豈非有意諉罪在下！」

鄧雅飛聞言恍然悟出郝南鴻面色森寒之故，定是郝南鴻已打聽出丘象賢尚未拍開穴道使其行動自如，不由面色轉和道：「那是丘莊主爲其子解開穴道，致丘少俠口角溢血。」言外之意係指丘玄璣不明解穴手法之故。

郝南鴻長長地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這就難怪了，原是桓山主封閉，理應桓山主解開，獨門手法須拿揑分寸極準，不能有爽分毫，莫非桓山主已離此他往了麼？」

葉楚雄鄧雅飛自然不便說明，防丘玄璣臉上更掛不住。

郝南鴻見狀胸中雪亮，端詳丘象賢一眼，迅疾如電點了九指，道：「葉堡主，在下的藥有無仍留在身上。」

葉楚雄迅即取出，郝南鴻接過掀顎送下。

只見丘象賢慢慢坐了起來，雙脚落地立起，眼神仍然呆滯，似笑非笑道：「腹中饑如雷鳴，該是要吃了。」伸臂欠伸了伸，似是疲憊不堪，竟欲望廳外走去。

丘玄璣呆得一呆，伸臂牽住丘象賢衣袖；道：「賢兒，難道不識爲父了麼？」

丘象賢望着丘玄璣，良久搖首答道：「老丈，恕在下委實記憶不起，老丈如有困難須在下相助只要力之所及，無不如命，不過容在下塡飽了五臟廟再說如何？」

丘玄璣不由愕然。

葉楚雄忙向菊雲打了一眼色。

菊雲立即會意，搶步騰身阻在丘象賢身前，笑道：「丘少俠，小的已準備好一席酒菜，請！」

丘象賢朗笑道：「好，有勞帶路。」

丘玄璣目送菊雲領着丘象賢走出廳外轉入偏廂幾次欲言又止。

葉楚雄勸慰道：「令郎武功被郝門主暫時封閉，無異常人，不致走失，在令郎未獲解救前，也只能清醒兩個時辰，其餘均懨懨昏睡，丘兄但請寬心！」

丘玄璣向郝南鴻稱謝，目露憂容道：「犬子難道除了返魂珠及毒珠外，別無可望恢復神智麼？」

郝南鴻太息一聲道：「丘莊主不必言謝，眼前雙燕堡內强敵密佈，隨時有變，但在下委實猜測不出何人，假冒在下之名施展暗算，用心歹毒。」

金獨白道：「其實郝門主早就猜出，無奈却有碍難苦于無法宣諸口舌而已！」

郝南鴻微微一笑道：「金少俠不妨說出，在下洗耳恭聽。」

金獨白道：「此人不過志在返魂珠而

巳，他認定葉堡主必知曉返魂珠下落，遂故佈疑陣，利用郝門主急於找回毒珠心理，不惜假借名義施展詭計，我等基於道義必不能袖手不顧，又無法坐視丘少俠長此神智喪失。更不忍葉堡主臻怨集身。」說着搖首一笑道：「葉堡主六旬大慶，此乃一大好良機，武林羣彥聚集，自不能不相助葉堡主一臂之力尋覓返魂珠下落。」

郝南鴻頷首，道：「不錯，但返魂珠何在？」

金獨白道：「此人定必知情，如在下猜測不差，丘少俠中毒僅是佈奕中落子首着而已，此後接二連三必相繼而來，使我等無法不陷入其縝密佈局中。」

郝南鴻不禁軒眉朗笑道：「果然高明，確是一針見血，在下敢斷言因丘少俠爲毒所制，自然而然地擁翠山莊必聽命於此人，不敢違忤。」

丘玄璣勃然作色，瞪目說道：「郝門主……」

郝南鴻忙說道：「丘莊主請別動怒，容在下說完，莫說擁翠山莊如此，即使在下苗疆也難逃厄運，此人用毒之能，不在我郝南鴻之下，食髓知味，故技重施，變本加厲，恐江湖之大，將無我郝南鴻容身之地。」

武林羣雄無不聽出郝南鴻言外之意，日後若江湖中發生類似廖鐵獅丘象賢情事，不能諉罪於他。

鄧雅飛道：「郝門主話中用意，我等明白，但何以能確證並非苗疆所爲？」

郝南鴻正色道：「這就是在下登門造訪葉堡主眞正用意了，在下願當着各位之面，誓言在離此之後返回苗疆並勒束門下不出谷外，但須各位相助尋獲毒珠。」

金獨白冷笑道：「郝門主未免强人所難，就算尋獲毒珠，也無人胆敢觸摸一下，廖鐵獅殷鑒在前，更何從辨別眞僞，再去尋獲之前早爲苗人偷天換珠魚目混珠，豈非自招殺身之禍麼？」

郝南鴻點點頭道：「這些都是難以解決問題，容俟在下鄭重考慮後再說吧！」

忽見菊雲匆匆走入，向葉楚雄道：「稟堡主，丘少俠食飽後即道心中悶得慌，須出外走走，小的不敢攔阻，即命兩名護院武師伴隨，是以小的趕來稟報。」

葉楚雄面色一變，頓足道：「丘象賢走了麼？」

菊雲道：「尚未走出宅院！」

丘玄璣忙道：「堡主，你我速去攔阻。」與葉楚雄聯袂掠出。

只見一雙護院武師一前一後護着丘象賢已走出葉宅大門，宅外人潮如蟻，熙來攘往絡繹不絕。

丘玄璣宏聲大喝道：「賢兒站住！」喝聲出口，身形閃電般掠出，疾伸右臂五指抓向丘象賢肩後。

怎料丘象賢身形跨入行人羣中似被碰撞了一下，步法竟變得奇快如飛，丘玄璣五指分毫不差抓空，只見丘象賢閃向堡外而去，慌得一雙護院喝叫窮追不捨。

葉楚雄與丘玄璣情知有異，慌不迭地追下去。

出得堡外，丘象賢宛如武功未失，展開上乘輕功如飛掠去，待葉楚雄丘玄璣追出，丘象賢身影已遠在百丈開外。

丘象賢如痴如呆，似耳聞傳聲命他如何走往何處，身不由主地穿林拂葉，越澗掠崖奔入一片碧鬱森翳的壑谷內。

葉楚雄與丘玄璣兩人緊緊追趕，雖幸未丟失，却永遠相距那一段路程，兩人心頭震駭莫名。

丘玄璣道：「賢兒出宅之後分明爲人震開穴道，葉兄認出那人是誰？」

葉楚雄苦笑一聲道：「沒有！」

壑谷密林中孤另另現出一所巨宅，灰暗陰沉使人不禁心頭泛起陰森恐怖感覺。

兩扇大門虛掩着，顯然這幢巨宅年代久遠，門上烏漆斑剝蝕落殆盡，堦侵綠苔，更平添了幾許淒涼。

丘象賢立定門前，右掌一伸，緩緩推開，身形邁了入去。

葉楚雄丘玄璣兩人追至門前相顧駭然失色。

丘玄璣咳了一聲道：「不言而知踏入此屋，即陷入龍潭虎穴，吉凶莫卜。」

葉楚雄冷笑道：「莫說什麼龍潭虎穴，就算刀山油鍋，你我亦非闖不可。」一聲走字出口，雙雙並肩掠入宅內。

一間陰森幽暗大廳桌椅陳設井然有序，却全無一人，只有丘象賢坐在一把交椅上不聲不語。

兩條身形一前一後魚貫掠了入來，丘玄璣單掌護胸，喝道：「賢兒，你爲何如此？」

葉楚雄取出火摺，叭達聲響過處，一道熊熊火焰升起，照亮了大廳，也照清了丘象賢。

丘玄璣神色大變，發現丘象賢全身紫脹浮腫，尤其是臉似一顆紫透茄實一般，眼鼻口擠束在一塊，唇角緩緩溢出一絲黑血。

這情形，不言而知丘象賢一陣長途飛奔，罹毒在身，血行不順所致。

丘玄璣心痛如割，趨近問道：「賢兒，你是怎麼樣了？」情不自禁地伸手欲在丘象賢肩頭撫下。

葉楚雄大驚失色，迅如電光石火反臂疾伸托住，喝道：「且慢，丘兄不畏奇毒麼？」

忽聞一蒼老女聲傳來道：「令郎已成了一毒人，不論何人誤摸碰撞，立即受染與令郎一般無異，莫非尊駕愛子情深，也想步令郎後塵麼？」

該聲低沉寒冷如冰，令人不寒而慄。

丘玄璣心神猛震，厲聲道：「閣下莫非就是假冒苗疆毒龍暗算犬子的人麼？」

只聽一聲低沉慨嘆傳來道：「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老身目睹令郎情狀可憫，是以起了惻隱之心將令郎引來，意欲保全他一條性命。但只能保全性命，若盡驅奇毒恢復神智，非毒珠還魂不可。」

葉楚雄道：「閣下可否現身一見？」

「何必多此一擧。」

丘玄璣猜測此人是江湖前輩人物，略一沉忖說道：「犬子罹受暗算，閣下諒必知情，是否苗疆郝南鴻所爲?可否明言賜告。」

「這很難說，未必是他，郝南鴻用毒之能，獨步天下，防不勝防，既對令郎不利，你丘莊主又何能倖免，或另有其人，倘眞如老身所料，此人下一步棋將應在葉

堡主家人身也！」

葉楚雄不禁機伶伶打一寒顫。

只聽那蒼老話聲又起：「老身未必清楚，也不願涉身江湖恩怨是非，丘莊主最好將令郎留在此處，老身必想盡一切方法保全令郎暫時保全一條性命，俟二位尋獲毒珠還魂當可治愈，不過兩位聽信與否悉聽尊便，令郎去留，老身決不加阻止。」

丘玄璣葉楚雄不禁面面相覷，內心着實爲難之極。

葉楚雄低聲道：「此人竟然是女的，年歲只怕在你我之上，葉某之見，寧可信其有，令郎去留與否取決予丘兄。」

只聽陰沉語聲又起：「老身言盡于此，兩位可以走了，帶着令郎離此亦無不可，記住！不許洩漏此行經過，否則兩位將罹殺身之禍。」

丘玄璣不忍再見丘象賢慘狀，咬了咬牙，抱拳道：「犬子就託付閣下吧！日後犬子倘再世爲人，當永銘大德。」一牽葉楚雄，道：「葉堡主，咱們走吧！」

兩人退出宅外，丘玄璣心中只覺不是滋味，宛如遭受愚弄感覺。

到得半途即遇上雙燕堡人手及鄧雅飛金獨白等人，因久候不見兩人返轉，放心不下爲此追尋兩人下落。

鄧雅飛不見丘象賢，詫道：「丘家賢兄何在？難道沒追上麼？」

「追到了！」丘玄璣苦笑一聲道：「老朽不願見他受苦，點了他睡穴，葉堡主就近覓一農家託他妥善照顧，不要爲了他一人，躭誤了正事。」

鄧雅飛將信將疑，揞知內情必非如此，丘玄璣既不說，自己亦不願多問。

回到堡內，苗疆毒龍郝南鴻仍與九指雷神桓齊武林羣雄等人晤談，目睹葉楚雄丘玄璣等進入大廳，紛紛離座施禮相詢。

葉楚雄長嘆一聲道：「郝門主此事變化得太離奇了。」

郝南鴻淡淡一笑道：「堡主就是不說，在下也能猜到一半，丘少俠必是出得宅外，爲人暗中震開穴道，本身武功立即恢復，宛如瘋狂般拔足飛奔，是以兩位追了這麼久才得返轉！」

丘玄璣說道：「原來郝門主早就知道了？」

郝南鴻道：「兩位追出堡外之後在下便已猜出，不過在下愛莫能助，此乃有計劃的行動，即使在下賠上了一條性命亦於事無補，兩位還不是未將丘少俠帶了回來麼？」

丘玄璣葉楚雄不禁面面相覷。

鄧雅飛道：「丘少俠已被點了睡穴，就近覓一農家照料。」

郝南鴻朗聲大笑道：「在下並非三歲小兒，莫作此欺人之談，在下或許也是受害人之一，身受之痛，未必不比丘莊主更深。」

風雲八劍袁夢龍駭然一驚道：「郝門主是指令尊亦是爲人暗害的麼？」

郝南鴻神情黯然，答道：「在下有此心疑。」

桓齊忽然點點頭道：「老朽現在總算明白了！」

葉楚雄道：「桓山主你明白什麼？」

桓齊道：「多年前天山絕頂，有一雙武林前輩無意發現前古異人修眞洞府，在洞壁上留下十六句偈語，謂求得其解，可獲返魂珠及一册秘笈，持之勤修有恆，可造成飛昇，但偈語晦澀玄奧，無法悟解，這一雙武林前輩到處找飽學聰慧之士評參疑奧，曾多次重登故地搜覓，均雙手空空掃興而回。但這一來風聲却逐漸外洩，攀登天山之人不絕於途，直至十數年前曾愈演愈烈，爲此喪生的武林高手不計其數，武功稍遜之人均視爲畏途，因絕頂長年冰雪籠蓋，罡風狂烈，桓某所指喪生的多半爲冰雹狂飈捲下冰谷長埋壑底，洞府內更有奇門禁制，不明誤蹈，觸發禁制，不死即傷。」

九指雷神桓齊說到此處，目光四巡了一眼，又道：「偈語漸得其解，但似是而非，在未取得藏珍之先，誰也不敢確言其是，抱着碰碰運氣心理而已。桓某也去了天山之行，却遲了一步，洞內屍體狼藉，面目均爲高手手法震裂，血肉模糊難辨，藏珍之所共有三處均被啓開，空空如也，桓某心生一種不吉的預兆，留此必遭無倖，正要出洞之際，忽聞人語聲隱隱傳來，情急生智，忙穿入積屍之內，……」

武林羣雄均凝耳傾聽，鴉雀無聲。

桓齊取過香茗啜飲了一口，道：「桓某伏身屍體不敢動靜，但隱約從腳步聲可辨來者共是三人，只聽一個森沉語聲道：『這就奇怪了，老夫安排好漁翁得利之計，只准其入，不准其出，僅到手一尊翡翠玉佛而已，還有一册秘笈及返魂珠何在，難道會自動飛去不成？』另一人道：『令主請勿憂急，壁上留偈注釋不是記得極爲明白，玉佛秘笈返魂珠三者必須合參使用，缺一不可，也許我等百密一疏爲盜得珠笈二人漏網，但不要緊，無玉佛爲輔如同廢物一般，必千方百計尋取玉佛下落，令主只須安排釣餌下金鈎，何愁不得！』忽聞洞府之外隨風遙送數聲刺耳長嘯，三人轉身迅疾掠出洞外而去，桓某急急跨出，掠出洞外藉冰雪遮掩，僥倖逃出山外。」

丘玄璣道：「桓山主爲何不現身將這三人除之。」

桓齊知丘玄璣奚落於他，毫不爲忤，微微一笑道：「桓某犯不着未吃羊肉落得滿身騷，更從屍體上服飾辨識有數人武功名望均在桓某之上，故而見機行事，桓某若猜得不錯，也許桓某不是唯一生還者，在座各位也許另有其人。」

「不錯！」葉楚雄道：「葉某亦參與其行，尚未至山半，即察覺有異，七個幪面人藏在樹後不愼被葉某發現，立即轉面奔回，一幪面人追出不遠又返回原處。」

丘玄璣詫問道：「葉堡主爲何半途而廢？」

葉楚雄長嘆一聲道：「因賤內娘家就距天山南麓不遠，分娩在即，葉某因傳聞甚囂，不禁亦抱着碰運氣心理趕去了，却無意發現這七個幪面人，只感人單勢孤，意欲邀約數位同道知友再去，那知一抵岳家，賤內已產下犬子，遂打消此念，彌月一過，在南返雙燕堡之前，葉某又去天山絕頂洞府，但已是一座空洞而已。」

桓齊哈哈大笑道：「這些均是事過境遷，貴堡目前處境之危亦肇因於此，並非是指葉堡主確藏有秘笈和返魂珠，而是據有玉佛之人欲找回另兩件珍物不得不如此，譬如縱火，總該有一個最初易燃之處，不幸的是竟然找到了雙燕堡。」

武林羣雄均知桓齊所說的都是事實，不過尚未詳盡，令人宛如隔靴搔癢之感。

風雲八劍袁夢龍道：「桓山主，可否再說得清楚一點？」

桓齊說道：「話已說出，自然盡吐爲快，此一得手玉佛主者似爲一身形高大幪面老叟，十數年來爲何平靜無波？方才桓某已約莫猜出了其中道理，雖不中亦不遠矣。」

只見桓齊又啜飲一口香茗，接道：「首先，那獲得返魂珠及秘笈者雖不知是否同爲一人，但目擊天山絕頂殺戮之情，到手之物並不如傳言之異，均各珍藏，更守口如瓶，防罹不測之禍。那幪面老人見久無動靜，心生浮躁，蠢蠢欲動，桓某推測可能遭遇很多變化：

「第一，他們窩裏造反，玉佛已數易其主。

「其次，這麼多年來，他們或在暗中訪查當年參與天山尋寶死難及漏網生還者始末，江湖遼闊，牽絲攀籐，倍加艱辛，也許獲知了一綫端倪，不然就是如石沉大海，杳無痕跡可尋。最後，此人終於想通了，坐而待、不如起而行，安排了一道周詳歹毒的計劃，首遭殃的恐是郝門主，也許尚有他人就不得而知，桓某雖不知郝門主毒珠不翼而飛的經過始末，但深知盜去毒珠，再暗算老門主，一則試其用毒之能是否勝逾苗疆，再則試探郝門主有無取得返魂珠，更以毒珠如計施爲，不言而知桓某與丘莊主也是受害人，推而及之就是雙燕堡葉堡主了。這均是桓某猜測之詞，此人目的無非志在返魂珠和那本秘笈而已，因玉佛乃大地靈氣所鍾，返魂珠應該是慧眼內孕育，才不致失去其靈效，至於秘笈與玉佛有何關聯，恕桓某不知，無法信口開河了。」

郝南鴻長嘆一聲道：「桓山主是言委實合情合理，在下來時亦有此想法，苦於無法證實而已。」

武林羣雄交頭接耳，紛紛議論，均認桓齊之言並非聳聽危言。

桓齊忽高聲道：「如不出桓某所料，事態並未終結，正在開始，也許燕雲三梟身後主使人就在此間大廳內，你我諸位不知何人將繼丘少俠之後受害。」

武林羣雄同地心神一震，不禁面面相覷。

驀地——

一個白眉駝背老人飛身掠入廳來，滿臉悲憤激怒之容。

葉楚雄見是莫潛，大喝道：「莫潛，你到此爲了何事？」

莫潛激動不已，道：「公子在書房內忽吐白沫，昏厥倒地，老奴察覘乃中毒之兆，現主母小姐均紛紛趕往，命老奴趕來稟與堡主知情。」

葉楚雄不禁大驚失色，忙道：「葉某暫且失陪，去去就來！」

羣雄均欲隨往。

葉楚雄說道：「人多了有所不便，如有相勞之處必來恭請，否則有厚此薄彼之嫌。」

郝南鴻，超空禪師，九指雷神桓齊，擁翠山莊莊主丘玄璣，風雲八劍袁夢龍、金獨白、鄧雅飛等人堅欲同往探視究竟。

葉楚雄只得應允，領着莫潛、菊雲二人領先奔去……

×　×　×

寶林寺仍是殿宇莊嚴，松杉蔽空，古木參天，然靜悟小軒內却愁雲密佈。

葉楚雄率領武林羣雄趕到，只見月洞門外守着葉玉蓉四個侍婢，橫劍而立，秀麗雙靨隱泛凄苦之色。

其中一婢橫劍道：「主母只容堡主一人進入，其餘前輩及少俠恕婢子斗胆不敢放行！」

葉楚雄面色一沉，厲聲道：「這像什麼話？」

莫潛忙道：「堡主暫請息怒，容老奴稟明主母如何？」

只聽葉夫人語聲隨風傳來，道：「放行！」

四婢立時收劍閃了開去。

葉楚雄面現歉疚之色，肅容延請衆俠入內。

臥室中只見葉一龍仰臥在榻上，面泛青紫，昏迷不醒，身上已蓋一張薄絲被。顯然乃罹受奇毒暗算所致。

老夫人一襲布衣，頭懸佛珠一串，雙目紅腫，合掌爲禮。

葉楚雄問道：「夫人，這是如何發生的？」

老夫人答道：「龍兒在妾身佛堂閒談了些時，原與蓉兒雪兒小酌薄飲，約莫一個時辰前偕同蓉兒雪兒莫潛返回靜悟小軒，途中龍兒已略感不適，尚未坐定便立即發作。」

葉楚雄面色大變道：「是夫人抱起龍兒麼？不要沾觸了奇毒。」

葉夫人面色一寒，冷冷笑道：「些許微毒還傷不到妾身，倘或不幸，也是命該如此！」

葉楚雄和夫人適才在佛堂爭吵尚自氣憤難平，不覺赧然一笑，說道：「在下並無別意，只不過是爲了夫人也爲了龍兒而已……」

郝南鴻忙道：「可否讓在下察視令郎，瞧瞧有無可治。」

葉楚雄望了夫人一眼。道：「那就有勞郝門主了！」

郝南鴻伸手抓起葉一龍腕脈，扣定寸關尺上，不禁心弦一震，面色大變，暗道：「怪事，葉一龍爲何不是苗疆用毒手法所致，自己嚴命門下弟子緊緊暗護葉少主不能讓旁人算計，該死！又棋差一着，滿盤皆輸。」

葉楚雄見郝南鴻神色有異，忙道：「小兒是否有救？」

郝南鴻面現驚詫之色道：「令郎所罹的毒與丘少俠乃同一手法，不過令郎並無危險，一個對時後必自動回醒，但神智是否恢復如常，在下就無法斷言了。」說着喃喃自語道：「眞乃怪事，此人用毒手法竟比苗疆所施更怪異歹毒，若在下猜測得不錯，此人及其黨羽尚潛匿近處窺探，若不及時將其捕獲，必後患無窮。」說着身形一晃，疾掠而去。

老夫人合掌致謝道：「承蒙諸位探視

小兒，老身不勝心感，不過老身有此預感小兒定然不免遭受暗算，事先服下藥物可抗禦奇毒侵入，果然不出老身所料，片刻之前老身又爲小兒點了十三處穴道，激發其體內潛力驅抗毒性，是以郝門主說一個對時必然回醒就是這個道理。」

丘玄璣道：「葉大嫂配製的藥物是否可贈與丘某！」

「自然可以。」葉夫人道：「不過令郎服下是否有效，若適得其反，豈非反增老身罪孽。」說時長嘆一聲，接道：「事情並非到此爲止，日後必層出不窮，恐應在諸位家人或同門身上，此人的目的無非志在返魂珠及毒珠，奉勸諸位，與其臨渴掘井，不如未雨綢繆，及早設法制住，俾免武林浩刼。」

袁夢龍道：「葉大嫂言之極是，但老朽等迄至目前爲止，尙是一團亂廡，無法找出頭緒，叫老朽等如何着手？」

葉夫人道：「這也難怪諸位，此人所擇暗算手段志在製造恐怖，使武林中人岌岌自危，這不過是始其端而已，第二步此人必下書受害家屬照書行事，那時，只有任憑宰割無反抗之餘地，所幸……」說此忽作沉思狀，欲言又止。

葉楚雄忙道：「夫人，莫非已探出了綫索麼？」

「不錯！」葉夫人答道：「龍兒途中微感不適，即知有異，因妾身早有安排，已佈下天羅地網，即發現可疑人物踪跡，玉蓉映雪現已循跡趕下，不久自有消息到來，但方才妾身只覺苗疆郝南鴻神色有異，爲此妾身又想到另一關鍵。」

丘玄璣面色一變，道：「葉大嫂是指苗疆毒龍所爲麼？」

「不是，察覺郝門主神態極爲震驚，」葉夫人道：「爲此疑心郝門主所言其父三月前已然辭世之說，可能不眞，顯然其父與龍兒羅遭係同一手法，尙在人世，諸位不覺郝門主走得太突然了麼？」

羣雄只覺葉夫人之言不無道理，九指雷神桓齊手掌一拍自己的腦袋，說道：「桓某怎未想到這二點，葉大嫂委實心細如髮。」

葉夫人道：「如欲找出綫索，不外兩個途徑可循，一是查明苗疆老門主生死之謎，此人用毒手法似出自苗疆却更爲高明，可見此人早年久居苗疆，與郝老門主極爲親近，是否郝老門主昔年亦去過天山；另一途徑則非找出燕雲三梟潛跡之處不可，葉落歸根，三梟即使隱姓埋名，但絕不一無綫索可尋！」

葉楚雄道：「若此，豈非遂了此人的心意？」

「倘非如此，難道還希望繼續有人受害麼？」

葉楚雄默然不語。

驀地——一聲清澈長嘯隨風送入，葉夫人面色一變，道：「此乃蓉兒傳聲，快去！」一頓拐杖，身形電閃而出。

羣雄亦紛紛振袂隨去。

室中僅留莫潛一人，莫潛發現菊雲臨行之際，面現猶豫之色，不禁心中一動，目送菊雲消失的後影久之。

× × ×

距雙燕堡東南約莫數十里外險峻山道上屹立着苗疆毒龍郝南鴻，衣袂飄飄，怒容滿面，神態激動。

山溝內倒着兩具黃衣人屍體，並無與人動手拚搏及致命傷痕跡象，却在郝南鴻眼中瞧出是中毒而亡。

苗疆用毒獨步天下，這豈非張飛死在裁縫手上，郝南鴻半晌做聲不得，只覺欲哭無淚，怒滿塡膺。

山風過處，忽聞一聲陰寒如冰笑聲傳來道：「郝南鴻，你不該自作聰明，弄巧反拙，這一來老夫已恍然明白，晝急於找回毒珠，本無可厚非，但燕雲三梟却帶着毒珠已鴻飛冥冥，爲何生心算計葉楚雄愛子，莫非你另有圖謀麼？」

郝南鴻心中暗驚，大喝道：「閣下休血口噴人，葉堡主愛子並非在下所爲。」

「這個老夫知道，你不過一步之差落在後面罷了，據老夫所知燕雲三梟帶着玉佛毒珠逃向苗疆金錢谷去了。」

郝南鴻面色大變，道：「閣下既然知三梟去跡，爲何不追踪而下？」

「老夫志不在毒珠，你若不趕回苗疆，恐苗疆易主，江湖之大，你未必有容身之地！」

郝南鴻心神一震，道：「在下這兩名弟兄可是喪生在閣下手中麼？」

「另有其人，老夫尙不屑施展如此卑鄙歹毒之行。」

「閣下既然光明磊落，何不現身讓在下相見？」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你無形之毒防不勝防，老夫不得不小心一二。」

郝南鴻暗道：「你也懼怕我無形之毒，看來也是胆小如鼠之輩！」日光凝注語聲傳來方向，朗聲道：「我苗疆一雙弟兄慘遭毒手，閣下既稱另有其人，諒必定有所見，望先相告，在下當永銘大德，感恩圖報！」說時暗中右掌凝蓄奇毒，一俟答話，立即施展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猝襲之下必無所遁形。

那知靜悄悄地一無回聲，遲疑片刻頓了頓足正欲騰身離去，忽見一雙身形如飛掠來，倏地停身止步，抬目望去，正是鄧雅飛及金獨白二人。

鄧雅飛道：「郝門主有無發現？」

郝南鴻手指山溝黃衣屍體，冷笑道：「郝某一步來遲，致一雙苗疆弟子身遭毒害，必是他們發現暗算葉少堡主之匪徒，不幸被滅口。」

鄧金二人目注一雙黃衣人屍體久之，金獨白徐徐問道：「這兩人何物致死？」

「毒！」郝南鴻道：「三種無可解救的無形奇毒！」

金獨白搖首一笑，說道：「在下這就不明白了，郝門主用毒之能獨步天下，無毒不解，那有更比郝門主高强的人，至少須找出解救之藥，貴派一雙弟子屍體也應焚化，不然貽害無窮，恐郝門主別有用心吧！」

「甚麼？」郝南鴻面色勃然一變，怒道：「金大俠，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金獨白冷冷一笑道：「在下兩人來時想通了一個道理，此間發生的一切，均莫不與郝門主有關，郝門主乃施展兩面之計，目的無非志在返魂珠及秘笈而已。」

郝南鴻不禁哈哈大笑道：「郝某若眞心有此居心，也用不着如此大費周章，既然擁翠山莊丘少俠雙燕堡少主均是郝某下的毒手，再湊上你們兩個不更好辦事麼？」說着右掌一揚。

金獨白鄧雅飛雙雙大驚，疾飄開去。

郝南鴻一聲長嘯出口，身形潛龍升天拔起，半空中一個盤旋，張臂發出一片罡風，勢如飛瀑狂潮撲下。

鄧雅飛金獨白兩人亦非易與之輩，屏住呼吸，分向挪位，急騰拔起。

金獨白長劍脫鞘而出，匹練暴湧，宛如寒虹貫日，破空銳嘯，急襲向郝南鴻而去。

鄧雅飛一根飛芒錘，竟幻起漫天錘影，芒影電漩，迸射出牛毛飛針。

江南三英年歲輕輕，即威震大江以南，可見一身武功造詣不凡，是以江湖道上無不避讓三分。如今二人聯臂合攻，更是威勢無匹。

郝南鴻目睹兩人竟能避開自己掌勢之下迅疾反擊，知不免纒鬥，心念疾轉，身形尙未落地，立化飛燕掠波，在兩人夾擊穿隙射出掠去。

去勢如電，轉眼無踪。

金獨白鄧雅飛兩人不禁怔住，猜不出郝南鴻爲何不戰而退，更未施展他那獨步武林之無形奇毒！

忽見雙燕堡主葉楚雄，九指雷神桓齊，擁翠山莊莊主丘玄璣如飛奔至，發現山溝內一雙苗疆弟兄屍體，忙問何故？

鄧雅飛敍出詳情。

葉楚雄不禁跌足，長嘆一聲說道：「犬子及賢侄絕非郝南鴻所爲，他不致畫蛇添足，弄巧成拙，郝南鴻也知飽受疑嫉，無法自明，不然剛才與兩位賢侄對敵時爲何不施展無形之毒，這樣一來更無法洗消了！」

鄧雅飛、金獨白不禁面現赧然之色。

金獨白說道：「如此說來，確另有其人？」

鄧雅飛似無限感慨道：「倘或不是郝南鴻，金兄，如不及早找出此人，你我必將步丘兄及葉少主的後塵了！」說着轉向丘玄璣道：「丘伯父，小侄等意欲探視令郎，懇爲允准？」

丘玄璣大感爲難，苦笑一聲道：「並非老朽不近人情，象賢此刻仍是昏睡不醒，老朽向葉堡主夫人乞賜一味藥草能得保住性命再說，探視無益，兩位賢侄也不急在一時！」

驀見菊雲飛奔而來，禀道：「奉小姐之命，小姐一行望西南方向一座深谷內奔去，深谷內發現一巨宅，似有可疑！」

葉楚雄丘玄璣面色一變，互望了一眼，丘玄璣喝道：「我們快去！」

葉楚雄道：「菊雲，山溝內一雙苗疆屍體用火焚化，避免手指沾及。」言畢與丘玄璣桓齊金獨白鄧雅飛四人疾掠而去。

菊雲迅即找來易燃樹枝枯葉堆置屍體之上，用火摺引燃後，騰空躍下山道，轉瞬無踪。

溝渠內烈焰沖天，一條身影宛如小鳥般掠落近處，現出是一金面人。

那金面人暗道：「葉玉蓉爲何能發現郝所巨宅？」

「看來丘玄璣葉楚雄爲顧忌丘象賢安危，定然不敢吐露，莫非是苗疆及惡鬼門下無意發現，葉楚雄跟踪他們之後致遭起疑，自己已及時將丘象賢移往他處，不然恐弄巧反拙！」

繼又思忖道：「方才郝南鴻在此似與一隱不露面的人說話，我一步來遲致未聽見他們說些什麼？本欲現身逼問郝南鴻，豈料鄧雅飛金獨白與葉楚雄丘玄璣先後趕至，唉！自己設計周密，怎會被燕雲三梟遁逃無踪！」

金面人逗留片刻，忽一鶴冲天，落在五六丈外，幾個起落迅即杳失在鬱林密葉中。

一株參天古幹之後，疾現出巧手翻天衞童，目送金面人去向久之，點了點頭道：「此人形跡可疑，莫非就是燕雲三梟身後主使人？嗯，必須仔細查證，不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一念既定，轉身向西南深谷內掠去。

× × ×

深谷幽森，巨幹參天蔽日，那所大宅不見陽光，愈顯得陰沉沉地，身入其境，如置身鬼域令人不寒而慄。

丘玄璣一行趕抵宅外，即遇上葉玉蓉程映雪及六衞二婢由宅內紛紛掠出。

葉楚雄道：「蓉兒有無發現？」

葉玉蓉搖首答道：「女兒在龍弟於去寶林寺途中，察覺龍弟神態有異，立即發現一可疑之人迅疾逃去，女兒等匆匆追下，豈料此人身法奇快掠入谷中不見，因而發現這所巨宅，此宅久已荒廢無人居住……」說着語聲一頓，目露憂容道：「爹，龍弟此刻被娘及時救治，不知是否已然回醒？」

葉楚雄太息一聲道：「爲父來時尙未回醒。」

葉玉蓉花容一變，喝道：「雪妹，你我速回探視龍弟！」

丘玄璣俟葉玉蓉等一行離去後，望了葉楚雄一眼道：「這座無人巨宅未免可疑，丘某急欲獨自一人入內一探，三位請在宅外守護。」言畢疾閃撲入。

鄧雅飛金獨白有意進入，却爲葉楚雄阻止，道：「此老剛愎任性，萬一有誤，反爲不美。」

九指雷神桓齊在旁默然無語，他與丘玄璣面和心違，索性金人三緘其口。

丘玄璣進入巨宅，只覺膚寒如冰，陰氣逼人，偌大一幢屋宇，僅大廳陳設井然，其餘均塵網重結，空蕩蕩地陰森幽暗，大概久無人居，潮濕腐霉氣味難聞。

他匆匆走了一圈，丘象賢竟不知何往，不覺憂心如焚，突感腦後風生，迅疾如電回身五指虛空抓住一粒紙團，忙即展閱，已明就裏，面色亦喜亦憂，暗嘆一聲，由天井騰身穿出，落至宅外。

葉楚雄忙道：「丘兄有何發現？」

丘玄璣黯然一笑，搖首答道：「空無一人，咱們不如離去？」

途中，丘玄璣與葉楚雄並肩而行，九指雷神桓齊則與鄧雅飛金獨白兩人一處談論。

葉楚雄道：「丘兄眞無所見麼？」

丘玄璣答道：「愚兄立即需趕回擁翠山莊！」

（未完・四）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

藍田玉·文
可飛·圖

鬼谷天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家騏旣和斷魂羅剎約定，便陪同被迷失神智的人一起跟隨卜算子去天魔敎總壇，路上遇到三湘大俠冀正、紅娘子等人盤查索取兒子女兒，互相拚鬥起來，武家騏伺機引開劍中雙奇白凝山到密林裏，正想將眞相告知，又被斷魂羅剎將白凝山殺害，於是在悲憤之餘，决定不和她合作，轉回剛才拚鬥的現場，只留下傷亡痕跡，便和寇香珠循血跡在蘆葦中找到方榮的屍體，屍體上放上木製八卦，便再同她渡黃河找到天魔敎的聯絡點，繼續找尋卜算子，遇到周成等人，便將情況告知，寇香珠聽到簫聲便發動攻勢，武家騏盤算如何繼續追踪……

報訊失警惕　獲救查總舵

於是武家騏點點頭道：「好了，郭大俠，綫索是有了，但至今爲止，尚未抓到主綫，而且也不是三兩句話說得完的，不過可以告訴你幾件事，聽完並且希望郭大俠向周大俠及金大俠打聲招呼，速離開此地。」

追魂三判聽了這番話，不禁一愣。

武家騏却巳接下去道：「第一件事，郭大俠應該清楚，那位姑娘並非什麼可疑人物，而正是與各位一路，名聞關外女傑『紅娘子』的愛女！」

此言一出，追魂三判神色不禁又是一變，訝然的道：「但她怎會這麼殺機深沉……」

武家騏低嘆一聲，道：「她也是失踪之一，巳被魔黨蠱惑心神，若非知道底細，誰也不會看出她巳變性，鄭簣殺父，就是一例，時間無多，在下不再多說，郭大俠還是快打一聲招呼，請周、金二位手下留情，保持一個不勝不敗之局，免傷無辜，但不要住手，免被寇姑娘所傷！」

一聽這番話，追魂三判急忙揚聲道：「周兄及金兄切勿傷了這位姑娘！」

搏戰中的鐵刀孟嘗及淮南三傑老大金煥，眼見再有幾招，立可斃了寇香珠，正要加重手法功力，聞言神色皆是一怔，周成巳愕然回音道：「這是怎麼回事？」

武家騏巳用低沉的語聲，急促接口道：「這位姑娘就是紅娘子愛女，怎麼回事等下郭大俠自會告訴二位……」

鐵刀孟嘗一聽這番話，鐵刀一圈，就欲退出戰圈，金煥也撤掌收招，準備停手，嬌叱中的寇香珠却因此喘過氣來，精神反而顯得一振，玉掌雙分，「嗖！」地分向二人劈去。

武家騏立刻語氣一轉，喝道：「二位請暫時繼續動手，只要勿傷及寇姑娘，待我把情形交待清楚，二位就與郭大俠可以離此。」

說完，目光一轉，又凝視着追魂三判，輕嘆一聲道：「第二件事，在下要告訴郭大俠的是，『劍中雙奇』白凝山大俠巳

魂斷離孟津約二里之遠的荒林中！」

追魂三判神色頓時大變，急急道：「這怎麼可能？憑白大俠身手功力……」

武家騏不等他說下去，接口悲傷地道：「詳細情形，一言難盡，他們是發現天魔敎俘擄各派弟子行程，在下就在車中，但因在下混入其中，僞裝受惑，决心摸到這批魔黨眞正巢穴，故當時愛莫能助，左右爲難，不料變生意外，援手不及，現在請郭大俠速招呼周、金二位離開，魔黨巳用嘯聲呼應，要破此奇案，唯有在下冒險深入，否則縱然犧牲人命，就是抓到對方幾個爪牙，對大局也並無裨益。」

追魂三判聽得臉色一變再變，接口道：「這麼說，你此去方向，就是與什麼天魔敎中爪牙連絡？」

武家騏點點頭道：「不錯，白大俠等半途截擱，徒使在下計劃遭到挫折，與魔黨失去連絡，故而也請郭大俠即緊急通知參加偵查的俠義同道，只可注意，切莫再生枝節，一旦探明魔窟地點及魔首，在下自當設計脫身奔告。」

追魂三判沉思道：「但是以後你怎麼與我們連絡？」

武家騏搖搖頭道：「這點在下實在還沒有想到……」

話未完，追魂三判倏從腰袋中掏出一大把東西，那是特別打造的青銅錢，上下二端突出如針狀尖芒，只見他道：「武少俠可認識這青銅錢？」

武家騏目光一瞥，笑道：「追魂青錢，是郭大俠行道江湖的表記，在下雖未曾目睹，也曾聽到家父生前說過。」

追魂三判點點頭，把手中十餘枚帶針青錢往武家騏手中一塞，道：「這點就送給少俠作連絡之用，只要你在經過處，以暗器手法，打出一枚青錢，釘在任何地方，老朽自會找到，若有緊急通知，以一排二枚爲記。」

武家騏只得收下，把青錢方揣入懷中，陡瞥見五丈遠一座丘陵處冒出二條人影來。

他雖一直與追魂三判低聲說話，對四周仍保持有極高的警惕心，人影一現，他巳知道來人或是天魔敎中人物，順手一掣長劍，就向追魂三判劈去，口中却低聲道：「有人窺探，我們先動手過招！」

追魂三判神色一驚，也斜踏三步，卵般粗的「追魂三判」也順勢出手，向劍上架去，目光一掃，果見五丈遠的左後方一座低崗上屹立着二條人影。

這二人左邊的身材奇瘦奇矮，穿了一件齊膝布袍，右邊的却是一身八卦道袍，頭戴道冠，肩上插了一支長劍，二人臉上都蒙了一塊黑布，是以令人難窺眞面目。

但是追魂三判却暗暗吃驚。

這兩個傢伙出現得無聲無息，不但不像在這黃河兩岸偵查的同道，而且裝扮詭異，是什麼來路？

其實武家騏心中何嘗不驚，暗暗担心他們是否看到自己剛才暗通消息的情形。

果然，這二人目光烱烱地向戰場中望了一眼，矮瘦個子面幕波動又發出一聲異嘯，嘯聲中動手的寇香珠掌勢又是一緊，急如狂風驟雨，向鐵刀孟嘗及金煥攻去。

武家騏一見寇香珠反應，也立刻加緊劍式，一招「風迴柳舞」，向追魂三判掃去，眼色連施，示意郭明快退。

却聽得道裝蒙面人大喝道：「寇香珠，妳怎還不斃了這兩個敵手！」

寇香珠在功力上本弱於鐵刀孟嘗及金煥半籌，何況是以一敵二，聞言嬌喘地說道：「弟子力不從心……」

武家騏也順口說道：「弟子也無能爲力！」

道裝蒙面人冷哼一聲道：「你們二人退下，待貧道來會會名家！」

身形一躍，但見二條光影一閃，二人巳不分先後地落於場中，這份輕功，看得武家騏暗暗咋舌。

寇香珠在聽到那道裝蒙面人命令後，掌勢一撤，巳退後三尺，武家騏見狀也虛點一劍，讓過一旁，追魂三判早巳打好主意，急忙向鐵刀孟嘗一探手，身形疾速向黃河畔掠去。

矮瘦蒙面人急急喝道：「快追！別讓他們跑掉！」

身形凌空掠起，那知追魂三判陡然一聲狂笑道：「大爺要走，誰留得了！」

身形一式「鷹鷂翻身」，左手向後一揚一蓬青光似滿天花雨向兩個蒙面人及武家騏等凌空激射而至，打出的正是剛才交給武家騏那種作爲暗記的「追魂青錢」。

武家騏一聲驚呼，急忙身形墜落伏地，只見兩個蒙面人雙雙怒叱，掌勢飛揚，甩劈而出，二道凌厲無比的掌勁，把那蓬青錢，劈得倒飛而回。

可是就在這一緩，追魂三判及鐵刀孟嘗等巳遠出數十丈。

道裝蒙面人一聲怒哼，厲叱道：「今天要讓你們逃出黃河北岸，貧道算是白活了一輩子。」

語聲中，巳與矮瘦蒙面人嗖嗖向追魂三判追去。

武家騏一見寇香珠施展輕功，緊緊跟隨，自也隨後緊追不捨，可是心中却代郭明等人暗暗担憂，因爲以這兩個蒙面人身法功力，可以看出，皆是絕世身手，追魂三判等也是名負一時，可是相比之下，却差上一籌，要是被追上，生死巳可預卜。

那知武家騏追到黃河岸，只見二個蒙面人停立岸旁在頓足怒罵不絕，而追魂三判等三人却巳乘上一艘扁舟，航行於滾滾濁浪之中。

原來他們早巳準備好渡船，故而能比武家騏先離孟津渡，到達北岸。

武家騏此刻心神一定，也裝着腔，向遠遠飄離而去的追魂三判揚聲怒罵，心中却暗暗欣慰，又過了一關。

倏見道裝蒙面人側首目光一瞪喝道：「住口！」

武家騏一愣，道裝蒙面人沉聲接下去道：「你們知道貧道是誰麼？」

說着緩緩取下蒙面黑布，露出一張高鼻凹目，深沉的容貌，赫然就是在孟津渡聚與客棧中掛牌算卦的三元道人。

武家騏暗暗一震，正不知要怎麼回答，只見寇香珠巳嬌笑道：「原來是道長，天魔敎弟子寇香珠參見！」

武家騏忙也裝出笑容，躬身一禮道：「天魔敎弟子武家騏參見！」

這時那矮瘦蒙面人也取下黑布面布，

露出一張塌鼻歪嘴的醜臉，閃動着精芒若電的雙目，冷冷道：「老夫天魔教第十二巡壇之主，現在命令你二人立刻隨本座返壇。」

寇香珠應了一聲，倏見三元道人喝道：「商壇主且慢，把事情處理完再走！」

武家騏方自一怔，心想是什麼事尚未處理？陡見三元道人右手駢指如戟，疾如光電，向自己腰際疾截而下，這刹那，武家騏方覺不妙，身形向旁一閃，喝道：「你……」

方吐出「你」字，那矮瘦的十二巡壇壇主已陰陰哼了一聲，掌式一伸，向武家騏背後拂去。

第一招在倉促之下，武家騏避過已屬勉强，怎能躲過這背後蓄勢而發的第二招，只覺得眼中一黑，武家騏驟然失去知覺，嘭地一聲，跌倒地上。

× × ×

在黃河畔，武家騏被三元道人點了暈穴後，等他再度醒轉時，倏感到光亮刺目，四周肅靜。

他迷迷糊糊的心想：這是什麼地方？緩緩啓開眼睛，掃視之下，情不自禁爲之一愣。

展在眼前的是一座大廳，雕棟畫樑，氣派極是輝煌，燈燭火光，輝同白晝，雖然肅靜的沒有一絲聲息，但並不是沒有人，相反的人數却極多。

廳兩旁排列着十二名黑衣驃悍大漢，中央兩把太師椅中，正坐着三元道人，及那位天魔教中第十二巡壇，姓商的壇主，還有一個，正是途中押送的鐵算子，只是肩上綁着一大塊白布，血漬凝紫，看樣子在黃河南岸那一戰，受的傷似乎不輕。

這廳中每個人的神容肅然，陰沉怖人，那種無形的沉甸甸氣氛，逼人欲窒。

武家騏目光一掃之下，未見寇香珠，眼見這種情勢，心念一轉，覺得僞裝一刻，是一刻，到沒有辦法裝下去的時候再說，於是大聲驚呼道：「這是什麼地方？」

只見鐵算子冷冷一笑，道：「武公子，趙某可以告訴你，此地就是本教第十二巡壇秘密所在地，你不愧江南世家之後，竟有這等心機，趙某一路上幾乎被你混朦過去，嘿嘿，不過我想知道，你憑什麼竟能逃過本教迷心壇壇主的『催神術』，希望你坦白一點！」

武家騏心頭陡然一震，把戲終於被拆穿了，僞裝洩了底的緣故，似乎就是因爲與追魂三判一番通話，被那三元眞人竊聽了去。

這刹那，他再不怠慢，腰身一挺，準備一躍而起……

那知人是站起來了，運功之下，才發覺自己一身眞元閉塞，那能用得出半絲勁道。

只見鐵算子陰沉沉地笑了一笑，又道：「三元道長已點了你『經外之經』，『穴外之穴』，我勸你還是少動腦筋，回答得乾脆一點！」

武家騏聽得暗暗一怔。

什麼「經外之經」，「穴外之穴」，這些武學中的術語，從來沒有聽過。

可是目前功力已失，除了聽任對方擺佈外，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於是滿腔悲憤，立刻化作一陣狂笑，就在這陣狂笑聲中，武家騏已暗暗決定，就是死也要嚇嚇對方……

却見三元道人目光一瞪，厲聲道：「武家騏，你死在眼前，還裝什麼狂？」

武家騏極力控制着情緒，微微一哂，道：「我當然有笑的理由，趙暨五，你要小爺回答，小爺也想有條件交換！」

鐵算子鼻孔中冷哼了一聲，說道：「你的生死在我掌心之中，還敢提出條件？我只可答應你一個條件，讓你死得痛快一點！」

武家騏大笑道：「在下落到這種地步，生死之念，早已淡然，若你想以死威脅，算是找錯了對象，在下只有三緘其口，讓你們疑神疑鬼去。」

一絲煞氣，浮起於鐵算子的臉上，但是這絲煞機，一現即隱，目光却向坐着的三元道人及商壇主望去，似在徵求意見。

這種情形，立刻使武家騏心頭明白這些魔爪爲什麼猶豫，果然只見三元道人對鐵算子微微點首，接着目光一轉，凝視着武家騏，沉聲道：「本教迷心壇壇主綠蕚仙姬的『迷心蝕魂大法』自實施以來，從無人能保持靈智，不忘過去，你天賦雖厚，若非事先得人指示先機，決無法一路僞裝，現在貧道希望你能識時務，否則，嘿嘿，等對你施用苦刑時，就後悔也來不及了。」

武家騏大笑道：「小爺知道這點疑問，對你們關係太大，以你們這批人，抓了各門各派弟子，在江湖上掀起了這麼大騷動，至今尚沒有人能摸到你們的底，可見你們行動縝密小心，唯恐別人發覺你們底細，假如有一個人早已清楚你們的一切，對你們的威脅的確太大，自然必須要查明白是誰，籌劃對策以殺之！」語聲到此，故意一頓，微笑着問道：「座上三位看我這番分析對不對？」

那矮瘦的商壇主倏然臉色一沉，對鐵算子及三元道人道：「這小子太狡猾，本壇看留不得！」

武家騏暗暗一驚，忙暢聲一笑，接口道：「留不得也只能留，除非你們不想知道其中秘密，何況你們就是殺了我，而不能查出我背後的人究竟是誰，只怕以後會食不知味，寢不安枕，有一天突然死在別人手中，還不知是誰下的手呢？豈不變個糊塗鬼！」

鐵算子冷冷笑道：「你不必故聳聽聞，我不信你背後那個人有那麼厲害！」

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武家騏抱定決心胡吹，非先懾震住對方不可，因爲他自料這樣做，或許尚有一絲生機，於是哈哈一聲大笑道：「豈止是厲害而已，我可坦白告訴你，那位前輩不但功力無儔，技比天人，而且對你們的底細，至於你們天魔教敎主的根底都瞭若指掌，聽他說，目前只是尚未到消滅你們的時候而已。」

這番話一說完，三人的神色果然皆是一變，三元道人厲聲道：「那人是誰？」

武家騏冷笑一聲，抬頭仰臉，負手緩緩道：「我沒有回答的義務。」

矮瘦的商壇主有點情不自禁，急急道：「是男的，抑是女的？」

武家騏輕嗤一聲道：「不是男的，就

是女的！」

那第十二巡壇主大怒，喝道：「難道你眞想死？」

武家騏大笑道：「喂！別先發火！反正現在我似籠中鳥，爼上肉，你若眞要殺我，就乾脆上來給我一掌，我若皺一皺眉頭，就不是人，不過請別裝那種豬吃老虎的樣子，徒然讓你手下暗暗好笑，以後下不了台！」

那姓商的壇主，臉色氣得白裏透靑，虎然起立，煞機聚眉，似被武家騏這番話講得眞正無法下台，却見鐵算子沉聲道：「商兄稍安勿躁！」

那商壇主强忍怒火，重重坐落，鐵算子已對武家騏冷冷道：「你好像在以虛爲實，故作驚人之舉……」

武家騏大笑道：「趙暨五，你要是這般想，就錯了，我武家騏不妨先透露一點點，讓你們先打個底子，看看値不値得與我談談！」

鐵算子冷淡的道：「這倒不失爲一個辦法。」

武家騏抬頭仰視，從容的道：「你聽着，我只揀兩點要緊的說，第一點，你們用各種手段，誘拐各派弟子，若不足七十二對童身男女之數，恐怕不會歇手！」

頭一低，目光一掃，反問道：「對不對？」

鐵算子、三元道人，及那名巡壇壇主商梧，皆冷冷一哼！

武家騏在三人神色上看不出一點徵候，心頭七上八下，暗忖道：「斷魂羅刹所說的難道不對？」

可是此時情勢已不容他再詳細考慮斷魂羅刹昔日所說的話是眞是假了，眼前三個魔爪，那副傾耳而聽的神態，使他不能不接着說下去道：「第二點，貴教教主所以要命你們搜羅童男童女，就是爲了要練一種邪門無上奇功……」

話聲倏地打住，武家騏故作雍容一笑，說道：「現在我只能說到這裏爲止，下面，我要聽聽你們的意見了！」

就在這句話中，鐵算子、三元道人及商壇主的臉色驀地一變，像是被這話所震住。

武家騏一看三人臉色反應，果在意料之中，心頭立刻稍微停了一停。

現在，他覺得對生存的希望，至少又加多了二成把握。

只見鐵算子沉思片刻，陰沉沉的一抬目光道：「武家騏，先說說你的條件？」

武家騏點點頭道：「條件交換是相對的，我得先問問，你們想要我告訴你們些什麼？」

鐵算子道：「很簡單，說出那人年齡名號，現在何處？」

武家騏淡淡一笑，道：「很好，你提出二個問題，也必須以先回答我二個問題作交換，一、你們教主是誰？二、說出你們總壇所在地。」

鐵算子神色微微困惑道：「這就是條件？」

武家騏肯定的點點頭道：「不錯。」

三元道人哈哈一聲狂笑道：「貧道有些不懂了！」

武家騏道：「閣下什麼地方不懂，不妨先提出來討論一下！」

三元道人面現猙容，說道：「你條件中絲毫不提求生之意，就是咱們說出這些機密，難道你自信能够活着帶秘密離開此地？」

武家騏大笑道：「閣下這些疑問根本是多問的，設想我就是提出離開此地作條件，焉知你們會不會事後反悔，故而在下根本不提，只要你們回答了我問的問題後，是生是死，只憑我的機運，說不定那位前輩早已隱身一旁，欲伺機救我呢！」

此言一出，鐵算子、三元道人及商梧的神色皆形微微一震，目光互視，猶豫沉思起來。

武家騏見自己一片鬼話，使得對方疑神疑鬼，知道已收到攻心戰術的效果，暗中大爲得意，同時暗暗籌思脫身之策。

大廳中沉寂片刻後，那矮瘦的商梧目注鐵算子，道：「趙護法，這事若有差錯，本壇担當不起，依本壇看，索性以刑逼供！」

鐵算子望了武家騏一眼，見他聽了這番話後，神態依然從容鎭定，一時却失去了主意，望着三元道人，詢問道：「按察有什麼意見？」

要知道武家騏的話，確已句句擊中這些天魔教人物的弱點，天魔教主令搜俘各派根骨好的童男童女祭煉奇功之舉，諭令手下第一要務，就是在事未完成前，必須保守秘密，現在發覺竟有人這麼清楚教主底細，怎不使他們吃驚之餘，感到事態嚴重。

身爲天魔教中按察職司的三元道人，一聽神算子徵求自己的意見，知道也是推卸責任的一種手段，沉思片刻道：「依貧道看來，只有先把這小子監禁後，再從長計議，不過這小子口中所說的奇人，必須立刻查出。」

鐵算子點點頭，右手一揚，一縷指風，倏凌空戳向武家騏昏穴。

功力被制的武家騏自然沒有抵抗力，應指而倒，又昏了過去。

等他再度醒來，眼前一片漆黑，睡的地方冰冷透骨。

他暗暗覺得，眞元依然凝滯於奇經八脈之間，不由暗暗嘆了口氣，翻身站起，四周摸索起來。

依着牆壁，一遍摸索下來，他才知道這是一座不透光綫的石牢。

這時，他心中眞正憂急起來，剛才的虛言聳聽，目的是在拖延時間，以求生機，然而現在，在功力全失下，怎麼走出這石牢呢？

那批魔爪在商議後，究竟會如何處置呢？

一個問題接着一個問題，使武家騏愈想愈急，就在這時，倏聽得空洞的石牢中響起吱呀一聲。

這聲音使焦急中的武家騏心頭一跳，急忙凝神掃視，只見左邊石壁啓開一綫，透進一片月光。

月光中，一條黑影如幽靈一般閃入，接着吱呀一聲，門戶復合，伸手不見五指，武家騏愕然沉聲喝道：「是誰？」

喝聲方落，噗的一聲，身前三尺處，倏然亮起一絲火光，只見一個渾身黑衣，

容貌冷艷的女子，赫然屹立眼前，手中持着千里火，向武家騏似笑非笑的望着！

武家騏在看清對方面目後，情不自禁訝呼出聲道：「啊！是妳！」

他想不到斷魂羅刹戚沉香竟然此時此刻出現，一時之間，不知是驚是喜，呆呆的望着對方，心亂如蔴。

只見斷魂羅刹微微一笑說道：「你想不到吧！其實我以前不是跟你說過麼？這一路上，我決不會離開你左右。」

武家騏定了定神，想起父執白凝山慘死，臉色頓時沉了下來，冷冷的道：「我也已經跟妳說過，合作的關係已經終了，妳還來做什麼？」

斷魂羅刹似笑非笑地道：「我特來恭賀你啊！」

武家騏一怔，道：「恭賀？嘿嘿，我現在有什麼值得恭賀的地方？」

斷魂羅刹響起一串銀鈴般的輕笑道：「你憑着一大篇子虛烏有之言，倖免不死，逃過一刦，難道不值得道賀一番？」

武家騏愕然道：「這麼說，妳早已隱伏一旁，聽到我與那批魔爪的談話了！」

斷魂羅刹笑道：「你已把我吹得天上少有，世間無雙，我若不聆賞，豈非辜負了一片美意！」

武家騏臉上一熱，嗤了一聲道：「皮厚！」

斷魂羅刹神色一整道：「往昔我低估了你，老實說，你的家世雖然輝煌，你的武功並不像家世那麼驚人……」

武家騏憤怒地接口道：「將來有機會，我會要妳試試！」

斷魂羅刹慢聲道：「那是將來的事，不過現在我却發現你的口才機智却比你的武功高出多多，據我所知，若非你那番吹噓，此刻早已魂歸地府，屍首無存了。」

武家騏惑然道：「妳怎會知道那批魔爪的想法？」

斷魂羅刹語氣冷然地道：「我不但知道他們的決定，而且還帶了他們商議後，對你處理的方式，你要不要聽聽？」

武家騏的心情立刻緊張起來，情不自禁的急急問道：「他們商量好要把我怎麼樣？」

斷魂羅刹却故意賣個關子，說道：「要想知道，首先得答應我繼續聽我命令合作！」

武家騏冷笑道：「假如我拒絕呢？」

「那麼我只有不管你的生死，任由命運給你安排！」語聲微微一頓，又道：「其實，以你不識大局的魯莽行爲，我早就不想管你，這是一個關係你存亡的最後機會，你好好考慮考慮！」

武家騏心頭微微一凜，暗忖道：「莫非那些魔爪已決定殺了我不成？」

所謂：事不關己，關己則亂。武家騏不甘心這麼無聲無息的死，斷魂羅刹此刻現身，的確無異是個救星。

可是個性剛傲的武家騏就對斷魂羅刹那種威脅性的語氣大起反感，何況白凝山之死，給他極大的刺激，凄慘的情景猶在眼前，存亡與屈辱的觀念，在他內心起了强烈的掙扎。

他一瞥靜靜持火屹立的斷魂羅刹，冷冷道：「聽你口氣，想必我對妳還有利用的價值……」

斷魂羅刹不等武家騏話說完，冷笑道：「就算是利用，對你也是有利無害，難道你不想救你妹妹脫險？嘿嘿，閒話少說，你還是快作決定，回答我！」

想起了胞妹，也想起了老母倚閭而望的心情，武家騏反覆思量，覺得斷魂羅刹的話，未始不無道理，不由長嘆一聲道：「好吧！妳先救我出去再說，我暫時就答應妳！」

火光閃爍中，斷魂羅刹道：「那麼從現在起，你我又恢復盟友身分了，可惜此地無酒，不然正該好好慶賀一番，祝我們破鏡重圓！」說着，自面幕後迸出一聲動人的嬌笑。

武家騏却無心聽這些，急急道：「虎穴之中，談話不便，等他們發現就糟了，你快解開我被制的血穴，脫身這魔窟再說吧！」

斷魂羅刹道：「你不必急，其實我此來並不是來救你出去的！」

武家騏一愕道：「這話怎麼說？」

斷魂羅刹一看他那種驚疑的神色，曼然輕笑道：「錢索失而復得，當然是依仗你，便於讓我追踪，若我現在救你出去，那你還有什麼作用！」

武家騏惑然道：「但是那些爪牙不是已商量好處理我的辦法了麼？」

斷魂羅刹點點頭道：「不錯，只是他們已決定的辦法並不是要殺你，而是決定在天一亮後，立刻派人專送你去見他們的教主，由天魔教主親自審問你。」

武家騏聽完這番話，心情頓時一鬆，精神不由一振，他覺得只要時間能拖延下去，必有脫身的機會，可是由於明白過來，才知道剛才受了斷魂羅刹的作弄，不由狂笑一聲道：「原來妳剛才是故意賣關子威脅我，證諸妳的言語行動，我對妳合作的提議，應該重加考慮。」

斷魂羅刹笑道：「你話已說出口，不會後悔吧？」

武家騏一哼，說道：「我當然不會後悔！」

斷魂羅刹依然笑道：「你想想還有事情有求於我麼？」

武家騏心念一轉，覺得萬事雖急，莫如先恢復功力再說，故意嘆息一聲道：「不錯，算妳又看準了，現在請你解開我被制的血穴再說！」

斷魂羅刹搖搖頭道：「這點你還是委屈一下，上次節外生枝，差一點把辛苦籌謀的好計劃，付諸東流，現在決不能再蹈覆轍，在你未見到那神秘的天魔教主以前，決不能讓他們發現有漏洞，若我現在解開你的血穴，萬一被他們發現，我就無法再隱身一旁跟踪你的行踪了，不過到適當時機，我一定會使你恢復功力就是！」

武家騏怒火又升，她這番話雖然解釋的委婉而合理，可是他却明白她另一眞正用意，是在控制自己。

鑒於她暗算白凝山那種殺人不眨眼的毒辣手段，武家騏感到功力被制一天，就等於失去生命的保障，到了目的地，她是否會行如所言，大有可疑。

這麼一想，武家騏已忍不住冷笑道：「戚沉香，妳若是把我看成三歲稚童，那就錯了，告訴妳，要我好好合作，就必須先解開我的血穴，否則一切免談，除非妳現在殺了我。」

斷魂羅刹居然毫不動怒的笑道：「我不是說你還有事有求於我麼？」

「除此之外，我不會有其他事求妳！」武家騏斬釘截鐵的回答。

斷魂羅刹却哂笑道：「這句話你未免說得太早了，你不妨先摸摸腰囊！」

武家騏暗暗一怔，不懂她的話含着什麼意思，但下意識的仍舊伸手插入腰囊。

只見斷魂羅刹笑道：「是不是不見了什麼東西？」

這刹那，武家騏的確呆了，聞言點點頭道：「不錯，『追魂三判』郭大俠贈送給我的幾十枚追魂青錢都不見了！」

斷魂羅刹得意地道：「你知道失落在何處麼？」

武家騏失聲道：「莫非給三元道人及那個商壇主搜去了！」

斷魂羅刹點點頭道：「不錯，但你知道他們搜取『追魂青錢』的用意麼？」

武家騏暗暗忖道：「什麼用意暫且不說，丟了這些用以連絡的青錢，最多無法與俠義道偵查的那些人連絡，我也未必會求妳什麼啊？」

思念一掠未已，却見斷魂羅刹笑着接下去說道：「我可以告訴你，他們收取你囊中的追魂青錢，正計劃着一樁極大的陰謀。」

「陰謀？」武家騏心頭一緊，訝呼脫口道：「什麼陰謀？」

斷魂羅刹道：「他們要利用這些追魂青錢，誘使散佈在黃河兩岸偵查的江湖人物走入歧途，甚至要設法以埋伏暗算方式，把他們一網打盡。」

武家騏駭然變色，心中大驚。

不錯，「追魂三判」郭大俠所以送給自己這些暗器，就是想知道自己的行踪，並藉以循此摸索到天魔教的神秘總壇，若被那批邪魔爪牙用以設計，郭明及鐵刀孟嘗那批人必會上當，事態的發展，將不堪設想。

想到這裏，武家騏不由急急道：「我求妳快設法通知郭大俠……」

斷魂羅刹吃吃笑道：「你剛才不是說沒有別的事求於我麼？」

武家騏臉色一紅，對她反覆地用話作弄，心中恨得癢癢的，半晌才長嘆一聲，鄭重的道：「好，算妳厲害，不過這事關係重大，妳不要再開玩笑。」

斷魂羅刹冷笑的道：「我當然知道，只要你乖乖聽我吩咐，依我的話去做，我就爲你跑一趟，否則，嘿嘿，別人生死，可與我斷魂羅刹沒有關係。」

說到這裏，倏然從懷中掏出一隻五色錦囊，塞在武家騏手中道：「不過『追魂三判』的方法，確爲一條追踪辦法，這錦囊中裝的是我準備的五色香粉，爲了確保你我不失去連絡，後天他們押送你上路時，你沿途每隔五里，就設法洒出車外，我自會循跡追踪，切記，話已說完，他們明天派人散佈青錢表記，後天清晨會秘密押送你起程，一切好自爲之，現在我還得爲你先去找『追魂三判』！」

話一落，千里火一晃而滅，石牢中恢復黑黝黝的陰暗，武家騏但聞香風一陣，接着石牢吱呀一聲輕啓，斷魂羅刹身形像黑烟一般一閃而出，石牢門戶又復關上。

此刻，他手中揑着那隻體溫猶存的五色錦囊，呆立在黑暗中，一時百念交集。

他對斷魂羅刹那種威脅性的順從，無法忍受，可是眼前情勢，使他感到除了聽她指揮外，實無其他路徑可循。

「唉！」武家騏在恨怒中，不期然發出一陣長嘆，想起自己襲承父名，進入江湖以來，從來只是指使別人，沒有聽命於人，然而自年底離家至今，却一直在逆運中艱苦掙扎，看來要保持「江南武家」門楣之不墜，還必須痛下苦功，重練絕藝。

嘆息之聲未落，臉端倏刮過一陣微風，手中揑着五色錦囊，已被一隻怪手無聲無息的攫去。

變起意外，使他心頭大震。

他記得自己曾用手在這座石牢中摸索過一遍，根本沒有發現別人，除了斷魂羅刹進來外，也無其他人潛入，那隻怪手莫非是幽靈作祟不成？

這刹那，他渾身一陣寒顫，目光一掃，眼前依然是黑漆漆地一片，就是有人站在眼前，自己也無法看到，震駭之下，不由大喝道：「誰奪走我手中之物？」

牢中突然響起一陣怪笑，回答道：「是老夫！」

語聲起自右方牆角，武家騏急忙轉身一看，運足目力却仍看不見絲毫影子，不由覺得對方行動詭異，而且那份身手功力，更是驚人，急忙定了定神，喝道：「你什麼時候進來的？」

那陣宏量笑聲又起，接着回答道：「老夫早在這石牢之中，你只是沒有發覺而已。」

武家騏全身起了一陣疙瘩驚呼道：「那我剛才說的話，你全聽到了？」

「哈哈哈！當然，不過你放心，老夫並不是天魔教人物，所以你不必担心會洩露秘密。」

武家騏聽完這番話，心頭微微一寬，忙道：「這麼說，老丈也是被陷在石牢中的同道了！」

那陰暗中陡然亮起二道燦若晨星般的目光，敢情那人剛才惟恐被武家騏發覺，閉着眼睛，此刻却睜開雙目，笑說道：「那倒也不是，老夫與你差不多同時進來，其實你能够解開暈穴醒轉，就是老夫出的手。」

武家騏忙長長一揖道：「那末在下先拜謝老丈解穴之德，敢請賜告名號！」

那人如電雙目一閃，道：「老夫就是『海天碧影』孫長天！」

武家騏心頭一震，失聲道：「原來竟是聲譽隆遍天山的孫老前輩，晚輩倒是失敬了！」

心想：難怪對方眼神如電，身動如風，行踪如神龍一般，令人難以猜測。

要知道這位「海天碧影」孫長天俠譽早在三十年前，就傳遍大江南北，二十年以前以手中一支「碧影劍」於一夜之間，連斬巨寇十九人而令天下武林震動，可是十年前一件姦淫疑案，却使這位俠譽甚著的孫長天遠走天山，至今成爲懸疑，江湖中衆口紛紜，莫衷一是，至今算來，年齡

已是七十開外。

想不到今天却出現在石牢中，武家騏自然感到大爲意外，因此他在恭維了幾句後，立刻接着問道：「只是請問前輩，此來有何指教？」

只聽得「海天碧影」孫長天笑道：「老夫初到時，却是爲了想救你，然而聽了你剛才與那戚家丫頭一番話後，老夫却反而有求於你！」

武家騏惑然，道：「前輩有什麼事相求？」

海天碧影語聲一沉，道：「老夫要你切勿與斷魂羅刹合作，並且帮老夫取得那塊鐫有邪門無上奇功的『碧玉神龍寶玦』，這也是老夫奪取你手中錦囊的原因。」

武家騏心神一震，脫口道：「前輩功力蓋世，難道也會對那塊『神龍寶玦』發生興趣？」

「海天碧影」孫長天沉聲道：「少俠勿錯會老夫也想巧奪豪取，實因二種緣故，老夫勢在必得寶玦不可！」

武家騏聽他說得如此理直氣壯，不由好奇的追問道：「什麼緣故，晚輩得與聞否？」

「海天碧影」孫長天道：「第一點，以斷魂羅刹偏激的個性，一旦得到那塊寶玦，練成邪門無上奇功，武林中不知又要死多少人。」

武家騏點點頭道：「這點晚輩倒未曾想到，前輩說得確是不錯。」

「第二點，老夫只是代師門收回重寶，名正言順！」

武家騏一楞失聲道：「這麼說，前輩是與斷魂羅刹是同屬一門！」

海天碧影長嘆一聲道：「不錯，老夫師門自二百年前失去鎮山重寶後，門人分散，各自追查這塊寶玦下落，時日過久，湮沒無聞，到老夫這一代，雖稟承遺志，繼續追查寶玦下落，但爲免引起江湖人物注目，已隱諱師門淵源，自創名號，奔波南北，其他師門中人，想必也是一樣，故若非剛才聽到斷魂羅刹那番話，老夫還不知道她也是萬封門中人哩！故老夫猜想，目前江湖成名高手中，屬於老夫一門中的人物，必不在少數，以是對此事，還請你少俠保守秘密，以免傳揚出去，釀成複雜的局面。」

武家騏聽了這番話，恍悟其中因果關係，這時，他已隱隱感到，自己又捲入另一複雜的漩渦中。

他回想自己這次出生入死，主要的是營救胞妹，實不宜捲入別人門戶中的複雜爭端，而且忖量處境，眼前也不宜得罪「斷魂羅刹」戚沉香，但是，若拒絕了「海天碧影」孫長天，若他一怒之下，又會發生什麼結果呢？

武家騏沉默的反覆思量着，却聽得海天碧影接着問道：「現在老夫希望少俠能作一決定！」

事情逼在節骨眼上，武家騏不能不說話了，他考慮了千百遍，覺得情形已使自己無法超然脫身這個漩渦，目前縱然拒絕了對方，但將來斷魂羅刹仍不會放過自己。與其如此，自己還不如在海天碧影及斷魂羅刹雙方中，擇一合作，反正無論如何，總必須得罪一個人。

想到這裏，武家騏不得不用點機心，遂道：「若晚輩答應前輩要求，前輩將如何助我？」

海天碧影哈哈一笑道：「問得好，問得好，老夫首先可以告訴你，不會像戚沉香那樣利用你，置你於虎口，讓你冒生命之險，老夫立刻解開你被制血穴，不但要恢復你原來的功力，而且負責保證你的安全，另以老夫畢生修爲，增加你十年眞元，並傳你一套絕學掌法，使你能首先立於不敗之地。」

武家騏略作沉思道：「前輩首先爲晚輩打算，足證胸襟與斷魂羅刹迥異，晚輩自然感激不盡，不過要摸到天魔教總壇，戚沉香的設計，確爲唯一途徑，前輩捨此不用，莫非另有偵查方法？」

海天碧影哂笑道：「戚沉香雖然狡智機靈，但未免想的太天眞了，你以爲這樣就能混到其秘密窩穴麼？」

武家騏一怔道：「難道不能？」

海天碧影道：「當然不能，那天魔教主不但生性多疑，而且防範週密，能接近他而見他眞面目的人，僅三四個親信而已，老實說，就以此地這批爪牙，不過是天魔教中二三流人物，他們連那教主是什麼長相都不知道，又怎會知道他們教主眞正居住的所在！」

武家騏聽得愈感神秘，訝然道：「這麼說，那斷魂羅刹豈非在騙我？」

海天碧影道：「那倒也不見得，那批爪牙要押送你去讓天魔教主審問，決不會假，只是送你去的地方，恐怕並不是總壇，僅是天魔教三堂總舵而已。據老夫所知，天魔教層層節制，那教主要審你，也不會在其眞正秘窟，而這些分壇俱屬外三堂總舵管轄，因此命令轉達，下情上達，俱必經過外三堂總舵，由是老夫照判斷，由此摸索天魔教底細，並非捷徑。」

武家騏聽了這番話，萬分驚奇起來，不禁問道：「那天魔教主究竟是誰？」

「奪命神卜。」

「奪命神卜？」

「海天碧影」孫長天接口道：「其人中原武林雖不知道，但二十年前苗疆一帶却無人不知，不瞞少俠，老夫昔日倒曾見其一面，印證過幾招……」語聲到此，突然停止，似不願再多說下去。

武家騏急急道：「前輩怎不說下去，何以能對天魔教知道得這麼清楚！」

海天碧影語氣一沉道：「這點與你並無多大關係，你主要任務是帮老夫取得那塊『神龍寶玦』及救令妹脫險，其餘的，老夫只能說到此爲止，現在老夫想知道你的決定。」

武家騏聞言，心頭泛起層層謎團：「這海天碧影對天魔教怎會這麼清楚呢？」

可是他明白對方既不願透露，自己再問也是無益，於是把利害關係衡量了一下，毅然道：「好！晚輩聽候前輩吩咐！」

只見那二道如電目光一歛，海天碧影哈哈一笑道：「那麼今後老夫與你已是盟友了，其實老夫此刻也沒有什麼吩咐，先恢復你功力再說。」

話聲中，武家騏驀覺微風撲面，那二道明亮的眼神已近在眼前，接着感到二隻手在自己身上一陣摸索，他心中不由又是一凜，這份疾逾飄風的身法，使他感到這位海天碧影的盛譽，果非虛傳，耳中却聞海天碧影又道：「想不到天魔教中還有這等人物，他們竟用這種奇特的手法，制住了你『經外之經』、『穴外之穴』！」

武家騏也聽得鐵算子這麼說過，不由奇道：「什麼叫『經外之經』、『穴外之穴』？」

海天碧影道：「人身奇經八脈，一百二十八穴，俱載於典籍，可是有一種『閉脈術』，所出手的部位，却並不按經脈穴譜，所點之處，俱在經脈血穴之外，却是血氣運行必經之處，故不知解法者，根本無從下手，這些部位在一部奇書中稱爲『經外之經』，『穴外之穴』，嘿嘿，那斷魂羅刹自妄自大，恐怕也未必能解開這種奇特手法哩！」

說着話，噗噗二聲，武家騏臀部肛門處已連中二掌，接着又是一掌，拍在背心處，武家騏張口吐出一團濃痰，頓時精神一振，默運眞元，竟已暢通無阻。

這時，却聽得海天碧影又沉聲道：「時間無多，現在你盤膝坐好，老夫以本門心法『貫氣震脈』之術，輸你十年眞元，你務必靜心寧氣，勿辜負老夫苦心！」

一隻手掌，已按在武家騏天靈上。

武家騏慌忙盤膝而坐，剛運氣一週，寧清神志，已感到一股炙熱氣流，自天靈透頂，滾滾而入，直達奇經八脈，這股熱流，灼燙已極，刹那間，武家騏只覺得全身燥熱，强忍之下，竟昏了過去。

不知經過多少時候，武家騏神智由渾入清，由清轉明，終於漸漸清醒，只覺得全身舒泰，精神輕暢無比。

石牢中依然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但是武家騏因恢復了原有功力，再增加上十年修爲，目力大增，已可虛室生明。

這時，他睜開眼睛掃視石牢中，却失去了「海天碧影」孫長天的影踪，他不禁暗暗奇怪起來，低頭一看，却見放着三樣東西。

一張以黑炭寫着不少字的紙條，一本薄薄的絹册，一根竹筒般的千里火。

他幌亮火種，拿起紙條一看，只見上面寫着：

「難得此地清靜無擾，你不妨再躭上一天，藉以悟習老夫那三式掌法，以你資慧靈根，一日時光，不難領悟，老夫先走一步辦點事，明天夜際再來接你出去。那批傢伙自恃石牢隱密堅固，萬無一失，在未押送你起程前，絕不會來，汝可放心勤習。孫長天留。」

看完這張留信後，武家騏再拿起那本薄薄的絹册一翻，只見絹册共有三頁，却畫着六個人影，掌式飛舞之間，虛綫交織縱橫，繁複已極，旁邊還註着許多硃砂小字，詳細解釋着運力訣竅及出掌方位的變化。

起首寫着「寂滅神掌三絕式」。第一招「震神滅魄」，第二招「鴻濛烟飛」，第三招「天地俱寂」。

武家騏家學淵源，看完這三式掌法後，立刻心神俱被吸引住，武人嗜武，本是通性，何況他發覺這三式神掌確臻天地之奧妙，具有無上威力。

於是他心神整個融會於薄薄絹册之中，不覺時光之流逝，也忘了腹中飢餓，在詳細記熟掌法註解後，他接着熄去千里火，就在石牢中，依着圖形虛綫，自攏招勢，練習起來，一遍又一遍，人影飛舞，掌風縱橫，不覺汗透青衫，額上熱氣蒸騰。

就在忘神中，陡聽得吱呀一聲，石牢大開，武家騏心中驀地一驚，急忙收式停身，目注門戶，蓄氣沉勢，喝問道：「是誰？」

門戶外星月爭輝，瀉下一片清光，只見一條頎長的人影，屹立如山，哈哈一聲輕笑道：「是老夫來接你出去，少俠，跟我走吧！」

武家騏訝呼道：「是孫老前輩麼？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海天碧影」孫長天大笑，道：「時間已過了一天，少俠，莫非你神志還未醒轉？」

武家騏呆了一呆，他想不到自己練掌入了神，一天時間，早已過去，於是慌忙一躍，飄然落到石牢門口，笑道：「前輩那三式掌法，曠古絕今，以致晚輩渾然忘我，倒叫前輩見笑了！」

說話中，已出石牢，但覺涼風撲面，空氣清新，精神頓感一爽。這時，他才看清這位功力絕世的「海天碧影」孫長天容貌。只見他一襲紫袍，背斜長劍，長鬚垂胸，青銅臉，鳳目蠶眉，容貌極是威嚴，只是一隻鷹勾鼻，略嫌陰沉，令人刺目。

只見「海天碧影」孫長天向武家騏打量了一下，笑道：「看來你進境還不錯，好，跟我出去吧！」

武家騏目光四下一掃，才發覺身後石牢原來是座山壁，古樹參橫，荒草叢生，地勢果然極是隱僻荒涼，遠處微有燈光閃爍，屋宇連綿，依山而建，似是那天魔教第十二巡壇前寨，而石牢旁赫然倒臥着三名黑衣大漢，氣息無全，顯已死亡：想必是孫長天下的手，打量清楚眼前形勢，他一面跟着孫長天向左邊掠躍，口中却問道：「老前輩，這是什麼地方？」

孫長天縱躍間，目光四流似極小心，口中低聲回答道：「這裏是陳留縣境內的圻城山望楓崖！」

話說到這裏，倏然伏身，一拉武家騏喝道：「有巡卡經過，小心！」

武家騏心中一驚，慌忙矮身藏在草叢中，僅瞬眼刹那，果見四名執劍黑衣大漢，在離身旁五尺左右縱躍而過，八道目光，四下巡掃，個個銳利已極，武家騏屏氣待那些大漢走得人影俱無，才長長吐出一口氣，道：「看來這區區一個分壇，還防備得頗爲嚴密！」

海天碧影沉聲道：「豈止是嚴密而已，錯非老夫，嘿嘿，別人只怕有來無回，再過去你就得小心跟隨老夫，切勿再說話了。」

武家騏心頭微微一緊，立刻點點頭表示會意。

於是二人身形閃閃躲躲，再度飛掠，向山下撲去，一路上果見不少黑衣大漢往來巡視，這刹那武家騏感到天魔教力量果然不能輕視。

約莫半個時辰，圻城山已遠遠落在身後，陳留縣城遙遙在望，只見海天碧影在一棵榆樹下停住身形，轉身對武家騏道：



「老夫不進城了，就在此地同你說幾句話吧！」

武家騏忙也停步，一揖道：「前輩傳招賜援，晚輩心感不已，謹領吩咐！」

海天碧影的青銅臉上微露一絲笑容道：「滅寂神掌三絕式是老夫成名絕學之一，不知你已領悟了多少？」

武家騏忙恭恭敬敬地答道：「三招全悟，運用唯嫌生硬而已。」

海天碧影點點頭道：「對敵半在經驗，日後你自然熟能生巧，那掌譜還給老夫吧，相信你有此三式防身，天下足可放心而行……」

武家騏忙恭恭敬敬取出絹册，交還給孫長天，只見他手撫長鬚，神色一肅，道：「現在你立刻啓程，直奔東塢嶺太岳山，記住，行踪必須不讓任何人發現，最好是晝伏夜行。」

武家騏一愕道：「前輩不同去？」

海天碧影搖搖頭道：「老夫得另辦點事，此行成敗，全在你肩上了！」

武家騏怔怔道：「東塢嶺太岳山是天魔教的秘窟？」

海天碧影頷首道：「不錯，不過僅是外三堂總舵，那外三堂總舵主也是能親近天魔教主的少數人物之一，你到了目的地，必須毫無顧忌地大胆而入，直闖入三堂總壇，要總舵主親自見你。」

武家騏聽了這番話，大爲意外，不禁更加愕然道：「明目張胆闖入，豈非自露行跡，投入羅網？」

海天碧影微笑道：「老夫可以預卜，你若暗闖，決進不去，被他們發覺反而誤事，兵家對敵，就要虛虛實實，故而不如明闖，指名求見，使對方摸不透你用意來路，反能險中求安。只是你孤身而入，千萬別露出胆怯樣子，如有人刁難，不妨就以老夫那三式掌法，先給他們一點顏色，老夫推斷，如此一來，那總舵主不見你也得見你了！」

武家騏聽得一頭迷霧，問道：「那總舵主是誰？」

海天碧影搖搖頭道：「老夫也未曾見過。」

武家騏暗暗咕嚕，又問道：「見了總舵主之後，又如何？」

海天碧影道：「見了總舵主之後，你就指名找一個名『婉婷』的女子！」

武家騏又是一呆，道：「找女人做什麼？」

海天碧影臉色一沉道：「你只要照老夫的話去做，包管不錯，其餘的不關你事，多問無益。」

武家騏只得抱住悶葫蘆，又問道：「若那舵主不肯怎麼辦？」

「你就唸出八個字！」

「什麼字？」

「雲雨故舊，綠水長流。」

武家騏輕輕覆唸一遍，皺眉頭：「若對方聽不懂怎麼辦？」

海天碧影鼻中一哼，道：「老夫包管他一聽就懂，同時也不敢不代你去找！」

武家騏又道：「找到了那個女人以後呢？」

「等那女子接見你以後，你可以要求她摒退左右，先請她救你胞妹脫險！」

武家騏精神不由一振道：「她有這份力量麼？」

海天碧影又重重一哼道：「若她沒有這份力量，老夫何必告訴你這麼多話？」

武家騏默默點頭，道：「然後呢？」

「然後你就再請她說出天魔教主把那『神龍寶玦』放在何處，以後你就聽她吩咐行事，等一切完畢，老夫就在東塢嶺一家茶館中候你，就這樣，我們合作也算終了，以上一切，你記得麼？」

武家騏想了一想，覺得沒有什麼再可以問的了，於是點點頭，道：「晚輩記熟了。」

海天碧影才臉露笑容道：「很好，老夫該說的，已經說完了，你就上路吧，老夫預祝你能早日接出令妹，返家團圓。」

武家騏神色迷茫地一揖而退，展開輕功，直撲陳留，可是奔馳間，心頭的迷霧愈來愈濃。他想：「那叫婉婷的女子是誰？在天魔教中何以竟有這大權力？海天碧影既然認識她，而有提出那種要求的交情，爲什麼他自己不去而要別人轉達呢？」

這些都變成了不解之謎，然而在這些謎中，他感到「海天碧影」孫長天對天魔教一切似乎特別熟悉。

當今江湖中，誰者摸不清天魔教這批人的來路，而他爲什麼會這麼清楚呢？

武家騏想到這裏，立刻覺得這是一切謎題的關鍵。可是要解開這關鍵，只有孫長天自己吐露了。

他不禁暗暗嘆息，自從偵查胞妹失踪原因及下落以來，儘遇到一些詭異人物。鐵算子固然詭異，斷魂羅刹行止更是神秘，可是比起在江湖上毀譽參半的海天碧影，却猶如小巫見大巫了。以是儘管海天碧影對他有傳招傳功之德，他仍除不了對他的懷疑。

不過儘管武家騏心頭疑竇千層，可是能救胞妹脫險這點，他是感到興奮的，因爲他奔波至今，歷經艱險，營救妹妹是他最大的目的。於是他在猜測一陣後，就完全摒棄了雜念，專心趕路。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了。

武家騏依着海天碧影的囑咐，晝伏夜行，一路無阻地直奔東塢嶺太岳山，可是他却不知道，在這段趕路期間，天魔教及在黃河兩岸佈下偵查的俠義高手，遇到了一些不可解釋的詭異事故。

首先，天魔教下第十二巡壇壇主在派人以取自武家騏囊中的追魂青錢，連夜故佈疑陣，設下埋伏，準備對郭明等人痛下煞手，一網打盡時，十餘教中高手及百餘弟子等候了一天一夜後全部撲空。

事後不但發覺釘在路旁樹上的錢，全部不見，而且發覺武家騏已脫出牢籠，人影杳然，鐵算子、三元道人、商梧爲首的三人立刻震驚莫明，飛報外三堂總舵。

在俠義道方面，自郭明傳出消息後，黃河兩岸負責偵查的各門各派高手，立刻密切注意追魂青錢標記的出現。

果然，第二天就發現了青錢表記，於是十餘位高手，立刻集中循跡而下。他們以爲是武家騏沿途所撒，那知奔馳了三天三夜，也全部撲空而返。

對這種情形，俠義道高手個個震驚莫名，紛紛猜測。

（未完・五）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